

四書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

讀本

沈知方主稿

蔣伯潛註釋

語譯
廣解

四書讀本

啓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九月初版

語譯
廣解
四書讀本

售價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主稿者 沈知方

註釋者 蔣伯潛

出版者 粹芬閣

發行者 啓明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南京北平廣州重慶台灣

分發行所 啓明書局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唐文治「粹芬閣四書讀本」序

數十年前。英公使朱爾典回國時。福州嚴幾道先生流涕送之。以中國之阽危也。朱公使語之曰。中國無慮危亡。可慮者。吾歐洲耳。嚴訝而詢之。朱曰。中國有寶書。發而讀之。治平之基在是矣。嚴詢何謂寶書。朱曰。四書五經是矣。而四書爲尤要。嗚呼。外人之尊吾經籍若是。而吾國忽焉不講。豈非大惑不解者耶。庚辰季秋。沈知方先生哲嗣。以粹芬閣四書讀本見畱。屬爲序言。余受而讀之。原書蓋知方先生主稿。而蔣君伯潛佐成之。蔡君可園爲之序。書成。適值知方先生花甲之辰。可謂最高尙之紀念。是編雖間雜語體。然爲淺近易解起見。其苦心可諒也。其中索隱。皆有獨得之處。而分類一部。尤能提綱挈領。爰申其意而爲之序。

論語一書。爲道德之淵藪。政治之綱領。與修己治人之道。悉備於此。近今學子。多有未讀論語者。若不知分類研究之法。何由得其門徑。清阮文達嘗採取論語言仁各章。別爲一篇。余仿其例。擬分十類。曰學。曰孝。曰仁。曰信。曰政。曰君子。小人之辨。曰六藝論。曰教育立品準。曰人心風俗鑑。曰至聖救世不遇略史。而

學孝仁政四者爲尤要。非孝無以爲學。非仁無以行政。比類讀之。別其爲淺爲深。爲精爲粗。而研究之。力行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臧。可謂君子儒矣。

或疑居今世而論古大學。不免近於迂闊。不知自古以來。學制隨時變更。而學道則萬世不易。孟子論學校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明倫者明德之效。小民親於下。親民之效也。列爲三綱領。分爲八條目。格致誠正。其全體也。修齊治平。其大用也。古本大學。列誠意章爲修身之本。而誠意尤在謹好惡。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起。其後正心章有所好樂。有所忿懣。修身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治國章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平天下章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反之而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皆以好惡爲綱維。而篇末則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又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嗚呼。可畏哉。治國者其懷之哉。

中庸精義。具於首章。性命本源。不在空談。而在力行修養。其大要有三。曰涵養。曰省察。曰擴充。涵養者。戒慎恐懼。寂然不動未發之時也。省察者。莫見乎隱。莫見乎微。慎獨之功。未發將發之時也。擴充者。已發之驗。致中和之要。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彌綸輔相之力也。而下篇則歸結於至誠。不誠則無物。誠僞之界。

人心生死之判也。誠故能成己成物。而心日以純。不誠則自用自專。而心日以死。余於自著中庸大義序中已明揭之。又作中庸首章五辨以精研之。中庸準周易而作。經綸天下之大經。其在斯乎。

孟子生戰國之世。目覩戰爭攻殺之慘。慨然曰。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也。今世一大戰國也。吾輩志在救人。非熟讀孟子之書。闡發其學說。不爲功。余嘗分孟子爲十類。曰孝弟學。曰尊孔學。曰心性學。曰政治學。曰貴民學。曰非戰學。曰文辭學。曰外交學。曰雄辯學。曰氣節學。人心滔滔於利。安其危而利其菑。故七篇之始。首辨義利。大聲疾呼以救之。其篇末敘道統之傳。而先之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民生胥漸。泯泯棼棼。正氣一振。則邪氣自消。所以提倡而廓清之者。非吾輩之責而誰責哉。

余嘗有言。救國先救民。救民先救心。而救心大要。當訓練國民之知覺。知覺宜清而不宜昏。宜通而不宜滯。宜先而不宜後。若事事落於人後。國之所存者幸矣。孟子言良心。言良知。又引殷元聖之言曰。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靈警之謂也。然惟知覺之善良者。乃能靈警。否則爲機變之巧矣。論語季氏篇言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在九思章前。是知覺在思想之先矣。中庸言生知安行。學知利

行是知覺在力行之先矣。大學言致知格物。鄭君解之曰。知於善深。則來善物。知於惡深。則來惡物。朱子解之曰。推及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皆合外內之道者也。明王陽明先生解之曰。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正其不正以歸於正。引孟子之說以釋大學。所謂由善。良而至於靈警也。今日欲求救心之法。當以陽明學爲主。余嘗著陽明學術發微。竊願學者讀之。救心以救民。救民以救國。質諸邦人君子。或不迂視吾言。

太倉唐文治茹經序於海上南陽寓廬

孔子傳

蔡巧因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時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就是現在的山東曲阜縣。時爲周靈王二十一年。父叔梁紇。母顏氏。徵在。孔子生三歲而父歿。兒時遊戲。喜歡陳俎豆。做祭祀的禮儀。年十七。爲大夫孟釐子所愛重。孟釐子的兒子懿子就請他教禮。

後來做季氏的委吏。司職吏。又做司空。但不久就離開魯國。游歷齊宋衛三國。都沒人歡迎他。又至周。問禮於老聃。回國以後。就漸漸的多了。他了。他又到齊國。爲高昭子的家臣。齊景公很欽佩他。想封他以尼谿的田。齊相晏嬰和孔子道術不同。反對他說。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諄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意思是說儒家繁文縟節。不能叫全國的人都學著。後來也終於沒有成爲事實。齊大夫之中。也有因妒嫉他而要想害他的。他就從齊國回來。這時魯國季氏專權。陪臣執國政。他就不想做官。只在家裏修詩書禮樂。一時從遠方來受業的很多。但當公山不狃在費反抗季氏的時候。也來請過他。他很想去。以爲借此可以發揮發揮自己的理想。但弟子中卻有不贊成的。後來也沒有成功。

到後魯定公要孔子做中都宰。做司空。做大司寇。他做大司寇的時候。適值齊國要求和魯公相會。孔子以齊是個強國。魯常常受他的欺陵。心中有些不放心。就對定公說道。

「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

定公聽他的話。因具左右司馬以行。和齊侯相會於夾谷。於那地設一壇位。土階三級。兩國君主揖讓而登。獻酬。禮儀式還算隆重。不久就有齊的官員走了上去請求說。

「請奏四方的音樂。」

齊景公點一點頭。接著就有一批萊人。手裏拿著旒旆羽被。以及矛戟劍撥之類的軍器。鼓噪而進。孔子一見不對。立刻站了起來。跨上土階二級。舉起手來說道。

「現在兩國君主以友誼相會。爲什麼要用這種粗獷的音樂。請齊國的官員重新換過。」

那官員當作不聽見。側着頭。儘管自己談天。孔子卻不慌不忙的。很莊重的。對齊君看看。又對晏嬰看看。這樣一來。他們心中卻覺有些慚愧了。就立刻命令萊人回去。

但齊國的一個官員又走了上去說道。

「請奏宮中的音樂。」

景公回答一聲「好」。就見一班奇形怪狀的戲子。舞蹈着前進。孔子一看。這又是侮慢魯君的。於是急急忙忙的跨上了土階。高聲的說道。

「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有司用刑。」

有司就依法辦了。景公見了很是感動。因把從前奪去汶陽龜陰的田退還了魯國。

後孔子攝行相事。把「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偽而辯。願非而澤」的大夫少正卯殺了。只三個月的時間。教化大行。男女有別。塗不拾遺。齊國見孔子有這樣的政績。怕魯國強盛起來。於己不利。就想方法去阻止他。選了八十個美貌的女子。使他們著上美麗的衣服。又教她們歌舞。特地派人送給魯君。當她們陳列在南高門外的時候。季桓就著了便服去看過幾回。又請魯君借巡遊的名義。去看了一天。魯君看得果然不錯。就叫季桓子收受了。孔子心想。國君大夫這樣荒淫無度。我還能做政治事業麼。就辭了職到衛國去。不久又到陳國。當他到陳經過匡地的當兒。匡人錯認他是陽虎。便將他包圍起來。弟子們都急得不得了。孔子卻說。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從蒲回到衛。又到曹和宋。在宋和弟子們講學不輟。又在一株大樹下面學習禮儀。宋國的司馬桓魋想殺害他。他雖不恐懼。但終於匆匆的到了鄭。而和弟子們失散了。

在鄭的鄆東門。就常常可以看見一個長條子立着。那地方的人見了。議論他說。「累累若喪家之犬。」有人告訴孔子。孔子想想自己的生活。也覺好笑。就說。

「然哉。然哉。」

孔子在鄭住上三年。又從蒲回到衛。衛靈公不用他。因想渡河到趙去。聽到賢臣甯鳴犢被殺。也便不去了。他回到衛。又回到陳。這時孔子年紀已經六十歲了。頗想回國去。楚昭王聽到他的聲名。特地差人來接他。可是陳蔡大夫卻擔起心來。暗中命令軍士包圍着。就是糧食也被截斷。弟子們都生起病來。孔子卻借此考詢考詢弟子們的修養。

工夫。和對於當時社會的見解。有不合的。一一加以糾正。楚昭王聽得孔子被圍。立刻派軍隊來迎接。又想把魯社七百里的地方封給他。後以令尹子西的反對作罷。

於是孔子回衛國。又從衛回魯。魯不用他。他也不再想做官了。在家中從事著述。刪詩。序書。作春秋。又以詩。書。禮。樂。教弟子。弟子三千人。通六藝的七十二人。他自己又是個「學不厭。教不倦」的人。所以能夠博物多識。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循循然。善誘人。他的弟子顏淵稱歎他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稱為千古的聖人。周敬王四十一年卒。享年七十三歲。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喪。子貢居處於冢上。六年然後去。弟子和會人仰慕他而住在冢的旁邊的。凡一百多家。叫做「孔里」。

孟子傳

蔡可因

孟軻字子輿。周時鄒人。就是現在山東鄒縣。父早歿。受母仇氏的教養。因學儒道。成爲孔子以後的聖人。當初他的家是住在墳墓近邊的。孟子遊戲。多做墳墓間的事。他母親說。

「這裏不是教養我兒子的地方。」

遷了。住在街市近旁。孟子看了市人。便學起商人街賣的樣兒來。他母親又說。

「這裏也不是教養我兒子的地方。」

後來遷居鄰近學宮。孟子耳濡目染。就做陳俎豆。揖讓進退的遊戲。母親看了。很是高興。說道。

「這裏正可以叫我兒子久住了。」

孟子去就學。不久又回了來。問他所學的是什麼。卻沒有正確的回答。也毫不覺得着急。母親大憤。提起一把刀。割斷了正在機上織着的布匹。說道。

「一個人不肯研究學問。也和割斷了的布匹一般。還有什麼方法再續呢。」

孟子自從受了母親這樣的教訓以後。就一天到晚的勤學着。以子思爲師。通五經。詩書尤所熟習。可惜這時正是周朝的末季。各國爭強。互相用兵攻打。諸侯需要權謀之士。秦用商鞅。楚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都能擴張土地。稱雄於諸侯。而迂怪虛妄之談。也爲一時所歡迎。儒家守先王之道。稱說堯舜三代。終不肯阿世苟合。時君都以爲迂闊。

而遠於事情。所以孟子游齊游梁。都不能獲得做事的機會。心想。在這樣的局面之下。要想實現自己的主張。已是不可能了。乃回國。和他的弟子。萬章公孫丑講義論道。著書七篇。或者也說。孟子和論語一般。也是弟子們所記的。論語多說仁。孟子多說義。文詞宏放恣肆。也不與論語簡鍊含蓄相同。但孔子的學術行事。經孟子發揮闡述。更加來得透澈正確了。是很有功於儒道的。所以後世尊爲亞聖。

大學新解目次

大學之道	一
康誥	六
湯之盤銘	六
詩云邦畿千里	七
子曰聽訟	九
此謂知本	九
所謂誠其意者	〇
所謂修身	一
所謂齊其家	二
所謂治國	三
所謂平天下	五
附大學古本	二四

大學新解

大學本小戴禮記中之一篇，宋以前並不單行。宋仁宗天聖八年，以大學賜新第進士王拱宸等。程頤嘗云：『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朱子作大學章句，以與中庸論語孟子並列爲『四書』。是本篇之自小戴禮記中抽出，特加提倡，起於宋朝。朱註說：『大舊音泰，今讀如字。』按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也說：『大舊音泰，劉音直帶反。』舊音指漢儒鄭玄等音讀，劉氏名宗昌，著有禮記音一書。朱子是從劉宗昌的音讀的。朱子認爲本篇中有脫簡錯簡，作章句時有所移補，故四書中之大學與十三經注疏本小戴禮記中之大學篇不同。朱子又分之爲『經』一章，『傳』十章，以爲『經』爲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按鄭玄禮記目錄，僅言子思作中庸，而不及大學之作。者虞松刻石經於魏表引漢賈逵的話：『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之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這是說大學也是子思所作的。至朱子，方斷定出於曾子，所以清代的漢學家多不信他。但子思是曾子的弟子，安知朱子所說曾子門人記大學之傳者，不就是子思呢？這一篇，可以說是儒家最有系統的一篇文章，以『明明德』爲『新民』之本，以誠正修齊爲治平之基，把道德論和政治論打成一篇，熔人生哲學和政治哲學於一爐，以發揮其『德治』的主張，組織至爲完密。孫中山先生論道德論政治，也有許多論據本於此篇。（詳見戴季陶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故雖是二千餘年以前的作品，在現代仍有研究的價值的。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朱子註：『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朱子所謂『大人』，就是孟子說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大人』。孟子嘗說樂正子是善人是信人，又解釋道：『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道德修養完滿，故能充實而有光輝。『大學之道』，就是養成此種充實而有光輝的理想的人格之修養。

方法。朱子大學章句序首句說：『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是以『大學』為古代所辦的大學，似與註中所說『大人之學』自相矛盾。其實，古代小學所教，只是書數及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俊秀子弟升入大學以後，方教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使能養成充實光輝的理想的人格。朱子的兩種說法，並不是相反的。

『明德』是光明的德性，是人人人生來具有的是備具衆理，足以應付萬事的。有時這種光明的德性的人，欲所蔽，便昏昧不明了。這和太陽隱於為雲，鏡子蒙着灰塵一般，看似昏暗，本體的光明，却並未消失，為雲吹散了，灰塵拭淨了，仍可以恢復它本來的光明。上一個『明』字是動詞，『明明德』是要把人欲除去，使本有的明德格外光明起來。這是修養方法的第一步。

『親民』的『親』字，王守仁仍作親字解。他以為本篇下文『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皆是『親』字意。尙書堯典『克明峻德』就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便是『親民』。（詳見陽明先生傳習錄）這樣講法原也可通。朱子說：『親當為新』，是根據程頤的話，因為下文所引湯之盤銘康誥詩經的句子，都以『新』字為主。尙書金縢篇，成王說：『惟朕小子其新逆』，成王這句話是說要親自迎接周公。『親逆』寫作『新逆』，正和『新民』寫作『親民』一樣，這是程朱讀『親』為『新』的一個有力的旁證。新是去舊維新的意思。『新民』是使人人能去其舊染之污，『日日新，又日新』地振作起來。由『明明德』而『新民』便是論語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中庸所說的『成己』，『成物』，孟子所說的『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由此可知大人之學，不但要能自明其明德，以獨善其身，還要能使人人有新，以兼善天下哩！

『至善』就是『最善』的意思。『止至善』就是以『至善』為最後的目的，定要做到，不半途而廢的意思。無論是修己的『明明德』，化民的『新民』，都要達到這『至善』的地步。下文的『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也是說要『止於至善』而已。

以上所說『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是大學的三大綱領。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同後。「知止」就是知道所當止的最善的境界。一個人如果能夠曉得最善的境界，以之爲理想的目的，才有一定的意志，發志一定，心就能靜，不會妄動了；心不妄動，不論到什麼地方，都能感到安穩；到處安穩，思慮自然週到，思慮處處能週到，做人才能達到理想的目的，最善的境界，而得其所止了。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萬物各有本末，譬如一株樹，根株爲本，枝葉爲末，萬事各有終始，始就是開端，終就是結局。「本」和「始」是所「先」，「末」和「終」是所後。就上文所說言之，則「明明德」是「本」，「新民」是「末」；「知止」是「始」，「能得」是「終」。就下節所說言之，則「平天下」是「末」，是「終」，是「所後」；「格物致知」是「本」，是「始」，是「所先」。能瞭然於事物之終根本末，而知所先後，則循序漸進，不至錯亂凌躐，故曰「近道」。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中庸說：「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這是儒家的根本主張。本節就是推說這個道理的。

「明明德於天下」就是「平天下」。「平天下」必須先把自己的國家治好；如自己的國還不能治，怎能使天下的人都悅服呢？但要治理一國，又必須先把自己的家整理好；要整理一家，叫家裏的人都看自己的樣子，聽自己的命令，必須使自己的行為，可做人家的模範，所以說：「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大凡一個人以心爲主宰，要脩身，必須使心無邪念，要心無邪念，必須使心意誠實，所以說：「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但人怎麼才能誠意呢？第一要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要知道事物的緩急先後，就須「先致其知。」所以說：「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是推而極之之意。至於怎樣才能「致知」呢？他說：「致知在格物。」「格物」二字卻有許多解釋了。

朱註說：「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又說：「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所以格物是要窮盡事物之理，無不知曉之意。王守仁早年讀了這幾句，就對着一株竹，細細地格起來，後來竟格不出所以然，而至於生病了。他於是恍然大悟，以爲「格物」之「格」當解作孟子「格君心之非」的「格」。故說：「物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又說：「致知云者，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詳見大學問）王氏認爲吾心本有良知，不假外求，故以朱子「即物窮理」之說爲務外遺內，博而寡要。但其他就以此相號召，流弊所至，致學者束書不觀，以爲只要憑吾心之知，即可應付萬事，反不如朱子「即物窮理」之說，較爲切實。清陳澧說：「格物但當訓爲至事，至事者，猶言親歷共事也。天下之大，古今之遠，不能親歷，讀書即無異親歷也。故格物者，兼讀書閱歷言之也。致知者，猶言增長見識也。」（見東塾讀書記）陳氏所說，幾近切實，可爲朱註發明。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這段是將上文的意思，反覆鄭重說明。『物格』是事物都閱歷到；『知至』是知識已推完全；由此而意以誠心以正身，以修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身修以上，是『明明德』；齊家以下，是『新民』；『物格』、『知至』則知所『止』，意誠以下，是得所『止』，所『止』者誠正修齊治平，即『至善』之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庶人，就是小百姓。『壹是』同『一切』。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無非是為的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根本還在修身。所以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本』指修身。『末』指齊家治國平天下。身既不修，而要想家齊國治天下平，這是一定做不到的。所以說：『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一個人在社會裏，勢不能無親疏厚薄，所厚者無過於『身』，而家次之，國與天下又次之，對於最厚的身，尚不能修，怎能澤及天下呢？所以說：『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上面一大段，朱子以為是『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以後十段，朱子以為是『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此段為本篇總論，先述大學之道有『明明德』、『親民』、『止至善』三綱領，次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條目。以下再分段述之。

〔問題〕 (一) 大學本為何書中之一篇何時始單行何人定為四書之一？

(二) 何謂『大學』？

(三) 何為大學三綱領八條目？

(四) 何謂『明明德』？何謂『親民』？

(五) 何謂『格物致知』？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康誥是尙書中的篇名，周公封康叔作『克』字，作能夠解；『克明德』就是能夠明明德。大同泰。大甲也是尙書中的篇名。大甲商王湯之孫，既立無道，伊尹放之於桐，後大甲悔過，復歸於亳，作太甲『諫』同是作『此』字解。『顧』是顧到的意思，就是運顧到天命我的明德的命令。帝典就是堯典，也是尙書中的篇名。峻，作大字解。堯典作『俊』。以上所引尙書三語，都是說自明其明德，故曰『皆自明也』。

上面一段，朱子以為即是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湯就是成湯，為商朝的開國聖王。盤就是盥洗的盆。成湯於盥洗的盆上，刻着『苟日新』等三句話。苟，作誠字解。新，除去舊染之污的意思。說人誠能日去其舊染之污，又當『日日新』、『又日新』，始終不間斷地養成新習慣，新生活，新道德。『作』即振作興起之意。自己固要做成一個新的人，同時並要鼓勵他人，也做一個新的人。『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詩經大雅文王篇裏贊美文王的句子。周從立國到文王時，已數百年，所以稱為『舊邦』。文王時更新百度，使人民個個自新，這就是文王所以受天命，王天下的緣故。所以說『其命維新』。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是作大學的人，總結本節的話，說君子於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無不盡心竭力地做去。

上面一段，朱子以為是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邦畿千里』二句，見商頌文為篇。古時天子之國，稱邦畿，地方有一千里之大，為人民所聚集居止之處，所以說『惟民所止』。『緡蠻黃鳥，止于丘隅』二句，見小雅縣緡音民，緡蠻為叫的聲音，黃鳥是一種小鳥，丘隅，山的一角，說緡蠻緡蠻地叫着，黃鳥棲止在山的一角裏。孔子對這兩句詩，經歎美道：『像這種小鳥，尚且曉得可棲止的地方去棲止，可以人而不如鳥嗎？』一句。

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穆穆文王』二句，見大雅文王篇。『穆穆』，深遠的意思。『於』，音為，歎辭。『緡』，作繼續解。『熙』，作光明解。詩人贊美文王，能繼續明其明德，敬其所止，必於至善，毫不苟且。作大學的人，因再說明做人應該做到那樣，才算止於至善，所以說：『為人君的，應做到仁愛萬民；為人臣的，應做到敬事君上；為人子的，應做到孝順父母；為人父的，應做到慈愛子女；與國人交往，應做到言而有信。』

接以上四段（『康誥曰：克明德』以下至『與國人交止於信』）禮記本在『此以浚世不忘也』之後。

朱子認爲是錯簡，故移於此。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此節所引詩經見衛風淇澳篇。瞻就是矚。淇水名。澳音鬱。水邊的地方。毛詩作『與』。萋，通緣。猗音依。猗猗，茂盛的樣子。意思是說那淇水旁邊綠色的竹，竟這樣的茂盛啊。斐，文質彬彬的樣子。意思是說君子道德茂盛，如淇澳的萋竹一般。切是剖開，琢是雕刻。磋磨是磨牠光來。道是以治玉石骨角比喻君子之修養，循序而進，精益求精，嚴密的樣子。僩，讀若限，武毅的樣子。赫，喧赫盛大的樣子。說君子的儀容嚴密而武毅，又喧赫而盛大。諠音瑱，作忘記解。說這樣的君子，是使人終身不能忘記的。『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以下，是作者的申說。『道學』，『自修』。說君子的脩治工夫，恂慄，因恐懼而發抖，是戰戰兢兢，不敢疏忽委靡的意思。及其道德脩治已成，他煊赫盛大的儼然的儀容，必能使人肅然起敬。這樣文質彬彬的君子，道德已極盛大，人民是終身不會忘記的。『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以下一段，亦見賈雅釋訓篇本爲古代解釋詩經之文，作者引之。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

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於戲前王不忘」句，見周頌烈文篇。於戲，同嗚呼。朱子說：「前王」指文武，「君子」是「後賢後王」。「小人」指後世的人民。樂，音洛。後世蒙前王之澤，被前王之化，故君子則賢其所賢，觀其所觀，小人則樂其所樂，利其所利。所以前王雖然歿世，人終不能忘記他的。

上面四段，朱子以為是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接以上二段，（詩云：『瞻彼淇澳』以下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禮記本在『故君子必誠其意』之下。朱子認為是錯簡，故移於此。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聽訟，聽訟者的言語，就是現在審判官的審訊談話。使無訟，是以德化人，使他們自己向善，不致涉訟。上面兩句，是論語題淵篇。記孔子的話。作大學的人，「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說人都感化向善，即使偶然有人涉訟，也不敢把不實不盡的言辭來煩陳。「民志」是社會中多數人的意志所表現的「社會的制裁」能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雖有惡人，亦大大畏懼社會的制裁，不敢以虛辭誣控他人了，這就叫做「知本」。

上面一段，朱子以為是傳之四章，釋「本來」。

按此段，禮記本在「止於信」之下，「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之上。朱子認為是錯簡，故移此。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兩句禮記本在『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之下。朱子移此。『此謂知本』句，程子以爲是多餘的話，應該刪去。『此謂知之至也』以上，朱子以爲『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又說這是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因又取程子之語以補之。道：『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上述一段，爲朱子所補大學之闕文。今仍附錄於此，以便讀者之研究。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上『惡』字，上『好』字，都讀去聲。『謙』讀爲『慊』。『苦』，反，是慊意的意思，即孟子『行有不慊於心』之慊。『惡惡臭，好好色』發於心之自然，非有所矯飾，故以爲誠意之喻。誠意的第一要着在『毋自欺』。故君子必慎其獨。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就是獨居的意思。小人閒居，沒事的時候，甚麼壞事都會做出來，原然遮遮掩掩的樣子。『掩』與『掩』通。小人雖為不善，但一見君子，他就覺得自己的行為不好，遮遮掩掩地，把不善的地方遮掩起來，好的地方顯露起來。可是在別人看來，好像看見他的肺肝一般，早已明白，這樣遮掩又有甚麼好處呢？這就叫做『誠於中，必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這是引曾子的話，申明上述『如見其肺肝然』的意義。十目十手，極言看着他，指着他的人之多；這是多麼的嚴厲呢！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富潤屋』是說有錢的人，裝修住屋，這比喻『德潤身』就是孟子所說的『粹然現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胖』音盤，『叩』盤之假借字，盤樂也，安舒也。能誠其意，則心無愧怍，而廣大寬平，體亦因之安樂舒泰了。上面四段，朱子以為是傳之六章，釋『誠意』。

按這四段（『所謂誠其意者』以下至『故君子必誠其意』）禮記本在『詩云瞻彼淇澳：』之上。朱子把以下諸段移在前面，故此下即接『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一段。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

修身在正其心。

朱子引程頤說：『身有』之身當作『心』。『慳』音致。『忿』音恨。『怒』音憤。『好』音去聲。『樂』音義。效切。亦去聲。好樂，就是愛好喜歡的意思。這是說凡人有所忿懣，恐懼，好學，憂患，則其心爲情感所動，往往不得其正。若心不專注，另想別事，就是閉着眼睛看，側着耳朵聽，張着口吃，也不看見，不聽到，不知道它的滋味了。所以說修身，在正其心。心正，則不知爲情感所蔽了。

上一段，朱子以爲是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宋註：『之猶於也。』古書上『之』字作『於』字用的很多。例如呂氏春秋應言篇：『則莫宜之此異矣。』

『之』字也用作『於』字。辟同僻，是僻的意思。『親愛』指自己所親愛的人。『賤惡』指自己所看不起或厭惡的人。『畏敬』指自己所害怕和所敬重的人。『哀矜』指自己所哀憐的人。『敖惰』指

自己所驕傲和怠慢的人。對這四種人，情感既然不同，便不免有一種偏見了。『好而』之『好』，『惡而』之『惡』，皆去聲。鮮，上聲。少也。愛好這人而能知道他的劣點，厭惡這人而能知道他的優點的，是天下少有的。諺就是俗語。人對於自己的兒子，總是不知他的惡處，自己所種的苗，總以為還不茂盛。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就因為情感上存着偏見的緣故。治家最忌的是這類偏見。有了偏見，則家人骨肉之間便永遠不得和洽。所以說：『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上面一段，朱子以為是傳之入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弟，同悌。中，去聲。此段是說治國當先從齊家做起。若自己家裏的人，尚不能教導，那裏還能教導別人呢？人能孝親，就可以事君；能敬兄，就可以事長；上能慈愛下輩，就可以使役民衆。孝悌都是家庭裏的道德，故君子不出家外，而可以成教於國。『如保赤子』是尚書康誥篇中的句子。嬰兒雖不能言，如保姆能誠誠實實的去推求他的意思，關心他的飢飽冷煖痛癢，雖然未必能夠事事猜中，但相差也不遠了。一般的女子並未先學養兒子的方法，而後去嫁人，所以只要齊家得法，把孝悌慈等家庭道德，推之於事君事長使衆，而又心誠求之，國自然也能治了。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帥，同率。這段仍申說治國必先齊家的道理。倘若一家人能夠仁愛，則一國人的仁愛之心，也都引起來了。一家人能夠禮讓，則一國的人禮讓之心，也都引起來了。倘若做領袖的人貪心狠戾，那末一國的人，也因而作亂了。天下一切的事情都是動機，這樣動機極微，影響很大。所以說一言可以敗事，一人可以定國。再以歷史證之：堯舜以仁愛領導天下，百姓也跟著他爲仁愛之事；桀紂以殘暴領導天下，百姓也跟著他做殘暴之事。上行下效，是一定的道理。若自己所行的是殘暴之事，而要想使百姓做仁愛的事，是必不肯聽從的。所以君子必定先使自己有了善行，而後方可求之他人；先使自己沒有惡行，而可以責之他人。如此說來，自己沒有推己及人的恕道，而想人家信從你的話，是一定不會有的。又總結說：『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天天，形容桃花的鮮豔。蓁蓁，形容桃葉的茂盛。『之子』就是『這個女子』。『女子出嫁，叫做『于歸』。『女子嫁了人，要與夫家的人和睦。這四句詩，見周南桃夭篇。一家的人能和睦，才能推其道以教一國的人。』宜兄宜弟』一句，見小雅蓂蕭篇。是說一個人與兄弟必須和睦，兄弟和睦，才能推其道以教一國的人。』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二句，見曹風鳩鳴篇。『儀』是做人的法則，忒是差錯的意思。要自己做人的法則沒有差錯，然後方能匡正四方的國家。作者三引詩經的句子，又重言以申之道。正因爲一家做父，做子，做兄，做弟的，都足以使人效法，百姓自然也效法他們了。這就是所謂『治國，在齊其家』。

上面三段，朱子以爲是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老老』上一個老字，作孝養解；下一個老字，作老人解。『長長』皆去聲，上一個長字，作敬重解，下一個長

字，作長輩解。說在上位的人，能夠孝養老人，則百姓自然看樣，大家都孝養他的父母了。在上位的人能夠敬重長輩，則百姓自然看樣，大家都敬重他的兄長了。在上位的人能夠體恤孤弱，則百姓也自然看樣，不忍背故舊，而棄孤兒了。倍同背，字本作背。背死者，則不恤其孤了。絜音亦，作度字解。矩是作方的工具。荀子說：『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絜矩之道』就是推己度人之道。論語所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消極方面的推己度人之道。中庸所說的『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則是己之所欲，施之於人，是積極方面的推己度人之道。就是本篇上文所說的『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是推己度人之道。推己之心以度人，和執矩以度天下一切的方枘一樣，所以叫做『絜矩之道』。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去聲。厭惡的意思。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論語子貢也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無論對於上下左右前後的人，都應當如此。這就是『絜矩之道』。照此看來，絜矩之道，就是『忠恕』。故曾子解釋孔子『吾道一以貫之』之言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見論語）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語詞所引二語見小雅南山有臺篇。好惡皆去聲。快樂的君子，怎樣能做「民之父母」呢？就是民所喜歡的，我從而喜歡之；民所厭惡的，我從而厭惡之。在上的人，能夠與民同好惡，共甘苦，就無愧為民之父母了。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

所引詩經見小雅節南山篇。節音截，高峻的樣子。師尹，周太師尹氏，赫赫威嚴的樣子。瞻，是瞻仰之意。以高峻的南山，巖石峻峭，比威嚴赫赫的師尹，正是百姓所同瞻仰的。辟，同僻，偏也。僂，同戮，言有國者爲民衆所瞻仰，故不可以不慎。如不能行絜矩之道，與民同好惡，而有所偏私，就要爲天下人所誅戮了。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所引詩經見大雅文王篇。喪，去聲。失也。師，衆也。說殷代帝王在未失民心以前，還能夠配上帝而爲天下之主。儀，作宜字解。監，作觀察解。峻，大也。易，去聲。說後來王天下者，當觀察殷紂喪亡的緣故，要知道受天的天命而爲天子，是不容易的。道，言也。此詩言得民衆之心，則能得國；失民衆之心，則失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先慎乎德』是說先要謹守自己的道德。『有人』指人民的歸附。『有土』指境土的拓展。『有財』『有用』指國家財用的充足。『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說治國當以德爲本，以財爲末。『外』作疏遠輕視解。『內』作親近重視解。說人君如果以德爲輕，而疏遠之，以財爲重，而親近之，則百姓必然看樣起而爭奪。『爭民』是爭利於民。『施奪』是施封奪之政於民。上行下效，君既爭利，必釀成孟子所說『上下交征利』的情形。故朱子以爲『爭門兵民而施以封奪之教』就是上文所說『一人貪戾，一國作亂』的意思。推其原因，仍是在上者本末倒置，重財輕德之故。所以人君如果把百姓的財聚集在自己的庫內，則百姓勢必散而之四方。倘把庫內的財散與百姓，則百姓必聚集攏來，爲國出力。悖，作逆字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是寶。『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是主貨卽是財。人君搜刮百姓的財貨，叫做『悖入』。百姓作亂把君主的財貨奪了去，叫做『悖出』。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命，天命。天命不是當在那。康誥這句話，是說君主善，就能得天命；不善，就要失去天命。楚書楚國的古

書他說我國有甚麼可寶貴，行善最爲寶貴。舅犯晉文公重耳的母舅，狐偃，字子犯，重耳因驪姬之亂，出亡在外，舅如重耳，這兩句話，是重耳之父獻公死了，秦穆公使人勸他圖謀復國時，舅犯教他答復使者的見禮記檀弓篇「亡人」就是出亡的人，重耳自稱之詞。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尚書中的謗名，秦穆公出師冀，鄭回師到了穀的地方，爲晉國所敗，穆公乃作此誓以告羣臣。「斷斷兮」誠實專一的樣子。「休休」寬容的樣子。「彥」美士有文。「不啻」就是不但、還和實同。「黎民」就是衆民。「媚疾」就是妬嫉。「惡」去聲。「違」是離棄的意思。「殆」是危殆的意思。秦誓這段話是說：倘若有一個臣，誠實專一，似乎並無特長，而其胸襟寬大，有容人之量，看他人的技能，和他自己的技能一樣，見他人的彥才聖德，便有愛好之心，他人的話簡直看作是他自己說的，實在是能容人，這樣的人必能保我的子孫黎民，且有利於國家。如其人見之有技能，便以妬忌之心厭惡他，見人之才彥聖德，便設法離棄他，使不得通於君主，實在是不能容人，這樣的人，必不能保我的子孫黎民，國家便也危險了。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這一段是承上文說的。那種媚疾技能，壓抑彥聖的人，獨有仁人，才能把他放流出去，迸棄在夷狄的地方，不與同居中國。這就是說只有仁人，才能愛人，才能惡人。惡去聲。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鄭玄禮記大學篇注說：「命」當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人也。程子外書說：「命」當作「怠」，字之誤也。朱子對這二說，也沒有決定。俞樾羣經平議說：「先」蓋「近」字之誤。「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近」與「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正相對成文。「近」古文作「𠄎」，篆文作「𠄎」，先「字篆文作先，兩形相似，因而致誤耳。」這段仍是承上文而言見賢人而不能薦舉，或已薦舉而不能使人君親近他，還可以說是命運如見不善而不能罷退，或即罷退而不能「迸諸四夷」。這却是過失了。「好」「惡」皆去聲。「拂」就是違反。「菑」同災。「逮」就是及。「夫」音扶。至於好惡與人相反，媚疾才技彥聖的人，必有災禍及到他的身上的。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

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大道」就是重要的原則。君子治國平天下，必有他重要的原則，就是「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也有他重要的原則，要使生產的人多，坐食的人少，做生產事業的做得快，消耗的用得慢，財便常常充足了。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仁者散財以聚民，可王天下，這叫做「以財發身」。不仁者搜刮民財，必致身遭禍殃，這叫做「以身發財」。在上者，以仁心待臣民，在下的臣民，也必能以忠義事君上。臣民都能以忠義事君上，那末無論甚麼事體都不會不成功了。府庫裏的財貨，也都是他的財貨了。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魯國的大夫，仲孫氏，名蔑，乘，去聲，四馬曰乘。古代士初試爲大夫，始得備車子，駕四馬，卿大夫之家，喪

祭始得用冰。伐，作鑿字解。『伐冰之家』就是指卿大夫之家。『百乘之家』指卿大夫有封邑的。『聚斂之臣』指善於搜刮百姓的。『盜臣』指竊取公家財物的。孟獻子說：做大夫的，不當再細察養鷄養豬的小利；卿大夫之家，不當畜牛羊以圖利；有可以出車百乘的封地之家，不當再養那些搜刮民財的家臣。與其有損義的聚斂之臣，寧可有損財的盜臣。這是說國家不以財貨爲利，而以『義』爲利。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上聲。『長國家』就是做一國的領袖。俞樾羣經平議說：『必自小人』者，必用小人也。『詩解』及江漢篇毛傳鄭箋都說：『自用也』。俞氏又說：『彼』當以小人言。『彼爲善之』一句申說上文必用小人之故。言長國家而務財用所以必用小人者，以務財用之事惟彼爲善之也。『善』與『能』同義。『小人之使爲國家』猶云『爲國家而惟小人是用』。則災害並至，雖尚有善人，也無法挽救了。這也是說國家不以財貨爲利，而以『義』爲利。

以上共十四段。朱子以爲是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朱子又說：『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問題）（一）朱子所補釋『格物致知』的一章，大意如何？

（二）誠意何以須從慎獨做起？

- (三) 心何以不正？
- (四) 齊家最忌的是什麼？
- (五) 能齊家的，何以便能治國？
- (六) 何謂『絜矩之道』？
- (七) 治國當以何爲本，以何爲末？
- (八) 生財之大道如何？
- (九) 何謂『以義爲利』？
- (十) 朱子大學章句所分的各章，其要旨如何？

附大學古本（錄自小戴禮記）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指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

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

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乎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從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

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驥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共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中庸新解目次

天命之謂性……	一
仲尼曰君子中庸……	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	四
子曰道之不行也……	四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五
子曰舜其大知……	五
子曰人皆曰予知……	五
子曰回之爲人也……	六
子曰天下國家……	六
子路問強……	六
子曰素隱行怪……	七
君子之道……	九
道不遠人……	〇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一
君子之道……	二
子曰鬼神之爲德……	三
子曰舜其大孝……	四
子曰無憂者……	五

子曰武王周公	一七
哀公問政	一九
自誠明	二七
唯天下至誠	二七
其次致曲	二八
至誠之道	二九
誠者自成也	二九
故至誠無息	三〇
大哉聖人之道	三三
子曰愚而好自用	三四
王天下有三重	三五
仲尼祖述堯舜	三七
唯天下至聖	三八
唯天下至誠	三九
詩曰衣錦尙綉	四〇

中庸新解

中庸本小戴禮記中之一篇。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有中庸說。隋書經籍志經部有梁武帝中庸講義。則此篇之另出單行。當在大學之前。宋儒始特加提倡。程頤謂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善讀者玩索有得。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朱子作中庸章句。乃與大學論語孟子並列。爲四書。按中庸爲子思所作。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及孔穎達禮記正義。引鄭玄目錄子思名伋。孔子之孫。曾子之弟子。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儒家有子思子梁沈約謂小戴禮記中之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於子思子。（見隋書音樂志引）今子思子已亡。本篇是否取自此書。

固不可考。但爲子思所作。則有來學者。都無異辭。惟清人崔述謂中庸必出孟子後。袁枚謂論孟言山均稱泰山。而中庸獨稱華嶽。疑出于西京儒生依託。獨對中庸作者發生疑問。篇名「中庸」者。鄭玄目錄說「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本篇「君子中庸」句。鄭玄注又說「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朱子中庸章句題下注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又引程頤說「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似乎鄭玄朱子對於「庸」字。各有兩種解釋。其實。非常之理。決不可常常用牠。可以常用的。就是這看似平常的中道。「用也」「平常也」「常道也」「不易之定理也」。這幾種訓解。本來是可以相通的。本篇爲儒家人生哲學的名著。論心性多精語。宋明理學家都奉爲先儒的心傳。而所謂「中庸之道」實足以支配我國數千年來之民族思想。所以到現代仍有研究的價值。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天命，是說由天所命性，指人的本性。人的本性，由於天之所命，其所謂天，即是「自然」。性不是造作的，乃是自然生成的，所以說：「天命之謂性。」荀子正名篇說：「性者，天之就也。」性惡篇說：「不可學，不可事，而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偽」是「人爲」的意思。）王充論衡初稟篇也說：「性，生而然者也。」古代學者對於性的善惡雖見解不同，但以性爲先天生成的一點，則無異議。「天命之謂性」也是這個意思。「率」是遵循的意思。孟子的性善說出於子思，本篇說：「率性之爲道」就是性善說的本意。性命自天，率性爲道，故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於天。」性是人性，道即人道，聖人以禮樂刑政之屬爲效於天下，亦無非是率循人性修明人道而已。這三句是一書的總綱，也就是程子所說的「始言一理」。

須臾，就是「一息」，指極短的時間而言。既然是人道，便是一息不可離開的。倘若可離開，那就不是人道了。所以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

戒慎，就是警戒謹慎之意。恐懼，就是擔心之意。是說君子對於做人的道理，雖無人目睹，也要警戒着，謹慎着；無人耳聞，也要恐懼着，擔心着。暗得看不見的地方，叫「隱」，細得看不見的物事，叫「微」。暗得看不見的地方，却是最現露的；細得看不見的物事，却是最顯著的。這就是大學所說的「誠於中，必形於外」。「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看似隱微，實則不啻「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所以君子必須慎獨，雖獨居也不敢須臾離道。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是人人都有有的情感，但當喜怒哀樂的情感未發動的時候，此心寂然不動，故

無過與不及的弊病，這就叫做「中」。如果情威發了出來，也能無過無不及，恰中其節，這就叫做「和」。『中』是天下事事物物的大本，『和』則天下都可通行，所以說是『達道』。天地的運行，萬物的化生，長養，循着這『中和』二字的原則，人如能把中和之道推而極之，則可以與天道同功，所以說：『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是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學，以現代語釋之，就是把『宇宙觀』和『人生觀』打成一片，以『宇宙論』為人生哲學的基本。

上面兩段，朱子以為是第一章。又說：『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指「天命之謂性」至「可離非道也」）次言存養省察之要（指戒懼慎獨數句）終言聖神功化之極（指「天地位萬物育」數句）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問題】

- (一) 中庸本何書之一篇？何人始定為四書之一？
- (二) 中庸何人所作？見於何書？以『中庸』名篇，其意義如何？
- (三) 何謂『性』？何謂『道』？何謂『教』？
- (四) 君子何以須『慎獨』？
- (五) 何謂『中』？何謂『和』？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陸德明經典釋文說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十三經注疏本禮記中庸篇無『反』字。程子朱子均以為當有反字。君子能用中和之道，所以說『君子中庸』。小人不能用中和之道，事和君子的行為相反，所

以說『小人反中庸』。余英華經乎謙說兩『而』字皆當作『能』字解。古書『而』『能』二字常通用。例如戰國策『而解此環不』就是『能解此環否』。時代不同，則其所謂『中』者亦異。『時中』就是隨時而處其中，無過不及，無忌憚，就是無所禁忌，膽大妄為，所以反乎中庸。按無忌憚之小人，雖事事反於中庸，而悍然自以為中庸，故『反』字不加亦可通。謝夏佐上蔡語錄倪思中庸講義都如此說。

上面一段，朱子以為是第二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論語雅也篇子曰：『中庸之為德也，甚至矣乎！民鮮久矣！』此處所引，即論語所記『鮮』上聲，少也。上面兩句，朱子以為是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知』同智。『鮮』上聲。『道』是做人之道，指『中庸』而言。聰明的人，以為中庸之道，太平常而不肯行；愚笨的人，智力有所不及，又不能行中庸之道，所以道不行了。賢德的人，以為中庸的道理太平常，不必加以闡明；不肖的人，又不求了解其意義，所以道不明了。但是中庸為人人所共由之道，不可須臾離，如人的飲食一般，故又以飲食為喻。雖然沒一個人不飲食，但能真正知味的卻很少呢！按四書辨疑說此段『行』『明』二字當互易，因為『知』『愚』就『知』言，『賢』『不肖』就『行』言，二字互易，意更明白。司馬光與王安石

書全引此段，正『行』、『明』二字互易。王安石書李文公集後蘇軾中庸論皆引此文，作『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與今語所用的『吧』字同。

上面一句，朱子以爲是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同智。『與』同歟。『好』去聲。『舜其大知也與』是孔子歎美舜的話。『邇言』就是淺近平凡之言，或左右親近之言；在乎常人，不是忽視他，就先入易中而爲他所惑，舜則必細察之。『好問』就是論語所說的『不取不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察邇言』含有詳細。『詢于芻蕘』和孟子『善知言』的兩層意思。既問之，既察之，又隱其惡而揚其善，其有過或不及，則執其兩端，折衷而用之，以求合乎中庸之道。舜之所以爲舜，舜之所以爲大智，就是因此。孟子說舜『取諸人以爲善』也是指此而言。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一予知，一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一予知，一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子知』之『知』同智。罟，音古。獲，音益。罟，是捕魚鳥的網；獲，是捕獸的機檻；陷阱，是捕獸的陷坑；辟，同避。期，音基。期月，匝月。人人都說自己聰明，而被人驅入罟獲陷阱之中，却不曉得避免，人人都說自己聰明，而自己所選的中庸之道，竟守不到一個月之久，這樣，還能說自己是個聰明人嗎？前二句是賓，後二句是主。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七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回，字淵。拳拳，奉持弗失的樣子。服膺，存在心中。上章孔子歎一般人不能常守中庸之道，此章卻舉出弟子顏回的做人，擇乎中庸之道，得了一句善言，一件善行，就能奉持弗失，常常記在心裏。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作平治解。天下國家雖大，也有方法可以平治；高爵厚祿雖可戀，也不難辭掉；白晃晃的刀雖可怕，也可以有衝上去的時候；只有那中庸之道，却是不容易做得到的。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九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

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與同歟。『而』同『爾』。『子路孔子弟子字仲由，好勇，所以問孔子怎麼叫做『強』。』孔子答道：『你問的是南方人的強呢？北方人的強呢？還是你自己的強呢？』『寬柔以教』是說把寬洪大量柔和容忍的道理去教人。『不報無道』是說即使人家以無道待我，我也不懷報復之心。這是『南方之強』。『衽』作帶著解。金革就是刀槍甲冑之類，是說著了甲冑，帶了刀槍，和人去作戰，即使死了也不以為厭恨。這是『北方之強』。南方之強，是君子所居，北方之強，則是你們強者所居。『強哉矯』是形容強者武勇的神氣。『和而不流』是說以和待人，卻不為流俗所移。『中立而不倚』是說守中庸之道，而無所偏倚。就是『窮』，指未達之時而言。國有道，則雖達而在上，仍不變其未達時之所守，這就是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國無道，則雖困窮危險，甚而至於死亡，寧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亦不變其平生之所守，這就是孟子所謂『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才可說是君子之強。

上面一段，朱子以為是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

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朱子註：『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按漢書藝文志方技略引此『素』作『索』，顏師古注以『求索隱暗』釋之，故朱註又說：『素隱行怪，謂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索隱是好爲非常之行，就是上文的『知者過之』，『行怪』是好爲非常之行，就是上文的『賢者過之』。倪思中庸集義則不以朱子的改『素』字爲『索』字爲然，他說：『素』即是『子素』，『素常』之意，與下文『素其位而行』之『素』字同義。『素隱』是以隱居爲素常，則『素隱行怪』正指老莊派之退隱曲全，寧爲曳尾之龜，斷尾之雞，陳仲子之食李三咽，食鴉一哇之類。後世雖亦有稱述之者，我却是不做的。還有些君子，本是遵着中庸之道而行，做到半路，又自己廢棄了，我却不能這樣地隨意廢止的。總之，『素隱行怪』的是大過，『半途而廢』的是不及，君子則始終依着中庸之道做去，雖因此而不爲世用，遜跡山林，無人知我，也不悔恨，這只有聖人做得到啊！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十一章，又說：『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智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總之以上數章都在反覆說明中庸的難能可貴。

【問題】（一）何謂『時中』？

（二）中庸之道，何以不行不明？

（三）舜何以能成爲『大知』？

（四）君子之強如何？

（五）何謂『素隱行怪』？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與』去聲，參預也。朱子說：『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君子之道，其用很廣大，而其體則極微妙。就其大體而論，則一般愚夫愚婦都能預聞知道，至於精微深妙之處，雖聖人也有所不知。就其一端而論，一般愚夫愚婦能夠做的，如要做到精微深妙之處，則雖聖人也有所不能。『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者，如雨暘寒暑不時之類，道則至大無外，故天下莫能載，至小無內，故天下莫能破。一般人如何能完全知道，完全履行呢？所引詩經見大雅旱麓篇王引之說：『廣雅云：『察，至也。』此引詩以明君子之道之大，上至於天下，下至於地也。』（見經義述聞）管子內業篇：『上察於天，下極於地。』『察』字亦作『至』字解。道之初步，夫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故曰『造端乎夫婦』。及其至極，則上至於天下，下至於地，故曰『察乎天地』。

上面一段，朱子以為是第十二章。是子思之言，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上面說過：『率性之謂道。』道卽是人道，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可須臾離者，故曰：『道不遠人。』若人之爲道而遠於人生，遠於人情，便不是人道了。所引詩經見幽風伐柯篇。『柯』就是斧柄。『則』作法則，榜樣解。『睨』是斜着眼睛。伐柯是砍木頭作斧柄。執着斧柄去砍木頭，這木頭也是拿來做斧柄的。我們如果要曉得所砍的木頭的長短粗細，只要看他手裏執着的斧柄怎樣就好了。現在砍木頭的人，不看手裏的斧柄，卻斜着眼睛去看別的地方，要找斧柄的樣子，豈不是大笑話嗎？故君子以人治人，能改卽止，其所以治人者，都是一般人所與知而能行的。這就是張載所說：『以衆人望人，則易從』的意思。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論語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就是『忠恕違道不遠』的意思。朱註說：『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忠』就積極方面說，『恕』就消極方面說，其實是一貫的論語。所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忠』。『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是『恕』。大學所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忠』。『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是『恕』。所謂『忠恕』就是大學的『絜矩之道』。上文所說的『以人治人』亦就是『忠恕』而已。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丘，孔子的名。以所求乎于者事父，以所求乎臣者事君，以所求乎弟者事兄，以所求乎朋友者先施之於朋友。這四者都是『君子之道』。『大學論』『絜矩之道』一節，是就消極方面說，此節論『君子之道』，則就積極方面說，可以互相發明。自己說未能做到一樣，是他老先生自謙的話。孔子又說：『我只是實踐平常的道德，謹守平常的言論，行為方面，自己覺得欠缺的，不敢不勉勵。言論方面，雖然自覺有餘，却不敢盡言。這就是論語所說『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言之不出，取躬之不逮』的意思。『廣雅』：『慥，言行急也。』『慥慥』，猶『威威』。『汲汲』，『黽勉』，不敢緩之意。『王引之經義述聞說』：『因為言要顧到行，故不可不謹；行要顧到言，故不敢不勉。君子怎麼不汲汲地自勉呢？』朱子說：『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義亦可通。

上面三段，朱子以為是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素是「現在」的意思。君子做人，在怎樣的地位，就怎樣做法。不希望做地位以外的事，在富貴的地位，就照富貴地位去做人；在貧賤的地位，就照貧賤地位去做人；就是在夷狄的地位，也照夷狄的地位去做人；在患難的地位，也照患難的地位去做人。君子不論在什麼地位，都是隨遇而安，悠然自得，不作非分之望，所以能「無入而不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此段是作中庸的人所加的話。在上等的地位，不欺凌下面的人；在下面的地位，不攀援上面的人。一個人只要自己規規矩矩地做去，一概不求人，自然沒有什麼怨望，上不致怨天，下不致尤人了。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顧乎此外，無入而不自得，故能安心居於平易的地位，以待天命的到來。小人却要冒險鑽營，妄求富貴，希望幸而偶然得到也。微乎聲求也。幸是不當得而偶然得之者。末了又引孔子的話以譬喻明之。古代射時所張的箭靶，叫做「侯」。侯之中，縫上一塊皮，叫做「鵠」。鵠之中，畫着一個中心，叫做「正」。『失諸正鵠』就是射不着侯中的正鵠。射不着正鵠，不怨別的，只是反求諸己，想自己的身子不正而已。這一點，却有似乎君子做人之道。上面兩段，朱子以為是第十四章。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

拏。『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辭如』和『譬如』相同。『還』作近解和遠字相對。『卑』作低解和高字相對。『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就是上文『造端乎夫婦』。『大學』：『治國必先齊家。』詩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的意思。故本段全就家庭方面說。所引詩經見小雅棠棣篇。『如鼓琴瑟』是以瑟琴喻其和諧。俞就是合。樂音洛也是耽歡樂的意思。妻拏就是妻子。妻子和好，兄弟投合，室家一定很相宜。妻子一定很歡樂了。孔子讀了這詩便歎道：『果然能夠這樣，他的父母一定也很樂意了啊！』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鬼神，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但又無乎不在，爲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齊，同齋字，就是齋戒，明，作潔淨解。鬼神能使天下之人，都齋戒沐浴，整齊衣冠，以奉承祭祀。祭祀的時候，又像鬼神在他之上，在他之左右，無不充滿着流動着。所引詩經見大雅抑篇。格，作來字解。思，語助辭。度，入聲。矧，作况字解。射音亦，作厭怠不敬解。詩經作『穀』。鬼神來享，受祭祀，無形無聲，不可意度，又何况厭怠不敬呢！夫音扶。揜，同掩。此段是以鬼神喻道，並非專論鬼神。

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就是所謂『隱』。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體物不遺，無乎不在，就是所謂『費』。老子狀道，嘗說：『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無狀之狀，無物之物，是謂恍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也是同一說法。所以末二句說：『所謂道者，其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吧！』此『字』就指上文所說的『鬼神』之德。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十六章。按以上五章，旨在說明君子之道，用費體隱，而又不遺乎人，仍是申明首章之意。

〔問題〕

- (一) 何謂『費而隱』？
- (二) 何謂『道不遠人』？
- (三) 何謂『忠恕』？
- (四) 何謂『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 (五) 此處何以忽插入論鬼神一段？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與』同歎。孔子說：『像舜這樣真是個大孝的人吧！論他的道德，已至聖人之境；論他的地位，已是天子之

賈論他的富，已有四海之大；死了之後，世世受宗廟的祭饗；他的子孫，又世世代代能保守着。由此可見有大德的聖人，必得尊位，必得大祿，必得高名，必得大壽。因為天之生人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之。如同樹木一樣，可栽植之材，必加以培溉，將傾倒之樹，始因而斫伐。」

『詩云：「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樂音洛。所引詩經見大雅假樂篇。嘉作善字解。詩經作「假」。憲憲，興盛的樣子。詩經作「顯顯」。令德，就是美德。「宜民宜人」說宜於治理人民。「受祿于天」說受天祿作天子。「保佑命之」說天必保佑他，命他為天子。申，就是重說。天重申其命。孔子既引詩經，又加以斷語道：「所以有大德的人，必受天命。這就是孟子所說：『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的意思。

上面兩段，朱子以為是第十七章。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同太。文王姬姓，名昌，殷之諸侯，爲西伯。王季名季歷，文王父，武王名發，文王子，滅紂而爲天子。王季，文王武王三代，父親創業，兒子繼志述事，纔便是繼承緒就是功業。太王，卽詩經之古公亶父，王季之父。「壹戎衣」，而有天下，說武王一著戎服，他用兵伐紂，便得了天下。按朱子說「壹戎衣」見尚書武成篇，但今文尚書無武成「壹戎衣」卽康誥之「壹戎服」。鄭玄注本篇說「衣」讀如「殷」，因爲古「依」字作「厚」。「厚」字亦從「厚」聲。壹同噎，是誅滅之意。戎，作大解。「壹戎服」就是滅大殷，這是陳喬樞禮記鄭讀考的解释，附錄於此。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期，首基是週年的意思。末年，老的意思。說武王末年方受命爲天子。周公名旦，武王弟，相成王，繼成文王武王之德業。追王，就是追潮上去，把先代加了王號。太王，王季，文王的王號，是周公所追加的。先公，是說太王以前的祖宗。「斯禮」，指以天子之禮祭祀以前的祖宗。從天子到諸侯、大夫及士與百姓，都照這個禮做，所以葬時用死者的爵位行禮，卒時則用其子的爵位行禮。旁系親屬的期年之喪，只到大夫爲止。天子諸侯，可以降服，直系

親屬的三年之喪，則天子也須遵守。至於父母之喪，則毫無貴賤的分別了。按三年之喪，不盡爲父母之喪，嫡孫承重爲祖父母，繼立者爲先君，天子爲后，也都是三年服。故與父母之喪分別而言。詳見王夫之四書釋疏。上面兩段，朱子以爲是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達，作通字解。『達孝』，猶孟子所謂『達尊』。天下之人通謂之孝，故曰達孝。夫音扶。善繼志，善述事，指上文。武王纘緒，周公成德而言。祖廟，祖宗神位所在的廟。宗器，爲先世重要的祭器。裳衣，是祖先穿過的衣服。時食，就是四季應時之食物。薦，祭祀時進獻的意思。這是由武王周公善繼志善述事，說到祭祀也，是子孫不忘先人的意思。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宗廟裏的神位，左邊稱『昭』，右邊稱『穆』，行禮於宗廟，子孫亦以爲序。序爵，以官爵的大小爲序，所以辨別貴賤。『事』是宗廟中行禮時的職事，分別才能，使各司一職，所以說『辨賢』。旅酬，是衆人同飲酒的意思。逮，作及字解。按禮記郊特牲儀禮特牲饋食禮均說使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觴於其長，這便是『旅酬』。『下

『及』『賤』即指弟子等而言。皆得舉解，是下爲上所酬，是普及於賤者了。燕，同飲宴的宴；毛，同耄，老也。宴，老人以年齒爲序。這一節所說，都是宗廟祭祀燕飲的禮節。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其』指祖先而言。踐，履也。登也。登，先祖之位。行，祖先之禮。奏，祖先之樂。敬，祖先之所尊。愛，祖先之所親。事，事已死亡的尊親，如生存時一樣。可說是孝之極了。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是祭天；社，是祭地；祭天地，就是奉事上帝。宗廟裏所供的是祖先；宗廟之禮，就是祭祀祖先。禘，是天子在宗廟中最重要的大祭。嘗，是每年秋天所行的常祭，如同今人的做七月半。論語八佾篇：『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與本節同意。天地是人之本，祖先是生之本，祭祀天地祖先，同是不忘本，同是一種敬鬼神的誠意。故因孝而述及祭祀祖先，又述及祭祀天地。古代以政治宗教合一，儒家尤重祭祀。祭祀時，人人都恭敬誠虔，如有鬼神在上監察一般，爲非作惡的念頭，自然沒有了。這是聖人神道設教的本意，可以通於治國。

〔問題〕

(一) 何謂『因材施教』？

(二) 何謂『繼志述事』？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哀公是魯國的國君，名蕪，方就是木版，策就是竹簡編成的冊子。古時用木版竹簡代紙，方策，即指書籍而言。這是說文王、武王所施行的政事，都載在書籍上面。文王、武王存在的時候，一切政事都能舉行。文王、武王死了，他的政事也就息滅了。這是儒家主張『人治』的說法。敏是快的意思。夫音扶。蒲盧是一種容易生長的植物。人道莫敏於政治，地道莫敏於樹植。蒲盧更是容易生長的，故以為政治易見成效之喻。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故曰『為政在人』。應該怎樣的取人呢？先要看他的本身，能不能修。何以修身，曰道。何以修道，曰仁。孟子盡心篇說：『仁也者，人也。』禮記表記說：『仁者人也。』『仁』從二人，為人相偕之道。古書多以『人』釋『仁』。這就是說仁是做人的根本原則。論語學而有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孟子盡心篇說：『仁之實，事親是也。』又說：『親親仁也。』儒家言仁，由親及疏，故以『親親』為本。法言重黎篇也說：『事得其宜之為義。』以『宜』訓『義』。取其音義都近。親親是由於情感，尊賢是由於理智，故義以尊

賢爲大殺，音所界切。作等差解。先由最親的人，以推之於次親的人，再由次親的人，以推之於疏遠的人，一等一等的推去，叫做「親親之殺」。賢者也有等級，最賢者，最宜尊敬，依次推去，叫做「尊賢之等」。『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是禮所由產生的。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這三句，鄭玄注應屬於下，此處誤重，應刪。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這是承上文說的。君子要治國，便『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想以孝事親，必須知尊賢之義，庶幾取友必端，可以輔仁』，故『不可以不知人』。『人之性，命自天，大道卽天理，知人須先知自然之理』，故『不可以不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就是人人共由之路。人與人的關係，無非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五種。（現在政體共和，似已無所

謂君臣其實，人民對於一國的領袖，一個機關中的職員對於主管者，仍有廣義的君臣關係。達德就是人人應有的德性。知、同、智、慧、仁、愛、勇、敢，是知情意三種心理作用修養到極處的名稱。是到處要用到最重要的德性。朱子說：『所以行之者一也』的『一』是『誠』。按何孟春訂注的孔子家語：『一也』之下，有『一者誠也』句，正與朱子相合。王引之的經義述聞說：『一』是衍文。『所以行之者也』。正與上文『所以行之者三』相應，不當有『一』字。此因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句而衍。史記通津侯傳：『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漢書公孫弘傳：『仁、智、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也』。皆無『一』字。鄭玄禮記注於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句注：『一，謂當豫也』。於此句不釋『一』字，則鄭注本無『一』字可知。理由也很充分。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上智的人，不待教訓學習，自然能知曉；次一等的，須教訓學習，纔能知曉；再次一等的，一時學不會，必須苦苦地學習，纔得知曉。所以就實質說，人可分為三等。三等，人雖有高下之別，但到既明曉之後，還是一樣的。至於就實踐說，有的人安然自得地做去，有的人以為有利才去做，有的人是勉強着做的。這三等，人做時雖各不同，但到成功之後，還是一樣的。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近乎知』的『知』，同智。此節『子曰』二字，朱子以為是衍文。中庸或問說孔子家語：『成功一也』之下，還有哀公的說話，所以其下又用『子曰』。今無哀公的問說，而尚有『子曰』二字，所以是衍文。按孔子家語是王肅所造的偽書。朱子據家語以議中庸，怕不妥當。翟灝四書老異說：『按漢書公孫弘傳此間有『故曰』

「二字」字或是「故」字之誤。孔子的意思是說好學雖非「知」，但能求知，即可以破愚，故「近乎知」。力行雖非仁，但能求仁，即足以忘私，故「近乎仁」。知恥雖非勇，但能知恥，即可以起懦，故「近乎勇」。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好學、力行、知恥。修身無非是脩齊智、仁、勇三達德。所以說：「如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是一貫的，所以說：「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爲」就是治理的意思。「九經」就是九項大綱。「體」就是體恤。朱子所謂「設身處地以察其心」。「子庶民」就是愛民如子。「來」就是孟子「勞之來之」之「來」字，亦作「勸」，是勸勉的意思。（此王引之經義述聞說與下文「所以勸百工也」正相應。）朱注說：「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遠人」指遠方之人，論語說的「近者悅，遠者來」，孟子說的「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途」，就是「柔遠人」的效果。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

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上文說『脩身以道』，故『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事理明，自然進道而不會感亂了；敬大臣則信任專，自然臨事而不昏眩了。體恤羣臣，則才能之士皆思感恩圖報，而知所以尊敬君上了。愛民如子，百姓必爲之感動，互相勸勉，以事其上。勸勉百工，使之製器造物，則生之者衆，爲之者疾，財用自然充足了。柔遠人，則四方之人，自然都來歸附了。懷諸侯，則天下各國，都畏服來朝了。這都是說九經的效驗。

一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上面說九經的效驗，這段說施行九經的方法。『齊』同齋，齋戒的意思。『明』是潔淨，盛服，大禮服。『讒』

是專說人家壞話的讒人。『色』指女色。貨就是財貨。德就是道德。勸是獎勵的意思。『尊其位，重其祿』就是孟子所說『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的意思。『好』『惡』皆去聲。古代同姓貴族，爲一國重望，所繫故須『同其好惡』。『勸親親』是以『親親』爲天下倡。『官威任使』是說大臣當使屬員威多，聽其任使，這是勸勉大臣的方法。『忠信重祿』是說勸士以忠信之行，又給以重祿，這是勸勉士人的道理。『時使』就是論語的『使民以時』。使百姓服公役當在農事空閒的時候。『薄斂』就是減輕糧稅，廢除苛捐雜稅，這是勸勉百姓的方法。『省』是視察。『試』是考驗。『既』同『樂』。同『餼』。『既寡』是公家發給的糧食。稱去聲，是相當的意思。對於百工的工作，當日省月試，視其勤惰上下，爲所給既寡多少的標準，這是勸勉百工的方法。遠方的人過境，去的送他，來的迎他，有善行的嘉獎他，才能薄弱的矜恤他，這是懷柔遠人的道理。諸侯之國，有世系已絕的，使得繼續國事已廢的，使得振興，他們國內若有亂事，當爲之治平，若有危險，當爲之扶持，朝天子以聘各國，當使之依一定的時期，至於幣帛送來的不妨薄，送去的必須豐厚，這是懷諸侯的方法。以上所說，是治天下國家的九項大綱的辦法，所以『所以行之者』却只有個『誠』字。如其不誠，則雖有種種辦法，都變成虛文故事了。鄭玄注說：『一謂當豫也。』所當豫者，就是這個『誠』。（齊召南中庸注疏考證說）鄭朱二家之意，仍是相通的。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豫』就是準備的意思。凡百事體，都要先有準備，然後能做得成功。如果沒有豫備，必致廢敗而無所成。『跲』音頰。朱注云：『躓也。』躓就是蹶倒的意思。俞樾羣經平議據張參五經文字說當作『佖』，就是老子『將欲偷之』的『偷』字是閉塞的意思。譬如演說辯論，必須先要把要說的話豫先備好，才不至於理由站不住。

也不至格格不吐了。做事也是如此，把步驟先定好，方不會感到困難。『夜』就是論語『內省不疚』的疚，是慚愧悔恨的意思。一切行爲，也須豫先加以思考決定，才不會慚愧悔恨。這就是論語『行寡悔』的意思。推而至於做人之道，也須豫先定妥，則不致於行不通。凡事有誠心去做，才能豫先準備。如果沒有誠心，隨隨便便的做事，就毫無準備了。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在下位的人，不能獲得上面的信任，則百事掣肘，不能治百姓了。要獲得上面的信任，必須對朋友先有信用。對朋友沒有信用，必不能獲得上面的信任。要對朋友有信用，須先能孝順自己的雙親。如果雙親尚不能孝順，就不能使朋友相信了。孝順雙親，先要反省自己做人是不是誠實。不誠實，則對雙親也都出以虛偽，怎麼說得上孝順呢？要誠實，又必須心中真能明白善惡。對於善惡還不明白，如何能誠實呢？這一段說『明善誠身』爲『治民』之本，和大學以『致知』『誠意』爲『治平』之本，是同一道理。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天道運行，真實無妄，至公無私，所以說：『誠者，天之道也。』人既受天命之性以生，自不能違背天道，而求所以『誠之』，所以說：『誠之者，人之道也。』從七容反，『從容』不勉強的意。聖人自然合於天道，故不必勉強，自能合乎中和。『進而知之』，故不思而得。『安而行之』，故從容中道。至於常人，揀定好的行為，堅執着做去了，所謂『擇善而固執之』，就是上文所說『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的意。按朱注說：『中並去聲。』似兩『中』字都作『合』字解。但答徐彥章書又說：『不勉而中』之中，以未發言，恐未妥。此『中』字却是發而無過不及之『中』，則兩『中』字當如本字讀平聲了。既非『生知』，故須『擇善』不能『安行』，故須『固執』。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這一段是承上文『擇善固執』而言。怎樣擇善固執，以誠之呢？這要從學問思辨行為上着力了。『措』是丟在一邊就此作罷的意思。除非不學，既學了，不到學識滿博，決不肯罷罷；除非不去問人，既問人，不到完全明白，決不肯罷罷；除非不去思想，既思想了，非到想出道理來，決不肯罷罷；除非不去辨別，既辨別了，非到是非得失

完全明白，決不罷工，除非不去做，既做了，非到切切實實的做出成績來，決不罷工。人家學了一遍就會了，我就學他一百遍，人家學十回就會了，我就學他一千回。一個人果然能夠這樣方法做，即使是個笨笨的人，也聰明起來了，是個柔弱的人，也剛強起來了。

上面十四段朱子以爲是第二十章。

〔問題〕 (一) 何謂『五達道』？『三達德』？

(二) 孰『知』？『行』？二方面說，人可以分爲幾等？

(三) 何爲治天下國家的『九經』？其效果如何？方法如何？

(四) 『明善』？『誠身』？何以是『治民』之本？

(五) 何謂『誠者』？何謂『誠之者』？

(六) 愚者欲明，柔者欲強，應當如何努力？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誠而明，卽上文之『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自然合於天道，這全然是從天性而來的，所以說：『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而誠，卽上文之由『明善』而『誠身』，這是從努力於學問思辨而得的，所以說：『自明誠，謂之教。』前者是『生知安行』，從本以沿流；後者是『學知利行』，『困知勉行』，由流以溯源。但到了成功以後，還是一樣的，所以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人之性，命自天，而誠是天道，故惟至誠的聖人，才能盡自己的性。人和人，所命於天的性，都是一樣的，所以說：『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更推而廣之，則『能盡人之性』者，亦『能盡物之性』了。天地間森羅萬象，無非是物，既能盡物之性，則我與天地合一，『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了。『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並立了。這就是首章『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意思。張載、西銘所說的『乾父坤母，民胞物與』，陸象山所說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也是這個道理。這是儒家最偉大的哲學理想。

上面一段，朱子以為是第二十二章。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上段說的是聖人，這裏說的是賢人。『其次』是次於聖人一等的意思。『曲』指細微的偏於一方面事情，作用心去做，一點不放鬆的意思。細微的一方面的事，都能做到誠的地步，則『誠於中，必形於外』，所以說：『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是說：能感動衆人。『動則變，變則化』。『百句』是說：感動衆人之後，全社會，全人類，自能改變惡習，化成善俗了。這些都是由至誠而來的，所以說：『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按廣有為中，肅注說：『誠』有諸己之信也，『形』一著，一充實之美也，『明』一動，一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也，『變』一化，一大而化之之聖也。『廣氏用孟子盡心篇語，就自身道德之進步言，說亦可通。』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三章。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是吉，非妖孽是凶。非著，是一種靈草，古用以筮，龜古用以卜。四體，卽手足，指人的動作威儀而言，如執玉高舉，其容俯仰之類。這段說至誠如神，可以前知，看似迷信之說。其實，國家興亡，人事禍福，都有其前因後果的關係。常人蔽於情感，蔽於私欲，往往當局而迷。惟至誠之聖人，無妄念，無私欲，不爲情感所牽動，其理知，如天青似洗，皓月當空，無微不照，故於興亡禍福之機，瞭如指掌。且所謂「禎祥」、「妖孽」，亦不專指麟鳳之瑞物，怪之妖而言。豐年厚俗，義士仁人，也都是國家的禎祥；水旱之災，饑饉之俗，奸惡貪殘之人，也都是國家的妖孽。如此推想，方能明「至誠前知」之理，方能信「至誠前知」之說。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二十四章。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道也」之道，音導。「誠」是自己完成人格的要件；「道」是自己當行的路徑，所以說：「誠者自成也，而道者自道也。」「物」兼事物而言，萬事萬物，終始本末，無不以誠為主，所以「誠者，物之終始。」濬水易涸，唐花易萎，推而至於道德、事功、文藝，苟出虛偽，終歸泯滅，所以說：「不誠無物。」因下斷語說：「是故君子誠之爲貴。」更進一層說，則所謂誠者，不但可以完成自己的人格，還可以使一般人都完成人格，許多物都完成其所受於自然的性格，這就是論語說的「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大學說的「明明德」而「新民」能完成自己的人格的人，就是「仁」，能使一切人和物都完成其受於自然之性，就是「知」，所以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知與智同。仁知是天生的德性，不假他求，所以說：「性之德也。」「內」指「己」，「外」指「物」，成己成物，物我一體無內外之殊，所以說：「合外內之道也。」能有此成己成物之德，則「用行」「舍藏」「兼善」「獨善」無施不宜，所以說：「故時措之宜也。」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五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這一段申說至誠的效用。至誠法天，天行不息，故至誠亦無息。既是不息，自然可以持久。誠於中者，既恆久而不息，形於外者，自能有著明之徵驗，悠遠而無窮，所以能積之廣博而深厚，發爲高大而光明。「博厚」就是蓋

子所謂『充實之美』、『高明』就是孟子所謂『有光輝之大』、『博厚載物』、『指地』、『高明覆物』、『指天』、『悠久成物』、『指天地運行不息以化育萬物。惟聖人能參天地贊化育而無窮極』、『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是這一段總結的話。見音現。說聖人的道德能夠這樣博厚高明悠久，所以必自己表現，自然彰明，不必有所動作而自然變化入神人，不必有所施爲，而自然成就境界大了。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可一言而盡也』就是說『可一言以蔽之』。『一言』即指下『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一句』不貳就是『至誠』。『天地化生萬物，所以有令人不可測度之妙者，就是因爲牠的『至誠無息』。『什麼叫『天地

之道。『呢？』天地之道就是『博呀，厚呀，高呀，明呀，悠呀，久呀。』這都是『至誠』的效果。去音性。『夕』字從重。『夕』故有重複積累之義。『昭昭』是小小的光明。『振』是『灑』的意思。史記司馬相如傳：『振豁通谷。』索隱引郭璞云：『振，猶灑之也。』七經考文說：『一卷』本作『拳』。拳石，謂石小如拳。『勺』同的，搗水之器。更就天地山水推而言之。天不過這一點點的亮光所積，但是說到那無窮大的天體，則日月星辰，都懸於天。所有萬物，無不被他所覆蓋。地不過是一撮土所積，但是說到那廣厚的大地，則載著拳拳那樣高大的山，也不覺其重。灑着大河大海那麼多的水，也不會洩去。所有的萬物，都能獲得佳。山不過是拳頭般的石塊所積，但是說到那廣大的山，則草木生在上面，禽獸也棲在上面，金銀煤鐵藏在山裏的寶貨，也從那裏發掘起來。水不過是一杓一杓的水所積，但是說到那深度不測的海洋，則鼉鼉蛟龍魚鼈等類，都坐在那裏，貨物財富都靠牠而生產。天地山水，這樣廣大繁富的宇宙，推其所以能成爲如此的原理，却不外一個『誠』字而已。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於，作嗚乎，作呼，不，同丕。所引詩經見周頌維天之命篇於音爲，是嘍歎的聲音。穆，深遠的意思。『不已』就是『不息』。這二句說天之所以爲天的道理。『於乎』同嗚呼，也是歎詞。『不』爲發聲，無義。見王引之經傳釋詞。『純』即是『不貳』的意思。此二句說文王之所以得號爲文的緣故。『不貳』『不息』皆由『至誠』是文王之道，即天道，故曰『純亦不已』。

上面三段，朱子以爲是第二十六章。

〔問〕

(一) 何謂「自誠明」何謂「自明誠」

(二) 至誠何以能前知

(三) 何謂「成己」「成物」

(四) 「至誠」何以可參天地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洋洋，充滿的樣子。峻，作高字解。優優，寬裕的樣子。這段言贊聖人之道之大，充滿宇宙之間，足以發育萬物，高與天等，寬裕廣大。禮儀，爲周朝所定的大儀節，如冠婚喪祭之禮。威儀，爲周朝所定的小儀節，如動作周旋之容。『三百』『三千』，極言其條數之多。『待其人而後行』，就是上文『人存政舉』的意思。至德，指聖人之德。成，成功的意，就是向聖人陶鑄。『居論其疑』的疑字，易繫辭說：『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也是這個意思。尊，是恭敬奉持之意。『德性』，即『天命之性』，『吾心之理』。『道問學』，就是『講學問』。漢儒清儒章句割

結之學是『道問學』。宋明諸儒心性義理之學是『尊德性』。『尊德性而道問學』則合漢學宋學之長，廣大精微，各臻其極，但難極高明之境，而仍由乎中庸。『溫故而知新』就是論諸子夏所謂『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敦厚』就是篤厚。篤厚而崇尚禮節，則重在踐履，不至如後世學者之好新奇，驚高遠，尚空談，輕實踐了。倍同背，作悖逆解。君子居上位，既不驕傲，在下位也不做逆亂之事。當國家有道的時候，他的說話足以振興國家。當國家無道的時候，君子就默而不言，亦足使自己免於禍害。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早引詩經以解釋『默足以容』一句的意義的。所引詩經見大雅燕民篇。與『同級』。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七章。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尊，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裁，同刈。『反古之道』。朱注說：『反，復也。』鄭玄注也說：『謂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反古就是復古，便不合於『時中』了。這段又引孔子的話，本是愚笨的人，偏要自以爲是，本是卑賤的人，偏不肯聽人指導，憑自己的意思做去，生在現今的時代，偏要復古這樣的做人，必定要受災禍的。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行，去聲。非聖人在天子之位，不能作禮樂，制法度，考定文字。按許慎說文解字序說七國之時，「車涂異軌，律令異法，文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且老莊申商揚墨諸子，異學叢起，正是車不同軌，書不同文，行不同倫。與此處所說相反。本篇所以如此說者，不過因春秋之末，東周之共主尚存，而當時之有位者皆無聖人之德，有其德如孔子者，又無天子之位，無德而妄作，便是愚而好自用了；無位而妄作，便是賤而好自專了。這是一種曲筆，而其意則重在有位無德，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數句。不是聖德的人，雖在天子之位，不敢作禮樂。雖有聖德的人，不在天子之位，也不敢作禮樂。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周定天下以後，封夏之後為杞國，殷之後為宋國。徵，就是證明的意思。按論語八佾篇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與此所說略同。論語言：『宋不足徵。』而此言：『有宋存焉。』者，史記言子思居宋，作中庸故諱之。閻若璩說見四書釋地。

上面三段，朱子以為是第二十八章。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王去聲。『三重』鄭玄注說就是『三王之禮』。朱子章句引呂氏的話說就是議禮制度考文。康有為中庸注，『重』字讀平聲，作重複解。三重說攙亂升乎，太平三世之中，又各有三世，小三世之中，又各有其三世，明此世運升降之理，則可以窺過。此今文公羊家之說。『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是說時王以前如夏商的禮，雖然很好，四年代遠，無從證明，既已無從證明，便不能使人相信，不能使人相信，又怎能使百姓遵行呢？『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是說如孔子般在下位的人，雖善於禮，因不在尊位，人也不信，不信，則百姓又那能遵行呢？所以君子之道，必定要從自身做起，然後證之百姓，又考之三代王者，沒一些繆（同謬）及，建立於天地之間，並不反悖，卽信問之鬼神，亦無所疑慮，等到百世以後，聖人出來，也不會有什麼疑惑了。『質諸鬼神』之『質』作就正解。『知天』是知天理，『知人』是知人情。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道爲人所共由，與法度準則，爲人所共遵者，同義說君子的舉動，行爲，說話，可爲世天下人做模範。遠者慕之，故有望；近者悅之，故不厭。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惡，音汗，射，作妬，蚤，通早。所引詩經，見周頌振鷺篇。『惡』去聲，厭惡的意思。『射』詩作『殺』，鄭玄注音亦朱子音妬，也是厭惡的意思。此處與『譽』字叶韻，以音妬爲宜。『夙夜』就是早夜。『蚤』借作早。『在彼無惡』卽上文的『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卽上文的『近之則不厭』。庶幾早夜葦葦，以恆久永保其令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能早有令譽於天下的。

上面三段，朱子以爲是第二十九章。

【問題】（一）何謂『尊德性而道問學』？

（二）何謂『溫故而知新』？

（三）如何方可議禮制度考文？

（四）何謂『王天下有三重』？

（五）何謂『在彼無惡，在此無射』？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祖述」是宗其道而傳述之。「憲章」是取法的意思。「律」也是法。「襲」就是因。「辟」同譬。「濤」也是覆蓋的意。「錯」「代」都是更迭的意思。「悖」是反背的意思。「川流」是如川之流。「敦」是篤厚。「化」是化育。這一段是子思贊孔子之道，遠宗堯舜，近法文武，上法天時之順，下因水土之宜。其道之大，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其至誠無息，如四時之更迭而運行，日月之更迭而普照，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是說天地之大，諸子之道，與之並行而不相悖，是說孔子之道之大。「小德川流」即指「並行不悖」之諸子之道，如川之流，以海爲歸，所謂諸子俱出於六藝，各得一察焉以自好，終殊塗而同歸。「大德敦化」指孔子之道，如天地之化育萬物，天地之所以爲大在此，孔子之道之所以爲大亦在此。

上面一段，朱子以爲是第三十章。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思想純正而靈敏，叫做「睿」。『知』同智。『發』是奮發的意思。『執』就是守。『齊』同齋。『齊莊』是敬肅莊重的意思。『文理』即條理。『密察』是詳細而明白。『聰明睿知』是『聖』，足以臨民。『寬裕溫柔』是『仁』，足以容物。『發強剛毅』是『義』，足以勵其守。『齊莊中正』是『禮』，足以致其敬。『文理密察』是『智』，足以辨別是非。唯天下至聖，方能備此五德。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去聲，同現。說，同悅。『溥博』是周遍而廣大的意思；『淵泉』是幽靜而深遠的意思。這是說聖人之德，周遍廣大，幽靜深遠，而又時時表現，儀容於言行之間。其溥博則如天，其淵泉則如淵，其表現於儀容言行，人民莫不尊敬，莫不信服，莫不歡悅。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施』同達，旁及的意思。墜，同墜。這段是綜結上兩段的。聖人之德如此，所以他的聲名，充溢於中國，旁及南方之蠻，北方之貊，國外未開化諸民族，凡是船隻和車子所能到的，人的力量所能通的，天所覆的，地所載的，日月所照及的，霜露所下着的地方，凡有血氣的人，無不尊敬他，親愛他的。所以說聖人之道之大，是可以和天相配的。

上面三段，朱子以爲是第三十一章。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

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經綸，本為織絲的名詞，引伸作治理解。「大經」就是上文所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的九項治平的大綱。「大本」就是上文所說「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的「中」。「知化育」就是上文所說的「贊天地之化育」。「夫」音扶。「焉」平聲，作「何」字解。「焉有所倚」就是說何嘗倚着別的呢？「肫」音之純，反「肫肫」誠懇之貌；「淵淵」靜穆之貌；「浩浩」廣大之貌。這三句是說天下至誠的聖人，態度誠懇，則粹然仁者，氣象靜穆，則淵泉如淵，胸襟廣大，則溥博如天。惟英雄能識英雄，惟聖人能知聖人，所以說如其不是本來聰明聖知，通達天德的人，誰能知道他呢？

上面一段，朱子以為是第三十二章。

〔問題〕（一）孔子之道，怎樣的偉大？

（二）至聖的人，具有什麼五種德性？

（三）至聖的人，何以可以配天？

（四）聖人的態度，氣象，胸襟如何？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錦是有彩色的綢衣。『綱』音迥，同聚綱，是禪衣，就是單層的罩衫。『尙』就是加。『惡』去聲。『衣錦尙綱』是說穿了有彩色的綢衣，外面一定還要加上一件罩衫，因為嫌那錦衣的文彩太顯著的緣故。按詩經衛風碩人篇：『衣錦褻衣。』又鄭風車篇：『衣錦褻衣，裳錦褻裳。』均與此所引不同。故毛奇齡四書勝言說所引的是逸詩康有爲中庸注說所引的是魯詩俞樾據孔穎達禮記正義說有俗本作『衣錦褻裳』以爲『尙』字是『裳』字的假借字，本作『衣錦尙綱』是撮舉鄭風車『衣錦褻衣，裳錦褻裳』二句之辭。說文日部引齊風鷄鳴篇：『東方明矣，朝既昌矣。』二句，亦撮舉其辭曰：『東方昌矣。』正與此同例。（見古書疑義舉例）『古人引書每有增減例。』照俞說，這句是說衣裳爲錦製的，都有綱衣綱裳了。這是引詩以衣裳爲比喻。『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方是本意，章作顯著解。『的然』之『的』錢大昕說當作『的』，『音勻，明也。』（見十駕齋養新錄）正是『闇然』的反面。這二句說君子之道，如衣錦尙綱，文采不露，但日久自然會漸漸顯著起來，小人則反是，乍看是文采鮮明，但天天銷亡下去。君子之道就待人一面說，雖淡淡不見親密，然不會使人討厭，其本質說雖簡易溫柔，而文理粲然。

『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俞樾古書疑義舉例說：『此三句，自來不得其解。若謂遠由於近，微由於顯，則當云：『知遠之由於近，知微之由於顯。』文義方明，不得但云：『遠之近，微之顯』也。且『風之自』一句，義不一例。『微之顯』句，亦與第一句不倫。既云：『遠之近』，則當云：『顯之微』矣。今按此三『之』字，皆連及之詞。『知遠之近』者，知遠與近也。『知微之顯』者，知微與顯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猶易繫辭傳云：『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也。』然則『知風之自』句，當作何解？風讀爲凡，風字本從凡聲，故得通用。莊子天地篇：『願先生之官其凡也。』風卽凡字，猶云：『官其大凡也。』自者，『目』字之誤。周官宰夫職：『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憲以治目。鄭注曰：『治凡，若月計也。治目，若今日日』

計也。然則「凡之與目」事有鉅細，故以對言，正與遠近微顯一例。按俞氏此解，比前人所解好得多。考工記「作其鱗之而」就是說「做牠的鱗和鬚」。「之」字亦用作連及之辭。「可與入德」之「與」作「以」字解。禮記玉藻「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與」字亦作「以」字用。這幾句是說君子能知遠與近，知微與顯，知大凡與細目這樣，才可以入道德之門了。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惡音汗。所引詩經見小雅正月篇。『潛』作隱蔽解。『伏』不見的意思。『孔』作甚字解。『昭』作明字解。這是引詩經以釋『闇然而日章』一句的疚，作悔恨解。『惡』去聲。君子只要自己心裏反省，沒有什麼悔恨，無愧於心，那就行了。所以接着說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全在於人所不見的地方哩！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所引詩經見大雅抑篇。相，去聲。作看字解。『爾』就是你，指君子。『屋漏』屋的西北隅最深之處。這二句說君子獨居內室，亦能無愧於心。所以君子沒有行動，人都敬重他，沒有說話，人都相信他。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

怒而民威於鈇鉞。

所引詩經見商頌烈祖篇。『奏』作進字解。『假』假之通借字。假音格，作至字解。『靡有』就是沒有。此處引詩僅斷章取義，說進至無言，時無與之爭者。『無言』者，默化潛移，靡有爭者，人皆信之。即上文『不言而信』。下文『不實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的意思。『鈇』同斧，『鉞』是大斧。鈇鉞，古代殺人之器。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所引詩經亦見烈祖篇。『不』發聲，無義。『不顯』就是『顯』的意思。『辟』就是君，指諸侯。『刑』同型。『刑之』是奉為典型。不顯，說君子所願著的，只有德行，凡百人君，自能奉他為典型的。『篤恭而天下平』就是論諸贊舜『無為而治』。『恭已正南面而已矣』的意思。

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這段三引詩經，一見大雅皇矣篇，一見小雅燕民篇，三見大雅文王篇。『以』字作與字解。儀禮鄉射禮『主人以賓揖』。『以』亦解作與。此處所說的『明德』就是大學的『明德』。這兩句說，我懷明德以化民，不在

大聲與大色。『聲』指言論；『色』指儀容。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是孔子贊這二句的話。『精』作輕字解。說道德之感化，不着痕跡，猶如毛一般的輕。這一句是所引之詩『倫』比較的意思。但毛還是比較的輕。『則如毛』還是不足以形容『德』。這句是作者加的按語。下又引詩經毛傳說：『載，事也。』論語陽貨篇『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行四時，生百物，即是上天之事。言必如此二句，方為形容盡致。上面六段，朱子以為是第三十三章。

〔問題〕

- (一) 何謂『衣錦尚絀』？
- (二) 何謂『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
- (三) 何謂『不愧屋漏』？
- (四) 何謂『萬恭而天下平』？
- (五) 何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論語新解目次

第一 學而……………一

第二 爲政……………一〇

第三 八佾……………二一

第四 里仁……………三三

第五 公冶長……………四一

第六 雍也……………五五

第七 述而……………六八

第八 泰伯……………八二

第九 子罕……………九二

第十 鄉黨……………一〇七

第十一 先進……………一二三

第十二 顏淵……………一三九

第十三 子路……………一五四

第十四 憲問……………一六九

第十五	衛靈公	一九〇
第十六	季氏	二〇三
第十七	陽貨	二一四
第十八	微子	二二八
第十九	子張	二三七
第二十	堯曰	二四七

論語新解（上論）

學而第一

古人讀書，皆先有文而後加題目。其題目，往往取首句中二三字，但作標題，別無意義。本篇第一章，第一句爲「子曰學而時習之」，故取「學而」二字，作爲本篇的題目。以下各篇同。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說同悅。學音洛。愠音運。何晏論語集解「馬（融）曰：『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按春秋時稱卿大夫皆曰「子」。曰「夫子」。故馬氏以爲男子之通稱。孔子曾爲魯大夫，故其弟子亦稱之曰「子」。曰「夫子」。私人聚弟子講學，以孔子爲最早，故此後相沿，遂稱師曰夫子。又集解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懽。」王氏以誦習釋習，似專指讀書而言。朱子集注則曰：「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朱子訓「學」爲「效」，「習」爲「學之不已」，則可以兼包「知」（書本）行（行爲）兩方面而言。較王說爲精當。因爲論語所說的「學」皆是學做人，且偏重於行爲方面的實踐也。時習者，如朱注引謝氏云：「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無時不習，一也。如春秋殺禮樂，冬夏教詩書。」「柔日讀經，剛日讀史。」按時而習，二也。學是知新，習是溫故。學是「日知其所亡，習是月無忘其所能。」能如此，則博學篤行，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所以中心喜悅，顏回好學，雖貧因不改其樂，便是因此。

集解包（咸）曰：『同門曰朋。』按白虎通辟雍篇說師弟子之道有三，一為朋友之道，即引本篇此語為證。孟子子濯孺子曰：『其取友必端矣。』亦謂弟子曰友。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盈衆，至自遠方。』此云『有朋自遠方來』，即指弟子至自遠方。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君子三樂之一，與此『朋自遠來，不亦樂乎』之意正同。

朱註：『愠，含怒。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此皆以『人不知』為『人不知我』。集解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焦循論語補疏引鶴略記樂詳為博士五經並授，其或質難不解，詳無愠色，秦馨引喻，至忘饑食為證。按『學而時習』是『學不厭』，『人不知而不愠』是『教不倦』，二者為孔子一生精神，故列之首章。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有子，名若，孔子弟子。史記仲尼弟子傳裴駰集解引鄭玄云：『魯人。』按論語記孔子弟子皆稱字，閔損冉求二人各一稱子，惟有若曾參二人皆稱子，編撰次第，又以有子曾子之言為第二章第三章，蓋弟子門人尊此二人之故。『弟』今作悌。朱註：『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好』去聲。『鮮』上聲，少也。『與』今作歟。『為仁』猶言行仁。『欲仁』而『志於仁』，『用力於仁』以『求仁』，是謂『為仁』。孟子云：『仁之實，孝親是也。』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故『為仁』以孝弟為本。『務本』即致力於孝弟。『本立道生』謂孝弟之行立，則仁道由此生。孔子之道，以仁為本。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鮮音險。『巧言』是說話說得好聽，其實都是騙人的話。『令色』是專用一種媚人的態度，去奉承人家。尚書皋陶謨云：『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壬就是『善佞』的意思。下章也篇亦有『仁而不佞』之語。仁者誠實無偽，故適與『佞』相反。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孔子弟子。『省』音醒，察也。這是說每日以三事自己反省。朱注云：『參已之謂忠，以實之爲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又引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按鄭玄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說文解字云：『專，六寸簿也。』猶今之札記簿，所以記述師言，此別一說。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去聲，作治字解。乘，亦去聲。千乘之國，指諸侯之國，可以出兵車一乘千的。『敬』是謹慎鄭重的意思。『事』指政事。不敬事，則朝令暮改，如何能『信』？『用』指國家的財用。不節，則國用不足，必致橫征暴斂，如何能『愛人』？古時候國家有大工程，都叫百姓來充工役。孔子以爲國家要興工程，須等到農事已過，百姓閑暇的時候，纔使他來做工。就是孟子『不違農時』的意思。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對兄父而言，指青年爲弟爲子者。故儀禮特牲饋食禮注云：『弟子，後生也。』『出則弟』之『弟』今作『悌』。孝專對父母言，弟則對兄及其他長於我者而言，故曰『入則孝』專指在家，『出則弟』兼指對外。又禮記內則云：『異爲孺子室於宮中。』『入』指由已室入父母所居之室。又云：『十年，出就外傅。』『出』指就傅而言，說亦可通。朱注云：『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是謂『謹而信』句兼言行二方面說。竊疑孝弟指行，謹信指言，必慎言，乃能有信。『謹而信』就是中庸的『庸言之謹』。『汎』廣博普遍的意，思廣雅釋詁：『親，近也。』仁，指有仁德之人。朱注：『文指詩書六藝之文。』按『行』字統上孝弟謹信愛衆親仁而言，以餘力學文，可見孔門之學，『行』重於『知』。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史記弟子傳集解引鄭玄說是溫人。溫，衛邑，與孔子家語弟子解云：『衛人』者合。孔穎達禮記檀弓疏云是魏人。『賢賢』上一個『賢』字，作動詞用，是敬重的意思，下一個『賢』字是名詞，指賢人。朱注云：『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則『易』字作輕易解，當讀去聲。又廣雅釋言：『易，如也。』王念孫疏證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則『易』字作輕易解，當讀去聲。又廣雅釋言：『易，如也。』王念孫疏證云：『論語「賢賢易色」，易者，如也。猶言好德如好色也。』義亦可通。三說雖不同，『賢』字皆泛指賢人。宋翔

鳳則謂賢易色，即關雎之義，是明夫婦之倫。（見樸學齋札記）如宋氏說則「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事父事君能其竭力」明父子之倫，「事君能致其身」明君臣之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明朋友之倫。孟子謂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故末句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故「賢易色」列於首句。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朱注云：「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按「不重」就是輕薄。「威」指威儀，輕薄之人，必無威儀，必不能使人尊敬。故曰「不重則不威」。集解引孔（安國）曰：「固，蔽也。」鄭玄曲禮注云：「固，謂不達於理也。」亦蔽塞之義。下文孔子告子路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可見固蔽皆由於不好學，學則不至有所固蔽了。孔注較朱注為長。「主忠信」言為入之道，以忠信為主。故上文曾子以不忠不信反省其身。集解引鄭（玄）云：「主，親也。」則謂「主忠信」為親近忠信之人，即上文「親仁」之意，而與下句「無友不如己者」相連。「無」同毋，禁止之詞。朱注云：「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有益而無損。」「憚」是畏難的意思。人非聖人，孰能無過。常人有過，亦未嘗不知愧悔，但往往因苟安畏難之故，而不能即改。故曰「過則勿憚改。」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說父母的喪事，須辦得謹慎。「追遠」指祭祀祖先，雖時久遠，必須追祭，示不忘本也。喪葬祭祀，無

非示民不忘本，故能易澆薄之風俗，使民族道德歸於敦厚。這一章是說明儒家所以重喪葬祭祀之旨。墨子嘗譏儒家不信鬼神而隆喪祭之禮，是猶無魚而下網，無客而行客禮。蓋未明此旨耳。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孔子弟子。卽史記弟子傳之原亢。原氏出於陳陳原同氏。亢字籍，一字子禽。（見臧庸拜經日記。）按禮記檀弓鄭注爲齊人。子貢姓端木名賜，亦孔子弟子。衛人。『之與』的『與』，『都同』。『與之』的『與』是告語的意思，石經作『子』。此章記子禽看見孔子到一個國家，必定與聞這國家的政治，因問子貢道：『還是夫子自己去求來的呢？還是人君自己情願告訴他的呢？』

『溫』是和氣，『良』是易直，『恭』是莊敬，『儉』是節制，『讓』是謙遜。子貢說：『夫子有此五項美德，所以到一個國家，得與聞這國家的政治。夫子之得與聞政治，原不是求，卽說是求，我想也是和他人之求不同罷。』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一個人於父在的時候，家中事務，自然由父作主，爲子者不得自專，所以這時只能看他的志向。若父一沒，他

就可以自尊，這時應看他所行的事。倘若父死已有三年，還是照着父在時的老規矩行事，這個人可說是孝子了。所以說『三年』者，因為父死有三年之喪，這是集解所引孔安國說。汪中釋三九云：『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為其為道也。若其非道，雖朝後而夕改可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見』（述學）較孔說為長。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記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易繫辭傳云：『履以和云。』虞翻注即引『禮之用和為貴』語。蓋禮之體在敬，而其用則在和。禮主於讓，故以和為用。』先王，『指古先聖王制禮者。』斯，『指禮。』先王之道，禮為最美，故事無大小，人無大小，皆由禮而行。然知禮之用在和，而一味和氣，不以禮節制之，亦不可行。必知禮之用以和為貴，而又節之以禮，則能如中庸所說『和而不流』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朱注云：『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信而不近於義，則其言必不能踐，即勉強踐之，以全其信，亦尾生之信而已。大戴禮記曾子立事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欲其言之久而可復，必近於義方可。禮記表記云：『恭以遠取。』恭之所以能遠取辱者，必近禮方可。下文云：『恭而無禮則勞。』恭而背禮，不但過勞，旁人必竊笑他，輕侮他，如何能遠取辱。詩皇矣毛傳云：『因，親也。』『因不失其親，』就是親不失其所當親。上文云：『親仁，』則所當親者即是仁人。『宗』是尊敬的意思。曾子立事云：『親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孟子亦有『端

人取友必端』之語。故所親者不失其所當親，則此人也可尊敬了。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此章『飽』字，當作饜足肥解。『安』字，當作適居安樂解。『無求』者，謂不必強求之。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即是『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一個實例。君子志道安貧，故不暇及此。『敏』是勤敏，『慎』是謹慎。下文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意與此同。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不敢自以爲是，故能如此，可以說是『好學』了。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樂』音洛。古文論語作『貧而樂道』。『好』去聲。『謂與』之『與』今作『歟』。窮人看見富人，往往去諂媚他，富人看見窮人，往往要驕傲他。世俗之人，往往不能免此。故子貢問孔子道：『貧的人不諂，富的人不驕，怎麼樣？』孔子說：『好是好的，但還不及貧的人能悠然自樂，富的人能事事遵禮而行。』子貢聽了此話，知道孔

就可以自尊，這時應看他所行的事。倘若父死已有三年，還是照着父在時的老規矩行事，這個人可說是孝子了。所以說『三年』者，因為父死有三年之喪，這是集解所引孔安國說。汪中釋三九云：『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為其為道也。若其非道，雖朝後而夕改可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見（據學）較孔說為長。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記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易繫辭傳云：『履以和云。』虞翻注即引『禮之用和為貴』語。蓋禮之體在敬，而其用則在和。禮主於讓，故以和為用。『先王』指古先聖王制禮者。『斯』指禮。先王之道，禮為最美，故事無大小，人無大小，皆由禮而行。然知禮之用在和，而一味和氣，不以禮節制之，亦不可行。必知禮之用以和為貴，而又節之以禮，則能如中庸所說『和而不流』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朱注云：『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信而不近於義，則其言必不能踐，即勉強踐之，以全其信，亦尾生之信而已。大戴禮記曾子立事云：『久而復之，可以知其信矣。』欲其言之久而可復，必近於義方可。禮記表記云：『恭以遠恥。』恭之所以能遠恥辱者，必近禮方可。下文云：『恭而無禮則勞。』恭而背禮，不但過勞，旁人必竊笑他，輕侮他，如何能遠恥辱？詩皇矣毛傳云：『因，親也。』『因不失其親』，就是親不失其所當親。上文云：『親仁，』則所當親者，即是仁人。『宗』是尊敬的意思。曾子立事云：『親其所愛親，可以知其人矣。』孟子亦有『端』

人取友必端』之語。故所親者不失其所當親，則此人也可尊敬了。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好』去聲。此章『飽』字，當作饜，足肥解。『安』字，當作逸，居安樂解。『無求』者，謂不必強求之。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即是『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的一個實例。君子志道安貧，故不暇及此。『敏』是勤敏，『慎』是謹慎。下文云：『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意與此同。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不敢自以爲是，故能如此，可以說是『好學』了。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樂』音洛。古文論語作『貧而樂道』。『好』去聲。『謂與』之『與』今作『歟』。窮人看見富人，往往去諂媚他，富人看見窮人，往往要驕傲他。世俗之人，往往不能免此。故子貢問孔子道：『貧的人不諂，富的人不驕，怎麼樣？』孔子說：『好是好的，但還不及貧的人能悠然自樂，富的人能事事遵禮而行。』子貢聽了此話，知道孔

子所說的道理比自己更高一層，因把詩經衛風淇澳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兩句話引來比喻。治骨角的匠人，把骨角切成片段，還要把牠磨光，治玉的匠人，把玉雕琢好了，還要把牠磨光，都是精益求精的道理。做人如『貧而無詬，富而無驕』也算好了，但還得更進一層，做到孔子所說的『貧而學，富而好禮』。孔子見子貢善解詩意，所以也深贊子貢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往』是其所已言的『來』是其所未言的。這是子貢『聞一以知二』的事實。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古代文法，凡否定語，用代詞作止詞，可以放在動詞之前。此云『不知』即是『不知我』。『好名之心，人所有。』自己有才學，有道德，就想人家知道我，稱贊我。孔子的意思，却以為我雖有才學道德，人家不知我，於我無損，所以說：『不患人之不知。』人雖不知我，我却不可不知人。例如我知道某人有才學有道德，我就應該敬重他，或者請教他，知道某人是個壞人，我就可以遠避他，或者防備他，所以『知人』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故曰：『患不知人也。』

〔問題〕 (一) 論語一書，性質如何？何人所撰？

(二) 論語第一章的大旨如何？足以表現孔子何種精神？

(三) 孔門論『學』，『行』，重於『知』，試就學而篇中舉例說明之。

(四) 『為仁之本』是什麼？

(五) 本篇言治國之道如何？

(六) 何謂『賢賢易色』？

(七) 何謂『學則不固』？

(八) 儒家重喪葬祭祀，其旨何在？

(九)何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十)居貧，居富，其道如何？

爲政第一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爲政』是說人君施行政治。孔子重在德治，以身作則，以德感人，是曰『爲政以德』。北辰，北極，是天之中樞。『共』同拱。北極在其位而不動，許多星都在週圍繞着牠，向着牠。人君爲政以德，則無爲而治，天下歸之，其象亦如此。此章可與下文『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一章參看。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就是詩經詩共三百十一篇，此云三百，舉其大數。中有『笙詩』六篇，有目無辭，凡三百五篇。『一言』就是一句話。『蔽』是包括的意思。『思無邪』見詩經魯頌駉篇朱注引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易文言云：『修辞立其誠。』誠即是真，文學以『真』爲第一義。詩三百篇，大之美刺朝廷政治，小人之抒寫男女情感，皆能立其誠，故『思無邪』也。舊以『純正』釋『無邪』，則詩經中多寫男女戀情之作，怎麼可以說『思無邪』呢？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同導，謂教導之也。政、政令；刑、刑罰。『齊』謂整飭之使歸一律。以政令教導之，有不從者，以刑罰整飭之，則民但求避免刑罰，而無羞恥之心。以德教導之，以禮整飭之，則人民自知罪惡之可恥，而歸於正。格，正也。就是尚書罔命『格其非心』之格。禮記緇衣云：『夫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避心。』正與本章所說相同。『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是法家的『法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是儒家的『德治』。大戴禮孔子答衛將軍文子云：『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法家的政治手腕是鞭策，儒家的政治手腕是駕馭。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此章係孔子七十以後，自己追述之言，可見聖人成德立身，始終本末，學者宜仔細體察之。『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朱注云：『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朱注謂：『有以自立。』四十而不惑。朱注謂：『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五十而知天命。朱注謂：『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此猶近人之言天演，爲宇宙間一切事物自然變化，自然進行之原理。』六十而耳順。集解引鄭玄說：『耳聞其聲而知其微旨。』朱注謂：『聲入心通，無所違逆。』蓋聖人對人，只要一聞其言，早已明白其言的真偽，其人胸中之是非。本書末章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此言三十知禮，五十知命，六十知言，二章可以參看。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矩，所以爲方法度之器。此指做人之道而言。聖人到了此時，隨便甚麼地方，凡一言一動，一視一聽，不必注意，無不悉合乎道，故朱注以中庸『安而行之』，『不勉而中』釋之。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魯大夫，姓仲孫，名何忌。懿，證法。樊遲，名須。孔子弟子。鄭玄目錄云：齊人。孔子家語弟子解及左傳杜預注並云魯人。

此章記孟懿子問孝道於孔子，孔子只告以『無違』二字。於樊遲御車時，再以告之。樊遲，樊遲也。不違，所以問曰：『何謂也？』孔子乃具體的對他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之以禮』者，『冬溫夏清，皆定晨省』之屬也；『死，葬之以禮』者，『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屬也；『祭之以禮』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簋豆而哀戚之』之屬也。均見刑曷疏。

按『冬溫夏清』是使親多得暖，夏得涼；『昏定晨省』是夜間服事親睡，晨起時問安。棺槨衣衾，宅兆安厝，是葬的事；簋豆哀戚，是祭的事。則所謂『無違』者，是不違禮的意思。皆為事親之禮。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孟武伯，孟懿子之子，仲孫也。武，是諱。唯，通惟，獨也。朱注云：『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唯恐其有疾病，常以為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不容不謹矣。』

又一說謂『其』字，指父母而言，謂人子以憂父母之疾為孝。此說亦可通。但『父母』字當略讀。淮南子說林云：『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誘注即引『父母唯其疾之憂』語以證之。孝經孝行章云：『孝子之事

親也，病則致其憂。」皆以子愛父母之疾爲孝。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史記弟子傳說是吳人。家語弟子解說是魯人。「養」謂飲食供奉。做人子的養親，更須有恭恭敬敬的心思，纔算是孝。若只知飲食供奉而無恭敬的心思，那末，與養犬馬，沒有分別了。朱注即如此解。又一說，犬能守宅，馬能代人任勞，也可算是養人，但犬馬是不知恭敬的。人子養親而不知恭敬，與犬馬養人，沒有分別了。集解引包（咸）說，即如此解。

王引之經傳釋詞說「是謂能養」之「是」字，作「祇」解。言今世所謂孝者，祇說能養父母而已。禮記坊記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義與此章同。惟易「犬馬」爲小人。劉寶楠論語正義引公羊傳何休注：「大夫有疾，稱犬馬。」孟子子思言「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僕。」謂犬馬指卑賤之人，若臧獲之類。此又一說。

上面三說都可通。總之，孔子的意思，以爲人子孝親，不僅能養，尤重在能敬。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食，音餼。饌，音撰。「色難」謂奉事父母，須和顏悅色，使父母歡喜，這種和顏悅色，是很難的。朱注即如此解。「說『色』是承順父母的顏色。集解引包（咸）說如此。『有事，弟子服其勞』謂家中有事，弟子出其勞力，給

父兄去做。『先生』謂父兄。『饌』猶飲食。『有酒食，先生饌』謂有酒食的時候，請父兄先吃。孔子的意思說做子弟的，若只代父兄服勞做事，有酒食的時候，請父兄先吃，難道就可稱孝嗎？子弟事父兄，最要緊的，為和顏悅色，使父兄歡喜。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回，姓顏，字子淵。（論語中多將『子』字省去，稱顏淵。）孔子弟子，魯人。『不違如愚』者，顏回沒有一句話違反孔子，孔子說如何，他也以為如何，似乎自己一些沒有識見，像呆子一樣。『退而省其私』者，等到他退出去以後，我去考察考察他私下的議論，『亦足以發』者，他私下的議論，識見很高，亦足發明義理的大體。故又說『回也不愚。』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說文云：『視，瞻也。』穀梁傳：『隱公五年云：『常視曰相，非常曰觀。』爾雅釋詁云：『察，審也。』『視』，『觀』，『察』，雖同是看的意思，而有淺深粗細之不同。朱注云：『以為也。』『以』是所做的事，『由』是做這件事的原因理由。『安』是心之所安，意之所樂。先看他所做的事的善惡，更進一步，詳觀他做這件事的因由，再進一步，細察他做了這件事，是否安心樂意的。『焉』，『廋』，平聲，何也，安也。『廋』，隱匿也。用這三步方法去觀察人，則人之善惡，可以完全明瞭了。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朱注云：『溫，尋繹也。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按本書首章說『學而時習之』，『學』是知新，『習』是溫故。下文子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知其所亡，是知新，無忘所能，是溫故。論衡謝短篇云：『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則以古已有之者爲『故』，今始有之者爲『新』。在今日言之，則我國固有之文化道德爲『故』，世界各國日新月異之事務哲理爲『新』。『溫故』、『知新』，不可偏廢。且善『溫故』者，常能收『知新』之效。天下未知之理，未有之物，皆從已知已有者發明之。能如此，則可以爲人師。

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指成德之人。此云『君子不器』，與禮記學記之『大道不器』正同。下愚之人，不能成器，有一材一藝之人，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如器之各適其用。至於成德之人，則體無不該，用無不適，是爲不器之君子。下文記孔子答子貢曰：『汝器也。』瑚璉雖是珍貴之器，但終沒有到『君子不器』的程度。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朱注引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已行之後。按本書下文云：『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又云：『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大戴記曾子制言云：『君子先行後言。』又曾子立事云：『君子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都可與此章所說互相印證。凡事說時易，做時難，事情沒有做，先發議論，這是世人的通病，子貢也未能免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宋注云：『周，普遍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介而比私耳。』王引之經義述聞云：『「周」「比」皆訓爲親，爲密，爲合。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可見君子小人之分，「周」「比」之別，全在公私義利之間。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集解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朱注云：『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王引之經義述聞云：『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而不能定也。』以上三說，解「殆」字各不同，以王說爲長。

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學問是「學」，思辨是「思」。本書下文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博學切問是「學」，篤志近思是「思」。荀子勸學云：『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即指「學而不思」。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即謂學而不思，迷惘無所得。本書下文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即說徒思之無益，皆可與本章參證。漢學家偏重訓詁考據，其弊易流爲「學而不思」。宋學家附王一派空談心性，其弊易流爲「思而不學」。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自來學者，解釋此章，頗多異說。集解及朱注均訓「攻」爲「治」。如考工記「攻木」「攻金」之攻，「異端」如楊墨背聖人之道者，言治異端之道則有害。此一說也。孫奕示兒編訓「攻」爲「攻人之惡」之攻，訓「已」爲「止」。攻異端，如孟子之距楊墨，能攻之距之，則其害止。此又一說也。焦循論語補疏則「攻」訓「

治。訓「錯」爲切磨之意。已訓「止」。攻乎異端，能相切磨，攻錯而不執，一則其害自止，卽韓詩外傳所謂「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之意。此又一說也。近人馬一浮則云：「四書言「端」者凡數見，一曰「執其兩端」，一曰「我叩其兩端」，一曰「攻乎異端」。蓋「端」必有兩，若攻其異之一端，則有害。還須求共同之一端，則諸子百家，皆有同之一端。」馬氏之意，卽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殊塗而同歸」。諸子之道術雖不同，而其旨則一。此又一說也。以上各說，當以集解朱注爲正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由，孔子弟子，姓仲，字子路。史記弟子傳云：卞人。女，卽汝字。誨，是「教誨」。是知也。之，知，同智。孔子呼子路之名而告之曰：「我教誨汝，汝知之否耶？」誨汝，二字一讀。朱注云：「夫子告之曰：『我教汝以知之之道乎？』」則以「知之」爲誨之義矣。案荀子子道所記，此爲子路初見孔子時事。孔子告子路有云：「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要也。」又儒效篇云：「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又非十二子篇云：「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並與此章同義。朱注謂子路好勇，蓋有強不知以爲知者，故夫子告之云云。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孔子弟子，姓顛，孫名師，史記弟子傳云：陳人。呂氏春秋尊師篇云：魯人。按顛孫氏出陳公子顛孫昭公時，顛孫奔魯，見通志氏族略。「于」求也。「祿」祿位也。子張想學做官，孔子卽和他談祿。朱注引呂氏云：「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又引程子云：「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內出者也。」又云：「修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

行能誠得祿之道也。子張學于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若顏閔則無此間矣。孔子之意，謂多所聞於其疑而未信者，則闕而不言，即其餘無可疑者，亦謹慎言之，則言論可以少過。尤多所見於其疑而未安者，闕之而不行，即其餘無可疑者，亦謹慎行之，則行為可以少悔恨。如此謹慎言行，則如孟子所說：『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不待于求而自得，故曰：『祿在其中矣。』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國的君主，名蔣。『哀』是死後之諡。『孔子對曰』者，凡對君上的話，都加一『對』字，表示尊敬的意。『舉』用也。『直』正直之人也。『錯』廢置也。『枉』邪枉，不正直之人也。此章言要民服從，只要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若舉用邪枉之人，廢置正直之人，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卿，季孫氏名肥，康是諡。

『使民敬忠以勸』者，說使人民能夠恭敬敬，忠心事君上，並且互相勸勉。『以勸』之『以』連詞。闕若璩四書釋地云：『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云：『以勸者，而勸也。』『臨』居上臨下。『莊』莊重有威嚴也。孔子說：執政者臨民能有莊重威嚴的態度，則人民自然會恭敬，能夠孝順他的父母，為愛他的人民，則人民自然會忠，能舉用善人而教化未能為善的人，則人民自然能互相勸勉。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一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朱注據偽古文尚書君陳篇：『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以爲『孝乎』二字當連上讀，故曰：『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惟孝』以下十字，乃引書語。按古文尚書爲東晉梅賾所獻，乃王肅之偽書，不足據。後漢書郡傳鄧徽云：『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爲政。』則『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二語，乃逸書之文。『施於有政』之下爲孔子語。『孝乎惟孝』者是贊孝之詞，其句法與禮記之『禮乎禮』素問之『形乎形，神乎神』同。『友于兄弟』者，兄友而弟弟也。孝弟所以齊家，推之治國，則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見大學。）『施』者，推而行之之謂。孔子不仕，以孝弟教人。孝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矣，何必以居位爲『爲政』呢？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信』字有二義，說話必須真實，說了話，必須能踐言。人而無信，則他人對之，毫無信用，如何能行？故以車爲喻，說人而無信，如大車無輓，小車無軌，不能行也。

輓音倪，軌音月。大車是載重之車，駕牛，小車是乘人之車，駕馬。車前有『轅』，就是車扛，轅的前端連着一根橫木，叫做『衡』。衡下縛『軛』，則爲曲形，以駕於牛馬之項。轅端持衡之關鍵，則大車名『輓』，小車名『軌』。蓋轅端與衡均繫圓孔，以輓軌直貫而束之，則衡軛可以活動，可以轉折，而車不致左右傾側。詳見劉寶楠論語正義引凌漢古今車制圖考。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世』謂易姓之世。『十世』就是十代。古時候所謂『禮』，包一切典章、制度、政令、儀式以及社會上之習俗而言。『因』是沿襲，『損』是減除，『益』是增加。子張問孔子道：『十世以後的事情，可預知嗎？』孔子答以殷繼夏，周繼殷，大部分的禮是沿襲前代的，其所損所益，亦可考見。將來繼周而興者，其於周禮，亦必有所因襲損益，不難推想。雖百世亦可測知，何況十世呢？歷史是人類社會的演進，其間自有因果關係可尋，故察往可以知來。

陳禮東塾類稿則謂子張所問，乃十世以後可知，十世以前之事否。因孔子言夏殷之禮，祀宋已不足徵，則十世以後，恐更不可知。孔子答以殷禮因夏，周禮因殷，其所損益，猶可考見。其後繼周者，雖歷百世，仍可考知。至今周禮尚存，即夏殷之禮，亦尚有可考者，則以載籍已備，故百世可知也。此說亦通。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人死稱『鬼』。『非其鬼』是說不是自己祖先的鬼。『諂』求媚也。『義』就是應該做的事情。『無勇』是沒有勇氣。『非其鬼而祭之』是不當祭而祭。『見義不為』是當為而不為。上二句是賓，下二句是主。

〔問題〕 (一) 本篇那幾章是論『德治』的？其說如何？

(二) 何謂『思無邪』？

(三)孔子自述修養之進程如何？

(四)孔子答人問「孝」何以各有不同？試列舉其說。

(五)孔子觀人之法如何？

(六)何謂「溫故而知新」？

(七)「學」與「思」何以乃能偏廢？

(八)本篇孔子論君子之說如何？

(九)何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十)本篇孔子論「言」「行」之說如何？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朱注云：「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集解包咸謂指桓子。『八佾』天子之樂，以八人為一排，共八排，六十四人。諸侯之樂，則六六三十六人，卿大夫之樂，則四四十六人，士之樂，則二二四人。廣雅釋詁：『謂說也。』言孔子評論季氏此事，下二句，方是孔子之言。季氏，不過魯國一大夫，照禮，只能用十六人的樂，今竟僭用八佾於家廟，是目無天子了。故孔子大不謂然，對人說道：『像這樣僭妄無禮的事，若可容忍，還有甚麼事不可容忍呢？』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朱注云：『班，平聲。』相，去聲。『辟，音必。』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雍頌裏面的兩句。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謂天子容貌之莊嚴。周代天子祭祖先，諸侯都來助祭。雍頌有這兩句。三家之堂也。歌雍頌如這兩句，人所取義呢？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記儀行云：『禮節者，仁之親也；歌樂者，仁之和也。』故『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所以孔子說：『如禮何？』如樂何？』如『奈也』，就是說『人而不仁，奈此禮樂何？』孔子的感嘆，亦為季氏等而發。季氏等以諸侯大夫，僭用天子的禮樂，把禮樂的根本意義，根本精神，都失去了！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集解鄭玄曰：『林放，魯人。』是古孔子弟子，姓是名，或是字，諸註皆未言。林放問『禮之本』，是問禮的本原，是怎樣一個意義。『子曰：』大哉問！』者，孔子見一般人之行禮，都不過是糊裏糊塗，跟着大家去做，從來未有研究到禮的本原意義者。今見林放此問，能從大處着想，故贊美之曰：『大哉問。』奢，是侈陳種種排場，儉，減省，速應設備的東西，也不備，二者皆不合禮，但與其過奢，寧可過儉。集解包曰：『易，和易也。』朱注：『易，治也。』……言喪禮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記檀弓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與此同義。人子居喪，『易』與『戚』都是不合的，但與其徒重節文，而無哀痛之實，寧可哀戚而禮文不備。孔子的意思是說種種儀式，並不是『益之本』，『禮之

本」在質不在文。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亡」同「無」。『夷狄』謂蠻夷戎狄等野蠻部落也。『諸夏』謂中國諸侯各國也。邢疏云：『此章言中國禮義之盛，而夷狄無也。……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朱注引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邢二說適相反。按此章上下各章，皆歎僭禮之事，當以程說爲長。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同汝。『與』今作歟。旅是古時候一種祭祀的名稱。古代天子祭天下的名山大川，諸侯祭自己國內的山川，大夫只能祭家廟。『季氏旅於泰山』是大夫僭用諸侯的禮，目中無魯君也。

冉有名求，孔子弟子。鄭玄目錄云魯人。時爲季氏家臣，故孔子謂之曰：『汝弗能救止乎？』冉有還答以『不能』。孔子乃歎曰：『嗚呼！曾謂泰山之神不如林放乎？』意言泰山之神，決不受此違禮之祭祀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君子重禮讓，故無所爭。『射』是比試武藝。比試必想得勝，所以君子只有在比射的時候，不能無爭。古禮射

箭的時候，人須走到堂上去射。上去的時候，還要對同隊比試的人，謙遜一回，作一個揖，這就是『揖讓而升』。箭射過以後，仍作一個揖，走出堂來。等到大家都射過下來，勝負已決，負者乃飲罰酒，這就是『下而飲』。君子在和人競爭的時候，還是這樣雍容有禮，所以說：『其爭也君子』。

子夏問曰：『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一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上二句見詩經衛風碩人第二章，但無下一句，故朱子說是逸詩。詩毛傳云：『倩，好口輔也。盼，目白黑分也。』字林云：『盼，美目也。』按『口輔』就是『頰』。上兩句是說美人笑的時候，嫣然啓齒，雙頰微窩，秋波流盼之美。素是繪畫時用的粉。『絢』是五彩的顏色。朱注云：『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又云：『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粉地爲質，而後施五彩。繪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以素粉爲先。』集解引鄭云：『凡繪畫，先布采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適與朱說相反。按論語記孔子論禮，重在禮之本質，而不重在繁文縟飾，當以朱注爲長。子夏以詩上二句說美人之貌，下一句忽說繪事，故以爲問。孔子以『繪事後素』答之者，言『美』在質而文飾次之，若本無巧笑美盼之姿，而徒以脂粉服裝爲飾，是益增其醜而已。此卽上文請章所說：『人而不仁，如禮何？』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之意。子夏因此悟到禮之本在質，不在文，禮之飾文是後來所加的文飾，與美人之服飾繪事之采色相同。孔子嘉其能聞一知二，故贊爲『起予』。贊爲『可與言詩』。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音起。周武王爲天子後，封夏朝的后代爲杞國。封殷朝的后代爲宋國。上篇云：『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故此於夏殷之禮，俱曰『吾能言之』。徵，驗也。證也。言杞宋二國均不足以爲證。驗文，指典籍。集解引鄭云：『獻，猶賢也。』爾雅釋言云：『獻，聖也。』此言杞宋二國典籍既亡佚，又無重禮之遺賢，故不足爲徵驗。如文獻猶足以資考證，則我能徵之矣。此章與禮記中庸禮運二篇所載大旨相同。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音地。灌音貫。古時五年一大祭，叫做『禘』。灌者，以酒洒地上，以迎所祭之祖也。（按現在俗禮，於祭祀完畢後，以酒洒地，稱爲『奠酒』，意思是送所祭之祖，與古時之『灌』，意思相同，不過先後異耳。）以酒洒地後，把祖宗的木主排列起來，然後致祭。魯文公二年，舉行禘祭，列僖公於閔公之上，春秋認爲逆祀。本章所說，亦指此事。僖公是閔公的庶兄，在閔公的時候，僖公是臣，他欲了閔公，自卽君位，是以兄繼弟的君位。文公以爲僖公是兄，閔公是弟，自己是僖公的兒子，所以把父親的木主，排在叔父的上面。孔子以爲閔公爲君，在先，僖公爲君，在後，不應該把僖公的木主，反排在閔公的上面。但孔子自己是魯臣，不便說魯國上代君主失禮，而心中實大，大不以爲然，所以只得說『吾不欲觀之矣』。按禘禮之說，學者聚訟紛紜，故對此章，亦解釋不同。此從集解孔安國說。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

示諸斯乎？指其掌。

集解孔曰：「答以不知者爲魯諱。」則此章係接上章而言。或人聞孔子「吾不欲觀之矣」之言，故問孔子耳。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仲尼燕居所記略同，皆可與此章參看。此云「示諸斯」而又記其動作曰「指其掌」。「斯」卽指「掌」而言。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是祭祖先。「祭神」是祭各種神道。祭時極誠極敬，如真有祖先或神在上一股。但一般人的「祭」都不過兒戲了事，所以孔子說：「吾不與祭如不祭。」

此章大旨是說祭祀之禮，重在誠敬，重不在祭品與儀式。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王孫氏名賈，衛國大夫。卽下文所記爲衛靈公治軍旅者。「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二句，是那时候通行的俗語。「奧」室之西南隅。集解云：「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賈執政者，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按孟子記彌子瑕語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彌子瑕爲靈公之倖臣，賈爲衛之執政，均欲與孔子接近。賈此語，殆卽爲彌子瑕之言而發。孔子答以「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己不媚奧，亦不媚竈也。

朱注謂「竈爲五祀之一，祀竈當設主於竈，祭畢，又設饌於奧以迎尸而祭於奧。」按上數章皆言祭祀，本

章孔子復以『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爲答故朱子就祭祀之禮釋之。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周』是周朝。『二代』指夏殷。『監』有察看和比較的意思。言周因夏殷之禮，察其得失，較其長短，而損益之。『郁郁』是文物盛的樣子。『文』是文物，指禮儀典制等。至周而更爲完備。所以說：『吾從周。』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

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太廟，魯國祀周公之廟。鄒，是魯國的一個縣名。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鄒人之子』，謂孔子也。孔子入太廟，每件事情都去問人，所以或人笑孔子道：『那個說鄒人之子知禮呢？』孔子答道：『這些是禮嗎？』蓋以當時祭祀諸典均不合禮，故反詰之。按集解及朱注均謂孔子知而復問是謹慎之至，故謂『每事問』卽是『禮』。今從莊述祖（別記）俞樾（古書疑義舉例）說。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朱注謂『射不主皮』是鄉射禮語。『爲力不同科』是孔子解禮之意如此。『皮』是射侯之鵠，以皮爲之。『科』卽是等。射主中，不主貫皮，因爲射者之力不同等。又引樂記『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以明『射不主皮』爲古之道。集解馬融釋『射不主皮』曰：『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釋『爲力不同科』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是馬以二者並爲『古之道』，與朱說異。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告音谷。餼音戲。朱注云：『告朔之禮，古者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劉文淇論語駢枝則謂『告』讀如字。『告朔』是天子頒告朔於諸侯。『餼羊』則待天子告朔之使者用之。周自幽王之後，不復告朔，而魯之有司，尚循例供此餼羊，故子貢欲去之。按周禮太史云：『頒告朔於邦國。』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穀梁傳文六年曰：『天子不以告朔。』皆爲劉說之證。較朱注爲長。子貢之欲去餼羊，非真惜此區區，但憤王政之不行，故有爲而發。孔子之答，則以禮雖不行，而其迹尚存，後世尚可藉以考見古制耳。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當時君弱臣強，事君多簡傲無禮，故反以事君盡禮者爲諂。孔子此言，非因人以爲諂而憤慨，特歎時人其知事君之禮而已。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魯定公名宋昭公弟，『定』是諡。昭公出奔，定公繼立。公室卑弱，太阿倒持，故有此問。孔子答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正因當時君既失禮，臣又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唯音居樂音洛。關雎詩經第一篇詩的題目。這篇詩的第一句是「關關雎鳩」。雎鳩爲名。關關鳴聲。取第一句中兩字爲題，所以稱爲「關雎」。此詩歌詠君子思得淑女爲配，求之不得，則顛轉反側，寤寐思之，求之既得，則鐘鼓樂之，琴瑟友之。然其得之也，雖樂而不至淫；其未得之也，雖哀而不至傷。這才是發於情而止於禮義，故孔子稱之。

劉文淇論語研枝謂此關雎爲樂章名。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章，故關雎葛覃卷耳樂章統名關雎。「樂而不淫」指關雎葛覃「哀而不傷」指卷耳按葛覃詠歸宵卷耳則懷其夫行役遠方。按本篇所記多論禮樂，劉氏之說亦通。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宰我，孔子弟子。名子，字子我。鄭玄目錄云：魯人社是祀后土的地方。古時一個國家成立，必立社以祀后土，又必因土地之宜，種一種樹木於社，以明這個土地的性質，宜種何種樹木。哀公不知社樹的用意，所以問於宰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者，宰我列舉三代的社樹以對哀公。「曰：『使民戰栗。』」者是接着又說周朝之以栗爲社樹，是使民慄慄危懼的意思。古時候慄慄危懼的「慄」字，就寫作「栗」。他因當時魯君對臣民毫無威嚴，所以特造這話，以告哀公，希望他能重振乾綱。宰我的話固然有他的用意，但孔子聽到了之後，大不謂然，就對宰我道：「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事已往不可復追咎。」歷言三者，以責宰我，使他以後知道慎言。

按『問社』魯論作『問主』此從古論『主』是社主。宰我所答的『松』『柏』『栗』是做社主所用之木料。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名夷吾，字仲諡曰敬齊大夫，相齊桓公，齊國大強，爲五霸之首。『器小』言管仲的器量狹小也。或聽了孔子說管仲器小，誤以爲是儉省，故問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者是孔子答或人之辭。『三歸』集解包咸說：『婦人謂嫁曰歸。』管仲娶三姓女，故曰『管氏有三歸。』朱注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按管仲築三歸之臺，見善說篇倉棧，經評議謂『三歸』者，言管仲朝自而歸，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故下云『官事不攝。』包慎言溫故錄則訓『歸』爲『饋』，謂家廟以三牲獻，背大夫少牢，祇具羊豕二牲之禮。此外異解尙多，不備舉。大夫家中有家臣，『攝』是兼管各種事務。管仲家中，每一事派一人管理，與君主國家一般，故曰『官事不攝。』排場闊綽如此，故曰『焉得儉』也。然則管仲知禮乎？是或人又問因孔子說管仲並不儉省，乃又疑管仲爲知禮也。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又是孔子答或人之言。『邦君』謂一個國中的君主。『樹塞門』者，所以隔內外，或用木屏風，或用土牆，或在門內，或在門外，古代只有國君可用。若大夫家中，只

能用簋子，掛在庭階前。今管仲家中，也構塞門，便是僭了。『坫』築土爲之，在兩楹之間。兩國君主相會，應酬飲酒以後，把酒器還放坫上。坫爲反爵之用，故曰『反坫』。這也只有君主可用。今管仲家中，也用這『反坫』之禮，亦是僭禮。故說：『管仲如知禮，還有那一個不知禮呢？』

按孟子嘗謂管仲得君如彼之專，行乎國政如彼之久，而不能以弑王，故卑之而不屑爲，可與本章孔子所云『器小』參看。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嘗稱之，其功烈亦未可謂卑。特以此自滿，不能進其君於王，故又譏其器小，易盈耳。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大』古與『太』通。大師是樂官。學音樂之樂，從今作綴。此章記孔子對魯大師論樂之語。『始作』是說音樂初動手的時候。『翕』是合的意思，說各樂器的相合。『從之』是說樂的聲音揚開以後。『純』是和諧的意思。說音調的和諧。『皦』是明白的意思，說音節的分明。『繹』是相續不斷的意思。說全套音樂之一氣呵成。『以成』是說音樂一套已經完全奏成。『如』字是狀詞的語尾。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是衛國一個邑名。「封人」是掌封疆之官。「儀封人」就是儀縣地方做封人的官的。孔子到衛國的時候，儀封人來求見孔子，說道：「各國有名的人來到這道，我是未嘗不得見的。」「從者」是弟子從孔子者。見之是引導儀封人見孔子。「二三子何患於喪乎」三句是儀封人見了孔子以後，走出去對弟子們說的話。「二三子」是對孔子許多弟子而言。「喪」是指孔子去魯失位。「木鐸」形如搖鈴，金口木舌，古時發布政教時，振之以告百姓。「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者，言天不久將使孔子得位以行其道。一說謂木鐸徇於路，所以教人。言天使孔子失位，周流列國，將使垂教萬世耳。亦通。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此章記孔子評論韶武二種樂章之語。韶是虞舜的樂，武是武王的樂。古時候帝王功成治定以後，常造一種樂章以歌舞太平。「盡美」是說這種樂的音調，舞的形狀，都極其完美。「盡善」是說這種樂章所含的道德意義也。絲毫沒有缺陷。舜受堯之禪，以揖讓得天下，故舜的樂「盡美」而又「盡善」。武王伐紂，征誅得天下，故武王的樂，雖「盡美」而未「盡善」。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指在上位的人，居上位的人，要寬宏大度。「爲禮」指行禮的時候，行禮的時候，要恭恭敬敬。「臨喪」指到有喪事的人家，到有喪事的人家去，應有一種悲哀的情緒。否則，其爲人便不足觀。

(一)何謂「入俗」？

(二)何謂「以雍徽」？

(三)何謂「旅於泰山」？

(四)何謂「文獻」？

(五)何謂「射不主皮」？

(六)何謂「告朔」？

(七)孔子所謂「禮之本」何在？

(八)孔子何以謂「管仲器小」？

(九)孔子論三代之禮，其說如何？

(十)本篇記孔子論樂語如何？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焉』平聲，安也。此處用作副詞。『知』今作智。集解鄭曰：『里者，民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知。』朱注云：『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處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鄭謂『里仁』爲『居仁者之里』。朱謂『里仁』爲『里有仁厚之俗』。雖不無出入，然皆以此章所論，指卜居擇鄰而言。按孟子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似謂『里』字爲『處』，泛指立身處事而言。孟子以『仁爲人之安宅』，故曰『曠安宅而弗居』，卽此章所謂『擇不處仁』也。此解亦通。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歡樂之樂。『知』今作智。『約』是窘困的意思。不仁之人，不可以長久處在窘困的境地。若長久處

在窘困的境地，必定有爲非作惡的事情做出來。但又不可長久處於富貴安樂的境地。若長久處在安樂的境地，也必驕奢淫佚，做出不好的事情來。仁者能素位而行，隨遇而安，久處約而不爲貧賤所移，長處樂而不爲富貴所淫。知者知仁是於己於人都有利的，所以也能行仁。此章所說『安仁』『利仁』卽中庸之『安而行之』『利而行之』。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唯』獨也。『仁者』大公無私，故能好人，能惡人。不是仁人，則往往發於自己情感之私了。大學言『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與本章同意。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朱注：『苟，誠也。志，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按下文有『觀過知仁』語，仁者亦未嘗無過失，但決不至有心作惡耳。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讀以『得之』二字連上『不以其道』爲句。此章言富貴爲人所共欲，貧賤爲人所共惡，君子豈不欲富貴，去貧賤乎？惟不以其道，則得富貴而不處，得貧賤而不去耳。如此講解，方近人情。呂氏春秋有『慶篇高誘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去。』畢沅校謂『得之』當連下讀，是其證。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惡』音烏，平聲。違，離也。朱注云：『終食，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按『造次』即『倉卒』之轉音。『顛沛』即『顛仆』之轉音。君子之所以成爲君子者，以其仁也。若去仁，則何以成其爲君子之名？故君子即在一飯之頃，倉卒忽遽之間，顛仆困頓之際，亦不離『仁』也。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仁』卽是爲人之道，故不可須臾離。此節與上節本爲一章，分作兩段講，較易明白，但其意仍可連貫。蓋君子所『處』者『仁』，苟不以其道，而處官貴，是處不仁矣。不以其道，而去貧賤，是去仁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惡』皆去聲。『好仁者』是一等，『惡不仁者』是一等，『用其力於仁者』又是一等，『好仁』是『仁』，是『安仁』，故曰『無以尙之』。『惡不仁』是『智』，是『利仁』，則能不使不仁之事加諸其身。『用力於仁』是勇，是『強仁』。『用力於仁』卽勉力以『爲仁』。世人不肯『強仁』，往往譏爲力不足，其實未有力不足者。『蓋』疑辭。末二句，包上三層說。言世或有此三等入，而我未嘗見之。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朱注引程子曰：『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又引吳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按毗剛毗柔，毗仁毗義，人之個性，各有不同，故過失亦各有其類。皇侃疏引殷仲堪之言曰：『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側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故觀其過，則可以知其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朝』音招，早也。朱注云：『朝夕，甚言其時之短。』按此章極言欲聞道之亟，雖朝聞而夕死，亦所甘心。集解云：『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誤。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惡』如字，讀禮記學記云：『士先志。』孟子云：『士尙志。』士之志當在於『道』。若以惡衣惡食爲恥，則其志在乎口體之養矣。『未足與議』者，言此等人非真志道者，故未足與之論道也。必如顏淵之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子路之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方可謂之『志道』。方足與之論道。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此章何氏集解無注。皇疏採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於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朱子集註云：『適，丁歷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又引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按經典釋文云：『適，卽作敵，莫，卽音慕，無所食慕也。』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皆以『適』爲『敵』。『莫』，『慕』。一盛之德，卽印仇敵之『敵』。

是反對的意思。『慕』是向慕的意思。君子於天下之人之事，無戴慕之成見，惟『義之與比』，比是接近的意見。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朱注云：『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愛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按孟子言『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懷土，正指其念在於恆產，在於田宅。『刑』，當包禮法而言。畏禮法，故能有傲，尚書皋陶謫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可見小人所思念者惟在恩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放於利而行』，是說每事依利而行。『多怨』者，多招人家的怨也。朱註引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所以做事不當依利而行，當依義而行。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爲國』就是治國。『何有』就是說有什麼難處。『禮』是『讓』之文，『讓』是『禮』之實。如不能以禮讓爲國，則禮之實已亡，則所謂『禮』者只是形式而已。故曰『如禮何』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位』指職位。『所以立』指所以立乎此位之才德。『莫己知』說無人知己，『可知』說己有可以使人知之之實。荀子非十二子云：『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故君子取不修，不恥見汗；取不信，不恥不見信；取不能，不恥不見用。『與本章之旨同。』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告音谷。餼音戲。朱注云：『告朔之禮，古者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劉文淇論語辨校則謂『告』讀如字。『告朔』是天子頒告朔於諸侯。『餼羊』則待天子告朔之使者用之。周自幽王之後，不復告朔，而魯之有司，尚循例供此餼羊，故子貢欲去之。按周禮太史云：『頒告朔於邦國。』孔子三朝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穀梁傳文六年曰：『天子不以告朔。』皆爲劉說之證。較朱注爲長。子貢之欲去餼羊，非真借此區區，但憤王政之不行，故有爲而發。孔子之答，則以禮雖不行，而其迹尚存，後世尚可藉以考見古制耳。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當時君弱臣強，事君多簡傲無禮，故反以事君盡禮者爲諂。孔子此言，非因人以爲諂而憤慨，特歎時人莫知事君之禮而已。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魯定公名宋昭公弟，『定』是諡。昭公出奔，定公繼立。公室卑弱，太阿倒持，故有此問。孔子答以『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者，正固當時君既失禮，臣又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唯，音居。樂，音洛。關雎，是詩經裏第一篇詩的題目。這篇詩的第一句，是「關關雎鳩」。雎鳩，鳥名。關關，鳴聲。取第一句中兩字爲題，所以稱爲「關雎」。此詩歌詠君子思得淑女爲配，求之不得，則輾轉反側，寤寐思之；求之既得，則鐘鼓樂之，琴瑟友之。然其得之也，雖樂而不至淫；其未得之也，雖哀而不至傷。這才是發於情而止於禮義，故孔子稱之。

劉文淇論語駢枝謂此關雎爲樂章名。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章，故關雎葛覃卷耳樂章統名關雎。樂而不淫，指關雎葛覃。哀而不傷，指卷耳。按葛覃詠歸甯卷耳則懷其夫行役遠方。按本篇所記，多論禮樂，劉氏之說亦通。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字子我。鄭玄目錄云：魯人。社是祀后土的地方。古時一個國家成立，必立社以祀后土，又必因土地之宜，種一種樹木於社，以明這個土地的性質，宜種何種樹木。哀公不知社樹的用意，所以問於宰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者，宰我列舉三代的社樹以對哀公。曰：「使民戰栗。」者是接着又說周朝之以栗爲社樹，是使民慄慄危懼的意思。古時候慄慄危懼的「慄」字，就寫作「栗」。他因當時魯君對臣民毫無威嚴，所以特造這話，以告哀公，希望他能重振乾綱。宰我的話，固然有他的用意，但孔子聽到了之後，大不謂然，就對宰我道：「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事已往不可復追咎。」歷言三者，以責宰我，使他以後知道慎言。

按『閭社』魯論作『閭主』此從古論『主』是社主宰我所答的『松』『柏』『栗』是做社主所用之木材。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名夷吾，字仲諡曰敬齊大夫，相齊桓公，齊國大強，爲五霸之首。『器小』言管仲的器量狹小也。或聽了孔子說管仲器小，誤以爲是儉省，故問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者是孔子答或人之辭。『三歸』集解包咸說：『婦人謂嫁曰歸。』管仲娶三姓女，故曰『管氏有三歸』。朱注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按管仲築三歸之臺，見善說篇。俞樾聲經評議謂『三歸』者，言管仲朝自而歸，家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故下云『官事不攝』。包慎言溫故錄則訓『歸』爲『饋』，謂家廟以三牲獻，背大夫少牢，祇具羊豕二牲之禮。此外異解尙多，不備舉。大夫家中有家臣『攝』，是兼管各種事務。管仲家中每一事派一人管理，與君主國家一般，故曰『官事不攝』。排場闊綽如此，故曰『焉得儉』也。然則管仲知禮乎？是或人又問因孔子說管仲並不儉省，乃又疑管仲爲知禮也。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又是孔子答或人之言。『邦君』謂一個國中的君主。『樹塞門』者，所以隔內外，或用木屏風，或用土牆，或在門內，或在門外，古代只有國君可用。若大夫家中，只

能用簋子，掛在庭階前。今管仲家中，也橫塞門，便是僭了。『坩』築土爲之，在兩楹之間。兩國君主相會，應酬飲酒以後，把酒器置放坩上，坩爲反爵之用，故曰『反坩』。這也只有君主可用，今管仲家中，也用這『反坩』之禮，亦是僭禮。故說：『管仲如知禮，還有那一個不知禮呢？』

按孟子嘗謂管仲得君如彼之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而不能以齊王，故卑之而不屑爲，可與本章孔子所云『器小』參看。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孔子嘗稱之，其功烈亦未可謂卑。特以此自滿，不能進其君於王，故又譏其器小，易盈耳。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大』古與『太』通。大師是樂官。樂，音樂之樂。從，今作縱。此章記孔子對魯大師論樂之語。『始作』是說音樂初動手的時候。『翕』是合的意思，說各樂器的相合。『從之』是說樂的聲音揚開以後。『純』是和諧的意思，說音調的和諧。『皦』是明白的意思，說音節的分明。『繹』是相續不斷的意思，說全套音樂之一氣呵成。『以成』是說音樂一套已經完全奏成。『如』字是狀詞的語尾。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是衛國一個邑名。「封人」是掌封疆之官。「儀封人」就是儀縣地方做封人的官的。孔子到衛國的時候，儀封人來求見孔子，說道：「各國有名的人來到這道，我是未嘗不得見的。」「從者」是弟子從孔子者。見之，是引導儀封人見孔子。「二三子何患於喪乎」三句，是儀封人見了孔子以後，走出去對弟子們說的話。「二三子」是對孔子許多弟子而言。「喪」是指孔子去魯失位。「木鐸」形如搖鈴，金口木舌，古時發布政教時，振之以告百姓。「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者，言天不久將使孔子得位以行其道。一說謂木鐸徇於路，所以教人。言天使孔子失位，周流列國，將使垂教萬世耳。亦通。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此章記孔子評論韶武二種樂章之語。韶是虞舜的樂，武是武王的樂。古時候帝王功成治定以後，常造一種樂章以歌舞太平。「盡美」是說這種樂的音調、舞的形狀，都極其完美。「盡善」是說這種樂章所含的道德意義也。絲毫沒有缺陷。舜受堯之禪，以揖讓得天下，故舜的樂「盡美」而又「盡善」。武王伐紂，征誅得天下，故武王的樂，雖「盡美」而未「盡善」。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指在上位的人，居上位的人，要寬宏大度。「爲禮」指行禮的時候，行禮的時候，要恭恭敬敬。「臨喪」指到有喪事的人家，到有喪事的人家去，應有一種悲哀的情態。否則，其爲人便不足觀。

(問題) (一)何謂「入倫」？

(二)何謂「以雍微」？

(三)何謂「旅於泰山」？

(四)何謂「文獻」？

(五)何謂「射不主皮」

(六)何謂「告朔」

(七)孔子所謂「禮之本」何在

(八)孔子何以謂「管仲器小」

(九)孔子論三代之禮，其說如何

(十)本篇記孔子論樂語如何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焉」平聲，安也。此處用作副詞。「知」今作智。集解鄭曰：「里者，民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知。」朱注云：「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處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知矣。」鄭謂「里仁」爲「居仁者之里。」朱謂「里仁」爲「里有仁厚之俗。」雖不無出入，然皆以此章所論指卜居擇鄰而言。按孟子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似謂「里」字爲「處」，泛指立身處事而言。孟子以「仁爲人之安宅。」故曰「曠安宅而弗居。」卽此章所謂「擇不處仁」也。此解亦通。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樂」歡樂之樂。「知」今作智。「約」是窘困的意思。不仁之人，不可以長久處在窘困的境地。若長久處

在窘困的境地，必定有爲非作惡的事情做出來。但又不可長久處於富貴安樂的境地。若長久處在安樂的境地，也必驕奢淫佚，做出不好的事情來。仁者能素位而行，隨遇而安，久處約而不爲貧賤所移，長處樂而不爲富貴所淫。知者知仁是於己於人都有利的，所以也能行仁。此章所說『安仁』『利仁』卽中庸之『安而行之』『利而行之』。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好』『惡』皆去聲。『唯』獨也。『仁者』大公無私，故能好人，能惡人。不是仁人，則往往發於自己情感之私了。大學言『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與本章同意。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朱注：『苟，誠也。志，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按下文有『觀過知仁』語，仁者亦未嘗無過失，但決不至有心作惡耳。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惡』去聲。讀以『得之』二字連上『不以其道』爲句，誤。此章言富貴爲人所共欲，貧賤爲人所共惡，君子豈不欲處富貴，去貧賤乎？惟不以其道，則得富貴而不處，得貧賤而不去耳。如此讀解，方近人情。呂氏春秋有慶篇高誘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去。』畢沅校，謂『得之』當連下讀，是其證。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惡』音烏，平聲。違，離也。朱注云：『終食，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按『造次』即『倉卒』之轉音。『顛沛』即『顛仆』之轉音。君子之所以成爲君子者，以其仁也。若去仁，則何以成其爲君子之名？故君子卽在一飯之頃，倉卒急遽之間，顛仆困頓之際，亦不離『仁』也。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仁』卽是爲人之道，故不可須臾離。此節與上節本爲一章，分作兩段講，較易明白，但其意仍可連貫。蓋君子所『處』者『仁』，苟不以其道，而處富貴是處不仁矣，不以其道，而去貧賤，是去仁矣。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尙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好』、『惡』皆去聲。『好仁者』是一等，『惡不仁者』是一等，『用其力於仁者』又是一等，『好仁』是『仁』，是『安仁』，故曰『無以尙之』。『惡不仁』是『智』，是『利仁』，則能不使不仁之事加諸其身。『用力於仁』是勇，是『強仁』。『用力於仁』卽勉力以『爲仁』。世人不肯『強仁』，往往諉爲力不足，其實未有力不足者。『蓋』疑辭。末二句，包上三層說。言世或有此三等入，而我未嘗見之。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黨，類也。朱注引程子曰：『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又引吳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按毗剛毗柔，毗仁毗義，人之個性，各有不同，故過失亦各有其類。皇侃疏引殷仲堪之言曰：『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故觀其過，則可以知其仁。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朝』音招，早也。朱注云：『朝夕，甚言其時之短。』按此章極言欲聞道之亟，雖朝聞而夕死，亦所甘心。集解云：『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誤。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惡』如字。禮記學記云：『士先志。』孟子云：『士尙志。』士之志當在於『道』。若以惡衣惡食爲恥，則其志在乎口體之養矣。『未足與議』者，言此等人非真志道者，故未足與之論道也。必如顏淵之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子路之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方可謂之『志道』。方足與之論道。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此章何氏集解無注。皇疏採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於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朱子集註云：『適，丁歷反，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莫，不肯也。比，從也。』又引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按經典釋文云：『適，鄭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史記范雎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皆以『適』爲『敵』。『莫』，『慕』，一聲之轉，敵卽仇敵之『敵』。

是反對的意思。『慕』是向慕的意思。君子於天下之人之事，無敵莫之成見，惟『義之與比』。比是接近的意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朱注云：『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愛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惠，謂貪利。』按孟子言：『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懷土，正指其念在於恆產，在於田宅。『刑』，當包禮法而言。畏禮法，故能自做。尚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可見小人所思念者惟在恩惠。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放也。『放於利而行』，是說每事依利而行。『多怨』者，多招人家的怨也。朱註引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所以做事不當依利而行，當依義而行。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爲國』就是治國。『何有』就是說有什麼難處。『禮』是『讓』之文，『讓』是『禮』之實。如不能以禮讓爲國，則禮之實已亡，則所謂『禮』者，只是形式而已。故曰『如禮何』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位』指職位。『所以立』指所以立乎此位之才德。『莫己知』說無人知己。『可知』說已有可以使人知之之實。荀子非十二子云：『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故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與本章之旨同。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曰：『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參』音森，曾子名。『唯』曾子應之也。門人弟子也。皇疏謂是曾子弟子劉寶楠正義謂是孔子弟子當以後說爲是。『吾道一以貫之』曾子已明白這個意思，故逕應之曰『唯』。其餘弟子不懂『一貫』的道理，等孔子走出去以後，問曾子道：『這是甚麼意義呢？』曾子因同學們不懂，而『一貫』二字的意義，一時不容易講清楚，所以把孔子的道，總括成兩個字道：『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朱注云：『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按大學論『絮矩之道』節『所惡於上，無以使下……』云云，中庸『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并謂『君子之道，當以所求乎子者事父，所求乎臣者事君，所求乎弟者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本書下文亦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皆論忠恕之道。劉氏正義云：『己立己達，忠也；立人達人，恕也。二者相因，無偏用之勢。』蓋孔子之道，雖千端萬緒，其實都是一貫的，不過『忠恕』二字而已。

按廣雅釋詁云：『貫，行也。』王念孫疏證謂『一以貫之』，卽『一以行之』。阮元謂『一』與『壹』同。『一以貫之』者，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下文問子貢云：『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又告之曰：『子一以貫之。』蓋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此別一解說，亦可通。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朱注云：『喻，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又引程子云：『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篤好。』按陸九淵訪朱子於南康，嘗在白鹿洞書院講此章，與程朱所說之旨同，包慎言濶故錄則

謂君子小人以位言，在位之君子，於己不當言利，而治小人則當因其所利而利之。此別一說。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賢』是有賢德的人。『思齊』者，想和他一樣，沒有高低也。『內自省』者，自己反省，有沒有像他不賢的行爲。荀子修身篇云：『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與本章同旨。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集解朱註皆曰：『微也。』幾諫者，以微言諫之，即禮記內則所說：『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禮記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注：『無犯，不犯顏而諫。』亦即本章『幾諫』之意。『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者，諫了父母，見父母之志，不肯從我的話，我仍舊要恭敬，對待父母，不可違抗父母，即內則所說：『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者，王引之經義述聞謂『勞』當訓爲『憂』，亦承上『見志不從』而言。曲禮：『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若如通解，謂服勞不怨，則與上文『幾諫』無關，當從王說。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即現在所謂『出遠門』。方，是一定的地方。父母在的時候，不可出遠門，因爲父母有時思念兒子，或有疾病，難得路遠，不容易回家看視父母，故曰『不遠遊』。『遊必有方』者，出門去住在那裏，必有一定的地方。如此，則父母有事，可通信，或派人到這地方來叫回去。禮記曲禮云：『所遊必有常。』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與本章同旨。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已在學而篇見過，弟子於孔子之言，各以所聞記之，或編者偶有失校，故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父母之年』，謂父母的年紀。見父母年紀大，已臻壽考，所以歡喜；見父母年紀老，將近衰亡，則又憂懼；故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者言之不出』，是說古人說話，不肯輕易出口。躬，身也。逮，及也。古人以話出了口而做不到，為一件可恥的事，故不肯隨便說。此章所說，即『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的意思。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約』字，集解引孔說，作『儉約』。朱注引謝氏，則云『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又引尹氏云：『非止謂儉約也。』其義較長。『約』是『泰』之反，凡謹言，慎行，不浪費，皆是『約』。禮記曲禮云：『做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鮮』，上聲，少也。以約守身，而失之者少矣。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於言』的意思，是說話慎重，不可輕易出口。『敏於行』的意思，是做事要捷速。與上文『敏於事而慎於言』這句話同義。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易文言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故德立於己，則善言集，良朋來，如住家之有鄰舍，不至於孤零零。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音朔。朱註引程子曰：『數，煩數也。』又引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尊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吳嘉賓謂『數』與『疏』對，數者昵之，至於密者也。君子之交，後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飴。君子後以成，小人甘以壞。事君交友，皆如此，足以補朱注之說。鄭玄說：『數』當訓為數君友之過，即面相責讓的意思。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本書謂對於朋友，當忠告善道，不可則止，並與本章同義。此別一解。

〔問題〕 (一) 不仁者何以不可久處約，長處樂？

(二) 何謂『安仁』？『利仁』？

(三) 何謂『觀過知仁』？

(四) 何謂『無適無莫』？

(五) 何謂『一以貫之』？何謂『忠恕』？

(六) 本篇論君子小人之別如何？

(七) 本篇論事父母之道如何？

(八) 本篇論言行之說如何？

公治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孔子弟子。公冶是姓，長是名。史記弟子傳云：齊人家語云：魯人妻去聲，謂以女給他為妻。集解引孔子曰：『縲，黑索也。紲，繫也。』所以拘罪人。『縲是繫的意思。』在縲紲之中。『謂被拘繫獄中。』孔子說公冶長這個人，可以把女兒給他為妻。雖曾被拘繫在監牢裏，是一樁冤枉的事情，公冶長並沒有犯甚麼罪，就以自己的女兒嫁給他。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魯人，氏南宮，名括。家語作韜。字子容。史記仲尼弟子傳謂南宮括。括亦作適。字子容。朱注及劉寶楠正義謂經括容同是一人。朱注又云：『論敬叔』則誤以南容為南宮說。非是。『說』亦作『閱』。南宮敬叔反，必載實而朝。孔子以為不如速貧，見檀弓。漢書古今人表亦分列南宮敬叔、南容為二人。朱子因鄭玄禮記注而誤。孔子說南容這個人，國家有道的時候，政府必不廢棄他；國家無道的時候，也不至於陷於刑戮，所以把姪女兒嫁給他。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有庶兄，字孟皮，病足。是時孟皮已卒，故孔子為其女主婦。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孔子弟子，姓公冶，名不齊。家語云：魯人若此也。『若人』，猶言『這個人』。『子賤』，說魯國若沒

有君子，他何所取以成其君子之德呢？『斯焉取斯？』『焉？』平聲，安也。作副詞用。『斯』字，指子賤下

一個『斯』字，指君子之德。

按新序雜事篇記子賤治單父，單父大治，未即引孔子贊語，與此同。呂氏春秋察賢篇言子賤治單父，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以能任人，故逸韓詩外傳亦記子賤治單父而民附，答孔子云：『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正言魯君子之多。惟君子乃能取君子為師友，故贊之曰：『君子哉若人！』則下『斯』字，指子賤所交之人言，亦可通。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

『曰：『瑚璉也。』』

子貢見孔子歷評諸弟子，便問孔子：『賜也何如？』賜是子貢的名。弟子對師，自己稱名，是古禮。『子曰：『女器也。』』者是孔子答子貢之問。『女』即『汝』字。『器』是說成材的人。子貢聽孔子說自己是個成材的人，又問孔子是何種材器。『曰：『瑚璉也。』』又是孔子答子貢之問。瑚璉是兩種貴重的器，宗廟中用以盛黍稷，以玉為飾的。夏曰瑚，商曰璉，其製如何，已不可考。子貢雖未能為不器的君子，却是可貴重的宗廟之器。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

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鄭玄目錄云：魯人論衡自紀篇以為是冉伯牛之子。曲禮釋文云：『口才曰佞。』時人以佞為賢，仲弓厚重簡默，故或人稱其仁而惜其不佞。『焉？』平聲，安也。口給是言辭敏捷，辨才無礙的意思。

所謂「利口」也。以口給禦人，則常數爲人所憎惡，故重言「焉用佞」以明佞之無用。「不知其仁」之「其」字，卽指仲弓，或人稱其仁，故孔子答以「不知其仁」。下文孔子對子路云：「是故惡夫佞者。」本章孔子之意，重在斥「佞」，而不輕以「仁」許人之旨，亦可見。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複姓，開名。孔子弟子。按史記弟子傳云：字子開。漢書藝文志有漆雕啓，當是名啓。字子開。漢人避景帝諱，故改作開。鄭玄目錄云：魯人。斯，此也。說卽倪宇。孔子使漆雕開去做官，漆雕開對孔子道：「我對於做官這件事，自己還不能相信。」孔子所以聞此言而悅者，因爲做官是人人歡喜的，賢如子張，尙欲學于稷，今漆雕開竟說還不能相信自己能做官，豈不是很難得嗎？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音浮，用竹木編成，猶現在的竹筏木筏，筏上面也可造屋住人，也叫做箬。浮，汜也。閩若琛潛丘劉記據漢書地理志以爲指汜渤海往朝鮮，卽下文「欲居九夷」之意。此言當發於周遊之後，以中國莫能用已，而朝鮮有箕子之遺風，故有此歎。由，子路名。與，同歎。子路勇，故可從汜海也。子路聽了孔子的話，以爲孔子真個要叫他同到海上去，不覺歡喜起來，不知是因爲道不行，心中感慨而發。孔子見子路認了真，而如此高興，所以又戲之說：「由，你比我還要好勇，只是我連做桴的材料都沒有哩！」（集解引鄭玄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朱注則云：「材與裁同，古字借用，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不如鄭說生動多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見爲政篇注。『千乘之國』見學而篇注。賦，軍賦，謂出車徒以供兵役，就是左傳『悉索敝賦』之賦。按先進篇子路自言治國三年，可使有勇而且知方，可見子路善治軍旅。孔子不輕以仁許人，故答孟武伯之問，但舉子路所長，而云『不知其仁。』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誤。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此節及下節，都是孟武伯問孔子的話。孔子答辭，均與上節同一用意。求，孔子弟子冉求。『千室之邑』有一千家人家的縣。『百乘之家』，卿大夫之家，有車子一百輛。宰，兼指邑宰及家宰而言。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姓公西字子華，孔子弟子。鄭玄目錄云：魯人。古時做官的人，朝服必加帶，朝是朝廷，賓客是鄰國派來的使者。先進篇子華自言願爲小相，可見他是一個外交人才。孟武伯是魯國執政的大夫，今來問孔子弟子仁不仁，故孔子把子路等三個人的特長都告訴他，當然含有介紹的意思，且因此可見孔子對於弟子的性質才能，都

在平時留心，所以他們的長處，隨口說得出來。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
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女』今作汝。回，顏闕名。賜，子貢名。孔子對子貢說：「你與顏回兩個人，那一個好些？」子貢對孔子說：「我那裏敢望顏闕呢？顏闕聽得一件道理，他推悟開去，能夠曉得十件；我曉得一件道理，推悟開去，只曉得二件。」孔子聽了這話，又對子貢道：「你確是及不及他的？就是我看來，你也是不及他。」『吾與女』的與，許也是贊許的意。皇疏說：『吾與女，弗如也。』謂我和你都不如顏闕，非是。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朽，音汗，亦作朽。誅，是責備的意思。宰予就是宰我。見入偷篇注。『晝寢』就是睡午覺。『朽』腐也。『雕』雕刻也。『糞土』猶言穢土。『糞土之牆』是穢土築成的牆，朽，毀也。就是用石灰粉飾牆頭。『與』同歟，語助詞。（清王引之經傳釋詞訓此『與』字為『猶』）孔子見宰予睡午覺，說道：『腐爛的木頭，不可雕刻了；穢土的牆，不可毀了。對於宰予，還要責備他做甚麼呢？』

按韓李論語集解謂『實』舊文作『晝』。李匡義資暇錄云：『寢』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當作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所言，卽大學絮矩之道，亦卽上文所云：『一以貫之』的忠恕之道，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更進一層。因『勿』者，尙是禁之之詞，『無』則出於自然矣。故孔子以『非爾所及』答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夫子』子貢稱孔子。『文章』指孔子所修的詩書禮樂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故云：『可得而聞。』性與天道，指易春秋二書。漢書李尋傳贊云：『幽贊神明，適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下引子貢語云：則易與春秋皆弟子所罕聞。詳見劉寶楠正義。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唯恐有聞』之『有』爲『又』之借字。此章是編論語的人，記子路的好處。『有聞』者，聽了孔子的話。『未之能行』者，這句話的道理，還未做到也。『唯恐有聞』者，恐怕孔子又有第二句話說出來，來不及做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

不取。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國大夫，名開，亦稱仲叔圍。「文」是他的謚。命樞樞經平諱云：「下問者，非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按：論法：「勤學好問曰文。」正與孔子所答之語相合。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姓公孫，名僑。孔子說：子產這個人，有四件君子之道。自己做人，是規規矩矩的；他事君上，是恭恭敬敬的；他撫養人民，是有恩惠的；他使用人民，是很合宜的。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姓晏，名嬰，字仲平，是魯人。孔子道：「晏平仲這個人，可說善於交友了；他和人交友，時候雖長久，仍舊能夠恭敬而不失禮。」朋友相交得長久了，往往熟不知禮，狎褻起來，因為狎褻了，往往有輕侮怠慢的言動，甚至因此壞了交情。獨晏平仲能久而敬之，故孔子贊其善與人交。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仲是字，文是謚。「蔡」是大龜。舊說謂蔡的地方出產大龜，所以古時就稱大龜為「蔡」。蔡或謂即蔡國，或謂是山名，在今黃梅廣濟二縣之間。俞樾樞經平諱云：「蔡當讀敷。說文：「敷，楚人謂卜問吉凶為敷，讀若蔡。」龜所以卜問吉凶，因即名之曰敷，蓋楚語也。龜本荊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敷與蔡音相

近。孔廣森經學卮言謂「蔡蔡叔」之「蔡」卽「叙三苗」之「叙」。然則以蔡爲蔡，藉以蔡爲敷矣。藪，舊解爲長。古時以龜爲靈物，龜大一尺二寸，尤爲靈物。這種大龜只有國君得寶藏之，以供卜吉凶之用。大夫卜，但用龜之小者。臧文仲不是國君，也寶藏這種大龜，是僭人君之禮也。飾，是屋柱上面架椽的「節」上，刻着山，故曰「山節」。「稅」椽上的短柱。「藻」是水草。這短柱上畫着水草，故曰「藻稅」。禮記明堂位說：山節藻稅，是天子的廟飾。臧龜必於廟。臧文仲寶藏大龜，作龜室以居之，而僭用天子的廟飾，妄求靈物福佑，這不是極愚笨而可笑的事嗎？故曰「何如其知也」。知，同智。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楚執政之官。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於菟。（音「垢」，爲徒。楚人謂乳爲「穀」，謂虎爲「於菟」。）子文初生於邲，因是私生子，被棄於野，而虎乳之，故名。事見左傳宣公四年。子張問孔子道：「楚國的子文，三次做令尹的官，沒有歡喜的神色；三次免令尹的官，沒有怨恨的神色。又他於新令尹上任的時候，必定把自己卸任以前所施行的政事，告知新令尹，像這樣的人，如何？」孔子道：「可算「忠」了。」子張又問：「像子文這樣的人，可算「仁」嗎？」孔子道：「未知。」接着又道：「那裏好算仁呢？」焉，子聲安也。

按全祖遜經史問答子文僅再仕再已。此云「三」者，是虛數，見江中釋三九。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此節與上節相連，也是子張問孔子的話。崔子，名杵，齊大夫。齊君爲齊莊公，名光。陳文子，名須，無亦齊大夫。馬十乘，四匹也。子張因孔子只許令尹子文以忠，不許以仁，因又舉陳文子所行事，以問孔子也。

齊大夫崔杵弒齊莊公。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陳文子見齊國亂了，棄掉了自己家中的四匹馬，避到別國去。『棄而違之』的『違』是離去的意思。到了別個國裏，看看情形，那執政的人，也和崔杵一樣；於是又換一國。不料這時候各國都是如此。子張很看重陳文子這個人，所以又問孔子曰：『何如？』孔子說：陳文子可以算是清白的人了。子張又問：『像這樣的人，可算『仁』嗎？』孔子也答以『未知』。接着也直告之曰：『焉得仁？』如令尹子文、陳文子在當時都算是人品極高的人，而孔子只許他是『忠』，是『清』，而不許以『仁』。可見『仁』人是不易做到的。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文爲其諡。季文子每做事，必要想過三回，然後去做。孔子聽人家這樣說，因曰：『做事能夠想兩回去做，已可不至於弄錯了。』

按左傳載：文子將使於晉，求禮喪之禮而行。後晉襄公果卒，杜預注以爲此卽『三思而後行』。故朱注引以爲證。凡人做事，不可不仔細，又不可太仔細。三思，則顧慮必多，不能見義勇爲。後來齊宣公篡立，文子不能討，反

爲他使齊納賄，就是願應太多之故。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寧武子，衛大夫，姓寧，名俞，武是其諱。『知』同『智』。寧武子當衛成公有道的时候，出其才智，幫同施行政治，成公無道的时候，裝着呆木的神情，以免禍患。（按武子未事文公，朱注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似誤。見全祖望經史問答。）孔子稱贊他：『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蓋人情莫不好名，往往處無道君主之下，仍不能韜光匿采，以致喪失生命，而於國事仍無濟。孔子深惜之，故稱寧武子，以爲時人衒智者戒。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陳是春秋時的一國。孔子此時在陳國，見道不行而思歸魯也。與今作賦。『黨』，鄉黨之黨。『吾黨』，猶云我的故鄉。『小子』，指弟子。孔子去魯周遊，弟子留於魯者多，故思念之也。『狂簡』，志大而略於事，言雖懷進取之志，而閒歷尚少。（此從朱注集解孔云：『簡，大也。』）『斐然』，有文章之貌。言其學問文章，都可以成就，但尚不知所以裁正之，使成全材耳。

按張栻論語解云：『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則謂『成章』及『裁之』，皆指詩書禮樂而言。則此一說，亦可通。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惡音鄂，伯夷、叔齊，殷末孤竹君之二子。父歿，讓國於中子，聞文王善養老，而往歸焉。武王滅紂，夷齊不食周粟，隱居首陽山采薇而食，卒餓死。史記有傳。朱注云：『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按大戴禮記曾子立事云：『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即此『不念舊惡』之義，亦即中庸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是姓，高是名，魯國人。醢音希，醢也。與同子。微生高素有直名，孔子却不以為然，所以說：『誰說微生高直呢？有人向他去討醋，他自己家裏沒有，却向鄰家討了醋來，轉給來討醋的人。』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朱注：『足，將橫反。足，過也。』足恭，是過於恭敬的意思。集解孔曰：『足恭，便僻貌。』邢疏云：『便僻，其足以爲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爾雅釋訓有『口柔，面柔，體柔。』巧言是口柔，即失口於人，令色是面柔，即失色於人，足恭是體柔，即失足於人。詳見臧庸拜經日記。故孔說較朱注爲長。孔氏又云：『左丘明，魯太史，丘是孔子自稱其名。朱注引程子云：『左丘明，古之聞人也。』又引謝氏云：『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匿怨而友其人者，謂我對某人，本有怨。』

恨，却故意裝出沒有怨恨的樣子，仍舊和他爲友。此章所舉二種人都是虛偽的小人，故左丘明與孔子取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季路即子路。侍者，侍坐於孔子身邊也。盍，何不也。孔子對顏淵子路說：「何不各人說說你們的志向？」

朱注：「衣，去聲，服之也。敝，壞也。」按阮元校勘記云：「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

車馬衣裳，一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莊也篇「衣輕裘」而誤行「輕」字。錢大昕復

舉四證以明之。「輕」爲衍字無疑。舊讀於「共」字句絕。按白虎通三經六紀篇引此，至「敝之」絕句。北齊

書唐邑傳，願祖賜邑委云：「朕意在車馬衣裳與卿共敝。」亦連上讀。若連下讀，則「敝之」專指朋

友矣。子路說自己的志向，情願把車馬衣裳與朋友同坐同穿，就是坐破穿破，也不恨朋友。

朱注云：「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伐』是也。」顏淵說自己的志向，在不

誇說的善處，不張大自己的功勞。

子路以自己和顏淵二人的志向，都說過了，遂問孔子的志向如何。孔子說自己的志向，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少」去聲，指年少之人。朱注云：「者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是歎辭，猶俗語的『罷了』，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訟，猶責也。『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言能夠見到自己的過失，而在自己腹內，責罰自己也。能自訟其過，可謂不自欺，必能慎獨矣。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十室之邑』，極言其地方之小。丘是孔子自稱其名。孔子說：『雖然是只有十家人家的小地方，也必定有天性忠信和我一樣的人，不過沒有像我好學罷了。』此章之旨，在勉人好學，與『丘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一章相同。言忠信為天生之美質，好學始可以有成也。

〔問題〕

(一) 孔子為什麼以女妻公治長，以其兄之女妻南容？

(二) 孔子不輕以『仁』許人，試舉本篇所記以證之。

(三) 子路再求公西華，各有何種特長？

(四) 『賁寢』有何別解？

(五) 孔子對於孔文子、子產、晏平仲、武子的批評如何？

(六)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此何講法？

(七) 何謂『巧言令色足恭』？

(八) 孔子願淵、子路之志願如何？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按此章「仲弓問」以下，集解本另為一章。南面人君之位。孔子稱贊仲弓，說他有人君之度。朱注云：「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卽莊周所稱子桑戶者」是也。」按莊子山木篇作子桑扈，大宗師篇作桑戶，仲弓問孔子許已可以南面，因問子桑伯子何如。孔子答以「可」也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楚辭云：「桑扈麻行。」說苑亦記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孔子以為質美而無文，并以「易野」釋「簡」。可與本章參閱。「居敬」卽舜之「恭己」；「行簡」卽舜之「無爲而治」。子桑伯子蓋道家者流，重要執本以簡御繁，是人君南面之術，但仍須「居敬」方可。否則便是太簡了。「大」同大，過也。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論語中所說的「學」都是學做人，非如後世之以讀書爲學也。觀此章所記，更爲顯然。好，去聲。朱注云：「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按易繫辭云：「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卽言顏子之「不貳過」。顏子先孔子而卒。家語謂年三十二。李錡南史辨之，謂史記弟子傳言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其卒在伯魚之後，伯魚卒，孔子年七十，顏子卒於孔子七十一歲之年，已四十一矣。「亡」同無。釋文云：「本或無「亡」字。」俞樾羣經平議謂「亡」與「下」句意複，係衍字。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一君子周急不繼富。

與，讀上聲。通子釜，音府。庾，音羽。秉，音丙。子華，孔子弟子。公西赤字。冉子，鄭玄注謂卽冉有。集解及朱注均云：六斗四升爲釜，十六斗爲庾，十六斛爲秉，五秉共八十斛。戴震考工記補注謂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釜，論語『與之庾』謂於釜外更益二斗四升。蓋與之釜已當所益不得過於始與。其說較長。孔子使子華到齊國去，冉有爲子華之母向孔子請粟。孔子說：『給她六斗四升。』冉有請加多些。孔子說：『加她二斗四升。』冉有還以爲少，自己給了她八十斛。孔子說：『子華到齊國去，乘的肥馬，穿的輕裘，可見他家並不窮。我聽到過一句老話說：『君子是周急不繼富的。』』周給不足也。見禮記月令注。『周急』謂周濟困急。『繼富』謂增其富。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原思，孔子弟子，姓原，名憲，字子思。此時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思爲家宰。『與之粟九百』者，也家宰應得之祿。此但云『九百』，未言是斗是石，故朱注以爲不可考。集解引孔氏曰：九百斗，亦是想當然耳之辭。『辭』者，原思辭不肯受也。『子曰：『毋！』』者，孔子說不必辭也。『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是說你如果用不到，把這粟拿回去，分送給你鄰舍同里的人罷。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犁音離，騂音星。子謂仲弓者，不是孔子對仲弓說，是孔子批評仲弓這個人也。犁牛，雜色的牛。皇疏載另一說云：「犁牛，耕牛。」騂，純赤色。角，牛角周正而長短合式。犁牛之子，騂且角者，言雜色牛生出來的小牛，却毛赤色而角周正也。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者，是說這種好的小牛，可用以祭祀山川之神。雖欲棄置勿用，山川之神，也是不肯捨掉牠的。此章完全是比喻。史記弟子傳：「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云云。賤人，謂微賤之人，故以耕牛為喻。仲弓可使南面，故以騂且角而可用作犧牲之牛為喻。論衡自紀篇云：「毋犁積弊，無害犧牲。」又云：「伯牛寤疾，仲弓潔全。」以仲弓為伯牛之子，則此章蓋以雜色之牛，喻伯牛之有惡疾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朱注云：「三月，言其久也。」猶今人言「一年到頭。」按即汪中釋「三」是虛數。三月，孔子稱贊顏回，說他心裏，一年到頭，不與仁離開，無時無刻，不以仁存心。「其餘」謂顏回以外的各弟子，他們心裏，或一月，或一日，偶然存心於仁而已。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

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

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

從政乎何有

「與」今作歟。「從政」者，從事政治也。仲由即子路，賜即子貢，求即冉有，果者能決斷也，達者通達事理也。藝者，多才也。「何有」者，猶今言「有什麼」，謂不難也。凡人有一種長處，就可以在社會上做事。季康子問這三個人，孔子把他們的才具，老老實實答之，不過令稱贊自己的弟子，也不謙虛說自己的弟子沒有才能，可謂不亢不卑。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閔，音敏。騫，音牽。費，此處音秘。汶，音焚。季氏，魯國執政大夫，季孫氏也。集解引孔曰：「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閔子騫賢，故欲用之。」如孔說，則此季氏當指季康子。閔子騫，孔子弟子，姓閔，名損，性字子騫。鄭玄目錄云：魯人費，魯地名，是季氏的食邑。「宰」，邑長。閔子騫不願做季氏食邑的官，因對季氏使者如此也。「辭」是辭謝。「復」是再來召我。汶水名，在魯國和齊國交界的地方。「必在汶上」者，言必定逃到汶水上去躲避，將去魯而往齊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牖，音有。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鄭玄目錄云：魯人。「有疾」，有病也。「牖」，窗也。「亡之」，猶言「沒命了」。

『又連連歎惜兩句道：『這真是命裏注定的罷！這個人而會害這種病！這個人而會害這種病！』痛惜之深，復次與突顏淵同。朱注云：『臚，南臚也。禮，病者居北臚下。君視之，則遷於南臚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按史記弟子傳言：『伯牛有惡疾。』淮南子精神訓云：『伯牛爲厲。』厲，即癘之省。說文云：『癘，惡疾也。』古以癘爲惡疾，卽今癘瘋之類，是一種傳染病。伯牛染此惡疾，將死，孔子往視之，因係傳染惡疾，故不讓孔子入室，而孔子師生情重，仍自牖執其手，按其脈。『亡之，』言脈息已絕，故有『斯人斯疾』之歎。朱注似嫌迂曲。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簞』，竹器，猶今之飯籃。『瓢』，盛水之器，以瓠瓜爲之。『陋巷』，房屋低舊的小弄。王念孫則謂『陋巷』卽指所居之室，古時里中道曰巷，人所居亦謂之巷，故庾信並列二訓。（見經義述聞引）樂，歡樂之樂。大凡一個人處富貴則歡樂，處貧賤則憂愁，只有樂道之士，富貴貧賤，都不足以動其心。此章孔子贊顏淵，說他吃的只有一籃飯，一瓢湯，住的是房屋低舊的小弄，在別人將受愁得了不得，而他仍舊不改歡樂的態度。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今作悅。『女』，今作汝。『畫』，讀如筆畫之畫，止也。非有以止之而自止，謂之『畫』。冉求對孔子說：『不是不喜歡夫子的道，所以不行道者，因爲我自己力量不足。』按里仁篇云：『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

吾未見力不足者。此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者，特因冉求之言指出，真是力不足者以示之。現在你是自己盡了一個界限，不向前進行，其實一點力也沒有用，那裏好說是力不足呢？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女」今作汝。「無」同毋。孔子時，一般學者，都稱爲「儒」。但學者之中，也有君子，有小人。此章孔子勉勵子夏爲君子儒，不要爲小人儒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武城，魯邑名。「女」今作汝。子游爲武城之邑宰。孔子問他：「你得賢能的人了嗎？」澹臺是姓，滅明是名字。子羽，武城人。史記弟子傳亦在弟子之列。偃，是子游的名。子游說：「有個澹臺滅明者，他走路，走大道，不走小路，捷徑，不是有公事，不到我的衙門裏來。」此言澹臺滅明人品之方正。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自己稱自己的能幹，自己的功勞，叫做「伐」。戰敗逃跑叫做「奔」。在軍隊後面拒敵，叫做「殿」。殿，去聲。「策」，馬鞭也；以馬鞭鞭馬，也叫「策」。哀公十一年，魯國和齊國戰，魯軍大敗，退回。孟之反獨在後面，拒追敵兵，將入國門，乃用馬鞭鞭馬，對人說：「我並不敢在後面抵抗敵兵，因爲馬不向前走，所以

在後面也。」事見左傳。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鮀，衛大夫，字子魚，佞，有口才也。宋朝，宋公子朝，美而淫，仕於衛，通於宣姜及南子而與也。韓非子說林：「以管子之聖而陷朋之智。」句法正與此同。（見王引之經傳釋詞）「難乎免於今之世」者，言現在之難免於禍害也。此孔子傷時之言。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道，是做人的道理，爲人人所當共由，循之無論何人不能不由門戶出入也。禮記禮器云：「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彼云：「出」此云：「入」其義一也。人知出入由戶，而不知立身處世之當由道，故孔子歎之。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是本質，文是文飾。野者，樸實無文，鄙陋如野人也。禮記仲尼燕居云：「微而不中禮，謂之野。」敬是禮之質，不中禮，謂無禮之文也。史者，本爲掌文辭之官，辭多浮夸，故以爲「野」之反。儀禮聘禮記云：「辭多則史。」亦言其文勝於質。彬彬，集解包曰：「文質相半之貌。」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鄭玄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此即「人之初，性本善」的意思。及爲壞的習氣所染，方有邪曲罔罔。人而

失其正直的天性，則難免遭禍患而死。若罔而仍得生者，幸而免耳。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聲。『樂』歡樂之樂。此章包括一切學問道德之修習而言。『知之者』，不過知道此學此道之如何而已。『好之者』，則對於此學此道有進一層的愛好。『樂之者』，則『樂此不倦』，『比好之者更進一層。顏子的陋巷箪瓢，不改其樂；孔子的飯疏飲水，樂在其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對於道，都已到『樂之者』的地步。藝術家、科學家、文學家、宗教家，其研究信仰，到登峰造極時，也有這種景。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人之資質，大概可分為三等，最高的為上智，最低的為下愚，平常的，皆中人也。語，告也，謂教之也。孔子因材施教，故視其人之資質而所語不同。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亦是因此。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知』，今作『智』。『民』，即是『人』。『務民之義』者，猶云做人所當做之事也。『敬鬼神而遠之』者，言雖敬重鬼神而不迷信之也。能如此，可謂智了。獲，得也。『難』，做艱苦的事也。這句意義，以皇疏所採范寧之說為長，即『艱難之事，則為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則為仁矣。』亦即宋范仲淹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今作智。『樂山』、『樂水』之『樂』音耀，喜好也。下一『樂』字，爲歡樂之樂。朱注云：『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言也。』此章說智者仁者分三層，實則一氣貫串。蓋智者樂水，由性好動，成功多，故常樂。仁者樂山，由性好靜，忿念少，故能壽。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集解包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一變使如魯，魯可一變使如大道行之時。』按說苑政理篇漢書地理志均言太公治齊爲霸術，伯禽治魯爲王道。孔子之時，維齊強魯弱，然齊終是霸國，魯還存有王化，故以爲齊國一變，始可至魯，魯國再一變，即可如大道行之時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音孤。朱注云：『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言不得爲觚也。按此章全爲比喻之辭。言觚之所以名爲觚者，以其方而有稜爲觚之形也。若觚而不成觚形，則有觚之名，無觚之實，豈得謂之觚乎？孔子主正名，名與實當相符，觚不觚，蓋以喻當時之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耳。舊說皆泥於『觚』言，至不可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井有仁』的『仁』通『人』。朱注引劉聘君云：「有仁」之「仁」當作「人」。從，謂隨之入井以救之。『其從之也』的『也』用與『欺』字同，亦疑問助詞。逝，往也。『可逝』言可使之往。『不可陷』言陷之入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必無。與孟子所云：「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同一意思。下文孔子告子路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宰我以爲仁者忠厚可欺，故爲此問。孔子則據理以駁之。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畔，音叛。夫，音扶。文，典籍也。博覽典籍，可以多知前言往行。『禮』是做人的種種規則儀式。博學於文而不以禮約束自身，則往往有文而無行。如能博文約禮，則可以不違道。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畔，同叛，即背也。按此章重見顏淵篇，但無『君子』二字。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說』今作悅。南子是衛靈公的夫人。孔子到衛國，南子慕孔子之賢，遽然請見。孔子不便辭謝，就去見她。子

路不說者，舊解謂以南子是淫婦，孔子居然去見她，故不悅。按南子雖淫亂而有知人之明，故於蒞伯玉及孔子，皆特敬之。子路疑孔子之見南子，將誦身行道，故不說耳。『矢』，舊解多以爲誓，下三句卽誓辭。殊於情理未合。惟官氏論語稽訓爲『直陳』。『皇疏』引蔡謨注亦曰：『矢，陳也。』直陳卽直言也。『子所否者』之『否』，當讀作否塞之否。『天厭之』之『厭』與左傳『將以厭衆』之厭同，厭也，阻塞也。言『我所以否塞而不得行其道者，天實阻止』。意謂天未欲平治天下，故阻我不得行其道，我豈不知天命而欲誦身行道，乃見南子以要衛君乎？臧倉沮魯平公見孟子，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余不遇哉！』與孔子所說，意雖相似，而義實相同。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音險。鄭玄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又注中庸『君子中庸』句云：『庸，常也。用中爲常道也。』朱注引程子云：『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之德，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可以常用之德。鮮，上聲，少也。言中庸爲至德，而一般人少，此至德久矣。中庸亦引此語，作『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字句雖稍異，意義則同。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夫，音扶。子貢說：『如有人廣布恩澤於民，而能使大衆都得着救濟，怎麼樣，可以算仁人嗎？』孔子答道：『能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竊，音切。述者，傳述舊文以教後人，作者，自己創作著書立說也。孔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贊易修春秋而成六經，不過把古人已有的經典採擇纂輯之，教授弟子而已，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相信古聖人之經典而愛好之也。下文云：『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云：『好古敏以求之。』與本章之旨同。『竊比於我老彭』者，朱注云：『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傳述者也。』按大戴禮記虞戴德篇老彭與仲傀並舉，漢書古今人表亦列老彭於仲傀下，仲傀即仲傀，則老彭亦商初人也。鄭玄注云：『老，老，明彭彭祖。』則以老彭為二人。據楚辭天問王逸注及史記五帝本紀則彭祖為堯臣，此不曰彭老而曰老彭者，宋翔鳳以為老朋有親炙之誼，且尊周史與朱注異。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今作誌。朱注云：『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厭是滿足厭棄的意思。倦是倦怠的意思。『何有於我哉』句，舊注多不得其解。此句『何有』二字，與上文『於從政乎何有』句同一用法。譯作白話，就是說『這於我有什麼呢？』言此我已能之，沒有什麼了不得也。如此解，方與本篇下文所記答公西華、孟子、公孫丑所引答子貢、自承『不厭』、『不倦』兩節相合。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

吾憂也

孔子以修德、講學、徒義、改過爲做人的四個要緊條件。一個人的修德是脩治道德。講學是講習學問。徒義改過就是易益其所說『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孔子以不能此四者爲己憂，蓋以勉學者耳。曰『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天，音腰。此弟子記孔子之態度也。『燕居』，猶閑居，謂閑暇無事之時。朱注引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按如楊說，則『申申』、『夭夭』二句意義重複。漢書萬石君傳云：『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此。』顏師古注云：『申申，整飾之貌。』『申申』言其敬，『夭夭』言其和。『申申如』，故『望之儼然』。『夭夭如』，故『卽之也溫』。此孔子燕居時之神情態度。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子屢言『吾從周』，蓋思得位行道，仍行周公之禮也。因周禮是周公所創，孔子常常想着周公這個人，所以常常夢見周公。此言『久不夢見周公』者，傷己衰老，而道終不行也。此語當是孔子晚年所說。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據，音句。此孔子教人進德修業的方法。『志於道』者，心之所之，在於道也。『據於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則執守之弗失也。『依於仁』者，無終食之間違仁也。『游於藝』者，習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以供娛樂也。禮記少儀言『士游於藝』。學記言『君子之於學，藏焉息焉，修焉游焉』。亦藝於游息中習之，猶今日學校中之課外活動也。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古者相見必有贄。弟子來學，奉束脩以爲贄，是禮物之薄者。脩以肉切爲條而乾之者也。故脩字从肉，不可作『修』。每條肉折成一胸。五條爲五胸，有十脰，繫成一束，就叫作『束脩』。（後人亦有以束帶修飾，或約束修飾，訓『束脩』二字者。但禮弓穀梁明言『束脩』爲饋問之物，餘義實不可從。）孔子言：『有人拜己爲師，只要送過拜師的禮物，不論牠的禮物輕至束脩，或比束脩厚，我總一樣的教誨他。』按古代學術在官，故『事師』必須『宦學』，『入官』乃能『學古』。私人講學之風，自孔子開之。且自行束脩，未嘗無誨，故雖貧如顏淵，亦得及門受業。教澤之廣，蓋由於此。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此章，孔子自言教人之法也。朱注云：『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按人於學有所不通，而亟欲通之，則心憤憤然，因而啓導之，則豁然貫通矣。欲言未能者，卽學記所謂『力不能問』也。『力不能問，然後語之』，則恍然以爲先得我心矣。舉一反三，卽孟子所謂『欲其自得之』。『不復』者，卽學記所謂『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孔子教人之法，與現代教育學上的新教學法不謀而合。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此章記孔子弔喪時之態度。臨喪則哀，所以「未嘗飽」。哭謂往弔而哭，餘哀未滅，所以「不歌」。二者皆出於情之自然，弟子見而記之，非謂孔子有意如此做作也。禮記檀弓云：「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又云：「弔於人，是日不樂。」與本章所記同爲一事。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

『舍』今作捨，即捨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卽孟子所說『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夫』音扶，卽今語之『吧』。『是』指上『用』。『舍』二句。『唯我與爾有是夫』者，言只有我同你二人，有這樣的態度也。顏淵之道德學問，都與孔子相彷彿，故孔子以此稱之。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此節與上節同章。子路好勇，能治軍旅，驢見孔子稱贊顏淵，心想打仗非顏淵所能，所以問：『夫子要行三軍的時候，叫那個人同去呢？』暴，音抱。馮，音馮，爾雅釋訓云：『暴虎徒搏，馮河徒涉。』說文：『湖，無舟渡河也。』玉篇：『徒涉曰湖。』此作『馮』，爲湖之假借字。言徒手打虎，無舟渡河，不顧危險，死而不悔的人，雖行三軍，我不與之俱也。必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方與他同去。『懼』是慎戰不輕敵的意思。焦循補疏謂成，猶定也。定卽決定。『好』去聲。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

朱注云：『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按『而』如也。『如可求』如不可求。『相對成文』而『如』古通。『好』去聲。此章之旨，重在明富之不可求，不若從吾所好，安貧樂道之為愈。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今作齋。祭祀鬼神時須齋戒也。戰，指戰爭。疾，就是害病。這三件事情，是孔子生平最慎重的。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樂』音樂之樂。『韶』是虞舜的音樂，即孔子曾稱為盡美盡善者也。孔子到齊國去，聽到了韶樂，一心專注在這上面，甚至三個月之久，不知肉的味道，說：『不料舜作的樂，好到如此！』史記孔子世家亦記此事。『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則『不知肉味』因學樂之專心致志而然矣。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爲功也。論者指出公輸若公遂其世子謂魯靈公死，國人立蒯聵之子，蒯後者魯國納蒯聵，輒拒之，於是父子爭奪君位。孔子此時適在衛國，蒯聵欲殺孔子，故持有異子真說話，而問夫子助不助蒯也。子貢聽了冉有的話，便答道：『是的，我就去問。』子貢走進孔子房裏，問伯夷叔齊是如何的人。孔子答說：『伯夷叔齊是古時候的兩個賢人，相傳伯夷叔齊是孤竹國國君之子。伯夷是長子，照例應嗣立。國君死時，却遺命立叔齊。叔齊不肯，仍讓伯夷嗣位。伯夷曰：『父命不可違。』自己逃到別處。叔齊也不肯嗣位，跟伯夷逃到別處去。子貢又問：他兩人都逃去不做國君主，究竟怨不想呢？孔子以爲伯夷叔齊之讓國，是自己的意志。這種事情，只有仁人肯做。伯夷叔齊之做這件事情，正是求仁，故曰：『求仁得仁，又何怨』也。伯夷叔齊以兄弟而讓位，衛君與蒯聵則以父子而爭位，孔子既稱贊讓位的人，必不肯幫助爭位的人，故子貢出去對冉有說：『夫子不爲也。』』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疏食』之『飯』是吃的意思。『食』音侯，解作飯。集解孔曰：『疏食，菜食。』是以『疏』爲蔬菜之蔬。朱注曰：『疏食，粗食也。』解作粗。肱，臂也。樂，快樂。『不義而富且貴』者，言不以其道而得富貴也。這種富貴，好像空中飛過的雲，孔子心裏毫不想着，故曰：『於我如浮雲』也。此章是上文稱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是一樣的意思。只有孔子顏淵安貧樂道，能夠如此。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此章自漢以後，都從古文論語會論『易』字作『亦』，當讀作：『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加我數年』就是再加我幾歲年紀。『五十以學易』者，是到了五十歲，可以研究易經也。孔子說此話時，

大概是四十多歲。（邢疏謂在四十七時）研究易經以後，就能明白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所以可以後有大過失也。朱注引劉聘君說，謂元城劉忠定公自言見一本『加』作『假』，『五十』作『卒』。又根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曰：「假（與『加』通）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數語以爲『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劉寶楠正義則謂：『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時學之，明易廣大悉備，未可遽學之也。及晚年，贊易既竟，復述從前假我數年之言，故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世家與論語所述不在一時，解者多失之。』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近人劉大白白屋文話講此節云：『漢書鴉鴞作秦聲。』言陝西的人口音，常是雅雅也。周朝舊都，在今陝西，故其口音也，像雅雅的聲音。此章所記是孔子平時說話，都用當時魯國的土話，只有讀詩經讀書經及在喜事喪事人家贊禮，則用陝西人口音也。』此話頗足發明鄭玄之說。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禮不誦，故言執。』但劉氏正義引劉台拱論語駢枝說，則謂『雅』卽是『夏』，『雅言』就是周室西都的正音，但無論『雅』爲『鴉鴞』或爲『夏』，其爲陝西語音，則二說相同。按周以陝西語爲正音，猶民國初年以北平音爲國音。此謂孔子誦詩讀書及贊禮時用當時的國音耳。朱注謂『雅言』爲『常言』，解『執禮』云：『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不徒誦說而已也。』與上說異。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憤發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女，今作汝。樂，歡樂之樂。葉公，是楚國大夫，姓沈，名諸梁，字子高。葉是他的食邑。『公』是他的僭稱。孔子曾到

過楚國，故葉公去問子路：『孔子爲何如人？』子路不對。此事被孔子知道後，孔子便對子路說：『你何不這樣說，云云也。』其爲人之『其』，孔子指自己。『發憤忘食』者，言研究一種學問，發起憤來，連吃食亦忘記也。『樂以忘憂』者，言研究學問有所得的時候，快樂得一切憂愁的事都忘記也。『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者，言學無止境，研究不已，連老亦不曉得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此孔子勸人求學也。當時一般人，以孔子爲生而知之的聖人。故孔子自說道：『我並不是生出來就知道世界上一切道理的。我是好讀古書，敏捷勤勉以求之的。』（朱注云：『敏，速也，謂汲汲也。』是含有敏捷勤勉二義。）

子不語怪力亂神。

世人於怪異、勇力、變亂、鬼神之事，往往津津樂道，聽者亦樂而忘倦。孔子則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即此可以見孔子平時言論之務實。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朱注云：『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師也。』按『三人行』者，言與朋友游處。『三』爲虛數，不必定爲三人也。擇善而從，不善而改，即『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之意。能如此，則凡人皆吾師矣。不必泥言一人善一人惡也。劉氏正義引錢坫說，謂『善與不善，謂人以我爲

善不善也。我並彼爲三人。若彼二人以我爲善，我則從之；二人以我爲不善，我則改之。是彼二人者，皆爲吾師。此說與朱注異，而亦可通。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魋」音頽。桓魋是宋司馬向魋，向氏出於桓公，所以又稱桓氏。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云云。據此，則弟子們見桓魋來勢凶惡，不免恐慌。孔子則從容鎮靜，其識見高人一等可知。桓魋見習禮而來拔樹，不過想嚇走孔子，未必定要害孔子的性命。卽如桓魋必欲殺孔子，則雖快奔，也不能脫，且一逃反使他更起疑心，卽真會弄出禍來，反不如處之泰然，使人不疑，自然平安無事了。此皆孔子識見高超，隨處應變處。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孔子之道，高深廣大，且不以言教而以身教。弟子們一時不能盡見盡知，還以爲孔子有所隱匿，不肯告人，故孔子對弟子說明之。『二三子』謂諸弟子。『乎爾』皆語末助詞，與詩經齊風『俟我於堂乎而』。孟子『然則無有乎爾』亦無有乎爾。『句法並同。孔子說：你們以爲我有所隱匿，而不告你們，或我實在沒有有隱匿。我做的事，沒有一件不公開的，與你們共見共聞的。』是丘也』者，孔子稱自己的名，言丘是這樣的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謂詩書禮樂等典籍。行，謂難行。此二者，致知力行之教。忠與信則爲品性上的訓練。孔子以此四者教人，知

行爲品性三方並重也。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爲先。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此章有兩「子曰」，因不是在一樣說的話。朱注疑後一「子曰」爲衍字，又云：『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衆之稱。』又引張子曰：『有恆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忠於仁而無惡。』這各是兩等人。孔子求其上者而不得，故思見其次也。『亡』同『無』。『亡而爲有』，正是下文曾子所說『有若亡，實若虛』的反面。約而爲泰，義亦如此。學問道德，空無所有，本是儉腹，偏要自詡爲飽學碩德，自滿自修，這種人，望他有恆，難矣。孔子此言，本有所感而發，但卽可以見『有恆』爲入德之門。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此章記孔子尋常所作的小事。釣者，用釣鈞釣魚。綱者，用大繩連接了網，絕流捕魚，想一網打盡也。弋，音亦，是用絲弔在箭上射鳥。『射宿』者，射宿着的鳥，欲出其不意也。此章所記，雖是兩件小事，然可見仁者之存心與待物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謙』今作誌。『知之次』的『知』今作智。作創作也。『不知而作之』者謂並無所知而妄事創作者也。孔子自言『述而不作』現不知而妄作乎故曰『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二句相互成文。言多聞多見擇所聞見中之善的而遵從記誌他。這樣雖不及真能創作之上智也可稱是上智之次一等了。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絜己以進與其絜也不保其往也。』

絜音潔。互鄉是一個鄉村名。『難與言』者互鄉之人多自以爲是，不大好和他們說話也。『童子見門人惑』者是說互鄉裏有一個童子來見孔子，孔子接見他，孔子的門人疑惑起來，門人之意以爲互鄉人大都是難與言的。互鄉童子來見孔子爲什麼見他呢？與許也有贊許獎掖之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故當獎許其上進，而不當獎許其後退。『唯』歎辭，猶今語之『唉』。孔子因門人疑其不當見此童子，故歎道：『唉！何其絕人之甚也。』絜，潔也。皇疏本朱注均通作『潔』。入指童子。言此童子則固潔已而來，我之見他是稱許他能潔已往者，已過去的事也。言他過去的事，潔和不潔，不必管他。按『不保其往』鄭玄解爲『不能保其去後之行』，則指將來而言。朱注疑此章有錯簡，謂『人絜』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又疑『唯』字下有闕文。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此章是說『仁』並不在遠地方，我要『仁』，『仁』就來到了！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仁者，本我心所固有，不待外求者也。爲仁由己，『求則得之。』何遠之有？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陳陳司敗，陳國的官名，卽司寇。昭公魯君，名裯，昭是諡。左傳昭公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是昭公國嫻習禮儀者。巫馬期，孔子弟子，姓巫馬，名施，字期，鄭玄目錄云：魯人家語云：陳人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及孔子退，陳司敗揖巫馬期而進之，問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相助匿非曰黨。此言孔子不當爲昭公諱也。『取』今作娶。禮同姓不婚，魯君姬姓，吳君亦姬姓，昭公娶吳君女爲妻，同姓結婚，本是違禮之事，所以不稱『某姬』而稱吳孟子，這真是明知故犯，掩耳盜鈴。『而』如也。言昭公如知禮，誰不知禮呢？巫馬期以陳司敗之言告孔子，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者，孔子明知昭公之不知禮，所以聽了陳司敗之駁，就自己認錯，但諱君之惡，亦禮也，不過孔子未說明耳。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此章記孔子歡喜音樂，「反」復也，即再歌之意。孔子與人在一處聽人唱歌唱得好，必使他再唱一遍，然後自己也唱起來和他。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朱注云：「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劉寶楠正義引論語駢枝說：「文莫」即「黽勉」。方言：「侔，強也。北燕之郊外，凡勞而相勉，若言努力者，謂之侔莫。」說文：「志，張也。悞，勉也。」「文莫」即「志悞之假借字。古無輕唇音，故「文莫」爲他聲連語，與黽勉、侔莫皆一聲之轉。「文莫」行仁義也。「躬行君子」由仁義行也。前者爲「勉強而行」，後者爲「安行」。此與不自居於生知，而自承好學之旨相同。其義較朱注爲長。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抑，轉折連詞。意思與「但」字相近。「爲之」就是爲學。誨人，教人也。廣雅釋詁：「云爲，有。」「云爾」即「有此」。「則可謂云爾已矣」就是「則可說有此了」。「此」指上「爲之不厭，誨人不倦」二者。這也是孔子自謙的話。所以公西華說道：「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意思是說遠二者，正唯是弟子們所學不到的。孟子公孫丑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與此章所記略同。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疾病」有病而且病甚也。子路請爲孔子祈禱，求神保佑。「有諸」卽「有之乎」。孔子問子路求神得佑，病者得愈，有沒有這事也。孔子之意，固謂決無此事，故意反詰之。子路不解孔子之意，還以爲孔子是質問他，禮有求神的事嗎？所以答道：「有的。」誄的一篇說：「禱爾于上下神祇。」按「誄」本作「禱」，（禱禱也，累功德以求福也。「誄」爲禱之假借字。）當是古書篇名。周禮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祇。」注亦引此篇。子路于上下神祇。句。「爾」語辭。「上下」謂天地。天神曰「神」，地神曰「祇」。祇音其。孔子自知靈行合於神明，無所用禱，故曰：「丘之禱久矣。」困學記聞引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與本章所記正相類。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今作「遜」，本字作「遜」。說文：「遜，順也。」固，陋也。奢則過禮而僭，故曰不孫。儉則因陋就簡而不及禮，故曰固。二者既不中禮，但與其不孫，毋寧固陋。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是有道德，有知道的人，於各種人情物理，都看得透，他的做人，好像在平平坦坦的大道上走路，安然過去，不會有碰跌的禍患，故曰：「君子坦蕩蕩。」坦，平也。蕩蕩，寬廣貌。戚戚，時時憂慮貌。君子居易以俟命，無入而不自得，雖貧困亦不改其樂，故有坦蕩蕩的神態。小人患得又患失，心爲物役，故長有戚戚之心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此章記孔子的態度。溫是和氣，厲是嚴肅。孔子對人，雖很是和氣，但態度仍舊是嚴肅的。威是威嚴，猛是凶巴巴的樣子。孔子的態度，雖因嚴肅而很威嚴，但並不凶巴巴的使人見了就害怕。雖是恭恭敬敬的，但是出於自然，故很安詳。

〔問題〕 (一) 何謂「述而不作」？

(二) 孔子有學不厭教不倦的精神，本篇中那幾章可以見之？

(三) 本篇那幾章記孔子平時的态度？

(四) 孔子的教人之法如何？

(五) 孔子對於音樂的态度如何？

(六) 何謂「用行舍藏」？

(七) 何謂「雅言」？

(八) 孔子教人以何四者為主？

(九) 孔子不自承「生知」，「安行」，試舉本篇所記以說明之。

(十) 孔子何以見互鄉童子？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泰伯之父曰古公（後武王追尊曰太王）為周國之君。古公生三子，長泰伯，次仲雍，三季歷（後武王追尊

曰王季。季歷生子曰昌，即周文王。（亦是武王追尊。）古公見昌與衆不同，想把自己的君位傳於季歷，再傳於昌，但照例君位應傳長子泰伯，知道古公心中想傳季歷，就把君位讓於季歷。在古公病時，託辭採藥，逃到江南，季歷接了古公的位，再傳文王。至文王之子武王，遂有天下。事見史記周本紀。孔子稱贊他道：「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至德」言他的道德好到極頂也。「三以天下讓」者，「三」是虛數（如汪中釋三九所說）言其屢讓。儀禮云：「三遜謂之終遜。」「三以天下讓」，借云終以天下讓耳。（金履祥說見通鑑前編。）皇疏引范寧說，舉二種解釋，歷舉其事以實之。泥。朱注云：「三讓，謂固遜也。」得之。「民無得而稱焉」者，言世人之讓，往往出於好名。如孟子所云：「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惟泰伯則能讓而其事又隱，人民沒有能稱道他的，所以謂之至德也。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此章記孔子教人一切行動，都當以禮為範圍標準。恭是恭敬，只知恭敬而不知禮，則徒然勞苦。慎是謹慎，蕙是畏怯，一味謹慎而不知禮，則反成畏怯。勇是武勇，專恃武勇而不知禮，則必至悖亂。直即直爽，絞急切也。只知直爽而不知禮，則必至操切。恭慎勇直，都是做人的美德，因為無禮，便有勞蕙亂絞的四種弊病。

「君子」指在上位的人。在上位的人，能夠厚待親屬，則在下的人民，也聞風興起，自然厚道仁愛起來了；能夠不遺棄故交舊人，則人民為之感化，風俗不至偷薄了。「偷」即待人刻薄冷落的意思。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兢，音京。夫，音扶。此章記曾子有病，將死時的事情。『門弟子』指曾子門下的學生。『啓』開也。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曾子是講孝道的人，召集學生，叫他們把自己的衣衾開啓，先看看腳，又看看手，所引詩經見小長篇。『戰戰』恐懼戰戰貌。『兢兢』謹戒小心也。『臨』居上臨下也。『履』踐踏也。曾子引此二句以形容平日對於身體之恐懼戒慎。而今以後，吾知免夫。』者意思是說『從今以後，我自己知道可以免於毀傷了罷。』

『小子』是曾子再叫一聲學生，要他們注意聽這番話。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籩，音邊。孟敬子，魯大夫，姓仲孫，名捷，孟武伯之子。『問之』是來問曾子的病。曾子對孟敬子說：『人將死的時候，與爲將死的情形相同，爲將死的時候，叫的聲音很哀，人將死的時候，所說的都是真心話，都是善言。』所

以先說此二句者，欲其信下文所言君子之道而篤守之也。貴重也。言君子所重乎道者，共有三件事也。『暴』粗蠻也。『慢』放肆也。容貌依禮而動，則周旋中禮，自然不會近於粗蠻放肆了。顏色以禮正之，則神色莊正，自然近於信實了。辭指言語氣，指說話的聲調。言語辭氣以禮出之，則出言有章，自然不會近於鄙俗倍（通背）理了。萋豆是祭祀的器皿，萋用竹做，豆用木做。有司是專管萋豆的官。言君子所重於道者，在容貌、顏色、辭氣之合禮，至於祭祀時用的那些禮器，自有專管的人，不必去操心也。孟敬子平日喜歡講究萋豆等禮器，而不知為禮之末，所以曾子和他這樣說。一說謂『遠暴慢』、『近信』、『遠鄙倍』是說人不敢暴慢之，不敢欺詐之，不敢鄙視違背之，亦可通。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以能問於不能』言以有才能的人問於無才能的人也。『以多問於寡』言以見聞多的人問於見聞少的人也。『有若無，實若虛』者言有才能，有實學，却像沒有的，一樣空虛的一樣。『犯而不校』者有人侵犯我，我不和他計較也。校較古通。『吾友』集解馬云：『謂顏淵也。』曾子說此話時，顏淵早死，故說『昔者』。『嘗從事於斯矣』者，言顏淵能夠做到上面所說的幾件事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今作歟。集解孔曰：『六尺之孤，幼少之君。』百里，諸侯之國。命，政令也。一說，命爲民命。『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者，言諸侯之國，國君死，嗣君幼，大臣能受先君之付託，輔幼君，以一身繫國家人民的安危。『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言到了有關國家安危存亡的重大事情的時候，立定主意，不爲利害所動，不爲威武所屈。曾子說，如此可以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的人，可以說他是君子人嗎？真可以算是君子人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弘，大也。言志氣遠大也。毅，剛強不屈，做事能堅持到底，不怕困難也。士，學者之稱。曾子言學者，志氣不可以不遠大，又不可以不有毅力。因爲士的責任非常重，而應負此責任的時間又非常久，好像所行的路非常遠也。這個責任，是甚麼呢？就是孔子所說的『仁』。故接着說，士應以這個仁爲自己的責任。責任豈不重大嗎？這個責任，我既負在身上，一直到死，負責的時間，豈不久遠嗎？弘，則可以任重；毅，則可以致遠矣。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樂，音樂之樂。興，起也。詩，卽三百篇的詩。經孔子曾言：『詩可以興。』詩之感人最深，可以鼓舞人的意志，故曰『興於詩』。儒家之教，又稱『禮教』，把人類的視聽言動，都範圍在禮裏面。一個人能夠使視聽言動，都不失禮，始可以立於社會間做個人，故曰『立於禮』。樂者，音樂也。音樂足以涵養人的性情，人能涵養性情，使歸於正，則自能高尚而無卑惡的行爲，成一個完人，故曰『成於樂』。孔子常以詩及禮樂教人，卽是因此。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此章孔子論爲政之道也。『由』遵也。『不可』謂事實上做不到也。一般人民，未曾全體受過教育，知識淺陋，對於國家所發施之政令法律，必不能知其意義，所以執政者，只能使人民遵我的政令法律而行，以入於治道，故曰『民可使由之』也。這種種的政令法律，一時間要人民都明曉其意義，是做不到的事情。故曰『不可使知之』也。

近人有以此章所記孔子的話，爲專制政治的愚民政策者，是誤解『不可』二字的緣故。此章意義，實與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不知亦能行』的學說相符。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疾』字當作怨恨解。已甚，太甚也。孔子言好勇的人，若怨恨自己的貧苦，必定要作亂。如一般盜賊，都因自己有些勇力，怨恨貧苦，所以爲亂仁，即人心。『人而不仁』者，猶言『人而無人心』也。這種人，既無人心，往往肆無忌憚，無所不爲。你若厭惡得他太甚，使他無以自容，他會發狠道：『我橫豎是個壞人，你們總看不起我，我就多做幾件壞事，也不過如此。』這也要激成禍亂的。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周公，姓姬，名旦。文王子，武王弟。周代的禮樂刑政，都由周公訂定，則其才之美可知。驕者，驕傲；吝者，鄙吝。假設之辭。此章甚言驕吝之不可有。一個人，即使有周公一般美的才能，如果他驕傲鄙吝，則其餘的善行，也不足觀了。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朱註曰：「穀，祿也。」此本鄭玄注。古時給人俸祿，都用穀，漢代猶然。「三年學不至於穀，」則是爲學問而學問了。像這樣的人，孔子也以爲是不容易得着的。賢如子張，尙學干祿，况其下乎？故孔子有此歎。孔安國訓「穀」爲「善」，失之。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見，」今作現。此章論君子之學，守出處。篤信，謂其信道之堅；好學，言其學道之勤。守死爲篤信之效，善道乃好學之功。「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者，朱註謂「君子見危受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潔其身而去之。「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者，言一國能行道的時候則出仕，不能行道的時候則隱居也。「邦有道……」「邦無道……」二層，是說明上文四句的。邦有道而我貧賤，是我於道學有未至，故可恥；邦無道而我亦富貴，是我於道守有未堅，故亦可恥。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章之旨，卽是不越職侵權的意思。卽就孫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說，人民雖富個個有「政權」，但也不當參預政府之「治權」也。反過來說，則在其位，必謀其政，自然費無勞費了。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擊是魯國的太師，擊是人名，太師是樂官。上文「子語魯太師樂」云云，疑即擊也。或云，下文「太師擊遠齊」鄭玄注云：「平王時人。」則此云「師擊之始」者，始其遺音也。二說未知孰是。「始」是樂之始，就是「升歌」。「亂」是樂之終，就是「合樂」。按周禮太師之職，大祭祀，率其登歌、儀禮、燕及大射，皆太師升歌。故曰「師擊之始」。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六篇詩，用周南曰：「關雎之亂」者，舉首篇以賅之也。「洋洋」是美盛意。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音同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釋文云：「侗，無知貌。」廣雅釋言云：「愿，慳也。」慳是謹厚的意思。朱注云：「慳慳，無才能貌。」凡人有所短，亦有所長。狂者多直爽，無知識者多謹厚，無才能者多信實，尚有一端可取，若「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慳慳而不信」，則真一無可取矣。「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也。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劉氏正義云：「如不及者，方學而如不及也；猶恐失者，既學有得於己，恐復失之也。如不及，故日知所亡，猶恐失，故月無忘所能。」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舜禹皆古天子，舜受堯禪，禹受舜禪。巍巍，高大之貌。「不與」者，一說謂「不與求」也，即其有天下，非自己求而得之的意思。（見何解及皇疏邢疏）一說謂「不相關」也，即不以有天下為樂的意思。（見朱注）一說謂「無為」也，即得人善任，不身親其事的意思。（見毛奇齡稽求篇）又一說謂「不預見」也，即孔子嘆自己不與禹舜並時的意思。（見皇疏及所引江熙說）以上四說，當以朱注及毛說為長。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煥音喚。堯古天子，即以天下讓舜者也。『大哉堯之爲君也。』是孔子贊堯之語。『巍巍乎，』言其大。『則之』效之也。『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言堯之德峻極於天也。『蕩蕩乎，』言其大。康衢老人擊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哉？』此『民無能名』之實證。『巍巍乎，其有成功』者，言堯治天下，其功或高。煥，光明之貌。文章，禮樂制度也。言堯的禮樂制度，都有很光明的氣象。一說『則天』亦謂任賢使能，無爲而治。見劉氏正義。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難，平聲。此章先記虞舜和周武王時的人才之盛；次述孔子才難之嘆；更由周之人才聯想到周之德。五人者，禹、稷、契、皋陶、伯益五個人。舜有這五個人爲臣，而天下大治也。『亂』字，作『治』解，則是相反爲訓。『亂臣』卽治臣也。十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還有一人是武王后太公女邑姜。

（隋唐以前皆謂此一人是文母，即文王妃太妃以子臣母，非是。）武王有周公等九人治外，有邑姜一人治內，所以天下亦大治也。『才難，不其然乎？』者，言人才難得，豈不然乎？『商虞之際，即堯舜的時候。』於斯為盛。『言以商虞比於周時，以周之人才為盛也。』周武王的時候，人才雖說極盛，但十人之中，尚有一個是婦人，於此足證人才之難得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周文王的時候，天下土地已有三分之二，歸於文王，而文王仍舊不失臣子之禮，服事殷朝的紂王，這是最難得的事，故孔子稱為『至德』。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

『閒』音建，去聲。後漢書帝紀引此文，李賢注云：『閒，非也。』孟子：『政不足與閒也。』之『閒』亦訓『非』。『然』猶『焉』也。見經傳釋詞。『無閒然矣』者，言無可非難了也。首尾兩言『無閒然矣』，可見孔子對大禹之敬仰。

菲，薄也。言禹對於自己的飲食極菲薄，而祭祀鬼神，則祭品極其豐潔。『黻冕』音弗免，指所穿的禮服禮冠。禹平時的衣服極其惡劣，禮服却極其考究。洫音蓄，溝洫者，田間的水道。禹自己住的王宮房屋極其卑陋，而對於百姓種田所需通水道的溝洫，却竭修浚，使不至遭水旱之災。禹薄於自奉，而厚於宗廟朝廷民事，故孔子稱之。

〔問題〕（一）孔子稱泰伯、文王為『至德』，其說如何？

（二）恭慎勇直而無禮，其弊如何？

（三）曾子將死，何以召門弟子，啓視手足？

（四）何謂『弘毅』有何效用？

(五)何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六)驕吝之害，何以如此其甚？

(七)孔子論學守出處之道如何？

(八)孔子如何贊美堯舜禹？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此章是弟子就孔子平日所言計之，利、命、仁三者皆罕言也。按易文言傳云：「利，義之和也。」又云：「利物足以和義。」君子以義爲利，故言利必及義，蓋能利人物，然爲義也。明於義利，故能喻義。小人則以利爲利，言利不及義，昧於義利，故祇喻利而不喻義。孔子未嘗不言利，易彖象傳中言「利」者甚多，特以其理精微，故罕以語弟子耳。命爲性命天命之命，其理更爲微妙，故亦罕言。子貢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卽指此仁則本書所記已言之詳矣，亦曰罕言者，謂其不敢自居於仁，亦不輕以仁許人也。（此阮元說，見論語論仁論）又按論語稽曰：「言」者，自言也。「罕」，少也，稀也。「子罕言」者，記者旁窺已久，而見之之辭也。「利」者，人情之所欲，夫子渾然天理，故罕言「利」。「命」者，天命，夫子知其不可而爲之，故罕言「命」。「仁」者，此心生生不息之理，夫子謙不居聖仁，故罕言「仁」。此章之意，在記者觀夫子之自言，不在夫子之教人。說頗新而義亦長。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

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射音社。五百家曰：黨，達巷，是一個黨名，猶今人稱某坊某村。此人姓名不傳，故僅曰達巷黨人。史記孔子世家作達巷黨人童子。漢書董仲舒傳對策中有『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者也』語。注引孟康曰：『人，項黨也。』皇甫謐高士傳亦云：『達巷黨人，姓項名黨。』則漢時有此傳說也。『無所成名』，謂不專一藝之長，無得而名也。『博學而無所成名』，即『君子不器』之意。此孔子所以爲大。孔子不敢當此美譽，且以六藝御爲最下，故以執御自居，兼以示門弟子爲學當施博而守約，不可惑於美譽而專驚博大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集解孔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此言冕是緇布做的冠，做這種冠，要三十升的麻布，一升爲八十縷，三十升爲二千四百縷，用二千四百縷的麻，織古制二尺二寸寬的布，細密難成，因此當時人都用絲來做冠。孔子以爲用絲做冠易成，易成則價廉，用價廉之物，卽爲儉省。『禮與其奢也寧儉』，所以他也主張不必定照古禮，戴麻布冠，而主張從衆人戴絲製冠也。

『拜下，禮也』者，古時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然後升，成禮也。『今拜乎上，泰也』者，孔子時候，臣子驕傲已極，拜君就在堂上也。『泰』卽驕傲的意思。孔子以爲禮是以恭敬爲重的，所以他說他人儘管在堂上拜我，仍舊要在堂下拜君，儘管與衆不同，仍須遵守古禮也。

這兩節，以一『儉』字，一『泰』字，爲最重要。因爲衆人儉，所以不惜違古禮而從衆；因爲衆人泰，所以必欲違衆而從古禮。朱子集注探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說得最好。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去之也。「毋」禁止之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卽絕去此四者也。意當讀若「益」測度也。俗作「億」卽「不億不信」。「億則屢中」之「億」。「毋意」卽少儀之「毋測未至」。此段玉裁說文注及王引之經傳釋詞說。見劉氏正義。較朱注訓作「私意」集解訓作「任意」爲長。「毋必」者卽「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毋固」者「君子而時中」不固執成見也。「毋我」者「取諸人以爲善舍己從人與入爲善」也。莊存與云：「以億逆爲意而去之是也；以擬議爲意而去之非也；以適莫爲必而去之是也；以果能爲必而去之非也；以窮困爲固而去之是也；以真爲固而去之非也；以足己爲我而去之非也。」亦足發明此章之旨。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匡」地名，本鄭邑。定公六年，魯師侵鄭，季氏家臣陽虎爲政，取匡、虎與顏雝自其城缺而入。據毛奇齡四書賸言說。及定公十三年，據江永先聖圖譜。孔子過匡，顏雝御，雝舉箠指城缺曰：「往者之入，由此缺也。」（見史記世家及琴操）孔子貌似陽虎，又以顏雝御，故匡人以其爲陽虎而圍之。此章所記，當卽此事。「畏」者，猶孟子言「有戒心」也。據世家被圍凡五日，弟子懼，故孔子解之如此。文王，周文王也。「文」指禮樂制度而言。「茲」此也。孔子自謂「後死者」亦孔子自謂對文王而言也。言天若將毀滅周之禮樂文章，則我亦不得聞而知之；我既得與聞斯文，則天未欲喪斯文也，將使我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匡人將奈我何也。與上

篇因桓魋事而發之言，大旨相同。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大』今作『太』。大宰，官名。大約爲吳大宰。春秋時，吳宋二國皆有此官。鄭玄云：此爲吳太宰。語者，因孔子適宋先後僅二次，一次在年十九娶并官氏時，子貢尙未生；一次在年五十六去衛由曹適宋，罷於桓魋，微服而行，子貢勢不能與其太宰從容論孔子也。子貢與吳太宰編語凡二次，均見左傳（在哀公七年、十二年）故定爲吳太宰說。苑善說篇亦載子貢與太宰語論孔子事。『與』同歎。太宰之意，殆以多能爲聖。朱注云：『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聖』卽『大聖』。詩：『有娥方將。』我受命薄將。』將皆訓大。荀子問：云：『然則孫劉懷將聖之心。』將聖亦大聖也。子貢言孔子本是天縱的大聖而又多能，則折『聖』與『多能』爲二事，蓋所以曉太宰。孔子聞此問答，更曉弟子以多能非君子所尙。言因我少時貧賤，故多能鄙賤之事，此君子所不多也。『多乎』、『不多』二多字，與漢書袁盎傳『諸公聞之皆多盎』之『多』字同，是稱美的意思。上面所記是一件事。『牢曰』以下，又另是一事。牢是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名牢。『試』用也。琴牢說：『孔子曾經講過：『我因爲不用於世，所以能多學會了種種技藝小事。』』

『牢曰』以下，集解及皇疏本均另爲一章。朱注合之。蓋輯論語者以二事相類，故并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此章是孔子自謙無知，又自言教人之道。『鄙夫』指真沒有知識學問的人。『空空』與『慳慳』通，誠懇也。『叩』反問也。鄙夫力不能問，故須反問以發之。凡事各有『兩端』，如有外侮來時，抵抗則恐力有不及，不抵抗則恐國將不國，抵抗與不抵抗，即兩端也。凡事有兩端則疑，疑則不能不問。『竭』是盡我所知以教之。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夫音扶。『鳳鳥』即鳳凰，相傳舜為天子時曾飛來，文王時又曾鳴於岐山，河即黃河，相傳伏羲時，黃河中有一匹龍馬，背上的毛有像八卦之文，這在當時叫做『龍馬負圖』。二者古代以為聖人在位之祥瑞。孔子此語，蓋歎當時沒有聖王，不能用我，行道之希望，恐怕從此完了也。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音七雷反。衰同緘，粗麻布。喪服以粗麻布為衣裳，其緣不緝者曰斬衰，緝者曰齊衰。斬衰服重，齊衰較輕。見儀禮喪服。此舉齊衰以包斬衰。江永說見鄉黨圖考。冕，大夫以上之冠。『冕衣裳』指大夫之禮服。『少』去聲，年少也。作，起立。此章言孔子見穿喪服的人，穿大夫以上之禮服的人，眼睛的人，雖年少，於己亦必愛容起立。如行經此種人之前，必走得快些也。意思是哀有喪者，尊在位者，恤殘廢者。朱注云：『或曰：』
『少當作空』。蓋以下有『作』字故。一說，冕衣裳者，是行祭時的大夫，瞽者，是襄祭禮的樂工。孔子對這二種人與齊衰的人，所以作或趨者，因其有喪祭之事而起敬也。說見論語稽。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喟，歎聲。猶今人說話以前先「嘆」的歎一聲也。彌，越加也。顏淵說孔子之道，仰望之，覺得他越加高，鑽研之，越加鑽不進去，瞻看也。起先像在前面，可以看見，忽然又在後面，看不見也。這是甚言其道之高深微妙，不易推究。循，音巡，誘，音又。夫子，即孔子。「循循」是一步一步，按着次序的意思。誘，引導也。「博我以文」者，把種種典章制度的典籍，教我博學也。「約我以禮」者，教我以禮約束自己也。此二語即上篇孔子所說「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先博文，後約禮，即「循循」也。夫子之教人如此，故我雖欲罷，而心中總覺不肯捨去矣。但我的才力心思，既都用盡，而夫子之道，卓然如有所立於吾前，雖欲從之，而無從也。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既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與此章所記，可以互相參證。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

乎？

閉音建去聲。此時魯國以幣召孔子，孔子正要回魯，忽然在路上害起病來，並且病勢很沉重也。（據劉氏正義）子路恐孔子或竟不起，所以使弟子在寓中扮作家臣，預備治喪。蓋以孔子曾為魯司寇，應有家臣也。

病閉者，孔子的病稍覺輕些也。這時候，孔子知道子路使門人為臣的事，便斥責他道：『久矣哉！由之行許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之意，以去魯之時，已辭司寇之職，不當復有家臣。現在忽然又有了家臣，這種事情，去騙誰呢？人無可欺，只可欺天耳。二、三子指從行之弟子，自己的弟子，都很是關切的，假扮的家臣，有甚麼意思？故云：『與其死於臣之手，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也。縱雖然也，大葬者，謂反魯得復用，以禮葬也。言己雖未必復見用，以禮大葬，亦不致死於道路，暴露不葬也。（用朱注說）』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藏也。匱，匱也。沽，售賣也。『賈』即今之『價』字。『諸』字均作『之乎』解。子貢對孔子說：『有一塊美玉在這裏，還是在盒子裏藏起來呢？還是等着高的價錢賣掉呢？』是孔子連聲說：『賣了他吧，賣了他吧，我正在等合格的價錢哩。』劉氏正義謂『賈』當音古。『善賈』是買人之善者。『待賈』亦為待買人。說與通解異。又引說文段註曰：『賈者，凡買賣之稱也。引伸之，凡賣者之所得，買者之所出，皆曰賈。俗又別其字作價，別其音入禍韻，古無是也。』這是說即使作價錢講，照古音亦當音古也。

此章全以比喻為問答。『求』字，『待』字，最宜注意。子貢說：『求賈而沽』，孔子則曰：『待賈而沽』，直將生平不忘用世，而亦不肯枉道求用之心，全盤托出。蓋孔子本以救世為主，自然想握得政權，行他的道。不

過要等有相當的國君來聘請，然後始出仕也。漢末諸葛亮高臥隆中，就是美玉韞匱而藏，後來劉玄德三顧草廬，他就爲劉玄德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即得善賈而沽也。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東方夷人有九種，故曰『九夷』。孔子因時無明君，不得行道，不過有欲居九夷之歎，此與上篇乘桴浮海之言同旨。或人以爲九夷的地方極僻陋，不可居，故曰『如之何？』『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孔子以爲地方雖僻陋，君子居之，用道德去感化，自然能變成一個有禮義的社會，何嘗會僻陋呢？劉氏正義謂『九夷』指朝鮮，『君子』指箕子，非孔子自稱。孔子之意，是說朝鮮已有君子之化，所以並不僻陋。此說亦通。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樂，音樂之樂。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從衛國回到魯國，時已六十九歲，知道終不行，乃從事於正樂。詩三百五篇，分風雅頌三部。舊說謂風詩爲民歌，采自各國，可以見其風俗及風化，故曰『風』。『雅』者，正也。『正』卽是『政』。爲士大夫美刺政治之詩。頌則所以稱頌功德，用之於祭祀之時。近人梁啟超采阮元魏源說，謂當分爲『南』（周南召南）『風』、『雅』、『頌』四類。『南』是合樂所奏，故論語稱『關雎』之亂。『風』卽『諷誦』，所謂『不歌而誦』者，是『徒歌』。『雅』爲周代之正樂。『頌』則歌而兼舞，頌兼重舞容，故曰頌。（古文容貌的容字卽『頌』字。）本章僅舉『雅頌』而不及『風』者，一說謂雅頌既各得所，則風詩自不致混入，一說謂此『雅頌』專指樂律而言，合於雅頌之樂律者，則『風』亦爲雅頌。按此章異說最多，略舉重要者如左：

(一) 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語魯太師樂云，即接載此章。下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任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這是說『正樂』即是『刪詩』。

(二) 鄭衆周禮太師注鄭玄儀禮鄉飲酒禮注則謂『正樂』即整理詩的篇第，故曰『雅頌得所』。

(三) 毛奇齡四書改錯則謂『正樂』即正樂章，正雅頌之入樂部者，所謂『雅頌得所』者，如鹿鳴一詩，奏於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清廟一詩，奏於祀文王，大嘗禘，天子養老，兩君相見，各有其『所』，正之，則各得其所矣。

(四) 包慎言敏甫文鈔則謂『雅頌』指音律言，不指詩篇言。詩之風雅頌以體別，樂之風雅頌則以律分。大戴禮投壺言凡雅二十六篇，入篇可歌，所舉八篇中，鶴巢采繁采蘋伐檀鵲虞五篇，皆風也，而亦名雅，以其音律爲種也。又如郊風七月吹以養老，物則曰雅，吹以迎送寒暑則曰頌，故『正樂』者，謂正其音律之錯亂，非整理其篇章也。——以上四說，以包說最爲詳盡而合理。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此章記孔子自言其庸行。『出則事公卿』者，言出仕朝廷，則盡其忠勤以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者，言回到家裏，則盡其孝悌以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者，言遇着喪事，不敢不勉力以從禮；『不爲酒困』者，言吃酒不吃醉，以致損身廢事。『何有於我哉』，言於我有什麼，謂不難也。舊解謂『何有於我哉』是孔子的謙辭，但上面有『喪事不敢不勉』句，如舊解，則語氣似不甚合。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逝，去也。往也。『夫』音扶。『舍』止也。孔子在川上，見流水逝去，沒有一停止，因道：『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按孟子離婁篇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正釋此章之旨。未注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孔子歎一般的人，好色者多，好德者少也。孔子在衛，靈公與南子同車過市，使孔子為次乘。孔子醜之，故說此話。事見史記孔子世家。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進，吾往也。』

簣，音漬。覆，音腹。此章孔子勸人對於進德修業及做事當努力完成，不可半途而廢也。爲山，積土爲山也。黃龍也，編竹爲之，所以盛土。此以『爲山』爲譬，築一座山，只須加一土籠的土，就可成功也；但現在止住了，不去加這座山，就不成功。是我自己止住的。一塊平地上，我纔倒了一土籠的土，以後我天天把土蓋上去，積久了，自然也會成山的。朱注說：『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按尚書旅獒云：『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孔子之言，蓋本乎此。孟子盡心云：『有爲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大戴禮勸學云：『鍤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鑲。』亦可與本章相發。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告也。『與』今作『歟』。顏淵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服膺弗失，身體力行，欲罷不能，故不惰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此章是顏淵死後，孔子感歎之詞。『謂』是對他人說顏淵也。顏淵能語之而不惰，故見其進，未見其止。曰『惜乎』者，言這樣一個自強不負的人，死了，真真可惜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稻始生的時候曰『苗』，到葉茂花開的時候稱『秀』，結了穀則曰『實』。此章亦是孔子痛惜顏淵之詞。言顏淵孜孜好學，而不幸早死，有如稻之苗而不秀，秀而不實，深可惜也。漢唐人解本章，說皆如此。宋注則云：『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則謂泛指求學半途而廢者言。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即今語所謂『青年』。『焉』平聲，安也，副詞。『來者』指後一輩的人而言；『今』指現代的成人而言。這就是說：『青年是可畏的，怎能逆料後輩成不及現代呢？』青年之所以可畏，正因他們年富力強，進德修業，未可限量，大有『後來居上』的希望。如其不能及時努力，到了四十五十之年，而無學問道德上的聲聞，則正是所謂『小時了了，大未必佳』，這亦不足畏了！青年人讀此章，尤當猛省。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之言』是正言也，就是質直的教訓。正言，人所敬憚，故不敢不從。但須從其言而改之，方爲可貴。異音遜，柔順也。『異與之言』是委婉的勸導。『說』，即悅字。『繹』，尋繹也，就是仔仔細細地省察他的話，尋出他的言外之意。必如此方爲可貴。如其聞異與之言，徒悅其言之柔順，而不知尋繹其微意之所在，聞法語之言，徒然而從，而不能切實改過，則是不可以理喻，不可以情感。法語異言，均失其效矣。所以孔子說：『我也沒奈何他了！』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此章已見學而篇，但少記了一節。邢疏曰：『記者異人，故重出之。』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三軍，泛指軍隊。帥，是軍隊的統帥。匹夫，是平民。朱注引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按此章之旨，在說明志之不可奪。上句是比喻之辭。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衣』，去聲，就是『穿』。『集解』引孔云：『緼，桑著。』桑著，謂以亂麻爲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鄭玄論語注云：『緼，絮著。』絮著，言以舊絮爲著。古無木綿，故以亂麻或舊絮爲著，做綿袍也。貉，胡各反。狐貉，皆獸名。此指狐

皮，貉皮的袍子。常人自己穿了破舊的衣裳，見人家穿了簇新的狐皮袍子，往往自以為難看可恥。子路則穿了一件破舊的緼袍，與穿狐皮袍子的人，共同立在一處，而不覺得羞恥，故孔子特別稱贊他。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二語，見詩經衛風雄雉篇毛傳云：『伎，害也。臧，善也。』按說文云：『伎，很也。』按伎音志，有所很嫉忌害叫做『伎』。有所歆羨貪慕叫做『求』。盲人能不伎不求，則何用為不善也。子路常念誦此二語，以為此二語可以終身行之。孔子以其所取者太小，故告之曰：『是或一道也，但亦何足以為盡善乎？』蓋望其更進一步耳。按此章，漢人舊解，絕不與上章相涉。作疏者始謂與上章相連，孔子引詩以美子路，子路聞譽自喜，故終身誦之。朱注亦采疏說，似把子路看得太低，且孔子既引詩以贊之，是已取『何用不臧』之意，而又忽云：『何足以臧？』亦先後矛盾。本篇注疏本三十三章，經典釋文則云三十一章。陸德明所見之本，殆即分『不伎不求』以下，另為一章。史記弟子列傳載衣故緼袍一事，亦無『不伎不求』二句，故仍以分立一章為是。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孔子以松柏比堅毅卓絕的君子。以松柏歲寒後彫喻君子之處亂世而不改其操，臨患難而不變其節。尋常的草木，在春夏和暖的時候，都開花結果，枝葉茂盛，一到冬天，經了霜雪，就葉落枝枯，不見活氣。只有松樹、柏樹，雖到寒冷的時節，仍舊不會彫枯，這是松柏能耐寒冷的緣故。按莊子讓王篇云：『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隍然之隘於其卒子！』是此章為孔子厄於陳蔡時謂子路之言。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今作『智』。朱注云：『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與』卽『以』。淮南子汜論訓引此章，卽『與』『以』。錯出。朱注云：『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其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按可與共學，謂可與切磋琢磨，共同研究學問。但雖力學而其志或在利祿，或在聲聞，或在記誦詞章，故曰『未可適道』。』志在適道者，又或所守不堅，半途而廢，故曰『未可與立』。『能守道而卓然有以自立矣，或知常而不知變，則亦未能通經達權，故曰『未可與權』。』按漢儒說下唐棣之華爲一章，故以『權』爲反經合道。程子以其近於權術權變之說而非之，故曰『權，經也』。朱子謂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云。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華』，今作『花』。夫音扶。『唐棣之華』四句，是古時的詩；詩經裏沒有這四句，所以昔人都稱爲『逸詩』。『唐棣』是一種花的名稱。『偏』，通『翩』。『反』，同『翻』。『而』，語助詞，此處用作狀詞的語尾。『反而』，猶云『翻然』。『偏其反而』，形容花朵動搖之狀。朱注云：『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

其所謂「爾」亦不知其所指也。「豈不爾思，寔是遠而」就是說：「不是我不想念你，可是你太住得遠了。」孔子這四句詩，大概是寫懷念遠人之情的。孔子論詩，主張要有真實的情感。「思無邪」當如此解，已見前。所以對於這詩不以為然，批評道：「沒有想念他吧！如果想念他，有什麼遠呢？」「夫」字就是今語的「吧」字，用以表示神情語氣的。武億經讀考異謂「夫」字當屬上讀，有詠嘆之趣。劉氏正義以為「其說良然。」今亦從之。

按此章注疏及皇本均與上章相合為一章。意思是說普通的花，皆先開後合；獨有唐棣之花，初開反背，終乃合并，是反常的。詩人見反常的花，而想到反常的「權」，又以行權是很難的，所以說不是不想行權，無如權之道很深遠，不易求到。孔子則以為一個人已經至於道，已經有所建樹，只要能夠由常道反轉來一想，就可以得到權的道理，所以說是不想權，並不是權之道深遠，似嫌迂曲。

〔問題〕

- (一) 何以謂孔子罕言「利」「命」「仁」三者？
- (二) 何謂「博學而無所成名」？
- (三) 何謂「絕四」？
- (四) 「多能」是否即可稱「聖」？
- (五) 何謂「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 (六) 孔子川上之語，其旨安在？
- (七) 孔子為山之喻，其義如何？
- (八) 後生何以可畏？
- (九) 聞「法語之言」「巽與之言」應當如何？
- (十) 知仁勇三達德功效如何？

鄉黨第十

此篇係弟子記述孔子平時之儀容言動，全篇著說凡一章，但其間事義，各以類從，故各本均分於（劉氏）分二十一節，程氏分二十二節，朱氏分十八節，劉氏正義分二十五節。今節分爲二十六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鄉黨」猶今言「鄉里」。「恂恂」恭敬溫和之貌。「如」爲狀詞之語尾。「恂恂如」卽「恂恂然」。「似不能言」者，是好像不能說話的樣子，非真不能說話也。鄉黨是因爲父兄宗族之所在，不欲以賢知先人，故言語寡少，便音駢，平聲。

「便便」辯也。「謹」謹慎也。孔子在魯國的祖廟助祭於公，或在魯君的朝廷見君，說起話來，於禮法政事，不肯緘默，其言甚辯，但仍著極其謹慎，不肯說錯。

右第一節，記孔子在鄉黨與在廟朝發言的態度不同。按本節與下節，劉氏正義併爲一節。今從朱注分之。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跂蹻如也；與與如也。

「朝」謂在朝廷上，此君未視朝時也。「下大夫」指官位與孔子相並的，及位在孔子以下的。孔子仕魯，爲小司空、小司寇（依正義說），故亦爲下大夫也。「上大夫」卽卿，官位在孔子以上的。集解採孔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按爾雅釋詁：「衍，樂也。」此以「侃」爲「衍」之通借字，故訓「和樂」。「說文

「開和悅而諍也。」諍者，辨其是非，不妄諧俗，故訓「中正」。『開』，魚巾反。此言孔子等同等的官及下級官說話和氣而歡樂。同上級官說話，中理而正當，所謂對下不驕，對上不諂也。朱注據說文以『剛直』釋『侃侃』，不如孔說爲長。朱解又採馬曰：『跛踏，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跛踏』讀如『促節』。『與』通『輿』。通『總』。行步安舒也。言孔子上朝，君主在前，態度恭敬，威儀安舒也。『中適』猶言恰到好處。

右第二節，記孔子在朝的言論儀容。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擯，讀如賓去聲，亦作僎。『君召使擯』者，言魯君使孔子爲僎以迎接賓客也。古時賓主相見，賓則曰介，主則曰擯。『勃如』變色也。與孟子『王勃然變乎色』之『勃然』同，但此謂變色起敬耳。躩音覺。『足躩如』是兩脚盤旋逡巡之貌。敬君命故也。

僎不止一人。『所與立』謂同爲僎者。『左右手』者，集解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襜』讀若穿。朱注云：『整貌。』按楚辭九歎：『裳襜褕而含風兮。』洪興祖補注：『襜褕，衣動貌。』兩手拱揖，移左移右，則衣之前後襜褕然飄動矣。按賓客入內時，走得快，故曰『趨進』。『翼如』者，集解孔曰：『言端好也。』按凌曙典故殿所說，疾趨，須身小折，頭直，手足正。禮記玉藻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無移。』疾趨而兩手不動，如鳥舒翼而翔，故曰『翼如』。

賓辭，君主命擯送賓。賓退去以後，孔子爲賓事畢，必回到君主前復命說：『賓已去了。按公食大夫禮及聘禮於賓退，送於門外之後均言『賓不顧』。故復命時曰『賓不顧矣。』

右第三節，記孔子受命爲擯時的儀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入公門』者，入君主的門也。古時諸侯有三門，即庫門、雉門、路門。最先入的外門爲庫門。『鞠躬如』者，低着頭進去，如鞠躬的樣子也。『如不容』言公門雖高大，而自己低着頭，好像公門低小，不能容納一般，這是敬之至也。『立不中門』是說不立在門的中央。闕音域，是門限。『行不履闕』是說走過門，不踏在門限上。位是君主的坐位。進了庫門，到外朝（諸侯三朝之一，其餘二朝爲治朝、內朝）就見君主不常御的坐位，但君雖不在此位，而走過君的虛位時，亦當起敬，故色勃如，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言走過外朝的君位以後，漸近君主，故難和人說話，不敢放肆，像說不暢快的樣子。攝，擦也。齊音資，衣的下擺叫『齊』。升堂，由外朝入雉門，升君主常日聽政的治朝之堂也。拾級登堂，故須撩起衣裳的下擺。這時孔子走路的样子，也像鞠躬一般。屏音丙，去聲。『屏氣似不息』就是屏着鼻氣，像不呼吸的樣子。蓋在治朝對着君主大聲呼吸，似不敬也。『出』退朝時走出治朝之堂也。等階級。『降一等』者，走下堂階一級也。逞，舒展也。『逞顏色』者，屏氣已久，走下堂階一級，就舒氣解顏也。『怡怡如』是和悅的樣子。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臧琳經義雜記』曰：『史記世家作「沒階趨進」。聘禮註引論語同。曲禮士相見禮疏引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舊有此字，非誤。』『沒階』階走完也。『趨進，翼如也』者，走完階沿，在平地上向前走，雖不像對君主

時的恭敬，亦很端正也。『復其位』者，出雉門，回到外朝，又經過君主的虛位之前也。

右第四節，記孔子趨朝的儀容。按劉氏正義，謂此節與下節同記聘問之事，今從朱注。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圭是玉，上銳下方。諸侯各有命圭，為君聘使鄰國，須執持君之圭而往。勝平聲。『如不勝』者，言執君之圭，像力不能勝的樣子。敬之至也。曲禮云：『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義與此同。『上如揖，下如授』是說執圭的高。低。朱注云：『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勃如戰色』者，言執圭時，小心謹慎，惟恐失禮。容色和平時不同，有像戰慄的樣子。踏音縮。『足踏踏如有循』者，言行步促狹，不敢開大步，並且像循着軌道而行，亦表示謹慎的意思。以上是記聘問鄰國授圭時的禮容。享，獻也。行授圭禮後，乃行『享禮』。聘禮授圭，享禮授璧，而所獻之物多，如皮幣之屬，一一羅列庭中，叫做『庭實』。圭所以申信，璧所以交歡，這時不復有戰慄之色，容觀較先時從容，故曰『有容色』。此正對『勃如戰色』而言。

覲，見也。行聘享公禮已畢，和鄰國君主，以私人的資格相見，叫做『私覲』。『愉愉』是一種很和氣的神情。和相親。按郊特牲，謂人臣無外交，故以大夫之私覲為非禮。鄭玄注，謂其君親來，則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以君命聘，則有私見，則此言私覲與郊特牲所云並不矛盾。

右第五節，記孔子聘問鄰國時授圭、享禮、私覲的儀容。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為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

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君子」謂孔子也。「紺」音幹。說文云：「紺，深青而揚赤色也。」段玉裁注以爲即今之「天青」，又名「紅青」。深青近黑，故鄭玄以爲玄色之類，則似借「紺」爲「紺」。『黼』爲『黻』。『黻』讀若周。朱注云：『絳色。』士冠禮注云：『赤而微黑。』廣雅云：『緇，青也。』則亦深青而近黑之色。『飾』領緣。『不以紺緇飾』者，言不用此二色做領緣也。紺色是齋服，以紺爲飾，則像齋服。緇色是用以飾三年之喪的練服的（三年之喪，至三月曰小祥。練爲小祥祭名。練服此時所服。）今非喪服，而亦以淺絳色爲飾，則類於喪服矣。故孔子緣領，不用此二色也。『喪服』者，在家中私居時所穿的衣服。紅紫是間色，不是正色，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當時人雖愛用之，孔子則雖家居的衣服，亦不用此二色，至於正服，更無論了。『袷』音診，單衣也。細麻布叫『緇』。音癢，粗麻布叫『絺』。音隙。『袷緇絺』者，麻布的單衫，就是現在的夏布衫。『當暑』者，當暑熱的時候。『必表而出之』者，言夏布單衫，只可做外衣，着身尙須穿一件裏衣，使身體的皮肉，不外露也。此朱注說。一說『表而出之』，謂有表衣出其上，卽加上衣也。繻衣，黑色的衣。羔裘，是黑羊皮。素衣，白色的衣。麕，音尼。麕裘，是白色的麕皮。黃衣，黃色的衣。狐裘，色黃。古人穿皮襖，以毛向外，而皮襖的外面更加一單衣，這單衣叫做『褻』。上所謂衣，卽褻也。孔子要中外的衣服顏色相稱，故褻與裘必用一色。褻裘是家居時穿的皮襖，做得長取其暖也。『短右袂』者，右手的手袖短些，取其便於做事。此朱注說。一說『右』本作『又』。手也。非僅指右手而言。若僅指右手，則左右袂長短不同矣。亦可通。『寢衣』，鄭注云：『今小臥被是也。』說文亦云：『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是寢衣，卽現在

的被。『有』古通。『又』言睡時蓋的被，比身子長一身半，使手脚不外露也。朱注引程子云：『此錯簡，當在「齋必有明衣布」之下。』故釋之曰：『齋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與鄭許說異。狐貉，狐皮襖也，毛長而暖。家居的時候，衣服貴能適體，故孔子穿狐皮襖也。一說，『居』有坐的意義，此以狐貉爲坐褥，非言家居的衣服。『佩』帶掛玉器也。平常時候，身邊必帶掛玉器。只有喪事時，把佩玉去掉。故曰『去喪無所不佩』。按禮記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又云：『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可與此節所記相發。『帷裳』是朝祭之服用，正幅布做，前三幅，後四幅，在裳的上畔，攝收使小，以稱腰身，故裳積很多，如今之百褶裙。因爲是要用正幅布做，所以並不斜殺其幅。所謂『殺』，卽割削剪裁也。『殺』去聲。『非帷裳』是帷裳以外的其他衣裳。這些衣裳，下畔倍於上畔的腰，必斜殺其幅以縫之，故曰『必殺之』也。大概當時人，於非朝祭的帷裳，亦有用正幅布做，而不斜殺其幅者。孔子則不然。故門弟子記之。古人以白色爲素服，女色爲吉服。『羔裘玄冠』是吉服。故孔子不用以弔喪。『吉月』是月之初一。古時初一日，君臣有至太廟視朔之禮。視朔之服，爲皮弁素衣，素裳。而平日視朝之服，則爲玄冠，緇衣，素裳。此處所謂『朝服』。集解引孔曰：『皮弁服也。』按卽視朔之服也。魯自文公不視朔，而孔子獨於是日，仍衣皮弁服而朝，亦我愛其禮之意也。見毛氏四書改錯，則謂孔子在初一日，必先衣皮弁服入朝，至君不視朝，然後易朝服而朝於君。本來朝服而朝，可不必記，因其不先服，故記之也。說亦可通。

右第六節記孔子穿衣的情形。按本節依劉氏正義至『齋必有明衣布』止，今從朱注。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齊，今作齋。『齊』卽齋字。凡祭祀必齋，齋必沐浴。『明衣』皇疏謂『齋浴時所著之衣也。浴竟，身未燥，未堪著好衣，又不可露肉，故用布爲衣，如衫而長身也。著之以待身燥。』『變食』者，集解引孔曰：『改常饌。』朱注云：『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者，集解引孔曰：『易常處。』朱注同。按變食，遷坐，亦無非求清潔也。

右第七節記孔子齋時衣食居處之事。按本節「明衣」句，劉氏正義歸入上面記衣的一節；「變食」二句，歸入下面記食的一節。今從朱注另爲一節。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食」音嗣，飯也。牛羊猪魚之類切細的，「厭」叫做「膾」。朱注云：「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爲必欲如是也。」如朱注則此二句之意爲：飯米不厭其精白，肉膾不厭其細切。劉氏正義引國語晉語：「民志無厭。」句韋注曰：「厭極也。」謂孔子飯蔬飲水，樂在其中，且以取惡食爲未足與議，故飯不極精，膾不極細，似較朱說爲長。「饁」音意，飯煮得太爛。「餲」音愛，爛飯變了氣味。孔子對於這種飯是不吃的。魚壞曰「餒」，肉壞曰「敗」。魚肉壞了的，孔子亦不吃也。食物顏色不好曰「色惡」，氣味不好曰「臭惡」，都是就要壞了。「失飪」者，烹飪時火頭不足，沒有煮熟也。孔子都不吃。集解引鄭玄以爲「不時」者，不是吃飯的時候。朱注則謂「不時」是指果實未熟之類。二說並通。此皆孔子講究衛生之慮。割，割肉也。令人言切。「割不正」，皇疏及朱註均謂切不方正。朱注並引漢陸績之母割肉未嘗不方，斷蔥以寸爲度爲例。邢疏

則謂折解牲體脊脅臂臠之屬，不得其正，正義亦主之。割不正的肉，雖然無害衛生，但孔子亦不苟食也。『醬』種類不一，有烹時用的，有吃時加的。孔子對於食物，如無相宜之醬，不欲食之。汪烜四書詮義，則謂醬爲醃醢鹽梅之總名，如內則所載，各以其氣味物性之宜相配，此所謂『得其醬』也。詳見劉氏正義引『食氣』之『食』音嗣，飯也。肉所以佐飯，應適得其當。若只吃一些飯，而輔以許多肉，便是吃肉不是吃飯了。這叫做『肉勝食氣』。孔子則不如此。酒爲賓主盡歡而飲，若多飲而醉，往往失儀惹禍，即此所謂『亂』也。孔子飲酒雖無限量，但決不至於亂。『沽酒』是市上買來的酒，裏面多有雜質，屬入『市脯』，是市上買來的乾肉，多不新鮮或不清潔，二者吃了，喝了，有礙衛生，故孔子不吃不喝。『葷』即生薑，菜中用薑能去腥穢，故不撤去。『不多食』者，所謂『適可而止』，不貪心多吃也。一說此『不多食』承上文『葷』說。『祭於公』者，助祭於公家也。公祭的肉，待分到，或已過了三日，故孔子必當天就吃，不再過夜，使肉更不新鮮，故曰『不宿肉』也。『祭肉』指自己家裏祭祀的肉，孔子也不過了三日才吃，過了三日，這肉難免腐敗，所以不吃牠了。

右第八節記孔子日常飲食之事。

食不語。寢不言。

『食不語』者，吃飯的時候不說話。『寢不言』者，睡覺的時候不說話。朱注引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或謂『言』與『語』不同，食則言而不語，寢則語而不言，似嫌迂曲。

右第九節記孔子當食寢時的儀容。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疏，粗也。食音嗣，飯也。『疏食』是粗糲之飯。『蔬』或云即今『蔬』字，但作蔬，則與下菜羹複。菜羹，是以菜爲羹，瓜是瓜類。『齊』同齋，最敬貌。孔子貧賤時祭祀祖先，雖或用粗飯，菜羹或瓜類，祭品很薄，但他的容貌

是很嚴敬的。按『瓜』，魯論作『必』。鄭玄註主從古論作『瓜』。孔安國註云：『三物雖薄，祭之必敬。』是亦主作『瓜』也。朱註謂『雖薄物必祭』，則從魯矣。又云：『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是仍以本節爲記飲食也。不如鄭孔二說爲長。

右第十節，記孔子祭時的儀容。

席不正不坐。

古時席地而坐。設於地的席，如有移動偏斜，孔子不坐。

右第十一節，記孔子坐時的儀容。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鄉人飲酒』者，古時行鄉飲酒禮也。年老的人拿杖，故稱『杖者』。王制云：『六十杖於鄉。』則此『杖者』指六十以上之老人。此言行鄉飲酒禮時，孔子必等年紀老的人出去了，自己纔出去。因老者本應敬重，此禮又貴於崇年，主於養老，更不可對老人失敬也。『儺』，讀儒平聲，是古時一種風俗，卽周禮方相氏所謂『狂夫四人，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儺』也。意在祛邪逐疫。阼階，東面的階，古禮以此爲主人所立之階。『朝服』，卽上朝時的禮服。孔子遇鄉村裏舉行逐疫的時候，必穿著朝服，去立在家廟的東階之上。皇疏曰：『孔子聞鄉人逐鬼，恐見驚動宗廟，故著朝服而立於阼階，以侍祖先，爲孝之心也。』

右第十二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按邢疏云：「此記孔子遣人之禮也。」問，「猶遣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此孔子凡以物問遣於他邦者，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劉氏正義引論語稽云：「士相見當再拜，今拜使者，如拜所問之人。」本節的意思，是說孔子遣使至外國訪問朋友，同時以物送給朋友，當使者出國時，孔子再拜而送之，如送其所訪問的朋友也。

右第十三節，記孔子遣使遣問友人。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饋，音愧。康子，季康子，魯卿。他送藥品給孔子，孔子拜而受之。接受大夫之饋而拜，禮也。「丘未達，不敢嘗」者，言我還不知道這藥治甚麼病，所以不敢嘗也。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孔子不服康子的藥，就是這個意思。

右第十四節，記孔子受人饋藥。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廐，馬房也。孔子上朝之時，家中的馬房被火燒燬。孔子退朝以後，只問傷不傷人，不問馬，這是貴人而賤畜也。經典釋文云：「一讀至「不」字絕句。」蓋讀「不」爲「否」，先問「傷人乎否」，然後問馬，先人而後畜也。此別一解。

右第十五節，記孔子馬廐被焚時事。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

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賜食』指君以熟食賜孔子也。『必正席先嘗之』者，受了君所賜的熟食以後，必恭恭敬敬坐着，先自己來嘗，然後再以餘者頒賜他人。蓋敬君之惠，而不留君之惠也。『腥』是生的肉或魚，薦是進獻的意思。因為祭君之賜，必煮熟了，先祭一祭祖先。君賜熟食所以不薦者，恐為餒餘也。『生』是活物，因係君賜，不忍即殺，所以養畜之，以待祭祀之用也。『侍食於君』者，孔子侍坐於君的旁邊，陪君吃飯也。『祭』是古禮之一，食時把種種食物，先取出少許，放在俎豆邊，以祭先代初造飲食之人也。『先飯』即先嘗食之，以飯賅其餘的食物也。孔子侍食於君，在君祭時，自己遵禮先吃，如為君嘗食一般，故曰『君祭先飯』也。

右第十六節，記孔子受君賜食及侍食的事。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視者，視疾。『疾，君視之』言孔子有病，君來看病也。『東首』是睡時，頭在東面，病者頭在東面，則君臨榻前，適南面矣。紳，是大帶，朝服所用。孔子有病，不能起牀，穿朝服見君，而又不敢以便服見君，所以君來看病，把朝服蓋在身上，又把紳拖在朝服上面，以盡禮也。

右第十七節，記孔子承君問疾時事。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君命召』者，君有命令來叫孔子也。上呼下曰『召』。凡遇君命來召，求不及等到馬和車子駕好，即時步行而去。此言孔子急趨君命，急迫先行，不及俟駕車，及行後而家人始以車隨及之耳。

右第十八節，記孔子奉君召時事。

入太廟每事問。

已見前入脩篇按論語稽謂此篇「雜記學人之事，入廟在所當記，非重出也。」

右第十九節，記孔子入太廟事。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死，無所歸」者，孔子的朋友死了，沒有家族來料理喪事也。「曰於我殯」者，孔子說由我來殯殮他。饋，是送的東西。朋友雖把車馬等貴重的東西來送，也視為平常的事情，而不拜；只有朋友把祭祖先的肉來送，孔子因敬重朋友的祖先，故必拜而受之。

右第二十節，記孔子的交友。

寢不尸，居不容。

「寢不尸」者，不像尸首一般直挺挺的臥在牀上也。正義云：「夫子曲肱而枕，則側臥可知。今養生家亦如此說。」「居」是平日住在家里。「不容」者，不像上朝或祭祀時，有莊肅的容儀，這時的態度十分自然活潑也。按經典釋文「容」一作「客」。唐石經亦作「客」。臧琳經義雜記解孔註：「為室家之敬難久。」云：「謂因一家之人，難久以客禮敬已也。」此別一解。

右第二十一節，記孔子平居儀容。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此節與子罕篇所說：「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一段，大同小異。意思亦是哀有喪，尊在位，矜殘廢之人。但子罕篇所記，為對於齊衰、冕、瞽、替之不相識者，而此節則為對於相識之齊衰、冕、瞽者耳。狎與自己素來親熱也。變者，變了容色對他，異於常時也。褻與狎義同。或曰：「燕見」也。貌，禮貌。「凶服」即喪服。「凶服者」即上所云「齊衰者」。「式」即「賦」，是車上一條橫木，此作動詞用，引申為把身體憑在式上，以表敬意的意思。「版」者，古時無紙，國家的圖籍，都是用竹版、木版寫。「負版者」，捧國家圖籍的人也。孔子在車子上，見穿喪服的，負國家圖籍的人，必在式上憑着，以表敬意。

右第二十二節，記孔子特施敬禮的人。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盛饌者，即豐富的酒席。「變色而作」者，集解引孔曰：「作，起也。教主人之親饋。」現在正式宴會，還有主人親自上菜的禮節，就是「親饋」。此時孔子必變色而起，敬禮有加也。此節對於孔註「親饋」二字，極要注意。因非親饋，則雖為盛饌，孔子亦不若是重視也。

右第二十三節，記孔子宴會中的儀容。

迅雷風烈，必變。

忽然一聲霹靂，叫做「迅雷」。忽然起了一陣大風，叫做「風烈」。『風烈』即是「烈風」。此與「迅雷」錯綜以成文耳。『必變』者，敬天也。禮記玉藻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義與此同。

右第二十四節，記孔子天變時的儀容。按劉氏正義本節，與上節併為一節。茲因二事性質並不相同，故分之。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綏是挽以上車的一條繩索。孔子上車的時候，必正立而手執綏，表示不亂動，亦防傾跌也。『內顧』者，回頭看後面。『疾言』者，說話說得響而又快也。『親指』者，把手指頭指來指去也。正義曰：『親字義不可解。』曲禮云：『車上不妄指。』『親』疑即「妄」字之誤。孔子坐在車中，不回頭看後面，說話不響而快，不把手指來指去，其莊敬可知。

右第二十五節，記孔子乘車的儀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朱注云：『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同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是。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又引邢疏曰：『梁，橋也。一時哉，一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違，以為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引晁氏曰：『石經「嗅」作「夏」，謂雉鳴也。』引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又云：『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為「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為之說。』王引之經傳釋詞云：『色斯者，狀鳥舉之疾也。』色斯，即「色然」，驚飛貌也。……哀六年公羊傳：『諸大夫』

見之，皆色然驚而駭。何注曰：「色然，驚駭貌，義與此相近也。並歷舉漢人「色斯」二字連用之例爲證。按「色斯舉矣」記爲飛舉之速，「翔而後集」記爲翔集之遲，疑卽記所見之雌雉。但爲記事狀物之語，不寓他義，不必過於深求，致難索解。「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則孔子見之，偶然脫口而出之語也。山石有在兩巖間如梁者，謂之「山梁」。此雉集其上也。「共」爲「拱」之借字。爾雅釋詁：「拱，執也。」「嗅」當從劉說作「臭」。形與「臭」字近，因譌爲「臭」。故五經文字尙作「臭」。唐石經乃加口作「嗅」耳。作「飛舉也」。呂氏春秋審己篇言「子路拚雉而復釋之」拚卽共也。蓋雉以倦飛而集，子路拚而執之，亦游山時隨意遊戲之樂事，而旋即釋之，故雉張兩翅三搏而迅飛耳。」

右第二十六節，記孔子與子路出遊時瑣事。文雖簡短，記敘極生動。注家過於深求，望文生義，反致迂曲難曉耳。

〔問題〕

- (一) 孔子在鄉黨廟朝，何以言語時態度不同？
- (二) 孔子在朝時，對上大夫與下大夫談論，有何不同？
- (三) 孔子做饋相時儀容如何？
- (四) 孔子聘問他國時儀容如何？
- (五) 孔子對於食物的衛生如何？
- (六) 孔子何以不敢管季康子送他的藥？
- (七) 孔子於廐焚後退朝，何以問傷人而不問馬？
- (八) 孔子對死友如何？
- (九) 有威儀，孔子何以必變色而作？
- (十) 本篇末一節所記爲何事？

論語新解 下論

先進第十一

按鄭黨以上十篇，著器上論。本篇以下十篇，著器下論。大概原編從前十篇，增釋後始有後十篇，觀於在體制上應居最後的鄭黨篇排列在第十篇可知也。又後十篇，文體亦多與前十篇不同，讀者細玩之自知。程定於末五篇尤長之，謂是後人續入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樂，音樂之樂。「先進」，「後進」，猶今言「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野人也」者，言前輩對於禮樂，文質得宜，但流俗不明白，以爲是質樸的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者，言後輩對於禮樂，文過其質，但流俗不明白，以爲是彬彬的君子也。這兩句是說後輩不及前輩，而流俗對於野人君子之辨的錯誤。「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者，孔子自言：「我如果要行起禮用起樂來，一定從前輩的文質得宜也。」這是依程朱之說（見集註）解釋的。集解邢疏以「先進」爲前輩，不因時損益禮樂而有古風的；「後進」爲後輩，不因時損益禮樂而得時之中的。皇疏以「先進」爲質樸的前輩，「後進」爲文勝質的後輩。二說皆謂孔子之「從先進」是要還淳返素。劉氏正義以爲「先進於禮樂」是先習禮樂而後服官的，因其未服官時，沒有爵祿，而爲平民，故曰「野人」；「後進於禮樂」是襲先世的爵祿，起先並沒有學習禮樂，到了服官之後，才思爲禮樂之事的，因其襲先世的爵祿，世代爲卿大夫，故曰「君子」。孔子反對當時世襲爵祿的制度，主張行古代的選舉法，所以說：「如果有用我的，我必行先學而後服官的制度。」

統觀諸說，以程朱與劉氏正義之說爲長。何邢皇之說，與孔子平日貴時中，貴文質彬彬之義，不符，正義已駁。

之。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孔子曾在陳蔡之間絕糧，這時回憶相從於患難中的弟子都不在門，心裏記念他們，所以說：「從我在陳蔡受難的弟子，現在都不在門下了。」按「不及門」訓「不在門」是朱子之說。何解引鄭玄注及邢疏皇疏均訓爲「不及仕進之門」。一謂「孔子言時世亂離，非唯我道不行，只我門徒，雖從我在陳蔡者，亦不復及仕進之門」。劉氏正義說：「孟子云：『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無上下之交，即此所云不及門也。」又說：「夫子周游，亦賴羣弟子仕進，得以維護之，今未有弟子仕陳蔡，故致此困厄也。」則以此語爲孔子自言所以厄於陳蔡之故。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
言語：宰我、子貢。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此章是記述孔子的高足弟子。孔子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二，而此十人，尤爲傑出也。朱註與上章合爲一章，則此十人是從孔子於陳蔡者。

孔子之學，是學做人，所以「德行」列在第一。「言語」列第二者，因孔子時列國並立，做官的人，常要出國辦外交，所以說話極其注重。「政事」是有政治學識而能從政的人才。「文學」者，能讀詩書，知典則的人。十人均稱字，其名已散見以前各篇。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助我』指質疑問難，以啓發孔子的施教，如孔子稱子夏的『起予』說，今作悅。顏淵對於孔子的話，默識心通，無所疑問的，所以不能爲孔子啓發也。舊解多作此說，惟皇疏引孫綽曰：『所以每說吾言，理自玄同耳，非爲助我也。』則謂『助我』爲『幫助我』，此另一說。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朱注之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此訓『閒』爲『異』，言父母兄弟稱閔子騫孝友，別人也稱閔子騫孝友，而無異辭。『孝哉閔子騫』一句卽爲別人稱閔子之言，故稱閔子之字也。劉氏正義曰：『不』字作『無』字解，人無非閒之言，不是無非閒閔子之言，乃無非閒其父母昆弟之言。』此解『閒』字與『禹吾無閒然矣』之『閒』同。『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者，言人於其父母昆弟無閒言也。後漢書范升傳云：『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卽本此義。太平御覽孝部引說苑云：『閔子騫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爲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卽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爲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韓詩外傳亦載此事，并謂其母改悔，遂成慈母。據此，則人之所以無閒言於其父母兄弟者，以閔子騫之能感格之，此與舜之感化父母及象正同，故孔子稱其孝。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妻』去聲，作動詞用。孔子把姪女許給南容爲妻，已見前公冶長篇。詩經大雅抑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白圭』是白玉。『玷』是疵點。言白玉上有一些疵點，尚可把牠磨去，一個人說話說錯了，有了污點，被人聽去，便永久被人看不起了。這四句詩，是教人說話要謹慎。南容常把這四句詩，反復念誦，其

能慎言可知。所以能『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也。『三』是虛數，言其常常復誦耳。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亡』今作無。按本章與雍也篇『哀公問』章大同小異。不過那章問者爲魯哀公，此章問者爲魯大夫季康子，那章孔子答語於『好學』下多『不遷怒，不貳過』兩句而已。崔述洙泗考信錄謂此未必果爲兩事。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路是顏淵之父，名無錡，字路。亦孔子弟子。槨亦作擲，現在用石槨，古有木槨。路見孔子最愛顏淵，自己家又極貧，故請孔子之車賣以爲之槨也。鯉是孔子之子，字伯魚，徒行就是步行。孔子自言我爲魯國的大夫，別的大夫都坐車子，我也只得坐車子，不便步行。跟在人後也。實爲大夫，而曰『從大夫之後』者，集解引孔曰：『謙辭也。』劉氏正義則曰：『孔子初仕魯爲大夫，及去位，從士禮。其後魯人以幣召孔子歸，自必復其爵而不居位，若大夫致仕者然，故但從大夫之後。』按古代送喪事人家的禮物，車馬曰贈。（見隱元年公羊傳）是贈喪之禮，本以草馬。故孔子於舊館人之喪，脫駟以贈。顏淵死，孔子亦必有贈，而顏路復有此請，故孔子以鯉死無槨，未嘗賣車事告之。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歎聲。『天喪予』意思是說顏淵喪亡，和天喪亡我自己一樣；連說兩句，痛悼之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
人之爲慟而誰爲？」

『慟』者，悲傷過甚也。顏淵死的時候，孔子往顏淵家哭之，悲傷過甚。從者是從孔子往顏淵家去的弟子，見孔子悲傷到這樣地步，所以說『子慟矣！』『有慟乎』者是孔子不自知之悲傷過甚，聽見從者說，他就問道：『我悲傷過甚了嗎？』接着又說道：『我不爲這個人悲傷過甚，還爲那一個入這樣悲傷呢？』『夫』音扶。『夫人』就是『這個人』。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古代禮制甚嚴。諸侯、大夫、士、庶人喪葬，都有一定的制度。顏淵雖賢，但終是一個平民。厚葬就是違禮了。門人因爲仰慕顏淵的賢德，又以他是孔子最愛的弟子，所以要厚葬他。孔子以厚葬爲違禮，故曰『不可』也。門人不聽孔子的話，竟把顏淵厚葬了。孔子因歎道：『顏回看待我同父親一樣，他若真是我的兒子，我可出主意，不』

使他們遠覆厚葬。現在顏回的父親顏路竟聽門人厚葬了，我雖愛顏回如子，但不便干涉這個違禮的舉動，不是我的主意，是弟子們的主意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

季路，卽子路。子路問對於鬼神，應如何奉事。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劉氏正義說：「事人，若子事父，臣事君是也。」焉能事鬼，「言鬼，則神可知。或以「事鬼」下脫「神」字，非也。」子路又由鬼而連想到死，就再問孔子。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言未能知道「生」，怎能知道「死」也。蓋孔子主張「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故於子貢問死後有知無知，亦答以「死，徐自知之，未爲晚也。」（見說苑）與此答子路之問，其旨相同。

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侍側」，伺候在孔子旁邊也。「閭閻」者，中正之貌，恭恭敬敬的相貌。「侃侃」和樂之貌，已見鄉黨篇。「行行」，剛強之貌。見鄭玄注。「行」，胡浪反。宋翔鳳鴻慶錄引說文解本章說：「行行」應作「侃侃」，下「侃侃」應作「衍衍」。（鄉黨篇「侃侃」亦「衍衍」，同音假借字。）因「侃侃」訓剛強，而「衍衍」訓和樂也。至「行行」二字，想是涉下文「衍衍」而誤，其說亦通。孔子見四人侍於左右，各有真性情流露出來，所以很歡喜。「子樂」之「樂」，音洛。孫奕示兒編說：「子樂」應作「子曰」，當屬下。因下云子路不得其死然，有

何可樂呢？皇本「若」字上亦有「曰」字，然「字」是助詞。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由」的神氣像將來要不得好死似的。按「孟子」所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君子三樂之一。孔子之樂，即因此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一語正是孔子對子路之關切憂慮。後來子路在衛國做官，果然死於亂事，可見孔子觀察的不錯。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長府是庫名，是藏貨財的府庫。「爲」是改造，仍，因也。貫，事也。「仍舊貫」者，言因仍舊事，祇加修理而不改造也。朱注引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爲善。」「夫」音扶。「夫人」這個人也。「中」去聲。孔子贊閔子，言此人但「不言耳」，言則必中於事理也。此朱注說。劉氏正義引闕若璩四書釋地說，而稱正之謂長府是府庫名，在公宮內。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入其門。此云「魯人爲長府」，正是昭公預謀伐季氏，欲居此而先事改作，但季氏擅權得民已久，非可以力制之，故子家羈曾力阻其謀，宋梁祁亦知魯君之不得還。閔子此言，正指其事，但辭微而婉耳。故孔子稱之。此說與朱注異，義亦精當。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瑟是一種樂器，鼓瑟的聲音，要和而能使人優游自得才好。子路好勇喜鬪，所以他鼓瑟，變成一種殺伐的聲音。孔子不以爲然，就對門弟子說：「由的這種鼓瑟，怎麼鼓到我（丘）的門裏來了？」門弟子聽了孔子說子

路的錯處，就看不起子路，不敬重他。孔子知道門人不敬子路的原因，於是又對門人解釋道：『由的人品學問，已經是好的了，不過沒到頂好的地步，譬如一個人，已經走到堂上，還沒有走進室內罷了！』按子路鼓瑟事亦見說苑修文篇。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與，今作歟。師是子張的名，商是子夏的名。弟子對師，都應稱名，所以尊師也。『孰賢』者，猶云誰好也。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意思是說兩個人都不能適中，都有短處也。子貢誤以為過頭好些，故又問：『然則師愈與？』故孔子答以『過猶不及』。蓋孔子之道以『中庸』為主，過與不及，皆非中庸。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周公爲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官冢宰，封魯侯，其富宜也。季氏不過魯國一個貴族，他的財產，竟比周公還要富，已經是不應該了。不料冉求爲季氏宰，還要幫他搜刮錢財，增加季氏的財富，故孔子深惡而痛絕之，曰：『非吾徒也！』並命其餘的學生對冉有聲罪致討，故又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按孟子離婁篇亦載此事。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這四句，亦是孔子所說的話，不過記者未加『子曰』二字而已。高柴字子羔，孔子弟子。史記集解引鄭玄云：『衛人集解云：『愚，愚直之愚。』按本書下文言『古之愚也直。』『愚直』即俗語說的『憨直。』朱注云：『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亦通。參是曾參魯是邊純而不靈敏。師是子張。朱注云：『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便辟即盤辟，指周旋動止之儀容。荀子非十二子云：『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曉僞也。』由是子路『哂』，即『哂』亦作『哂援』。《詩大雅皇矣》『無然哂援』。強武粗率之貌，故引申為跋扈恣睢之意。蓋過於剛直，而涵養有虧也。這四個人，每人都有一種短處，故孔子時常說起，想他們改過也。按注疏本及皇本皆以本章與下章相連，朱註分之，今從朱註。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屨中。』

此章是孔子說顏淵和子貢也。庶，幾也。言『顏淵庶幾是個完人了』也。屨空者，他家裏的衣食屨次空而沒有也。意思是說顏淵能夠安貧樂道。『不受命』者，不肯聽天命，安貧樂道也。殖，積也。滋生也。『貨殖』是居積生財的意思，就是現在所謂『做生意』。億者，猜測也。『屨中』者，每每猜着也。中，去聲。子貢會做生意，買賤賣貴，猜得着這貨物，將來要漲價，在便宜的時候，買了進來，到價漲了賣出去，孔子之意是說子貢不能安貧樂道，不及顏淵，但其才識過人，故能億則屨中。史記貨殖傳首列子貢，即是因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子張問孔子善人當怎樣自處。『踐迹』就是效前言行以成其德。『入於室』即德成也。『不踐迹亦不入於室』者，言質美的人，不照前言往行去做，德也不會成的。譬如入室，不照別人由堂戶進來的一條路走，總不會走進室內也。這是從劉氏正義的說法。集解引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道，而述而已，亦多少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朱註引程子曰：『善人雖不必踐循迹，而自不為惡。然』

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均與上說不同。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今作「歟」。集解此節與上節相連為一章。鄒疏云：「此亦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也。」此節意思就是言論厚重是善人，沒有鄙行的君子是善人，顏色不怒而嚴，使小人畏他的，也是善人。疑問詞或作「與」或作「乎」者，文法的變化也。以上三種人，有時有似是而非的，故孔子但為疑辭（此劉氏正義）說。朱註則此節自為一章，解亦不同。他說這是不可以言貌取人的意思。「與」字當作「許」解。只看人言論篤實，就稱許他，是靠不住的。這個人究竟真是君子呢？還是不過臉上裝出莊重的神氣來的呢？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一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斯行諸」者，就是「聽見了一句話當即去做嗎？」「諸」「之乎」二字之合音。子路所問的話，和冉

有相同。孔子答子路則說：『有父兄在，應該請示於父兄，然後去做，那裏好一聽見就去做呢？』答冉有則說：『聽見了，就去做罷！』公西華因二人問的同是一句說話，而孔子答語不同，故曰：『赤也惑，魯問。』『赤』是公西華的名，孔子把答兩人不同之意，告訴公西華道：『冉有做事，有些畏畏縮縮，不肯向前，所以教他上緊一些。子路的性質，遇事勇往直前，往往憑自己的勇氣，要一個人去做，兩個人的事體，教他做事要退一步。』這就是孔子的『因材施教』。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子畏於匡，顏淵後』者，孔子被匡人包圍，解圍以後，弟子失散，後來漸漸復集，顏淵後到也。『女』同汝。孔子見了顏淵，對他說道：『我以爲你已經死了！』顏淵回答說：『夫子還在我，何敢先死呢？』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子然，季氏子弟。戴望論語注謂疑卽季襄。『曾』朱註與劉氏正義皆謂『循乃也』。但正義謂『異』是『異人』，猶今云『別的人』也。朱注云『異，非常也』，則以『異』爲非常之事矣。其實『吾以子爲異之間』者，卽『我以爲你問別的』，指人指事均可。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者，孔子告季子然做大臣的與平常的臣不同，須能以道事君，君上不聽他的道理，就辭官不做。今由與求兩個，未必能』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故只可說是備數之臣，不能謂爲『大臣』也。季子然又問：『然則從之者與？』與，今作『然』，意思是『說由來，既然是備數目之臣，那麼凡事都聽從上司去做嗎？』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者，孔子又答季子然也，意思是說：『由與求兩個人，雖不足稱大臣，但也不是尋常庸碌之人，他們也深明大義，若命他去做弑君弑父的事情，他兩人也是不肯從的。』蓋當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孔子答之如此。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費音秘，季氏邑。子路爲季氏宰，故舉子羔，賊，害也。『夫』音夫。『夫人之子』指子羔。孔子不以此事爲然，所以說『害了人家的兒子』。子路聽了孔子的話，強辯道：『費雖小邑，也有百姓，有社稷，叫他去做辦事，這也是求學問，何必讀書，然後算是求學問呢？』孔子聽了子路強辯而不肯認錯的話，更氣了起來，所以老實斥子路道：『是故惡夫佞者。』『佞』是有口才會說話的人。這句話就是說：『你自以爲會說話，強詞奪理，所以我憎惡有口才會強辯的這一種人。』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曾皙是曾參的父親，名點。有一天，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四人侍坐在孔子身邊。孔子對他們說道：『你們以我的年紀，比你們大一些罷？但你們不要以我年紀大些，在我面前，不敢把心裏的話，爽爽快快的說。』居，謂平居之時。『不吾知』即是『不知吾』。意思是說：『你們平時常說，『沒有人知道我。』如或有人知道你，能用你們那麼，你們將何以自見其長呢？』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是莽撞輕率，不加思索之貌。『攝乎大國之間』就是夾在大國的中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者，『師旅』是軍隊，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指戰事而言。『饑饉』是災荒。這句話的意思是：千乘之國，夾在大國中間，又加之以軍事，並因此而逼着荒年也。『比』音避。『比及』到也。『方』義方，知方，民知向義也。這是說：使我子路治理起來，到了三年，就可使百姓都有武勇，且能夠曉得向義，爲國效死也。哂，笑也。曲禮云：『笑不至矧。』鄭玄注：『前本曰矧，大笑則見。』釋文：『矧，本又作哂。』是哂者，笑而露齒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此孔子又以次問冉求也。『對曰』以下，冉有答辭。『如』或也。言面積六七十方里或五六十方里的小國也。冉有善治賦，故云。『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百姓既已富足，就當教以禮樂。但冉有自謙，故說：『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冉有見子路見哂，所以愈加謙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孔子問了冉有以後，又問公西華。『非曰能之，願學焉』者是公西華未說志願，先說謙虛話也。『宗廟之事』是說在宗廟裏祭祀的事體。『如』與也。『會同』諸侯相會見也。『端』玄端，禮服。章甫，玄冠，禮冠也。諸侯祭祀，會同都有『相』，卽贊禮之人。公西華自謙不敢爲大相，而願在諸侯行此二禮時，做一小相也。一說：『宗廟之事』是朝聘，『會同』是許多諸侯相聚會，其聚會在壇坫而不在宗廟。又『端章甫』三字，或說是做『相』的自己穿玄端之服，戴章甫之冠。一說是諸侯穿此服戴此冠。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此孔子又問曾皙也。『鼓』作彈解。曾皙這時候，剛在彈瑟，聽見孔子問自己停止彈瑟，初則瑟聲稀疏，繼則『鏗』然的一聲，停住不彈也。『作』起也。『舍瑟而作』就是推開不彈的瑟，而站起來也。『撰』具也。言和他們三個人所具的志願不同也。鄭玄本『撰』作『俱』。注云：『僕讀曰診，診，言之善也。』鄭以點為謙言謂不能如三子之言之善也。此別一解。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孔子聽曾皙說，與前三子的志趣不同，所以說道：『這有何妨礙呢？』也不過各人自己說說自己的志趣而已。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莫，今作暮。冠，音貫去聲。沂，音遺。雩，音于。喟，音愧。此又是曾皙之答辭。『莫』，今作『暮』。暮春，即夏曆三月。『春服既成』，言單衣夾衣，都做成了。冠者，是二十歲以外的人。古時，一個人到了二十歲，算為成人，要行冠禮。童子，是未冠的人。沂，水名，在魯城南。『浴乎沂』者，到沂水裏去洗浴也。『風』是乘涼。『舞雩』是天旱時的求雨壇，壇上多種樹木，故有蔭可乘涼。詠者，吟詩。歸是歸來。這一段，是曾皙說自己的志趣，喜歡在暮春的時候，單夾的春衣都做成了，同廿歲以外的人五六個，廿歲以內的人六七個，到沂水裏洗個浴，再到舞雩的地方，去乘一會涼，然後一路上吟吟詩，大家高高興興的歸來。孔子聽了曾皙的話，微微的歎了一聲道：『我倒是贊成你的！』按論衛明季篇解此，謂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冠者童子即雩祭之樂人。『浴乎沂』是涉沂而往，『風乎』之『風』為『諷歌』，詠而歸』為『歌詠饋祭』，『歸』當作『饋』。此別一解。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三子』即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出，曾皙在後未去，又問孔子：「他們三人所說的話怎樣？」『夫』音扶，彼也。孔子答：「也不過各人自己說說自己的志趣而已。」

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曰』者，曾皙又問也。曾皙問孔子：「那末，夫子爲甚麼笑子路呢？」第二個『曰』字，是孔子答。言治國當以禮禮貴謙讓。子路之言不讓，所以我笑他。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今作歟。此節與下節，朱註皆以爲是曾皙問，孔子答。皇那疏及劉氏正義都說是孔子接上去說的話。今從朱註曾皙問：「求所講的志願，不是治邦國嗎？」孔子答：「怎見得面積六七十方里或五六十方里的，不是邦

國呢？」

一唯赤則非邦也與？
一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
小孰能爲之大？

曾皙又問：「赤所講的，不是治邦國嗎？」孔子答：「宗廟會同之事，不是諸侯的事，是誰的事？赤自言『願爲小相』，赤只能爲小相，誰又能爲大相呢？」

此章記子路、冉有、公西華、曾皙四個人的志願。子路、冉有、公西華三人說的，都是想治邦國。只有曾皙能明白那時候的局勢，不想做官，毫無名利思想，所以孔子特地稱贊他，說「吾與點也」。

孔子未嘗絕對不想做官，不過孔子的做官，是想行道救民，而當時的局勢，道已不能行，民也無從救，正是『舍之則藏』的無道之世，曾皙也能觀察及此，故孔子特許之。

〔問題〕（一）孔子何以說先進於禮樂者爲『野人』，後進者爲『君子』？

（二）孔子高足弟子於四科各有所長，試列舉之。

（三）本篇所記孔子與顏淵的情誼如何？

（四）本篇記孔子對閔子騫的贊語如何？

（五）本篇所記孔子對子路的批評如何？

（六）本篇所記孔子對冉有的批評如何？

（七）子路冉求同問『聞斯行諸』，何以孔子的答語不同？

（八）孔子使弟子言志，何以哂子路而贊曾皙？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解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按「克己」就是制住自己，約束自己，反，猶歸也。「克己復禮」者，言約束自己，使件事歸於禮，卽「約之以禮」也。「爲仁」卽「行仁」，亦卽「用力於仁」，爲猶事也。言「克己復禮」就是行仁之道。「天下歸仁」者，言天下都以仁之名歸他，大家稱他爲仁人也。漢書王莽傳贊：「宗族稱孝，師友歸仁。」稱歸並舉，歸卽稱也。此句言爲仁之效。「一日」者，極言其效之速。「天下」者，極言其效之大也。「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說行仁在己不在人也。朱注訓「克」爲「勝」，「己」爲「私欲」，「復禮」爲反於天理，與集解不同。

顏淵聽了孔子的話，大旨已經明白，故又問：「復禮」的細目如何？孔子答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禁止之詞。此四者，卽所以「克己復禮」也。顏淵聽了此話，完全明白孔子的意思，所以說：「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事」動詞。「請事斯語」者，請卽從事於此語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大賓，是貴重的賓客。大祭，是重要的祭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孔子告仲弓行仁之道，首須敬也。這就是待人辦事都要規矩恭敬，不可隨便輕率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是推己也就是大學的『絮矩之道』。此孔子告仲弓行仁之道，又須恕也。一個人能敬以待人，人亦自然敬他；能恕以待人，人亦自然愛他。無論仕於諸侯的邦國，或仕於卿大夫的家，自然無怨恨他的人。故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孔子告仲弓敬與恕之效，亦即行仁之效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司馬牛，孔子弟子，就是宋桓魋之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他名耕，字子牛。但其解引孔註說他名犁，訥者，忍也。司馬牛問仁，孔子告以『仁者，其言也訥』者，就是說『能仁的人，他有難言之事，亦必忍而言之』。蓋忍而言，正所以達其不忍之情也。當時牛之兄魋爲惡，孔子以牛應涕泣而道，故告他行仁之道如此。司馬牛聽了孔子的話，不明白忍而言，正所以達其不忍之情，以爲仁者必有不忍之心，忍而言，怎麼可說是仁呢？所以又問：『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爲之難的『爲』與『夫子爲衛君乎』之爲同義。言爲惡之人等到身敗名裂，要救助他，是很難也。後來救助很難，故當趁早勸阻，說話可以怕傷感情而不忍嗎？孔子這話，把忍而言，正所以達其不忍之情的意義，解釋得很明白。此劉氏正義說。朱注云：『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

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又引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與劉氏說異，但亦可通。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自宋來學，知其兄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為害於公，將有身敗名裂覆宗絕世之禍，故憂懼特甚。所以他問君子，孔子答以「君子不憂不懼」也。司馬牛聽了孔子的話，以為不憂不懼，怎麼就可以算為君子呢？孔子又答道：「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內省」是內心反省；「疚」是漸愧悔恨。「夫」音扶。君子不做對不住人的事，自己反省，毫無愧怍，還擔甚麼憂，還怕甚麼呢？」

司馬牛憂曰：「一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亡」今作無。桓魋有寵於宋景公而害於公，公將討之，未發，魋先謀公。公伐桓氏，魋叛，奔衛，又奔齊。見左傳哀十四年。司馬牛兄弟本有多人，長於魋者，尚有向巢，幼於魋者，尚有子頹、子車、子車，皆黨惡。向巢伐魋，不克，不得入國，入曹，又奔魯。牛亦致邑與珪而適齊，又適吳。後過齊而卒於魯東門之外。此章所記，或云在事發後，或云在事未發時。「死生有命」至「皆兄弟也」都是子夏平日所聞的成語，故以「商聞之矣」四字冠之。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言一個人的死生富貴有命在天，不可以人力挽回。子夏引此二句，蓋以慰司馬牛。『敬而無失』者，敬以持已，而沒有過失也。與人恭而有禮者，恭以待人，而事事遵禮也。四海之內，皆兄弟也。『者能如此，則四海之內的人，都願和他親近，都可算是他的兄弟了。』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句，是子夏引成語後，自己所加的按語。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語』音莊蔭反，以譏言毀人曰語。『浸潤之譖』謂譏言毀人如水之浸物，漸漸浸透也。『愬』今作『訴』。『膚受』者，謂本無情實，徒爲皮膚外語也。文選東京賦云：『未學膚受。』注云：『膚受，謂皮傳之，不經于心胸。』此集解馬說。朱注謂『愬』爲愬己之冤。『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剝牀以膚，切近災也』之義。蓋訴冤之辭，儼似有切身之痛，則聽者易信爲真也。其說亦通。一說膚受者，言如皮膚之受塵埃，漸漸積成污垢，則與浸潤之義同矣。尚書太甲云：『視遠惟明。』遠者，明之至也。周書謚法解云：『語誣不行曰明。』與本章所說正同。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

不立！

子貢問政，孔子答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者，以此三者為政治的要項也。『足食』之食，指民食。『足兵』之兵，兼指軍器和徒卒。『民信之』是使人民信仰政府。子貢又問：『萬一這三件事不能都做到，那一件可以暫時先去掉？』孔子答道：『去兵。』子貢又問：『萬一「足食」和「民信之」兩件事還不能都辦到，那末，又把那一件先去掉呢？』孔子又答道：『去食。』把足食的去了，不將有餓死的人嗎？故接下去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蓋『死』是自古以來人人所不能免的，人民如能信仰政府，則雖民食不充，軍備不足，亦能效死勿去，與國家共存亡；若為政者失信於民，則兵和食雖充足，民亦將叛之。『民為邦本』，民叛之，國還能立嗎？劉氏正義謂『去兵』是去力役之征，『去食』是賦稅皆蠲除，又發倉廩以振貧窮。此是指國有災荒的時候而言，此別一解。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
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
猶犬羊之鞞。』

棘子成，衛國大夫。『質』是本質，『文』是文采。棘子成的意思，以為做君子者，只要本質好，何必耍文采呢？『何以文為』之『以』，用也。『為』助詞。子貢聽了棘子成這句話，以為不然，故對棘子成說道：『可惜夫子這句說君子的話說錯了！』一個人說錯了話，就是立刻要想改變，也不成功的。『駟不及舌』是譬喻的話，就是俗話所說『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的意思。『夫子』指棘子成。朱注云：『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則『夫子』

之說」當略讀「轉」說文作「轉」是去掉了毛的皮虎豹之皮去毛大羊之皮也去了毛便分不出甚麼來子貢的意思以為質與文一樣重要一樣是不可少的故曰「質猶文也文猶質也」若君子去了文只存質則與小人亦不易分別如虎豹之鞣與犬羊之鞣了此朱注說一說「鞣為革凡去毛不去毛皆得稱之……虎豹之鞣喻文大羊之鞣喻質虎豹犬羊其皮各有所用如文質二者不宜偏有廢置也」此劉氏正義說此章棘子成和子貢的意思都不大妥故朱子評之曰「棘子成適當時之弊固夫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哀公問於有若曰：「一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哀公是魯哀公他問有若道：「年年饑荒國家的用度不足怎麼辦呢？」

「盍」即「何不」二字的急讀。「徹」者古時田稅的名稱。通盤計算取十分之一叫做「徹」。哀公因用度不足問有若對道：「何不行十分取一之徹稅呢？」

魯國自宣公十五年初稅畝（見左傳）田稅已經十分取二故哀公道：「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言我現在取十分之二的稅還不夠用如何叫我取十分之一也有若又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孰猶誰也。百姓與國君猶一家人。百姓有財自能供君之用如此則君那裏會不足呢？若百姓窮苦了無財以供君之用君那裏會足呢？

魯自宣公稅畝以來已取十分之二之稅有若豈有不知「二猶不足」何以反勸哀公行什一之稅呢？蓋

按春秋時代，中國還是地廣人少，不開墾的土地甚多。哀公因國內不夠用，想把錢糧增加。不知徵稅過重，百姓因為生活難以維持，只得捨田不耕，去另謀生活，或往別國謀生。於是種田的人，越發少了。種田的人一少，錢糧自然也就少。若把錢糧減輕，使種田的人，少出租稅，得以溫飽，或有贏餘，則種田的人，自然多起來了。種田的人一多，錢糧自然也越多，用度也不會不足了。所以有若對哀公言何不改行十一之稅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一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崇德，就是尊重道德。辨惑，就是辨別怎樣是迷惑，使自已不至迷惑。子張問此二事於孔子也。

孔子說：「主忠信，」徙義，」就是「崇德」之道。「主忠信」已見學而篇。述而篇記孔子以「聞義不能徙」為憂，可見二事之重要。「器」去聲，憎也。一般人對人往往隨愛憎為轉移。所愛的人，要他活着，所惡的人，要他死去。或者我所愛的人，忽然厭惡他了，便又要他死去；我所惡的人，忽然見愛於我了，便又要他活着。這就是一種迷惑。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為詩經小雅我行其野篇的詩句也。程子以為「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章」齊景公有

馬千駟「之上」宣氏論語精則曰：「引詩者，斷章取義，「富」如「富哉言乎」之「富」，以富於聞見言，「異

」如「異乎三子者之撰」之「異」，以異於庸俗言。言欲崇德辨惑，豈在富於見聞哉？亦只求存養省察之精，

有以異於庸俗而已。」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
吾得而食諸？」

景公名杅，白齊君。景是諡法。魯昭公末年，孔子遊歷齊國，景公問政，當在此時。孔子對他，只不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個字。這八個字，就是說爲君者，要盡君道；爲臣者，要盡臣道；爲父者，要盡父道；爲子者，要盡子道。景公聽了，也稱贊道：「善哉！」又自己伸明道：「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諸」爲「之乎」二字的合音。言雖有粟，吾亦不得而食之也。朱注曰：「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又曰：「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弑君篡國之禍。」就事實觀察，是孔子確有先見之明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

與，今作歟。集解引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照此解釋，是「片言」卽單辭，亦卽「一而之辭」也。「折獄」就是判斷官司。孔子說：「審官司的時候，只聽了一而之辭，就可以把這件官司判決的，只有由這個人能夠罷。」照常理判斷官司，必須兼聽兩造之辭。子路何以只要聽一面的話呢？這疑問，我想大家都有的。所以記者記了孔子稱贊子路的話，又在下面補記一句子路平日的行爲道：「子路無宿諾。」何謂「無宿諾」呢？就是平日不輕易允許人家的請求，如果允許了，便一定立刻照他所請求的去，不隔一天或數天，纔去做，更不以空話敷衍人家而永遠不去做。子路平日的行爲如此，所以大家

都說他有信用。別人受了他的感化，也以信待他，不敢在他面前說謊。所以但聽片言便可折獄也。左傳載小邾射以句繆奔魯曰：『使子路要我，吾無盟矣。』子路終不肯諾之。卽此可以見子路之不輕於一諾，亦可以見千乘之國之盟反不如子路之一言也。朱註謂『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此訓『片言』爲半句話，似不及孔說爲長。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聽訟，就是審案。『吾猶人也』是說『我也和人一樣的。』『必也，使無訟乎』者是說爲政者，必使人不涉訟，方可貴也。孔子之意，以爲爲政者能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取且格，自無爭奪之事，便不至涉訟也。孔子此語亦見大學。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之無倦』者，言居官行政，要始終如一，不可始勤終怠也。『行之以忠』者，言施政於民，要切切實實，求其確於人民有益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此章重出，已見雍也篇，但雍也篇有『君子』二字，此記者各記所聞，互有詳略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人家做好的事情，我去幫助他成功，這是『成人之美』。人家做不好的事情，我不去幫助他，這是『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者，小人喜成人之惡，而不成人之美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此章記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即就『政』字的意義答之。『政者，正也。』是以音近爲訓。『政』訓中正之正，無非求上下皆歸於正也。但欲在下者歸於中正，必在上者自己先中正才行，故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指季康子。『帥』今作『率』。說文云：『先道也。』言你是執政的人，自己先行中正之道，以爲表率，那麼在下的那個敢不歸於中正呢？朱註引胡氏曰：『魯有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此章記孔子答季康子患盜之問，與上章之旨同。欲，貪欲也。言『如果你自己不貪財聚貨，則人民都被你感化，就是賞他們去爲盜，他們也自知羞恥而不肯爲盜了。』大學說：『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蓋儒家之道，重在以身作則，以德化民也。按張栻論語解引張載云：『假使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爲政者，先乎足民……蓋盜生於欲之不足，使之足乎此，則不欲乎彼。此古人弭盜之原也。』按此即孟子『使民菽粟如水火，焉有不仁』之意，義亦可通。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

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此章孔子答辭之旨，仍與上二章同。季康子又問政於孔子道：「如把無道的壞人殺掉，以成就有道的好人，你以爲怎樣？」子爲政，焉用殺者，言「你辦政事何必殺人」也。焉，平聲，安也，副詞。「子欲善而民善矣」者，就是說，「你自己想爲善，那麼，人民自然都有你的樣，也去爲善了。」君子，指在上位者；小人，指人民。「上」同尙，加也。草上之風，即「草，加之以風。」言在上的君子好像風，在下的人民好像草。風吹在草上，草必跟着風，倒來倒去的。說苑若道篇云：「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蓋本於此。韓詩外傳載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爲不善，則是上失其道。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疑此云康子欲殺無道，即指父子相訟之人。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問孔子：「一個士人，要怎樣方可叫做『達』？」孔子所說的「達」是什麼呢？「何哉爾所謂達者？」是偷襲句法，就是「爾所謂達者何哉？」子張回對道：「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這就是子張對「達」的界說。「邦」指諸侯之國，「家」指大夫之家。「聞」是聲聞之聞，孔子聽了，又對他道：「是聞也，非達也。」蓋聞是聲譽，人人都曉得他之謂「達」，是人人都信服他，而所行沒有窒礙也。孔子既告子張「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者，是聞而非達，又正式把如何纔可以「達」的道理告子張。所謂「達」者，必定質樸、正直而好義，對人家能體察他的言語，觀察他的神色，又自己思慮周詳，態度謙遜，甘爲人下，因此纔能夠仕於諸侯之國，或大夫之家，一定做到「達」的地步。「達」的道理，既說明了，又把所謂「聞」者再解說一番。「夫」音扶。「色取仁」者，臉色上表面上裝得像仁人一般。「而行違」者，做出來的事體都和仁相違背。「居之不疑」者，像煞有介事地自以爲是一個仁人，一些沒有疑感也。這種假仁假義的人仕於邦國，或大夫之家也，能得到虛譽，浮名，使人人曉得他，而成「聞人」也。曾子嘗說：「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大概子張爲人喜虛榮，尙表面，是個「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的人，故孔子因其聞而不憚反覆以告之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舞雩」是求雨的壇，已見前。先進篇。樊遲從孔子在舞雩之壇的下面，遊覽也。「崇德」「辨惑」已見前。

惡，音忒，惡之匿於心者。『脩惡』者，治匿於心之惡而去之也。孔子先答以『善哉問』者，稱樊遲問得好也。『先事後得』者，先勞力做事，然後取得報酬，這就是先義後利，先難後獲的意思。『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者，攻治自己的惡，而不攻擊人家的惡也。『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者，『一朝』猶云一旦，因一日裏偶然碰着的小事情，忿怒起來，甚至與人打架涉訟，不顧自己的性命，更不顧父母也。三『與』字皆同『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一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問知』之『知』，今作智。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智，答以『知人』。樊遲未能通曉，故孔子又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二語。樊遲疑此二語爲答非所問，故退而問之子夏也。『鄉』音向，去聲，同焉，昔也。『舉直錯諸枉』與『爲政篇答哀公語同。舉直錯枉是智，使枉者直是仁。』富哉言乎！是子夏贊美孔子的話，含意很豐富。他贊美孔子的話以後，隨即引歷史上的事實來證明。如舜有天下的時候，在衆人中舉用了一個皋陶，湯有天下的時候，在衆人中舉用了一個伊尹，不久，那些不仁的人都變爲仁人，好像不仁的人都遠遠地避去了。舜與湯之舉皋陶、伊尹，是『舉直』，遠不仁者是『錯枉』，此即『知』也。其使不仁的人都變

爲仁人，是「使枉者直」此卽「仁」也。「皋」音高，「陶」音遙。舜時皋陶爲士，執法不阿。伊尹，湯相，佐湯伐桀，以有天下。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告」讀如「谷」。道，去聲，同導。此章記子貢問交朋友的道理，而孔子答之。「忠告而善道之」者，如果朋友有過處，要盡我的心，委委婉婉地勸導他也。「不可則止，毋自辱焉」者，他若不聽我的話，就不必多說，多說了，他反以你爲不是，不要自己反取恥辱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此章記曾子所說的話。「文」指詩書禮樂而言。「以文會友」者，講學以會友，卽易所謂「君子以朋友講習」也。補助也。「以友輔仁」者，德相勸，過相規，互相切磋，以進於仁也。此言以學問道德交友，賢於世之以循食徵逐，勢利相交者遠矣。

〔問題〕(一)顏淵、仲弓、司馬牛、樊遲問仁，孔子答語有何不同？

(二)何謂「明」？

(三)孔子答子貢問政，有何三要事？三者之中，以何者爲最重要？

(四)哀公憂國用不足，何以有若反勸他減輕田賦？

(五)子張樊遲問「崇德」、「辨惑」，孔子答語有何不同？

(六)子路何以能片言折獄？

(七)何謂「成人之美」？

(八)季康子三次問政，孔子答他的要旨如何？

(九)「聞」與「達」有何分別？

(十)本篇所記交友之道如何？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先之勞之」。子路以爲爲政之道當不儘「先之勞之」，故請益。孔子又答以「無倦」也。「先之」者，以身作則，爲民先導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云：「君子欲政之速行也，莫若以身先之也。」卽此章之旨。「勞」字有二音，一音如字，一音力報反，如「慰勞」之「勞」。下子張篇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先之」卽所以立信。「勞之」卽勞其民也。國語魯語撒姜曰：「昔聖王之處其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卽闡發「勞之」之義。此「勞」字如字讀之解也。其音力報反者，卽孟子「勞之來之」之意。勞者，勸勉之也。誼不以刑趨迫之也。說亦可通。「無倦」者，言行此二事勿倦也。朱注引吳氏曰：「勇者喜於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此處用作副詞。舍，今作捨。皇疏曰：「仲弓將往，費爲季氏采邑之宰，故先問孔子求爲政之法也。」有司，指宰的屬官。「先有司」者，劉氏正義以爲先信任之，使得舉其職。論語稽曰：「先者以身率之也。」似較劉氏爲長。

「赦小過」者，有司偶有失誤，其大者或於事情有礙，不得不懲；小者則當寬宥他，原諒他也。「舉賢才」者，有德的人曰賢，有能的人曰才，舉而用之，使有司得人，事無不舉也。孔子答仲弓爲政之法，就是這三項。「日」爲知賢才而舉之。「者」仲弓又問也。「焉」平聲，安也。言怎能知道某人是賢，某人是才，去舉用他呢？孔子又答道：「只要把你所知道的賢才舉他出來，你所不知道的，別人肯舍棄他們嗎？」「舍」今作捨，棄置也。「諸」爲「之乎」二字之合音。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衛君，出公也。出公六年，即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衛，孟子言孔子於衛，孝公爲公養之仕，先僞言孝公即出公。是時孔子居衛，凡六七年。子路之間，當在此時。輒爲衛靈公世子蒯聵之子，蒯聵惡南子淫亂，欲殺之，見逐於靈公。靈公欲立公子野，野辭。及靈公卒，南子又欲立野，野曰：『有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按靈公生於魯昭公二年，卒年四十七。蒯聵有姊曰衛姬，而輒又爲蒯聵之子，則靈公卒時，輒年僅十歲左右耳。其二年，蒯聵入戚。

衛人圍戚，此非輒之本意，欲以武力拒父，而出於南子及其臣石曼姑等，灼然易見。蒯聵居戚，至出公十四年，凡十三年，絕無舉動，殆輒能以國養耳。若輒公然拒父，孔子豈肯留衛為公養之仕乎？孔子適衛時，輒年約十六七，欲用孔子，孔子知衛人雖藉口於輒，受祖父之命以拒父，而輒尚有不忍於其父之心，故欲以「正名」為先。「正名」者，卽上篇答齊景公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蒯聵欲藉他國之力以與子爭國，則父不父矣。輒藉口於祖父之命以拒父，則子不子矣。「正名」云者，蓋欲有善處其父子之間，以弭將來不測之禍耳。子路不知此旨，故曰：「你老先生的迂執，竟有這樣厲害嗎？正名，正什麼名呢？」孔子聽子路這樣說，就申斥他道：「由啊！你這個人真粗鄙啊！君子對於自己所不知道的道理，只有闕之而不說，不強以為知而硬說。」蓋子路不知「正名」之重要。「正名」於當時的衛國之尤為重要，而自以為為知，妄說孔子是迂，所以孔子先這樣把他申斥一番也。自「名不正」至「無所苟而已矣」，是孔子仔細解說「正名」之重要。無論做什麼事，名義不正，則你把這事說出去，人民將不來聽你也。對外宣布時，必不能理正，直而此事也無成功之望。故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所以別上下，以讓為本，樂所以陶性情，以和為主，事既不成，固無以興禮樂。即今以逆取得之，亦已違禮樂之本。故曰：「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既不能興禮樂以化民治國，則必濫施刑罰而不能使刑罰得當。故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也。」中，去聲。人民畏刑罰之濫，則踴天踏地，不能有安，像手足無所安置。孔子既把正名的大道理說給子路聽了，又總結幾句道：「故君子名之必可官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這是說君子做事，必定先正其名義，名正則理正，言直而可以官了，且可以見諸實行了。故君子對於他所說的語，決不苟且。孔子告子路這樣詳細，而子路終不悟，卒因事輒而死於孔懼之難，這是很可惜的。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

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朱注云：『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小人』謂細民，即孟子『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之『小人』。須，樊遲之名。三『好』字皆去聲。情，實也，誠也。『用情』者，以誠實對上也。『夫』音扶。『襁』音居文反，亦作『襁』。『襁負』以布爲之，負小兒於背之具。『焉』平聲，安也。樊遲請學稼，學圃，孔子以不如老農老圃答之。及遲出，始明言以曉之也。蓋以稼圃爲小人之事，程義信爲大人之事。古者四民各有其業，爲士者當致力於大人之事，以治小人，不以無事而食爲泰也。此章大旨，或謂樊遲見道不行，學稼學圃之間，蓋有激而發，故孔子不面斥其非，但云不如農圃，以微言答之，及其既出，始闡明本旨。或謂樊遲學稼學圃之請，殆亦如許行爲神農之言，主並耕而治，故孔子所言與孟子答陳相明夢心而治人之君子與勞力而治於人之野人，各有專職，治天下不可耕且爲之旨相同。或又謂當時土曠人稀，爲農圃者少，樊遲以爲士亦不妨兼營稼圃，故孔子答以上好禮義信，則四方之農民皆襁負其子而至，不必使士兼爲稼圃。以上三說，雖見仁見智，各有不同，頗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並記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詩三百」即現在的詩經三百零五篇。「誦」讀也。「不達」謂不能明達治理。「使於四方」謂奉君命使諸侯。「專對」之「專」集解與朱註均訓「獨」。「閭若璩云：『一專』擅也。即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朱註曰：「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按左傳所載，朝聘會盟之時，皆須賦詩見志。漢書藝文志云：「登高能賦，可以爲大夫。」「登高」謂登會盟之壇。「能賦」謂能賦詩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職國策所載游士之辭，史記所載淳于髡等之辭，大都爲詠喻寓言，且多韻語，是春秋戰國辭令妙品，皆出於詩，故誦詩可以專對也。若誦詩而不達於政，不能專對，則記誦雖多，亦何用手？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此章亦言爲政當以身作則，與前篇「子帥以正，孰敢不正」之章相同。故治平當以修身爲本。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是武王弟周公的封國，衛是武王弟康叔的封國，所以兩國的政治也多相同，像兄弟一樣。漢晉諸儒解本章都如此說。朱註則就衰世言，謂兩國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有此嘆。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國大夫。魯國也有公子荆（哀公庶子，見左傳哀二十五年）故加「衛」字以分別之。「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者，孔子說衛國公子荆居家儉而不奢侈也。當時世卿之家多尚奢侈，公子荆獨不然，故孔

子稱之。有指財富言。始有謂初有資財。少有謂財富略增。富有謂資財充足。朱注訓「苟」爲「聊且粗略之意」。訓「合」爲「聚」。完爲「備」。言其循序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劉氏正義訓「苟」爲「誠」。爲「信」。合爲「合禮」。與朱子略異。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適，往也。僕，御車也。庶，人民衆多也。「富之」者，使人民生計充裕也。「教之」者，民生既裕，加以教育也。按說苑建本篇：「子貢問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與此章略同。此章之旨，與孟子論仁政當先制民之產，使人民不飢不寒，足以仰事俯畜，然後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正同。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主張增加人口，就是要使之「庶」。民生主義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使人民大家有飯吃，就是要「富之」。民權主義中的訓政時期，開發民智，訓練人民，使能運用四權，就是「教之」。治國之道，三者盡之矣。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朞」音基。注疏本作期。朞，月者，週一年之歲月也。孔子自己說：「苟有人用我去治國，一週年工夫，已經可以見成效了，到了三年，種種政事，都可成功。」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這話是在衛國時所說。這時靈公說自己老，不能用孔子，所以孔子說這幾句話。

子曰：「一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

言也。」

「善人爲邦百年」者，言善人相繼治理邦國，到百年之久也。「勝殘」者，使殘暴兇惡的人都化爲善也。「勝」平聲。「去殺」者，人都化善，殺人之刑可廢去也。這是前人傳下來的老話，孔子以爲不錯，故曰「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言聖人爲天子也。三十年曰一世。言聖人做天子後，到三十年，教化大行，可使天下的人都相愛相助，成爲仁的社會。此言聖人化遠，對上章而言，所謂「仁」較「勝殘去殺」亦更進一層。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此章是說從政當先自正其身，與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同一義旨。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有此時爲季氏宰。「退朝」者，從季氏的私朝退出來也。晏，遲也。孔子問他：「今天退朝，何以這樣遲？」冉有對曰：「有政。」「其事也」者，是孔子故作疑問的口氣說。事指家事，政指國政。「以」用也。孔子說：「你所

謂「政」是季氏的家事吧，如確有國政，那麼我雖然不見用，我猶當與聞也。禮大夫致仕，猶得與聞國政。孔子曾爲大夫，故有「吾其與聞之」的話。時季氏專政，國政亦往往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與家臣謀於私室。孔子非不知再有「有政」之對爲實情，特欲正名分抑季氏，所以故意這樣說。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一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魯定公問孔子：「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一言而可以喪邦，有諸？」「二語」字皆「之乎」二字之合音。「喪」去聲，亡也，失也。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朱子九字作一句讀。故注云：「幾，期也。詩曰：『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間，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王若虛論語辯惑云：「其幾也」三字，自爲一句。一言得幾，如式。至於興喪，然有近之者。按「幾，近也。」見爾雅釋詁。集解引王說亦如此解。較朱注爲長。「易」去聲。「樂」音洛。「爲君難，爲臣不易」，「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都是當時人常說的話，而孔子引之於前者，則取「爲君難」爲近於可以興邦之一言。於後者，則又伸說道：「如果君所說的話是善的，沒有

人違反他，固然很好；如果君所說的話，是不善的，也沒有人違反他，那麼國事敗壞，或者竟會弄到亡國；「言其子違」這不是近乎一言而喪邦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公是楚國大夫，見前述而薦。孔子到楚國時，葉公向孔子問政。孔子對答他道：「近者說，遠者來。」說「同悅」言為政當使近地方的人民能夠安居樂業而歡悅，則遠方的人民自然大家都要來做他的人民也。此事亦見韓非子難篇。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莒父是魯國的一個小邑。子夏做莒父的邑宰時，向孔子問政。孔子告以「無欲速，無見小利。」「無」同「毋」，禁止之詞。又伸說「欲速」和「見小利」之害道：「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辦事有一定的次序，有必需的時間，不能求速；若以欲速之故，而不照次序，縮短時間，反弄得這事辦不成功，故曰「欲速則不達」也。辦事要從大處落墨，只要事體成功，遇些小小損失，是不能顧及的，若是處處貪小便宜，反弄得大事不能成功，故曰「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也。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隱』去聲，猶告也。『吾黨』猶云吾鄉。集解孔曰：『直躬，直身而行。』朱注同。鄭玄注本『躬』作『弓』。注云：『有直人名弓者。』以其行直，故稱直弓。猶詔爲盜，故稱盜詔也。集解周曰：『有因而盜曰攘。』朱注同。說文云：『證，告也。』謂父盜人之羊，而子告發之也。兩『爲』字皆去聲。隱者不揚其惡也。父子之愛，根於天性，故互相爲隱，直在其中。此與孟子所謂瞽叟殺人，舜當竊負而逃之義正同。若謹父攘羊，則病在好名，故孔子非之。按韓非子五蠹云：『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屈於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再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如無信。二書所記，當與此章同指一人。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居處恭』者，言日常起居不可放肆也。『執事敬』者，言辦事不可懈怠輕忽也。『與人忠』者，言須以忠以待人也。之，往也。『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者，言上面所說的三項，雖到野蠻地方去做人，也是不可棄掉的。按樊遲問仁，見於本書者，此已爲第三次。但問的先後，朱註採胡氏說，以爲此最先，『先難而後獲』次之。『愛人』又次之。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一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子貢問：『怎樣的人可以叫做「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者，朱註曰：『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曰：『敢問其次。』者，子貢又問也。第二個『曰』字，以下是小孔子的答話。『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朱註曰：『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弟，今作『悌』。子貢又問再次一等的士。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者，孔子又答也。『行』去聲。『硜』音苦耕反。朱註曰：『硜，小石之堅確者。』按：『硜硜』是以小石堅確之狀，喻小人必信必果之貌也。『小人』指識量淺狹的人。『抑』語助詞。朱註又曰：『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劉氏正義引孟子離婁篇文說之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明大人言行皆視乎義義所在，則言必信，行必果，義所不在，則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反是者爲小人。子貢又問：『現在一班做官的人怎樣呢？』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噫，是歎詞。斗，容十升，筭，竹器，容一斗二升。『斗筭』狀其人識量之小。一說謂其但事聚斂，算數也。言何足數及之。漢書公孫賀傳贊引此文，『算』作『筭』。『筭』一聲。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中行者，能依乎中庸之道而行，無過與不及者也。狂者，有大志者也。狷者，有氣節者也。狂者進取，時或過乎中庸，狷者有所不爲，時或不及中庸，皆非『中行』。孔子不得中行而與之，故思其次耳。孟子盡心，孔子在陳所記，與此略同。按伊尹爲聖之任者，其個性實近於進取之狂，伯夷爲聖之清者，其個性實近於有所不爲之狷。惟孔子爲聖之時，所謂『時中』之君子，合乎『中行』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南人，南方人。恆，恆心也。巫是古時候一種祈禱鬼神，替人治病求福的人。『醫』是醫生。孔子引南方人的成語道：『一個人而沒有恆心，就是巫醫等技能職業，也是學不成功的。』『善夫』二字，是孔子的贊語。此章之旨，在明『有恆』之重要。禮記緇衣所記與本章同，惟『巫醫』作『卜筮』。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兩句，是易經恆卦九三的爻辭。皇疏云：『羞辱必承，而云『或』者，一或，常也。一言羞辱常承之也。』按詩『無不爾或承』。鄭箋曰：『或，常也。』老子『湛今其或存』。河上公注亦曰：『或，常也。』皇疏謂『羞辱常承之』，承似訓『繼』。劉氏正義云：『言無恆之人，無所容身，將承羞辱也。』承似訓『受』。並可通。『不占』上的『子曰』二字，朱子以爲分別易文與孔子的話而加上的。『不占而已矣』者，集解

鄭曰：『易所以占吉凶，無恆之人，易所不占。』朱注引楊氏曰：『君子於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集解云：『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則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朱注云：『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按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與齊侯論和同之異，以『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爲『和』，以『君所謂可曰可，君所謂否曰否』爲『同』。可與本章互證。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
不如鄉人之者善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均讀去聲。此章有二種解說：一說以『好惡』屬我，子貢言一鄉之人，我皆好之；一鄉之人，我皆惡之，何如？孔子曰：皆未可，不如於鄉人之中，擇其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一鄉之人，未必皆善，亦未必皆不善，故我之或好或惡，亦不可以一律也。一說以『好惡』屬鄉人，言有人於此，一鄉之人皆好之，或一鄉之人皆惡之，則何如？孔子曰：皆未可。不如鄉人之善者則好此人，鄉人之惡者則惡此人，方可斷定此人之爲善士。蓋一鄉之人皆好之，此人或爲同流合污之鄉愿；一鄉之人皆惡之，此人或爲衆所共嫉之惡人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此章所說的『君子』『小人』都指在位者而言。『易』去聲。『說』今作悅。『器之』隨其材器而使之也。『求備』求全責備也。

在位者是君子，在他手下做事，是容易的，要使他歡喜，却是難的。『說之不以道，則諂也。』此君子之所惡，小人之所喜。君子用人，因材器使，故易事；小人用人，求全責備，故難事。朱注云：『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私而刻。』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是安舒。『驕』是恣肆。君子坦蕩落，故態度安舒，卑以自牧，敬以自持，故不恣肆。小人無忌憚，喜陵人，故態度恣肆，畏威成，故不安舒也。君子循理，心中無罣礙，所以能安舒。小人逞欲，心中常常不足，所以承不安舒。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訥，音納。公正無欲叫做『剛』。果敢堅忍叫做『毅』。性情樸實叫做『木』。說話遲鈍叫做『訥』。中庸言『力行近乎仁』。剛毅故能力行。本書上文言『仁者其言也訥』。『訥』即『訥』也。『木訥』正與『巧言令色』相反。上文言『巧言令色鮮矣仁』，則木訥之近仁可知。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偲」音思，切切偲偲，是相切磋勉勵之貌。怡怡和順也。子路問士，孔子告以「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又恐子路混於所施，隨說明道：「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意思是「對於朋友，要能切切磋勉勵；對於兄弟，要能和順」。但孔子之意，蓋朋友主於義，兄弟主於恩，朋友不可有善柔之損，兄弟不可有賊思之禍也。此朱注引胡氏說一說孔子的話止於「如也」。以下爲記者釋之，卽所謂七十子之大義。見劉氏正義末句「怡怡」下，皇疏本亦有「如也」二字。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卽，就也。戎，兵戎。「卽戎」者，去打仗也。孔子說：「善人把百姓教訓了七年工夫，也可以叫他們去打仗了。」按古時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語，此只言「教民」，必是已經生聚也。又言「七年」而不言「十年」者，論語稽曰：「善人教之有法，故速也。」「可以」上加一「亦」字，是僅可而猶有所未盡的語氣。至於所教之事，戰術以外，朱子以爲尚有孝弟忠信之行，務農之法，蓋民知親其上，死其長，始能力戰也。古時寓兵於農，有事之時爲兵，無事之時爲農，務農之法，自亦不可不教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章與上章相連。朱注「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亡之禍，是棄其民也。」孟子告子：「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與此章同意。

〔問題〕

(一)子路仲弓葉公子夏問政，孔子答語如何？

(二)子貢子路問政，孔子答語如何？

(三)樊遲問仁，見於本書者凡三，孔子答語如何？

(四)孔子居衛，何以爲政必先正名？

(五)樊遲請學校學圃，其本意如何？

(六)誦詩與專對之關係如何？

(七)孔子論政有『庶』『富』『教』三步，其旨如何？

(八)孔子自言暮月已可，三年有成，論善人爲邦，則期之百年，王者亦必世後仁，其言似自誇者，試申論之。

(九)證父攘羊，孔子何以不許其直？

(十)何謂『中行』？何謂『狂』？『狷』？

(十一)『和』與『同』、『泰』與『騁』區別如何？

(十二)剛毅木訥，何以近仁？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是原憲。此章或是憲自記，故不稱字，不加姓。憲問孔子：『甚麼是可羞恥的事？』孔子告他道：『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穀』指俸祿。古時候做官的俸祿，都是給穀米的。集解孔曰：『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食，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朱注云：『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與孔說異，但

亦可通。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史記弟子傳記此，上有「子思曰」三字。子思，原憲字。集解本與上章合爲一章。朱注分作兩章。朱云：「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四者不行，僅能無損於人，還不能有益於人，僅能注意於消極方面，還不能注意於積極方面，亦即是僅能行仁的一面，而不能得仁之全也。故不說是仁，而只說我不曉得，使原憲自思之，亦希望原憲於不行克伐怨欲之後，更求進步。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即子貢子路所問的士。「懷居」即左傳所謂「懷安敗名」的「懷安」。「居」字所包甚廣，凡宮室之安，口體之奉，皆居也。士者，事也。既名爲士，則顧名思義，當有無窮責任，無窮事業，怎麼可以貪逸安逸呢？故曰「不足以爲士」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讀去聲。孫，今作遜。虞雅云：「危，正也。」「危言」者，不顯甚麼，據理直言也。「孫」即今「遜」字，當爲「遜避」之義。邦無道時，往往以言語文字觸犯忌諱，而致殺身之禍，故行動，確仍舊不可失理，而說則當遜避，此明哲保身之旨。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道德的人，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故曰『有德者必有言』。會說話的人，或為便佞，口給，未必有道德，故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孔子嘗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死都不怕，自然見義勇為，故曰『仁者必有勇』。勇者雖甚麼都不怕，但或為血氣用事，未必有愛人利人之心，故曰『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适，音括。羿，音義。奭，音傲。南宮适，即孔子弟子南容。羿，是夏朝一個善射的人，會距太康而代夏政。『盪舟』者，弄也是。夏朝人，力大，曾伐斟鄩氏，左右衝殺，而覆其船。此頗與武說舊解『盪舟』為陸地行舟，不受。『俱不得其死然』者，謂羿為其臣寒浞所殺，而羿為少康所殺也。稷，周之始祖，舜時為后稷，禹和稷一個親自治水，一個教民種田，後來一個自己做天子，一個到後代也。有天下，南宮适的意思，實在是以羿比當時的權臣，而以禹稷比孔子。故『夫子不答』也。及南宮适出，孔子方贊美他道：『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若人，即此人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仁是做人的完全美德。雖然是君子，未免有時候違仁，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小人則存心利己，總不會愛人利人，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勞，勤勞。愛之而勿令勞，是聽其逸樂也。所謂「禽犢之愛」而已。忠於某人，而當其有錯誤時，並不規誨，是長惡也。所謂「婦寺之忠」而已。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

「命」指應對諸侯之辭令。「爲命」言有諸侯之事，預爲辭令也。裨諶，鄭大夫。江聲論語集注謂「諶」當作「堪」，裨諶，裨官當是一人，蓋名竈字堪也。史記屈原傳：「屈平屬草藁未定。」草創，卽屬草也。世叔，左傳作子太叔，鄭大夫。辨古字。「討論」就草稿加以審議也。行人，官名，掌使各國。子羽，鄭大夫。公孫揮字。「修飾」謂增損之。東里，里名，子產所居。「潤色」謂加以文采。按左傳襄三十一年所記，多一馮簡子，次敘亦與此略異。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

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此章記孔子與或人論春秋時各國之賢大夫。左傳記孔子論子產以爲「古之遺愛」，與此云「惠人」。同子西，楚令尹公子申字。子西讓國於昭王，而改紀其政，亦當時之賢大夫，然不能使昭王斥食庸之囊瓦，又召

曰公而致殺身禍國之變。故孔子曰：『彼哉，彼哉。』言無足稱也。『人也，』猶言『這個人呀！』『元謂』人也。『即』仁也。『孔子稱子產爲惠人，管仲爲』仁人。此別一解。伯氏，齊大夫。皇疏云：『名偃。』駘邑地名。伯氏之采邑三百，駘邑有三百戶也。伯氏有罪，故奪其邑。一說謂桓公奪伯氏之邑以封管仲，伯氏邑既被奪，故貧至飯蔬食也。齒，年也。『沒齒』猶云『終身』。終身無怨言者，奪當其罪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貧而無怨，就是樂道的君子；富而無驕，就是好禮的君子。孔子此言，是要人勉爲其難，而亦不忽於其易。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孟公綽，是魯國的大夫。史記弟子傳：『孔子之所嚴事，於魯孟公綽。』是公綽爲孔子同時人。趙魏是晉國兩個大夫的姓，是大夫的家臣。滕薛是兩個小國。此說孟公綽這個人，廉靜寡欲，而短於才，故優於爲趙魏二家的家臣，而不可以做滕薛的大夫。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成人」者，成德之人，猶現在說人格完全的人也。臧武仲，爲魯大夫，臧孫紇，「知」同智，公綽，卽孟公綽，不欲，不貪財也。卞莊子，亦魯大夫，卞邑名。卞莊子是一個勇士，史記陳轅傳記其刺虎事。韓詩外傳及新序記其戰死事。求也藝，已見前篇。孔子之意，是要把四個人的長處，合爲一人，又能夠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也可以算爲完人了。按說苑辨物篇，孔子答顏淵問成人之行，陳義極高，此僅合四人之長，文之以禮樂，故曰「亦可以爲成人也」。

孔子說了上節的話以後，移時又說：故加「曰」字，言「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更退一步，說較次的一種完人也。朱注引胡氏說，則謂此節是子路之言。「見利思義，見危授命。」卽曲禮所云「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也。「授命」猶言致命，要約也。平生，猶云平時。平時期約，雖過得長久了，仍舊不忘記也。孔子之意，是現在時候，能這樣忠信做人，雖比上節所說的完人，又覺不如，但也可以算一個完人也。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衛大夫，姓公孫，名拔。（左傳作發）『文』是謚。（檀弓謂謚貞惠文子）公明賈，亦衛國人，姓公明，名賈。『夫子』指稱文子。孔子初到衛國，聽見人家說公叔文子有此三項德行，自己不能相信，所以問公明賈也。『以告者過也』者，言來告訴你的人，話說得過甚也。文子這個人，在他應當說話的時候，然後說話，所以人家不討厭他所說的話，在應當歡樂的時候，纔有笑臉，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笑，對於財物，應該取的始肯取，所以人家不討厭他的取。

『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者，因公明賈說文子的德行，竟無異聖人，孔子不大相信，不過當面，不便直說，所以說出這兩句疑而不斷的語來。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要，讀平聲。防，魯地。臧武仲的食邑。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孫所譖，出奔邾，自邾至防，請立後。魯許之，立其子臧爲武仲，乃致防而奔齊。事見左傳。朱注云：『要有所挾而求也。』武仲卑辭請立後，面子上雖不像對於君有所要挾，但他占據防的地方而請求，明明是不允其請，將據防以叛了。所以說『人家雖然說他不是對君要挾，我是不相信的。』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讀決。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二人都曾爲諸侯盟主，獲夷狄以尊周室。但桓公則下拜受胙，不敢踰越各分，伐楚而責包茅之不貢，問昭王之不返，所以爲正而不譎。文公則踐土之會，實召周王，其於諸侯，則以報恩怨爲快，所以爲譎而不正也。『譎』詐也。『正』直也。王引之經義述聞謂『正』爲經，『譎』爲權，譎非貶辭。文公能行權而不能守經，桓公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所長，各有所短也。此別一解。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齊僖公生諸兒，糾、小白，僖公卒，諸兒立，是爲襄公。襄公無道，鮑叔牙知亂將作，奉小白奔莒，及襄公從弟無知弒公自立，召忽、管仲奉糾奔魯。齊人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立爲桓公。魯以師納糾，齊師敗之。乾時，齊使魯殺糾，執管仲送之齊，召忽自殺。管仲囚而至齊，桓公釋而相之。詳見左傳及史記。『未仁乎？』爲子路問語，以上是子路敘事語，故加『曰』字以別之。

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史記齊世家及封禪書則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此云『九合』，總數雖同，但又云『不以兵車』。穀梁傳莊二十七年言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衣裳之會，似卽所謂『不以兵車』，而次數又異。注家雖歷舉桓公合諸侯之事以實之，而所說又各不同。朱注謂『九』與『糾』通，卽左傳之『糾合諸侯』。（按見僖公九年）其說較長，不以兵車者，言不假威力也。如乃也。見王引之經傳釋詞，言功業如此，乃其仁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

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與』同『歟』。『相』去聲。子貢此問，與子路同。相，輔也。霸，伯也。諸侯之長，孟子云：『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此對『王』而言也。匡，正也。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驅狄存衛，攘夷尊王，以正天下。鄭玄謂『一匡』指陽穀之會，明天子之禁。按孟子威言葵丘之會，似亦可指爲『一匡』。『一匡天下』，但言桓公之霸，天下自此一正耳，不必指一事以實之。微，無也。被髮左衽，夷狄之俗。衽，卽衣襟。那時候夷狄的人，都是不梳頭，披着髮，故曰『被髮』。中國人衣服的大襟向右扣，夷狄的衣服，大襟是向左扣的，故曰『左衽』。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如沒有管仲，我們都要做披著頭髮，衣襟向左扣的夷狄了！』匹夫匹婦，指無知識的小百姓。諒，小信也。『自經』，自縊而死也。溝瀆，田間水道。劉氏正義引宋翔鳳論語發微謂溝瀆是地名，卽子糾被殺處。左傳作生竇史記作笙瀆。集解引賈逵曰：『魯地句瀆也。』此解殊勝。『莫之知』，謂無功績，人莫知之。此言管仲之生念於召忽之死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
以爲文矣！』

僕，音撰。劉氏正義曰：『家臣之中，爵秩不同，尊者爲大夫，次亦爲士，故此別之云：『大夫僕』，明僕爲家臣中之爲大夫者也。』文子薦他，和自己並登於公朝，孔子聽了這件事情，稱贊文子道：『可以爲文矣！』言文子諡文，確是名副其實也。錢站論語後錄曰：『周書諡法，『文』有六等，卽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勸學好問，慈愛惠民，

懲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修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禮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靈公）君曰：「夫子（公叔文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孔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夫」音扶。「爽」去聲。孔子與季康子談及衛靈公之無道，康子聽了孔子所說，因問道：「無道到這樣，怎麼能不失國呢？」仲叔圉即孔文子，與祝鮀、王孫賈均見前注。孔子對康子道：「衛靈公雖然無道，但他使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這三個人，都能負責辦事。這樣，靈公那裏會失國呢？」蓋稱靈公用之，能各當其才而已。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言之不怍」即今人所說的「大言不慚」也。專說大話的人，若教他真真實實做起事體來，是一定做不到的。故曰「則爲之也難。」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恆弑其

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陳成子，姓田，名恆，是齊國的大夫。『田』、『陳』古音同。簡公，齊君名壬，陳恆弑簡公，在魯哀公十四年。『朝』音潮。『夫』音扶。此時魯國政權在季孫、孟孫、叔孫三家手裏，故哀公命孔子去告三子也。孔子退而自言道：『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此時孔子雖由魯君召他回國，並未做官，不過他見齊國的陳成子以臣弑君，大義所在，不可不討，所以特地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而哀公教孔子去告三子，孔子心中，實在不以為然，因以退而這樣自說也。但既奉君命，不得不去，故就至三子處，告以此事，三子果然不許。孔子此時就把退朝時自說的兩句話，再對三子說明：『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按此時魯弱齊強，似乎魯國不能去討齊國。然據左傳所載，魯國苟能出兵討齊，孔子自有勝算。因為陳恆弑君，齊國的人民，心都不服，只要魯能出兵去討，齊民必能響應於內。故孔子對於戰事，是和齊疾一樣謹慎的，是要『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的。此孔子鄭重地請討陳恆，決非全無把握者。

子路問事君子。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欺，是欺瞞。犯，是犯顏諫諍。劉氏正義曰：『子路仕季氏，夫子恐其為具臣，又季氏伐顛臾，子路力未能諫止。故此告子路以勿欺，而又嫌其意不明，故更云：「而犯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上達』力求上進，即朱子所謂『日進乎高明』也。『下達』日趨於下流，即朱子所謂『日究乎汙下』也。人無生而爲君子者，亦無生而爲小人者，到後來有的求上進，有的趨下流，於是君子、小人之分了。孔子所謂『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就是這個意思。何解？本爲上，末爲下。『皇疏』：『上達者，達於仁義也；下達謂達於財利。』按大學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故何皇二說，是相通的。總之，行仁義，就是務本，就是朱子所謂『循天理』也，就是力求上進；日進乎高明的方法，謀財利，就是舍本就末，就是朱子所謂『徇人欲』也，也就是日趨於下流，日究乎汙下的原因。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朱注引程子曰：『爲己，欲得之於己也；爲人，欲見知於人也。』荀子勸學云：『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楊倞注云：『禽犢，饋獻之物也。』可與本章參閱。『爲』字去聲。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名瑗，衛賢大夫，謚成子。孔子在衛國的時候，常主其家，見孟子蘧伯玉派使者來望孔子，孔子和他同坐，而問他道：『夫子何爲？』夫子指蘧伯玉，使者答道：『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有也。』意思是說蘧伯玉想少做錯些事體而不能夠也。劉氏正義曰：『……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觀此，是伯玉欲寡過而常若未能無過，亦是實語。其平居修省，不自滿假之意可見。使者直對以實，能尊其主，非只爲謙辭。』按使者這句話，確是不亢不卑，很得體的。故孔子於使者出門以後，稱讚他道：『使乎！使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章朱子分爲二章，以『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一章爲重出。（按見泰伯篇）注疏及皇本則合爲一章，今從之。『君子思不出其位。』是易經艮卦的象辭。論語精曰：『此因夫子有是言，而曾子引易象辭以伸之也。』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朱註云：『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按『而』字用同『之』字，言『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尚書大傳云：『君子恥其言而不見從，恥其行而不見隨。』（詩周頌疏引）『而』字亦作『之』字用。如宋說，則『恥其言』是一事，『過其行』是一事，意雖是，而文義殊不可通。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

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知』今作智。『仁者不憂……』三句，已見前子罕篇。孔子以此三者爲君子之道，而自謙爲不能也。子貢聽了孔子的話，知道孔子是謙遜，不肯自己承認有這三種美德，故曰：『夫子自道也。』言『仁者』、『知者』、『勇者』，孔子就是說自己也。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通謗。夫音扶。鄭玄註曰：『方人，言人之過惡。』按言人過惡，卽謗也。『方』卽『謗』字，因聲近而通借。子貢喜歡講別人的過惡，孔子對他說：『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就是說：『賜啊！你自己的行爲，種種都好嗎？爲甚麼要講別人的過惡呢？至於我，則自治還來不及，沒有閒工夫講別人的過惡的。』按舊解除鄭註及劉氏正義外，如孔註皇疏、邢疏、朱註，都把『方人』解爲『比方人』，恐不合原意。孔子曾問子貢與同孰愈，子貢曾問子張與子夏孰賢，孔子也沒有說他不當問，此皆比方人也。這時怎麼又責備子貢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不己知』，就是人家不曉得我。『不能』，是我自己不能有道德學問。按學而篇云：『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里仁篇云：『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下衛靈公篇云：『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意義均與本章大致相同，而文小異。朱註云：『聖人於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邢疏曰：『此章戒人不可逆料人之詐，不可億度人之不信也。』按『逆』卽『逆料』之『逆』，朱註所謂

『未至而迎之』也。『德』音邑，即『德度』之『德』。朱註所謂『未見而意之』也。朱註又云：『詐，謂人欺已，不信，謂人疑已。』據解引孔曰：『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怨』與『寃』通。皇疏曰：『……聞邪存誠，不在善察。若見失信於前，必德其無信於後，則容長之風虧，而改過之路塞矣。』此最能寫出孔子之意。朱註曰：『言雖不逆不億，而於人之情偽，自然先覺，乃為賢也。』又引楊氏曰：『君子一於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為小人所罔，焉斯亦不足觀也已。』與孔皇二氏說不同。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孔子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栖』音妻。『與』今作歟。微生是姓，畝是名。微生畝大約是孔子的前輩，所以直呼孔子之名。邢疏曰：『栖，猶皇皇也。』文選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李善註：『棲遑，不安居之意也。』微生畝見孔子，總是周流四方，不安其居，所至陳說人主，疑孔子但以口才游說時君，所以對孔子道：『丘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

固，固陋也。謂昧於仁義之道，習非勝是也。『疾固』以固陋為病也。孔子回答微生畝說：我不是敢以口才游說時君，我是以世人固陋為病，欲明仁義之道耳。微生畝以孔子為佞，與戰國時人以孟子為好辯同。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良馬也。良馬，不但力大，跑得快，而且有馴調之德。故孔子說：『我們稱贊驥，不是稱贊牠的氣力大，而是稱贊牠的道德好。』皇疏曰：『於時輕德重力，故孔子引驥以抑之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

或，或人之意。以爲人有怨於我，而我報以恩德，這是最好沒有的了。不料孔子却反駁他的話道：『何以報德？』蓋別人有怨於我，而我報以恩德，則有恩德於我者，我用甚麼去報他呢？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二句是孔子駁了或人的話，繼續說明報答他人之道。意思是：人家有怨於我，我以直道報他；人家有恩德於我，我也用恩德報他。所謂直道者，朱註所謂『愛憎取舍，一以至公無私』是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夫』音扶。孔子說：『沒有人知道我了罷？』這是孔子自歎之言。子貢聽了，問孔子道：『爲甚麼沒有人知道夫子呢？』『不怨天，不尤人』者，明『莫我知』之歎，並非怨天尤人也。尤，責也。『下學而上達』者，明己爲學之道，學爲己而不爲人，並不求人知也。『下學』指博文約禮，所謂文章可得而聞者也。『上達』指盡性知天，所謂天道不可得而聞者也。登高自卑，行遠自邇，故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者，言我國非時人之所能知也。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

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寮音聊，戀音素，朝音潮。與今作歎。公伯寮魯人，公伯複姓。史記列入弟子傳集解引馬氏亦以爲孔子弟子。『戀』音訛，譁壞語也。此時子路做季孫的家臣，公伯寮在季孫面前講子路的壞話也。朱子或問以爲此事當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公伯寮蓋言子路將不利於季氏也。子服景伯魯大夫。『子服』是氏，『景』是諡，名何字伯子服。景伯以此事告孔子且說：『夫子（指季孫）聽了公伯寮的話，對於子路固有所疑，我的力量還能夠使季孫不聽他的話，而且殺了他陳其尸於市朝。』殺而陳其尸曰：『肆。』大夫陳於朝，士陳於市。若公伯寮本來應只說『肆諸市』。此云『肆諸市朝』者，『朝』是連帶說到的。孔子聽了景伯的話，對景伯道：『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此與孟子所云：『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意旨正同。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今作避。『辟』就是現在的『避』。『辟世』者，隱居不仕，世主莫得而臣也。『辟地』者，去亂國，適治邦也。『辟色』者，禮貌衰，則必去之也。『辟言』者，有違言而後去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此章意思與上章相連。注疏及皇本並與上章相合爲一章，朱註始分之。『作』卽『見幾而作』之作，言起而隱去也。『七人』集解引包氏謂指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蓍、儀封人、楚狂接輿、皇疏引王弼謂指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各家所說不同。其實七人之姓名，孔子既沒有說出，我們現在也不必一定說是某人某人也有說此章意思不與上章相連的論語稽附注則謂『作者七人』是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七個

聖人孔子說作者已有七人，所以自己可述而不更作也。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與，今作歟。『石門』，鄭玄注曰：『魯城外門』也。『宿』者，到石門已晚，因宿於石門外也。『晨門』是晨起管開城門的人。子路宿於石門，次日早起，行至城門邊，管城門的人問子路道：『你從那裏來？』子路答道：『我從孔家來。』管城門的人聽得說孔家，知道是孔子，卽對子路說：『就是明知道不能行，而仍是奔波勞苦想行道的那個孔先生嗎？』『知其不可而爲之』正是孔子救世的精神。這個管城門的人也是有道之士，避世不仕，而有隱姓名者，故能知孔子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一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磬是一種樂器。孔子居衛國的時候，有一日，擊磬消遣。『荷』去聲，負也。蕢，草製之器。有一個負草器的人走過，聽了擊磬的聲音，知道這擊磬的是個有心人，故卽贊了一句道：『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者，過一會又說也。』說文云：『硜，古文磬。』釋名云：『磬，磬也。其聲磬然，堅緻也。』『硜硜』是磬的聲音。鄙，狹也。（見孟子盡心趙注）樂記云：『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注云：『噍，歇也。殺，滅也。』言其心有哀感者，則樂音歇，踏。

衰減，不安舒也。此云：『鄙哉硜硜乎』是言聲聲鄙狹，擊磬者其有哀感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者，盲人不知我，則已耳。『斯已』之『已』作『止』字解，『而已矣』語助詞。『深則厲，淺則揭』引詩衛風，絕有苦菜篇句。『揭』音起例反，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由膝以下為揭，由膝以上為厲。見爾雅釋水。蓋以涉水當視水之深淺不同而異其法為喻，明君子於道可行則行，不可則止，人莫已知，不必悲觀也。『果哉』集解謂孔子以荷蕢者未知已志而譏已為果，朱注則謂孔子言荷蕢者果於忘世。『末之難矣』言出處若但如涉水之以深淺而或厲或揭，亦無難矣。朱注與劉氏正義同。按『果哉』猶今言『果然這樣嗎』。『末之難矣』之『難』當讀去聲，言我亦無以難之也。孔子於避世之士，向以尊敬的态度對之，故聞荷蕢者之言，僅如此云云耳。

子張曰：『書云：一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書』尙書也。所引據伏勝尙書大傳見說命篇，但今本說命無此二句。高宗，商王武丁也。『陰』音闇，『諒』陰，是王者居喪的名稱。劉氏正義謂『諒闇』亦作『梁闇』，梁，榻也，闇，廬也。即王者喪服中所居之『倚廬』。『子張問孔子道：』尙書裏有『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二句話，是甚麼意思？『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者，孔子告訴子張說古時帝王居喪都是這樣，不但高宗而已。『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者，孔子又說明君居喪時的政治也。意思是君死了，三年之內，新君居喪，重哀，所以連話都不說，由宰相代行天子職務。這時大小百官都聚其職事，以聽冢宰調度。『冢宰』即後世的宰相。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均讀去聲。言在上位者，事事遵禮而行，則在下的人民，自然也沒有敢不敬的了。敬則自然聽從使命，而不違抗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君子指在上位的人。『脩己以敬』者，以敬脩自己，隨事隨時尊尊敬敬，不失禮怠忽也。『脩己以安人』之『人』是指左右及上下百官而言。『安人』使這班人都安心辦事也。『脩己以安百姓』者，再進一步，要使全國百姓都能安居樂業也。然而要使全國百姓都安居樂業，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雖使堯舜在位也未必能做到這個地步。故又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也。病難之也。『諸』爲『之乎』二字之合音。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魯人，孔子故友。『夷』同『踈』，踈也，箕踞也。古時席地而坐，兩足向後，在臀下，今日本之俗猶然。伸兩脚，則其形如箕也。俟，待也。孔子去見原壤，原壤箕踞而待，不出迎也。『孫』同『遜』。『弟』同『悌』。原壤母死，不哭而歌，故

孔子罵他年幼的時候，不知謙遜，悖也。『長』上聲。『長而無述焉』者，年紀大了，一些沒有可稱述的善行也。這種人早可以死了，現在到老而還不死，徒然敗常害俗，故曰『老而不死是爲賊』也。孔子說到這裏，就拿起手裏的杖，擊原壤的脚脛。原壤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也。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與，今作歟。闕黨，黨名，猶今稱某坊某巷某里也。『將命』者，孔子叫這個闕黨的童子，跑進跑出，傳主客的話也。或問之曰：『益者與？』蓋疑此童子學問有進益嗎？故使之將命也。孔子答道：『禮童子當隅坐隨行，而此童子吾見其居於位，見其與先生並行，則於成人之禮，不是求逐步進益，而欲速成矣。所以叫他做傳達主客言語的使役，使他可觀少長之序，習揖遜之容耳。』

〔問題〕(一) 邦有道當如何？邦無道當如何？

(二) 『德』與『言』、『仁』與『勇』關係如何？

(三) 孔子對於子產子西孟公綽公叔文子的批評如何？

(四) 本篇所記孔子對於管仲的批評如何？

(五) 何謂『成人』？

(六) 孔子對於齊桓公晉文公的批評如何？

(七) 何謂『方人』？

(八) 孔子何以不贊成『以德報怨』？

(九) 晨門荷蕢如何批評孔子？

衛靈公第十五
(十)孔子何以痛責原壤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卽今『陣』字。字本作『敝』。作『陳』。省顏氏家訓謂『陣』字始見於王羲之小學章。則俎豆禮器。軍旅古代軍隊編制的名稱。軍萬二千五百人。旅五百人。衛靈公以戰陣之事問於孔子。孔子對曰：『關於禮制的事，我倒聽見過。練兵打仗的事體，我是沒有學過。』明日就離開衛國。按此事在魯哀公二年。據史記孔子世家。其明日見靈公與之語。靈公仰視飛鴻，去志乃益決云。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孔子在陳國的時候，糧食斷絕。『從』去聲。從者，從孔子的弟子興起也。『莫能興』者，言不能夠起來走也。『見』音現。『慍』見『者』帶着一種怨恨的神色，去見孔子也。子路見孔子，恨恨地道：『君子亦有窮乎？』窮困也。孔子聽了子路的話，對子路說：『君子固然免不了有窮困的時候，若是小人，到了窮困的時候，就無事不做。』一說『固窮』者，固守其窮。『濫』者，溢出做人的範圍而無惡不作也。

以上二章，朱註合爲一章。注疏及皇本分爲二章，而以『明日遂行』句屬後一章。按史記世家孔子去衛後，

尚有通曹適宋適鄭然後至陳絕糧事在魯哀公六年。江永翁黨圖考以爲當在哀公四年與去衛事隔數年以分二章爲是。但「明日遂行」明指去衛不當屬後一章。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女」今作「汝」。「識」今作「誌」。「與」今作「歟」。賜是子貢的名。孔子呼子貢之名而告之曰：「你以爲我是求很多的學問，而記在心裏的嗎？」子貢以爲孔子的賢聖多能，是「多學而識之」的。現在聽了孔子的話，又像不是多學而識之者，故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者，孔子告子貢也。「非也」是言我確不是「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者，言我明白了「一貫」的道理，能用這個道理來應付各種事情，推求各種物理也。按里仁篇孔子曾告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釋之，以爲「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各家釋「一貫」已見里仁篇注中。朱注則云：「彼以行言，此以知言。」阮元則謂「多學而識」是「知」。「一貫」是「行」。焦循補疏則謂此一貫仍指「忠恕」。忠恕者，成己以成物也。孟子所稱大舜之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人以爲善，卽是忠恕。不起則執一，恕則可以一貫。不起則入主出奴，爲我兼愛，各執一端，恕則執兩端而用其中，天下之知皆我之知，無俟乎多學而識矣。其說亦通。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少也。由是子路之名。孔子呼其名而告之。「知德者鮮矣」言一般人明白道德的意義者極少也。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

「與」今作「歟」。「夫」音扶。此章言舜為政篇「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的話，同言舜之恭已無為，即雍也篇首章所云「居敬而行簡」也。舜何以能無為而治呢？因為他手下的百官任用得好，所以自己只要恭恭敬敬地居於君位。中庸曰：「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亦可與本章互發。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問孔子：「做人要如何可以行得通？」子曰：「以下是孔子的答話。『篤』上，『不』上的兩『行』字，去聲。忠者，言語發自中心，即不說違心之言也。信者，不說誑話，不失約也。一個人能夠不說違心之言，不說誑話，不失約，就叫做『言忠信』。篤者，厚實實敬者，恭恭敬敬。這樣做人，叫做『行篤敬』。『蠻貊之邦』是野蠻人的國度。一個人能『言忠信，行篤敬』，雖然在野蠻人的國裏，也可以行得通。『州里』者，猶云本省本鄉也。若一個人『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在自己的家鄉，也是行不通的。所以一個人對於『忠信』『篤敬』，要時刻不忘。『參』七南反。朱註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言與我相參也。』王引之經義述聞謂『參』可訓『直』。直相當也。俞樾羣經平義謂『參』當為『參』。積參之意，言見其積參於前也。與車子衡車前的橫木。言譬如立着似乎有個『忠信篤敬』在我眼前，坐在車子裏時，似乎有個『忠信篤敬』在車

前的橫木上。要這樣，然後行得通也。紳是大帶。子張聽了孔子的話，寫在衣帶上面，俾隨時可看到也。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集解引孔曰：『衛大夫史鱷也。』朱註曰：『史，官名。』『如矢』者，孔子形容史魚之直也。按史魚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死而以尸諫，見韓詩外傳。蘧伯玉已見前。『卷』，今亦作捲。『卷而懷之』者，言其退隱不仕，好像一幅畫，捲捲來，藏在懷裏，使人不見其才也。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今作『智』。知者能知人，可與言者則與之言，不可與言者則不與之言。『不失人，亦不失言』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朱註云：『志士有志之士，仁人，成德之人。』此言如生而至於害仁，則不求生，死如可以成仁，則可殺身也。孟子魚我所欲也章言『舍生取義』，可與本章互相發明。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爲仁」猶云「用力於仁」。子貢蓋問所以爲仁之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以做工的人，必須器械銳利，然後能造精巧的器物，爲此喻故「爲仁」的人，在一個國內，要擇其大夫中之賢者而師事他，擇其士中之有仁德者而和他做朋友，以收切磋輔仁之益。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爲邦」猶云「治國」。故孔子告以治國應採的制度。三代歲首的正月，都各不同。周以陰曆十一月爲正月，殷以陰曆十二月爲正月，只有夏以陰曆一月爲正月。孔子以爲夏朝以一月爲正月的制度最好，故曰「行夏之時」。漢武帝遵用孔子之說，以陰曆一月爲正月，一直行到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始改用世界通用的陽曆。「輅」音路，亦作「路」。是天子所坐的車子。周朝天子所坐的輅，飾以金玉，太覺奢華。殷朝的輅，樸實堅固。故孔子取之。冕是祭祀時所戴的冠。「服周之冕」言禮服當取周制。言冠冕可以包衣服。韶是虛舜之樂。韶樂兼舞，故曰「韶舞」。孔子曾稱舜的韶樂盡善盡美，故採之。「放」者禁絕之也。樂記云：「鄭音好濫淫志。」此指音調言，音調各地不同，至今猶然。先儒誤以爲指詩經之鄭風，故於鄭風諸篇，多以刺淫釋之。非「遠」去聲。「佞人」即所謂「利口」。足以覆邦家者。這種人，應該遠之也。「鄭聲淫，佞人殆」兩句，是說明「放鄭聲，遠佞人」之故。殆，危殆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言人當思預防。此二句亦見易。既濟卦象辭張栻論語解云：『慮之不遠，其患即至，故曰近憂。』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讀去聲。此章與子罕篇所記同，而多『已矣乎』三字。朱註曰：『「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論語稽曰：『此章……疑因季桓子受女樂，而郊不致膳，孔子時將去魯而發也。曰「已矣乎」，有惜功業不就，吾道不行之意。』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者』下之『與』，今作『歟』。臧文仲，魯大夫，已見前公冶長篇。柳下惠，是魯國的賢人，姓展，名樓，字禽，居柳下，私諡惠，曾爲士師而三次被黜。（詳見後微子篇）按臧文仲爲政時，命展喜犒齊師，使受命於展禽，見左傳。展禽諡文仲，祀爰居，文仲謂季子之言不可不法，見國語。是文仲知其賢之證。臧氏世爲司寇，士師正其屬官，乃不能舉之與並立於朝，故孔子以『竊位』譏之。『竊位』謂私據其位。此與上篇穆公叔文子與其大夫僕同升諸公事，正可對照。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讀去聲。躬，身也，指自己。『躬自厚』者，責自己厚也。『薄責於人』者，責他人薄也。如此，則人之怨恨遠矣。按類編篇答樊遲云：『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與此章之旨相近。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就是俗語說的『怎麼呢』。朱註曰：『「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之辭也。不如是而妄

行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按「如之何如之何」亦是處其事之不善，而望有以改善之辭。「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必自甘暴棄之人，或諱疾忌醫之人，則雖孔子亦無如之何也。此章語雖簡而含意甚廣，朱子僅舉其一端而已。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羣居，許多人同住在一處也。「好」，去聲。小慧，小聰明也。「難矣哉」者，孔子以爲這種人，難以使改善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質，本質。「孫」，今作「遜」。言君子做人，以義爲本質，照禮而行，出以謙遜，而成之以信。信卽誠也。能誠實則禮不至成爲虛文，義亦不至變爲假義，能如此，則成爲一個君子。故曰「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病患也。本章與里仁篇「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憲問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意均相同。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沒世」，謂死也。疾，恨也。朱註引范氏曰：「君子學以爲己，不求人知，然後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爲善之實可知矣。」故君子之所疾，在不能立德以致不朽之名，並不在有善之實，而無善之名。學者不可不辨之。按史記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以此爲孔子作春秋時語。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按中庸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即本章『君子求己』之旨。本章與前兩章義相連貫。『君子病無能為，不病人之不知。』即君子求諸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雖似求名，實在也求自己。有為善之實而已。故曰『君子求諸己。』小人則只求人之知己，不問己之能不能，只求人之譽己，不問自己有沒有為善之實。故曰『小人求諸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朱註曰：『莊以持己曰矜，和以處衆曰羣。』劉宗周論語學案云：『矜者，兢兢自持；不爭，則非絕物矣。羣者，油油與人，不黨，則非徇物矣。』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君子不以言舉人。『勳慕之言，聖人擇焉。』故其言有可采，亦不以其人之無可取而廢之。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劉氏正義云：『一言』謂一字。故孔子以一『恕』答之。『恕』是求仁之方。『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二句，是『恕』字的定義。此但就消極方面而言，其積極方面，即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子

貢曾說：『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他的話，正和這裏孔子所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意義相同。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朱註云：『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又引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意於其間哉？』按漢書藝文志云：『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也。』包慎言曰：故錄據此，謂『斯民也……』二句，卽言三代已嘗試之，非謂身試之。此別一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

『闕文』指史書上有疑而不明白的文字，把他闕着，不以自己的意思硬補上去。『亡』今作『無』。『夫』音扶。朱註引楊氏曰：『史闕文，馬借人，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時之益偷也。』按宋翔鳳發微謂此『史』字指文字而言，蓋古代書字掌於太史也。以班固漢書藝文志論小學，許慎說文解字序均引此語爲證。有馬者，借人乘習，則爲學御之事。蓋『六書』、『五取』各爲保氏六藝之一，皆有一定之法，故於文字，不知則闕，有馬，則借人乘而習之。孔子之時，六藝之學廢，二事不可復見，故歎之。其說亦通。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孔子嘗云：『惡佞，恐其亂義也。』『巧言亂德』，與佞之亂義同。忍是忍耐。於小事不能忍耐，則亂大謀。『大

謀」猶云「大計劃」。劉氏正義引吳喜賓說謂「不忍」爲「仁」，「小不忍」則似仁而非仁，足以亂大謀。吳氏之意殆以婦人姑息之愛爲「小不忍」。朱註曰「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兼有二義，其說較長。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惡」、「好」均讀去聲。蓋衆之好惡，未必能公而當，故必察之。此章之意，與前子路篇「鄉人皆好」、「鄉人皆惡」云云，大致相同。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大也。此作動詞用。道待人而明，待人而行，故曰「人能弘道」。人之明道行道，志在乎道，非欲以張己尊己也，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韓詩外傳云：「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即本文而反言之，可以互發。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此卽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之意。「思」指不學而思者言，爲政篇又云「學而不思則罔」。是「學」仍有待於「思」也。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

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此章之旨，重在「君子謀道不謀食」句。言君子謀道不謀食，非如農夫之耕田，其志全在謀食也。但因謀食而耕，有時年歲饑荒，亦難免挨餓，況本不謀食者乎？學成而仕，固可得祿，但君子所憂者在道之不明不行，不在祿之不得，故又曰「君子憂道不憂食」也。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本章指治國為政而言。「知」今作「智」。「知及之」者，言其才智足以治國為政也。「仁」者，大公無私之德。「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者，言智足以知治國為政之道，而無以勝其私欲，則雖得其道，終必失之也。「蒞」臨也。臨政臨民，皆可曰臨。智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而不以莊敬臨之，則民亦不敬之也。能臨之以敬矣，而施治行政，不能以禮行之，猶未為善。「動之」指發號施令之政治行動而言。朱註以「動民」釋之，恐未妥。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朱註云：「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是「小知」者，以一長見知於人；「大受」者，以器識擔當大事也。君

子必能以細事見長，却能擔當大事；小人則不能擔當大事，而亦有一長足錄。此君子小人之別。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此章極言『仁』之重要，且有利而無害。『民』就是『人』。水火是人生日用不可一日少的。仁則比水火還要重要。水火雖是人生不可少的兩件東西，但水會溺死人，火會燒死人。至於仁，則彼此互愛互助，斷沒有害人致死的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章極言行仁之不可緩。為弟子者，於各種事體對師都須謙讓；只有當着仁的事體，要趕先去，雖師還沒有去做，我也不妨先做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集解孫孔曰：『真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按本章孟子所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唯義所在。』同一意義。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刑疏云：『此章言為臣事君之法也。言當先盡力，敬其職事，必有勳績而後食祿也。』

子曰：『有教無類。』

『有教無類』者，就是不分貧富，不分貴賤，不分智愚賢不肖，凡來學者，無不教以做人的道理也。孔子弟子，富如子貢，貧如顏回，原憲、孟懿子等，則為貴族，子路則為下之野人，曾參之魯，高柴之愚，顛孫師之辟，皆為高弟。故東郭子惠有『夫子之門何其雜也』之歎。不知『有教無類』正是孔子偉大之處。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為』去聲。按孔子時，已有老子之道，稍後孔子，又有墨子、楊子之道。周秦諸子的各稱道術，盛行於戰國之世者，大多萌芽於孔子前後。孔子明知各家倡道的人，總以自己所倡的道為是，以他人所倡的道為非，故只有各行其道，而不相謀，不謀者，不必使你從我，我從你也。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後世學者，往往攻擊他家他人，而孔子則不然。此孔子之所以為大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者，言辭、文辭也。在口裏的言語，稱為『言辭』。在紙上用筆寫的，稱為『文辭』。孔子以為這兩種辭——言辭、文辭——以能達出意思，使聽的人，看的人，都能明白為主，故曰『辭達而已矣』。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

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師」樂師。見樂師名。「見」音現，來見也。古時樂師皆是瞎子。所以他走到階前，孔子告知他道：「階也。」他上了階，走到坐席前，孔子又告知他道：「席也。」大家都坐下了，又告之曰：「某人坐在那裏，某人坐在那裏。」師冕出去後，子張問孔子道：「這些是和樂師講話之道嗎？」孔子說：「是的！剛纔這樣的招呼，是扶助樂師應盡的道理。」「道與」之「與」，今作「歛」。「相」去聲，扶助的人叫做「相」。此作動詞用。

〔問題〕

- (一) 孔子何以不答問陳？
- (二) 何謂「多學而識」？何謂「一貫」？
- (三) 何謂「無爲而治」？
- (四) 何謂「殺身成仁」？
- (五) 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制如何？
- (六) 孔子謂何種人最沒出息？
- (七) 本篇論君子如何？
- (八) 何謂「有教無類」？

季氏第十六 按此篇「子曰」都解「孔子曰」，與以上諸篇不同。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季氏，季康子也。『顓』音專。『史』音俞。顓與是魯國境內的一個小國，其君風姓，伏羲之後。他的朝貢，不達於天子，而附於魯侯，所謂『附庸』也。冉有，子路，這時正做季氏的家臣，故以季氏的事來告孔子。『有事』指伐顓與。按季氏伐顓與事，不見於春秋經傳，殆因孔子之言而中止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與，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

孔子之意，對於季氏之伐顓與，是大不以爲然的，所以獨呼冉有之名而斥之者，以子路曾因公伯寮之懇，爲季孫所疑，冉有嘗爲季氏聚斂，獨得信任也。『是』實也。見王引之經傳釋詞。『與』今作『歟』。『夫』音扶。東蒙，山名。顓與，封在東蒙山的地方，是先王叫他主祭祀東蒙山的，故曰『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也。『邦域』即國境。爲魯國附庸，故曰『是社稷之臣也』。『爲』語末助詞。朱注云：『社稷，猶云公家。是時四分魯國，季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取其一，獨附庸之國尙爲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與乃先王封國，則不可伐；在邦域之中，則不必伐，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氏。『二臣』謂己與子路也。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

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求者呼冉有之名以告之也。』任，『平聲。集解馬曰：』周任古之良史。『按左傳隨六年，昭五年，皆引周任之言，不言爲史官。杜預注云：』周太史。『路史注以爲商太史。江永羣經補義疑卽書盤庚之遜任。』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兩句是周任的話，孔子引之。

朱注云：『陳，布也，列，位也。』劉氏正義云：『止，謂去位也。』按『陳力』，謂施展貢獻其才力；『就列』，卽就職位。言既就其位，當陳其力，不能陳力，便當去位也。『爲』，子聲，安也。『相』，去聲，扶持。瞎子的人叫做相。此以相替者爲喻，言如替者遭遇危險顛仆而不扶持，則那個相還有什麼用呢？矣。』字用與『乎』字同。見王引之經傳釋詞。冉有答語，謬爲『夫子欲之』，而欲自卸其責，故直斥之曰：『且爾言過矣。』『過』，錯誤也。兕，野牛。柙，是關虎兕的木柵。虎與兕，應該關在柙裏的。龜，玉，古人都視爲寶具。櫝，是藏龜、玉的匣子。言季氏之伐顛臾，有如把虎兕從柙中放出，把匣中的龜、玉毀壞也。季氏伐顛臾，一動兵，必要殺人，好像柙中的虎兕，跑出來傷人也。顛臾，在魯國境內，好像藏在匣子中的龜、玉。季氏伐而滅之，又像把龜、玉毀壞也。此黃式三說。虎兕出柙，是管獸禁者之過。龜、玉毀壞，是守龜、掌玉者之過。季氏之伐顛臾，則是爲家臣者不諫止之過也。

冉有曰：『今夫顛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

此冉有又爲季氏辯也。『夫』，音扶，費，此處音秘，固，言顛臾的城郭，很堅固。費，音秘，是季氏的食邑，與顛臾相近。故曰『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也。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此孔子聽了冉有的話，又呼其名而斥之也。疾，惡也，恨也。『夫』音扶。『舍』今作捨。『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者，心裏實在貪圖這個利益，却捨掉這句話，不肯說，而必另外想出一種話來掩飾也。這種事情是君子所最惡的。孔子既斥其非，又把治國安家的原理，講出來給他聽。『丘』是孔子稱自己的名。『有國』指諸侯。『有家』指卿大夫。此二句疑當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貧』與『均』指財言，『寡』與『和』指人言。『不均』謂貧富相懸，『不和』謂上下不協，下言『均無貧，和無寡』，卽其證。春秋繁露度制篇，魏書張普惠傳引，亦均作『不患貧而患不均』。（參閱俞樾古書疑義舉例）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謂中國僅有大貧小貧，故社會問題不如泰西各國嚴重，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爲曲突徙薪之計，卽所謂『不患貧而患不均也』。財均人和，則安而無傾覆之患矣。『夫』音扶。『如是』指上文所說治國家的原理，因爲如此，故遠地方的人，還有不服者，我惟有修己之德，以招徠之。文德正對武力而言。遠人來歸了，則安撫之。『相』

去聲，助也。現在由與來相助季氏，遠人不服，而不能修文德以來之，邦國分崩離析，有土崩瓦解之虞，而不能固守之，還要在國內打起仗來。『動干戈』，即指伐顛史之事，吾恐季孫之可愛者，倒不在國而近於費的顛史，而在自己的家內也。『蕭牆』，即入倫篇之『塞門』。後來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果然不出孔子所料。一說，蕭牆惟國君有之，蕭牆之內，隱指魯君。此時哀公欲去三桓（即季孫孟孫叔孫三家），而顛史世為魯社稷之臣，又近於費，季氏懼其為公家之助，故欲伐之。如克，則取以為己有，不克，則公家之師已懲於外，不能復伐己，此齊陳伐吳之故智也。冉有謂季氏恐顛史將為子孫憂，不得不伐之，故孔子直斥其隱也。見方觀旭偶記。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制禮作樂，征伐逆叛，照道理，應該是天子做的。故周初天下有道，王室強盛的時候，禮樂征伐，都出於天子。到春秋時，王室衰微，諸侯強大起來，已成了無道的天下，故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希少也。陪重也。『陪臣』，是臣之臣，即大夫的家臣也。朱註曰：『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言天下有道的時候，禮樂征伐，出自天子，其他政權，亦操於諸侯，而不操於大夫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言有道的天下，政治修明，人民自然安居樂業，沒有壞事可議論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

三桓之子孫微矣！

齊國自襄仲殺文公之子而立宣公，於是大權旁落，爵祿不從君主，公室而出，至哀公已五世了，五世者，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逮及也，魯大夫季氏執國政，至此已四世了。四世者，文子、武子、平子、桓子也。（鄭玄註：無桓子，朱註無文子，而皆有悼子，此從論語稽。）「三桓」者，季孫孟孫（亦稱仲孫）叔孫，三氏都出於桓公也。上章不是說「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嗎？今季氏執政已歷四世，所以已到衰微不振的時候了。當時季氏有陽虎，孟氏有公斂處父，叔氏有侯犯，故曰「三桓之子孫微矣」。「夫」音扶。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友矣！
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此孔子論交友有益或有損也。三種益友：一種是「友直」，就是結交正直的朋友，這種朋友能規勸我的過處，故有益。一種是「友諒」，就是結交誠實的朋友，這種朋友不會欺騙我，故有益。一種是「友多聞」，就是結交多見聞的朋友，這種朋友能指導我不明白的事理，故有益。三種損友：一種是「友便辟」，就是結交「足恭」，「體柔」而不「直」的人；一種是「友善柔」，就是結交「令色」，「面柔」而不「諒」的人；一種是「友便佞」，就是結交「巧言」，「口柔」而無聞見之實的人。這三種朋友都和前三種相反，故有損。「便」平聲。「辟」音僻。（參閱公冶長篇「巧言令色足恭」注。）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

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禮樂』之『樂』如字讀；『驕樂』、『宴樂』之『樂』音洛，其餘『樂』字皆音耀。與『仁者樂山，知者樂水』之『樂』同，是愛好的意思。一個人不能無所愛好。孔子說：『愛好的事，也有三件，是有益處的，三件是有損害的。』『樂節禮樂』者，愛好行動都以禮樂為節也；『樂道人之善』者，愛好說別人的好處，不說別人的壞處也；『樂多賢友』者，愛好多交益友也。這三種愛好，是於自己有益處的。『樂驕樂』者，愛好驕傲他人，以為快樂也；『樂佚遊』者，愛好不做事而遊戲過日子也；『樂宴樂』者，愛好與人酒食徵逐以取樂也。這三種愛好，於自己是都有損害的。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侍於君子』是侍坐在君子旁邊。愆，過失也。是不到應該說話的時候就說話，則有急躁的過失；魯論讀『躁』為『傲』，意思是言未及之而言，是以己所知者傲人之不知也。到了應該說話的時候而不說，則有隱匿的過失；不看見別人的顏色而亂話，則有瞽的過失。『瞽』者，言好像瞎了眼睛一樣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鬪，音豆。少年血氣未定，情竇初開，正是知好色，慕少女的時候，故『戒之在色』。壯是三四十歲，體力最強壯。

的時候，血氣方剛，好勝心正盛，故『戒之在關』。所謂『關』者，不僅指好勇鬪狠而言，凡意氣之爭皆是也。年紀老了，則血氣已衰，只想爲子孫打算，弄幾個錢享享老福，故『戒之在得』。試看現在社會上，青年人往往鬧戀愛問題，壯年人往往因意氣之爭而不顧大局，老年人往往日暮途窮，不惜出賣人格，此章所記，真是孔子勘透人情之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狎，音狎。畏者，心有所戒懼也。天命，就是天之所命，天賦人之明德正理。畏天命，故戒慎恐懼，盡道正命，而不敢有所怠忽。大人，指在上位的人。畏大人，故秉禮慎刑，不敢干犯其上。『聖人之言』，指古先聖賢教人的道理。畏聖人之言，故古訓是式，不敢違反。小人則與君子，恰是相反。他不知甚麼是天命，故毫無忌憚。狎者，慢而不敬也。狎大人，故初則逢迎長惡，終乃作亂犯上。小人多自以爲是，雖聖人所說的話，也要尋他的漏洞說他許多不是。此侮聖人之言也。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凡一事一物，都有一種道理。『生而知之者』，對於種種事物，一看見，就明白牠的道理也。這是最聰明的上等。人好像生出來就知道的。其次則對於種種事物，未能一見就知牠的道理，但能自己用學問的工夫去求知；結果，對於各種道理，也明白了。『困而學之』者，對事物的道理，固然不能一見就知，不過到困難，也還不肯去

學，一定要到因不明白道理，而發生困難，才肯用學問的工夫去求知。這種人，又次一等。如果遇到困難，還是不肯去學，這種人，必終身做一愚蠢的人，是最下一等的。按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困而知之』，卽此所云『困而學之』。『困而不學』，是雖困而終不能知，故曰『民斯爲下』也。『民』與『人』同。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視思明』者，言看一種事物，要想看得很明白，把細微曲折都看出來也。『聽思聰』者，言聽人的言語，要想聽得仔細，沒有錯誤也。『色思溫』者，言對別人，臉上的顏色，常常要想溫和也。『貌思恭』者，言待人接物時，容貌常常要想恭敬也。『言思忠』者，言對人說話，常常要想忠實誠懇也。『事思敬』者，言做事常常想到慎重，不肯輕忽怠慢也。『疑思問』者，言有疑惑的時候，常常想問個明白也。『忿思難』者，言當氣忿的時候，常常想到患難，不肯因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也。『難』去聲。『見得思義』者，言遇見可得的利益，應想一想，這利益是應該得的，還是不應該得的，所謂『臨財毋苟得』也。這九件，是君子所常常思考的。

孔子曰：『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一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一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一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見善』二句，『隱居』二句，皆古語。『見善如不及』者，見了善人，常常像自己不及他一般，因而努力爲善，想及他也。即『見賢思齊』之意。湯是沸水，手探下去，是要燙壞的。所以湯是探他不得，要避開他纔好。見了不善的人，也如不敢探湯一樣，總是避開他，唯恐自己染到他的惡習，故曰『見不善如探湯』也。即大戴記曾子立事所謂『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孔子說：『這種人我親眼看見過，這句古語我也聽見人說過了。』孟子云：『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與此章同旨。程瑤田論學小記云：『隱居以求其志，求其所遠之道也；當其求時，猶未及行，故謂之『志』。行義以達其道，行其所求之志也；及其行時，不止於求，故謂之『道』。志與道通一無二，故曰『士何事曰尚志』。最是闡明此章之志。』

『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

四匹馬曰『駟』。『千駟』即四千匹馬也。齊景公雖然有四千匹馬，但平生沒有好的德行，所以到他死了，百姓沒有一個稱道他的。伯夷、叔齊，見前公冶長篇注。首陽山名。武王滅紂，夷齊義不食周粟，采薇而食，卒餓死於首陽山下。直到孔子時，百姓都還稱贊他。朱注引胡氏說謂顏淵篇『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二語，程子以爲錯簡者，當在『稱之』之下。言民之所稱者，誠不以其富而祇以其異也。此詩小雅我行其野篇語。上引詩故下文云：『其斯之謂與』也。『與』同『歟』。朱注謂章首當有『孔子曰』三字。

按蘇子由柳下惠論引上章，合此章爲一義。皇疏解上章第二『吾聞其語』曰：『唯聞昔有夷齊能然。』本章首又無『孔子曰』三字，故有合二章爲一章者。今仍從朱註。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皇疏曰：『陳亢卽子禽也。』已見前學而篇伯魚名鯉，孔子之子，陳亢的意思，以爲孔子教兒子，當與教學生不同，故問伯魚有異聞否。『對曰：』伯魚對陳亢也。『未也。』言未有異聞。以下卽述所聞二事，以證其未有異聞。詩爲寫人情事理的文學作品，且多比興之作，故與言辭有關。禮者，人之所履，孔子嘗云：『立於禮。』故不學禮，無以立也。陳亢退而自喜，以爲問一事而得了三種知識：一是學詩，則可以言；一是學禮，則可以立；一是君子之對兒子，是不十分接近的。『達』去聲。司馬光家範引此文，說之云：『達者，非疏遠之謂也。謂其進見有說，接遇有禮，不朝夕嘻嘻相褻狎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

曰「君夫人」

「邦君」就是國君。此章所記，在本書中，最爲不類。疑學者於簡末別記所聞，後遂臚入論語也。按集解引孔曰：「當此之時，諸侯請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如孔說，則本章爲孔子之言，上闕「子曰」二字，或「孔子曰」三字也。曲禮又云：「夫人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胡培壺研六室雜著云：「此節惟「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劉氏正義曰：「小君者，比於君爲小也……於本國稱小君，於異邦稱寡小君，猶稱其君於本國曰君，於異邦曰寡君也。」又「夫人自稱」謂夫人自稱於其君。曲禮注云：「小童，若云未成人也。」誤。此孫奇逢引辭敬說。

〔問題〕

- (一) 孔子謂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其意何在？
- (二) 「益友」有何三種？「損友」有何三種？
- (三) 何謂「三愆」？
- (四) 何謂「三戒」？
- (五) 何謂「三畏」？
- (六) 何謂「九思」？
- (七) 何謂「隱居求志」？「行義達道」？
- (八) 孔子之教子如何？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

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史記作陽虎，劉氏正義云：『貨虎一聲之轉，疑貨是名，虎是字也。』此時魯國的政權，全在季氏手裏，陽貨是季氏最信用的家臣，以陪臣而執國政。『歸』同『饋』，古論作『饋』，豚，小豬，時，伺也。『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者，伺陽貨不在，而往拜謝之也。孟子滕文公篇云：『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所記較詳。孔子本來是不願意和陽貨見面的，所以時其亡也而往拜之，不料偏在街路上遇着他。『諸』卽『之於』二字的合音。『塗』路也。陽貨既在路上遇見孔子，便對孔子道：『來！子與爾言。』曰：『懷其寶……』以下，仍是陽貨的話，他既在路上遇到孔子，便邀到自己家中和孔子說也。寶，譬喻道德才學。『懷其寶而迷其邦』者，說孔子有了道德才學，而不肯出來做官治國也。胡紹勳論語拾義謂『寶』指身，『懷寶』謂藏身，亦通。『好』去聲。『亟』音器。『知』今作智。『好從事而亟失時』，喜歡做事，而屢次失了可做事的時機也。二『不可』，通解以爲皆孔子答語。毛奇齡稽求篇王引之經傳釋詞均謂陽貨自爲問答，蓋以懷寶迷邦之不可謂仁，好從事，亟失時之不可爲知，二者皆必然之理也。逝，往也。言日月都像水的流去，不會再回轉來，人的年紀也一年一年的老去，歲數是不會給我增添的，意思是勸孔子及早出來做官。『諾！吾將仕矣』句，是孔子的答話，故特加『孔子曰』三字。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性，生而然者也。天生的性質，善惡不甚相遠，故曰：『性相近也。』一個人處在某個環境裏，到後來就有某種習慣，如在善良的環境裏長大，就有善的習慣；在惡濁的環境裏長大，就有惡的習慣。因為各人的環境不同，所以各人的習慣也就差得很遠，而不能一樣。故曰：『習相遠也。』

孔子說性，只說相近，不言善惡。後來孟子便說人性是善的，荀子又說人性是惡的，世碩與公都子言性有善有惡，告子又言性無善無不善，或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揚雄、王充、韓愈等，也紛紛說性，至宋儒則以論性為專家學問，其實都不如孔子只輕輕八個字，說得包括無遺。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知』今作智。一個人的性，是相近的，差不多的。至於一個人的天資，則各有不同：有絕頂聰明的人，所謂『生而知之』者，有絕頂呆笨的人，所謂『困而不學』者，也有中等的人。絕頂聰明的人，與絕頂呆笨的人，從小到老，總不會改變的。但此等人，不過千萬人中的一二個，其餘的，都是中等天資，就不免隨着環境而改變，習於惡則惡，習於善則善也。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

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

也前言戲之耳

之往也。武城魯邑。這時子游做魯國武城縣的縣令。孔子到武城地方，聽得有弦歌的聲音也。『弦』是樂器，如琴瑟之類。『歌』是歌詩。子游教武城的百姓，都學禮樂，故聞弦歌之聲。『莞爾』微笑貌。『割雞焉用牛刀』是譬喻之辭。猶言治天下，移風易俗，要用禮樂，如今治一個小小的縣，何必費這樣的大氣力呢？優是子游的名。他對答孔子道：『從前我會聽得夫子說過：『在上位的君子，能夠學禮樂等等，則能愛護人民，在下面的人民，能夠學禮樂等等，則容易使他們做事。』』孔子聽了子游的話，『二三子』指回到武城去的幾個學生。牛刀割雞之喻，孔子自認是戲言，其實是可惜子游不得行其化於天下國家，只能小試於縣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公山氏，魯之公族。弗擾，名。左傳及史記孔子世家作『不狃』。字子洩。費，季氏邑。集解及朱注均云：公山弗擾爲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說』同『悅』。『未之』及『之也』兩『之』字，均作『往』解。末無也。言道旣不行，無可往矣，何必公山氏之往乎？夫音扶，徒，徒然也。言召我者，豈徒然召我乎？必將用我也。其爲東周，言將興周道於東方。一說東周指成周，其豈也，爲助也。言豈助成周也。按陽虎執季桓子，見左傳定公五年。陽虎出奔在定公八年。及定公十二年，子路爲季氏宰，將墮費，弗擾據費，拒命。孔子時爲司寇，命申句須樂頌伐之，敗之於姑蔑。弗擾奔齊，則弗擾之以費叛，正爲反抗孔子墮都之命，豈有召孔子而孔子欲往之理？故崔述謂

此章所記，殊不可信。詳見洙泗考信錄。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子張問仁，孔子告以『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五者，即指『恭、寬、信、敏、惠』五種德行。『恭則不侮』者，在上者能夠恭敬，則人民不會侮慢他。『寬則得衆』者，能夠以寬弘大量待人，則人民的心必歸服他。『信則人任焉』者，能夠不失信於人民，則人民都信任他。『敏則有功』者，爲政能夠敏捷而不遲鈍，自然會有功績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及於人民，則使人民服役時，人民都願盡力也。未注引李氏曰：『此章與『六言六蔽』、『五美四惡』之類，皆與前後文體大不相同。』按論語文例，記與君大夫問答，則稱『孔子』。記與弟子問答，則稱『子』。此章記弟子問，亦稱孔子，體例上亦極不合。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
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
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
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音弱。『脍』音許密反。朱注云：『佛脍，晉大夫趙氏之宰也。』蓋從集解孔說，以中牟爲趙簡子的食邑。按史記孔子世家：『佛脍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脍叛，使人召孔子。』云云。則中牟爲范中行之食邑，而佛脍爲范中行之臣也。左傳哀五年：『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卽此事。』子路的意思，不以孔子欲赴佛脍之召爲然，故對孔子說道：『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脍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親猶云本身不入，謂不入其境。『如之何？』猶云怎麼樣也。磷平聲。『是言』指子路所說：『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的一句話，言我從前曾經有過這句話也。『堅』指天下最堅硬的東西。『磷』音吝，薄也。『白』指天下最白的東西。『涅』音孽，卽皂隸，本名詞，此作動詞用，謂以皂隸染物使黑。『緇』是黑色。言『我從前不曾說過，天下最堅的東西，是磨不薄的，天下最白的東西，是染不黑的嗎？』這兩句的意思是說我雖往佛脍，雖不善的人那裏，也不會被染累也。『匏』音袍，匏瓜，是一種吃不來的苦瓜，如現在的葫蘆，只能掛在壁上看看。『焉』平聲，安也。意思是說『我豈和匏瓜一樣，只能掛在壁上，可看而不可吃的？』黃震曰：鈔謂匏瓜是星名，繫於天而不可食，猶詩云：『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集解云：『言匏瓜得繫一處，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在一處。』黃說可通。集解說則迂曲，按崔述洙泗考信錄，謂此事亦不可靠。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女』今作『汝』。『語』『好』均去聲。『知』今作『智』。『六言六蔽』當是古代成語。名六言，即指『仁、知、信、直、勇、剛』六字。蔽者被一件東西遮蔽，不能通明也。六蔽指『愚、蕩、賊、絞、亂、狂』六者。因不好學，故各有所蔽，而生此六病也。『居吾語汝』者，子路起對，故孔子命之坐而後詳語之也。所謂六言六蔽者，好仁而不好學，一味以仁愛待人，則將如宋襄公之不教不成，列不重傷，不擒二毛，有類於愚人。有才智的人，而不好學，勢必汪洋自恣，泛濫無所歸，流蕩無所止。則性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謹厚者則為矜矜之小人，剛強者則為輕身殉人之游俠，而皆足以害事賊義。好信而不好學，好直而不好學，必過於急切，好譏刺他人，即故也。此與前篇『直而無禮則絞』同意。好勇而不好學，必至和人爭鬥，可以釀成亂事。此與下文『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同意。好剛而不好學，雖然能夠無欲，不至曲求，但必流而為愎，師心自用，則成狂妄之人。孔子因為子路有好仁、好知、好信、好直、好勇、好剛的六項美德，所以勸他加以學問，使六項美德，不至有缺憾的地方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小子』孔子稱諸弟子也。『夫』音扶。言何不學詩也。詩指三百五篇之詩。經詩為文學作品，感人最易，可以興感人之情意，故曰『可以興』。詩皆美刺政治，抒寫人情之作，可以發見得失，了解人情，並可以觀察各時代各地方之風俗，春秋時列國大夫多賦詩見志，故曰『可以觀』。詩教溫柔敦厚，且通於樂，樂以和為主，故曰『可以羣』。詩所以寫哀怨之情，亦用以諷刺政治，但怨而不怒，哀而不傷，不務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感人，故曰『可以怨』。小之則寫家庭之情感，故近之可以事父，大之則陳政治之美刺，故遠之可以事君。其中多託物比興，用鳥獸草木為譬，故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前章是孔子教弟子們學詩，此章是孔子教自己兒子伯魚學詩。注疏本與前章合爲一章，今依朱注本分之。『女』今作汝。『爲』治也。『與』今作歟。周南召南是詩經裏最前的兩篇。周公旦召公奭交輔成王，分陝而治，兩國被其化，故所采南國之詩，分繫之於周召二公。曰周南召南而列之於國風之首，近人樂啓超則謂『南』爲音樂之一種，用於曲終之合奏，故論語有『關雎之亂』云云。『正牆面』者，面對着牆壁也。面牆喻無所見，不能行，不能同人家說話也。『與』同『歟』。周南始於關雎，召南始於鵲巢，皆婚姻之詩。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大學引桃夭詩亦云：『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劉氏正義言『時或伯魚授室，故夫子特舉二南以訓之』。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之本在敬，樂之本在和。茲徒有玉帛之幣，鐘鼓之音，而遺其本，此豈足云禮樂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與』今作歟。色厲者，言人的面色嚴厲而莊重也。『荏』音忍，內荏者，言人的心裏沒有骨氣，柔而不剛也。『小人』細民也。窬，穴也。『穿窬之盜』就是挖壁洞偷東西的竊賊。集解引孔云：『穿，穿壁窬窬，窬，是以窬』爲『踰』之借字。朱注云：『言其無實盜名，而常畏人知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原』同『愿』，善也。『鄉原』就是一鄉都以為是好人的。按孟子篇答萬章問，引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又釋之曰：『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闡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又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又引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鄉原，恐其亂德也。』釋本章之義，最為明白。集解所舉二說，皆誤。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塗』同『途』。『道聽塗說』者在街道上聽了胡言亂語，不問真假，不管是非，自以為是也，到路塗上去說給人聽也。此以喻人云亦云，不知辨別審擇的人，是有德者所棄，亦是自棄其德，故曰『德之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夫者，卑鄙之人。『可與』即『可以』，見王引之經傳釋詞。『與哉』之『與』，今作『歎』。下文即申明鄙夫不可以事君之故。『患』者，勞心焦慮於此也。鄙夫所貪念者，無非是富貴祿位。未得的時候，只勞心焦慮以求必得；既得之後，又只勞心焦慮以防失去。這種人，專顧自己的祿位，不顧君主與國家的好歹，既怕祿位失去，於是卑鄙下流之事，無所不爲了。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亡』，今作『無』。孔子言古時候的人民有三種毛病，現在的人却非這三種毛病或者也沒有了。『三疾』者，狂、矜、愚也。狂者，心志太高大也。肆者，不拘小節也。言古時候狂的人有不拘小節的毛病，現在所謂狂的人，連大節也不管了。此不得謂之『狂』也。矜者，持守太嚴也。廉者，稜角太露也。言古時候『矜』的人，有稜角過於鋒利的毛病。現在所謂『矜』的人，只是與人鬧意見而已。此不得謂之『矜』也。古時候『愚』的人，是直爽爽的。現在的愚者，只是裝作假癡假呆了。此不得謂之『愚』也。蓋古人雖有此三疾，不過因氣稟之偏，故尚有可取，今則并此而無之，蓋傷俗之益衰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章重出，已見學而篇。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三『惡』字皆去聲。厭惡也。朱，大紅，正色；紫，紅而稍帶黑者。閉色。禮記玉藻言『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管

子言「齊桓公好服紫衣，齊人尚之。」蓋春秋時服色好用紫，而不知其非正色也。鄭聲其音淫，雅樂周代之正樂，利口，即所謂「言偽而辨」者，足以覆亡國家。此三者，皆時人所喜尚，而孔子所深惡者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本以身教，恐弟子徒於言語求之，故曰「予欲無言。」小子，弟子自稱。詩日月「報我不述。」毛傳云：「述，循也。」言夫子如不言，則弟子何所遵行也。禮哀公問曰：「孔子云：『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故此以天不言而四時成，百物生爲喻。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是魯人，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見禮記雜記。是孺悲亦孔子弟子。此云欲見孔子，當是始見之時。儀禮士相見禮疏謂孺悲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傳達言語的人也。傳達言語的人，走出戶外，把孔子有病不見的話，去對孺悲說時，孔子故意取了瑟，一面鼓瑟，一面唱起歌來，使孺悲聽見，知道夫子並不生病，要他自己想想有何不合禮的地方。此孟子所謂「不屑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

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此『三年之喪』指父母喪。鄭玄謂喪期實際爲二十七月。『期』音基。一周年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於孔子，以爲三年時候大長久。故曰『期已久矣』。云云。古人居喪，種種事體都不做，所以宰我又說『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按崩，猶云荒廢也。沒，盡也。升，成也。登也。古時候鑽木取火，所用的木頭，四時不同。春天用榆、柳，夏天用棗、杏，季夏用桑、柘，秋天用柞、楮，冬天用槐、檀。過了一年，四時取火的木頭，改鑽已過了室。我說鑽與取火，意思是人情本依天道，天道一年則週而復始，人情亦宜法此。故曰『期可已矣』。就是說居喪滿一年可以止了。『夫』音扶。『衣』去聲。動詞。『女』今作『汝』。下同。古時候居喪止食黍稷，不食稻粱，止服麻衣，不衣錦帛。故孔子對宰我說：『父母死後，未滿三年，你就吃稻粱的飯，穿絲織的錦，於你的心裏安嗎？』宰我答道：『安的。』『聞樂不樂』上『樂』字，是音樂之『樂』。下『樂』字，是歡樂之『樂』。孔子又說

道：『你既然心裏安的，就自己去行罷！至於君子的居喪，因為過於悲苦，所以即使吃好的東西，也不覺得甘美；即使聽音樂，也不歡樂，即使住在華美舒服的地方，也不安適。因此，衣食住都不求好的了。現在你既然食稻衣錦，是心裏安的，那麼你就去食稻衣錦罷！』宰我走出去後，孔子又對別個弟子說：『子之不仁也！』『子』是宰我的名，仁以親親爲大，孝是爲仁之本，故以『不仁』斥之。『子生三年』以下云云，是說明父母喪所以必須規定三年的理由。父母之喪三年，自天子以至於庶人，都是這樣的，故曰『通喪』。『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說宰我這個人，對於他的父母，有三年的恩愛去報答過了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博，古時局戲，擲采行棋，用子十二枚，六白六黑，故亦名六博。弈，卽今之圍棋，已止也。言博奕雖非正事，但終有所用心，故較終日不事事者好也。朱註引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尚』與『上』義同。『義以爲上』者，言以義勇爲上也。君子，小人是，指在位者和平民而言。在位之君子是有權力的，故有勇而無義則爲亂，平民是無權力的，故有勇而無義，不能爲亂，必至爲盜也。按朱註疑此章爲子路初見孔子時的問答。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許以爲直者。』

『稱人之惡』的『惡』爲善惡之『惡』。餘均爲好惡之『惡』。去聲。訕讀如『山』。去聲。謗毀也。子貢說『君子也有所憎惡的嗎？』孔子答道：『有的。專說人家壞處的，在下位而謗毀在上者的，徒憑勇力而不講禮的，果敢而窒塞於事理，不通道理的（依戴望註）是君子所憎惡的。』

朱註以『矜也亦有惡乎』一句爲孔子問子貢的話。『惡微以爲知者』以下，是子貢對孔子說的話。集解孔曰：『微，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鄭玄本『微』作『技』。技，急也。『知』，今作『智』。『微以爲智』，謂於事急迫，自炫其能也。較王說爲長。『孫』，今作『遜』。亦以不遜讓爲勇也。『許』，音吉，攻發人之陰私也。中論巽辨篇云：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爲辨，絞急以爲智，不遜以爲勇，斯乃聖人所惡。』即據本章。但以爲孔子所惡，則誤。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近』、『遠』均讀去聲。『孫』，今作遜。『女子小人』指宮闈的嬪妾、奄宦和士大夫的婢僕而言。養，猶待也。見劉氏正義。女子小人所以難對待者，和他們親近，必至不謙遜而弄出非禮的事情來；和他們離得遠了，又必至生得恨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惡』好惡之『惡』去聲。四十，成德之年。若到了四十歲，還見惡於他人，這個人，是終身完了！此亦勸人及時自勉之言，但較『四十五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更進一層。

〔問題〕

- (一) 陽貨饋孔子蒸豚，孔子何以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 (二) 何謂『性近習遠』？何謂『上知下愚不移』？
- (三) 何謂『割雞焉用牛刀』？
- (四) 公山弗擾章何以可疑？
- (五) 何謂『不磷不缁』？
- (六) 何謂『六言六蔽』？
- (七) 何謂『興觀羣怨』？何謂『正牆面而立』？
- (八) 孔子何以謂『寡原』為『德之賊』？
- (九) 何謂『患得患失』？
- (十) 何謂『不言之教』？
- (十一) 孔子既以疾辭禱，何以又取瑟而歌？
- (十二) 孔子和子貢所惡的是那幾種人？

微子第十八

本篇雜載柳下惠、周公用公的言辭，與於諸人及入士的事，均與孔子無關，和以前各篇專記孔子及其門弟子的言行者，體例不同。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

集解引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其子比干，紂之諸父。』朱注同。論語稽則曰：『微箕，非國，皆殷圻內之地……蓋以其食邑之地稱之者也。子非爵，乃男子之美稱。』按微子名啓，後受周封於宋，見史記宋微子世家。孟子告子云：『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似微子亦爲紂之諸父矣。微子因紂王無道，屢諫不聽，所以跑到別處去了，故曰『去之』。箕子諫了不聽，不忍跑去，被髮佯狂而爲奴，故曰『爲之奴』。比干諫之不已，爲紂所殺，故曰『諫而死』。孔子以爲三人的行徑雖不同，而其不忍國家陷於危亡，人民困於水火，則一故皆稱之爲仁人，而云『殷有三仁焉』。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此處讀去聲。黜音觸。『焉』此處用爲副詞，平聲。柳下惠已見前衛靈公篇。註士師者，管獄員也。黜，退也，貶也。三次爲士師，被黜三次也。一次是爲岑鼎之事，而爲魯君所黜；一次是爲與臧文仲意見不合，而爲臧所黜；又一次是爲與夏父弗忌意見不合，而爲弗忌所黜。『子』指柳下惠。取人的意思，以爲好好的做管獄員，一些沒有錯處，被黜至三次之多，這個國家，是黑暗極了，不如去了的好，故問柳下惠：『你還不可以去嗎？』柳下惠以爲政治黑暗，到處一樣，若是以直道做官，到那裏去（焉往）能不被黜三次呢？若是枉道事人，以求不黜，我又何必難去故國呢？按柳下惠三黜不去，降志辱身，而辭氣猶雍容若此，所以後來孟子稱爲『聖之和』者，他又能不枉道以事，故孟子又稱他『不以三公易其介』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此齊景公對他人說，自己將如何待孔子也。季氏，魯國之上卿，掌全國政權者。孟氏，魯國之下卿，此時不掌政權。齊景公說：『要我像魯國待季氏那樣的去待孔子，付以全權，我不能够。像魯國待孟氏，一些無權，我也不以為然。所以我想以魯國待季孟二氏之間的一種職位待他。』『吾老矣，不能用也。』亦齊景公語。劉氏正義曰：『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日字別之。』此時齊景公年將六十，所以說『我老了，不能用孔子了。』他說老固是實情，但其不能用，實並非由於老，特託於老以反悔前言而已。孔子聞景公有此言，知不能用已，故去齊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同『饋』。『樂』音樂之樂。『朝』音潮。上章是記孔子去齊，此章是記孔子去魯時孔子在魯國做司寇的官，參與政權，齊國恐魯用孔子，國強起來，於齊國有害，所用筆祖之計，以選了許多會歌舞的美女，來送給魯君。季桓子魯大夫季孫斯也，是魯國最有權力的人。這時齊陳女樂於魯城南高門外，桓子先徵服往觀，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受之，接連三日不上朝。孔子見了這種情形，知道政事辦不成，所以離去魯國。按此事史記敘在定公十四年。據孟子，則受女樂以後，郊又不致膳於大夫，於是孔子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

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楚狂接輿者，楚國的狂人，姓接名輿也。皇都疏均據高士傳，以為姓陸名通，字接輿。後人又有謂「接輿」非姓名，亦非字，而為與孔子之輿相接者。劉氏正義已引莊子秦策楚辭史記等書，證明其非是矣。「歌而過孔子」者，舊解謂過孔子的車前，說以莊子「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為證，以為是走過孔子的門前。「鳳兮」以下云云，就是狂人所唱的歌，意思是比孔子為鳳凰，鳳凰是禽類中的聖鳥，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今孔子栖栖皇皇，無道不隱，故曰「何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者，言過去的栖栖皇皇，不必說了；今後隱居，還來得及也。「已而已而」者，猶言「可以休矣，可以休矣」。「今之從政者殆而」是說現在從事於政治的人是危險的。戴望註據莊子解此文曰：「往，往世諫，正也。言禍亂相尋，已往不可以禮義正之。來，來世也。言待來世之治，猶可追耶。明不可追，殆疑也。昭王欲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沮之，故言今之從政者見疑也。」此別一解。「孔子下」一說謂下車，一說謂下堂出門。「趨」走得快；「辟」即今避字。接輿見孔子來，就很快的走着避開了。孔子想和他說話，而不得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耷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沮」音居。長沮、桀溺，是兩個人名。金履祥集注考證謂「長沮桀溺」字皆從水，子路問津，一時何自識其姓名，諒以物色名之，如荷蓑、晨門、荷蓑丈人之類。蓋二人耦耕於田，其一人長而沮，其一人桀然高大而塗足，因以名之。按沮如水泥相和也。此說亦近情理。耦耕者，兩人拿耜耜，同在一地方耕田也。津是過渡的地方。「夫」音扶。「與」今作「敷」，下同。「執與者」就是在車上執轡的人。此時子路前去問路，孔子自己執轡，故子路說「爲孔丘」。長沮又問：「是魯孔丘與？」子路又答道：「是也。」長沮又說：「是知津矣。」者，意思是說孔子周流已久，當已知濟渡處也。長沮既不肯說，反譏笑孔子，故子路又去問於桀溺。桀溺還問子路：「子爲誰？」子路答道：「爲仲由。」桀溺又問：「是魯孔丘之徒與？」子路答道：「然。」

「滔滔者」以下桀溺又說也。滔滔，大水橫流之貌。意思是說時局的不安定。「天下皆是」言到處一樣也。「易」音亦。「而誰以易之」者，言天下大勢如此，誰能夠把牠改變也。「而」汝也。「辟」今作「避」字。「辟人之士」指孔子。「辟世之士」指自己。言你與其跟從避人的人，不如跟從避世的人也。「耷而不輟」者，仍舊只顧自己種田，不把器具放下，來指引子路的路徑也。「憮」音武。「易」音亦。子路回到孔子面前，把長沮桀溺二人的話告訴孔子。憮然，猶悵然，失意之貌。劉氏正義曰：「沮溺不達己意，而妄非己，故夫子有此容。」者

孔子意思是說『現在天下的人，都和鳥獸一樣，不可和他們同夥做事。長沮桀溺是兩個有道德的隱士，我不是和這種人相與，和誰相與呢？然而我不肯隨居者，正因為天下無道，所以奔波勞碌，辛辛苦苦的，想把我的道去改易天下的無道也。若是天下有道，我也不去改易牠了。』按集解引孔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又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皇疏邢疏及朱註解『鳥獸不可與同羣』二句，亦均依孔說，與上說不同。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從孔子行，在後面，相離遠，而不見孔子也。丈人，老人也。蓀，集解引包曰：『竹器。』說文作『菴』。段氏註：『子路見丈人用手杖，菴加於肩，行來至田，則置杖於地，用菴芸田。』是蓀當是芸草器也。荷，背負也。子路遇見此

用杖背着芸草器的老人，便問他：『你看見我的夫子嗎？』『四體』即四肢，謂兩手兩脚。『五穀』稻、粱、麥、黍、稷五種穀類也。丈人言：『像你們這種人，手脚不動，五穀尚不能分辨，那個是你的夫子，我怎麼認得他呢？』說完了話，把拐杖插在田邊，拿着蓀去芸他的田了。子路知道丈人也是個有道德的隱士，所以恭敬地拱手立着，看他芸田止留也。爲黍，做飯也。過了一會，天色已晚，丈人留子路到他家裏去宿夜，又殺雞烹飯，請子路吃也。吃飯時，丈人又令他兩個兒子來見子路。『食』音嗣。『見』音現。『反』同返。第二日，子路趕上孔子，把遇見丈人及宿夜的事體告知孔子。孔子說：『隱者也。』又使子路回到原處去見丈人，和丈人說話。子路回到原處，那丈人已出門去不在家了。子路因丈人不在家，就把話和丈人的兩個兒子說，使他們轉達丈人。『不仕無義』者，言『不做官，則廢君臣之義』也。昨晚丈人令兩個兒子見子路，是知道長幼的禮節之不可廢。但君臣長幼，同屬人倫，那麼君臣之義怎麼可以廢掉呢？隱居不仕者，不過看得官場惡濁，要自己身子清淨些，不知因此把君臣一項的大倫亂掉了。君子的出仕做官，並不是爲得爵祿起見，是爲着要盡君臣之義。現在的時局不能行道，是早已知道了！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二不可。』

『少』、『中』均讀去聲。『與』今作『歟』。『逸民』是有德而隱居的一流人。伯夷、叔齊、柳下惠均已見。

前虞仲、朱注以爲卽泰伯之弟仲雍，但六人皆周時人，於商獨舉一仲雍，似乎不類，且仲雍在夷齊前百餘年，而列於夷齊下，亦不合。夷齊並稱，而泰伯不與仲雍並稱，又可疑。且仲雍終爲吳君，非民也。故屈國份以爲是仲雍的曾孫周章之弟，見論語、檀弓、逸史、夷詭、諸之裔、見尸子及說苑、朱張、王弼以爲卽荀子所謂子弓者，但不知何所據。少連是東夷人，見禮記及家語。孔子批評這幾個逸民道：「不肯把自己的志向降屈，不肯使自己的身子受辱的，就是伯夷、叔齊兩個人罷。」又說：「柳下惠和少連兩個人，志向是降屈了，身子也受辱了，不過他們所說的話，都合於倫理，他們行出來的事，都合於思慮，如此而已。」又說：「虞仲和夷逸兩個人，隱居而不仕於亂朝，放置世事而不談，（一說「放言」是放肆其言，以論世事）他們的身子，是合於清的，自己廢棄以免禍患，又是合於權道的。」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是孔子說自己也，像上面所舉的這些人，都有可有不，可至於孔子自己，不一定主張進，亦不一定主張退，可進則進，可退則退，義苟可進，雖亂亦進，義苟宜退，雖治亦退。孟子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遠」，亦卽說他「無可無不可」。故曰：「孔子聖之時者也。」按此章上面所舉共有七人，而孔子所評只有六人，少一個朱張，這是記者的疏失。或朱張行事，當孔子時已失傳，故孔子論列諸賢，不及其人。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大」今作「太」。「繚」音僚。「鼗」音挑。「少」去聲。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所有樂師，多離開魯國，到別處去也。大師，樂官之長也。摯，大師之名也。適，齊者，去魯往齊也。「亞飯」卽「次飯」。「亞飯」「三飯」「四飯」者，皆古時吃飯時奏的樂章。分管這些樂章的樂官，亦叫做「亞飯」「三飯」「四飯」等。任亞飯的樂官名叫干者，去魯往楚國。任三飯的樂官名叫繚者，往蔡國。任四飯的樂官名叫缺者，往秦國也。「鼓方叔」

入於河」者，鼓鼓的樂官名方叔，往河內地方去也。播，搖也。鼗，小鼓，有兩耳，搖之則響。播鼗的樂官名叫武者，往漢中去也。少師，亦樂官，其人各陽。擊磬，爲專司擊磬的樂官，其人各襄。這二人都往海中的島上去了。一說，「河漢海，當以水濱言之，不必河內，漢中之地與海之島也。」見論語篇。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周公封於魯，自己留相成王，故使兒子伯禽到魯國去做君主，稱爲魯公。此章記周公訓魯公之言。施，用也。「君子不施其親」者，言君子爲國君，不專用自己的親戚也。（舊解謂不遺棄其親，或謂不以他人之親，馬己之親，前者以「施」爲「弛」的假借，後者謂「施」爲「馬」）「以」，用也。言不使大臣，我不用他也。故舊者，以前的舊臣也。「無大故則不棄」者，沒有做錯大事體，不棄掉他也。「無求備於一人」者，言一個人，只要一技之長，就委以一技之職，則事無不舉，不必求一個人，件件都能，而後用之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此章記周初的異事，亦記那時人才之盛也。一母生了四胎，每胎都是雙生，所以所取的名，伯仲、叔季，都有兩個。那時一門之中，一母所生，即有俊傑八人，則人才之盛可知了。「适」音括。「騶」音爲瓜反。按八士所生的時代，鄭玄以爲在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爲在宣王時。盧文弨釋文考證據晉語：「文王即位，詢於八虞」以爲八士文王時人，皆在虞官。孔廣森經學卮言以爲即武王時之尹氏八士，見逸周書。

〔問題〕（一）何爲殷之「三仁」？

（二）柳下惠何以三黜而不去？

(三) 孔子何以去魯？

(四) 本篇所記隱逸之士有幾？對孔子的批評如何？

(五) 許多樂官何以紛紛去魯？

(六) 本篇所記逸民有幾人？孔子的批評如何？

子張第十九

此篇所記皆習孔子門弟子前語。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士』即子張篇子貢子路所問的士也。『見危致命』者，遇着應該做的事情，雖有危險，不顧性命，即孔子所說的『殺身成仁』。孟子所說的『舍生取義』是也。『見得思義』者，見有利益可得，要想一想這個利益是應該不應該得的，應該得的，則受，不應該得的，則不受也。『祭思敬，喪思哀』者，逢着祭祀，要想到恭敬，有了喪事，要想着哀戚也。子張以為如此做士，也算好了，故曰：『其可已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

『焉』平聲，副詞。『亡』今作『無』。弘，大也。執，守也。篤，厚也。切實也。言一個人守德而不能弘大之，信道而游移不定，不能切實，這種人，雖存在世間，何足重？雖沒有了，何足輕？故曰：『焉能為有焉？能為亡焉？』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學生去問子張交友之道。是子張問子夏的學生道：「子夏如何說？」呢？子夏的學生對答子張道：「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與今作然。子張聽了子夏門人述子夏的話，不以為然，故說：「這和我所聽到的交友之道不同。」於憐也。言君子交友之道，當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不當「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也。下兩「與」字均同「歟」。我若是大賢人，對於他人，我都能夠容納他，我自己若是不賢，人家將拒絕我，不和我結交，我怎麼還要拒絕人家呢？」按集解引包曰：「交友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此言是也。孔子所謂「汎愛衆而親仁」，「汎愛衆」即汎交，「親仁」即交友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小道」者，不過是一技一藝之長，但也必有可取可觀的地方也。「泥」去聲，滯陷不通也。這種小道，想久遠行去，恐怕要行不通，所以君子不去學它。按集解云：「小道謂異端。」焦循補疏云：「聖人一貫，則其道大異，端執一，則其道小。」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亡』今作『無』。『好』去聲。『日知其所亡』者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者溫故也。能溫故而知新，『可謂好學也已矣』。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是對於各種學問，都要去學牠。『篤志』集解及皇邢疏皆訓『志』爲『識』，同誌；『篤志』即牢牢的記誌。朱注『志』如字讀，謂篤志好學，其義較長切切實也。切問，則不泛。皇疏謂『切，猶急也』。言所學有不明白的，應急去問人。近思者，問明白以後，再實心體認一番也。按中庸言『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又言『力行近乎仁』。此言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皆學問思辨之道，未及力行，但能從事於此，則仁自在其中也。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即工場事，指百工之業，致極也。言做百工的人，必須日日在工場裏，然後纔能專心致志，各成其業。君子亦必須力學，乃能深造其道。或曰：『此「學」字以地言，乃學校之學，與「居肆」相對，首一「居」字。』（見趙佑溫故錄）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過，是過失，文，去聲，就是掩飾。小人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所以做錯了事，一定自己要掩飾，不肯認錯也。若是君子，則做錯了事情，就老老实實認錯，不過下回小心，不再做錯罷了。這是君子與小人不同的地方。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三變』者，在他人視之，有三種不同的態度，不是君子有意做出這三種態度也。『望之儼然』者，一時望見他，覺得他的容貌十分莊重也。『即之也溫』者，去和他接近時，他又是顏色溫和也。『聽其言也厲』者，他雖然待人和氣，但說出來的話，又是很嚴正的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

君子指在位之人。對人民，必須自己先有信用，然後再使人民做勞苦的工役。若沒有信用，就要使人民做勞苦的工役，則人民必以爲是虛政、厲害也。對國君，也必先使國君信任自己，然後去諫。若國君不信任而去諫，則必以我之諫爲謗毀他，不但於事無濟，而反受其禍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音賢。『閑』，猶現在一般人所常說的『範圍』。做人，只要大處不踰越範圍，至於小事體，日常的瑣碎言動，就是在範圍內外，偶然出入些，也可以的。按此爲拘小節而壞大防者發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出入』兩字，只是出入於範圍的內外，不能太遠於範圍。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章是子游批評子夏之教學生也。『洒』同灑。『埽』同掃。言『子夏的學生對於洒水埽地，對付人家說話，以及關於進退等種種儀節，是都學得不錯。但這些都是末務，至於做人的根本，却沒有學到。這是什麼教法也。』子夏聞子游的批評，不以爲然，故加以辯駁說明。『噫』歎詞。『君子之道』即子游所謂『本』也。傳，傳授也。倦，即『誨人不倦』之倦。言君子之道，誰當爲先而傳之，誰當爲後而倦教。施教費於因材，人之材質，譬如草木，種類不同，若欲概以君子之道傳之，是誣君子之道也。此豈可乎？按漢書薛宣傳用此，『誣』作『憊』。注引蘇林曰：『憊，同也。』言君子之道，焉可一律以之教人也。始卒，卽始終，亦卽本末。大學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是其證。『有始有卒』卽本末兼具，此惟聖人能之，非可貴之門人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優者，有餘裕之意。言仕而有餘力，仍須求學；學而有餘裕，始可仕也。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至也，極也。『喪致乎哀而止』向來有兩種解釋：集解引孔註說，謂居喪至能盡哀而止，哀不足，固不可；哀有餘，而至誠性，傷生亦不可也。朱注說，居喪至能盡哀而止，不尙文飾。二說並通。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張謂子張也。子游說：『我的朋友子張，做到像他的人，已經是不容易了！』然而還沒有做到仁人的地位。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此曾子說子張也。『堂堂乎』是曾子說子張的容儀。子張儀容堂堂，過於矜外自高，故人不能輔他爲仁，他亦不能輔人爲仁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一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自致』猶云自己盡心。論語格口：『自』之云者，出於性情之直，不待勉強，自然而然也。『言人於他事，未有能自盡其心者，只有對於父母的喪事罷。』孟子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意則此同。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一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齊國的大夫，姓仲孫，名連，是孟獻子（仲孫蔑）之子。孔子說他的孝行，別的事情，是人人做得到的，只有他在父親死後，於父親所用的人，及父親所行的各種政事，都不改換，這是別人難以做到的。按孔子此言，與『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同一意思，但亦因莊子的父親獻子，是有賢德的，所以才這樣說，否則，正當替父之盡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是曾子的弟子。士師，猶現在的管獄員。陽膚要去做管獄員，故來問曾子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者，言在上位的人久已失了教養人民之道，因之民心離散而為種種犯法的事體也。按當時世卿如季氏等，頗皆割民以肥私，民之陷於罪，其情確有不可言，不忍言者。『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者，謂查得其犯罪行為的實情，要哀憐他，不要以為他作了惡，犯了罪，被我查出，自以為能而歡喜也。哀矜者，哀其罹刑，憐其無知，或有所不得已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兩『惡』字，上為好惡之『惡』，下為善惡之『惡』。紂，卽殷朝亡國的君主。言紂的不好，實在沒有如一般人所傳說的那樣厲害。『下流』，本謂江河將入海之處。上流的水，都流到這裏入海，故所有的濁水，下流裏都有一個入做了惡事，後人把種種罪惡，都歸在他身上。好像居在江河下流，濁水都流到這裏也。所以君子不肯自居於下流，以致天下的罪惡都歸在他身上。近人顧頡剛曾作『紂七十罪惡』一篇文章，他從各種古書上，搜集說紂王罪惡的言語，共有七十件大罪。但他所述最古的書說紂王的，不過幾句平常罪惡的事體。這很可為本章『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及『天下之惡皆歸焉』諸語的實證。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

子夏曾說：「小人之過也必文。」此章子貢說君子之過不文，而且能改過也。「食」即「蝕」字。子貢說：「君子做錯了事，好像日蝕月蝕。」君子對於錯處，並不遮瞞，所以大家都看見他，好像日蝕月蝕時，大家都看見日月的失明也。「更」就是「改」。君子能夠改過，等到改了以後，人家仍舊信仰他是個君子，這又好像日蝕月蝕之後，人們仰望日月，見其朗然如故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朝」音潮。「焉學」「焉不學」的「焉」均平聲，副詞。「識」今作「誌」。公孫朝是衛國的大夫。當時魯有成大夫公孫朝，楚有武城尹公孫朝，（均見左傳）鄭子產之弟亦叫公孫朝，（見列子）故此標「衛」字以別之。公孫朝向子貢問道：「孔子學於甚麼人？」「文武之道」指周文王、武王所定一切禮樂文章。「未墜於地」言未亡失也。賢人記得文武之道之重大的，不賢的人記得文武之道之細小的。是賢者與不賢者，都有文武之道保守著也。夫子無所不學，那裏有一定的師呢？按孔子學琴於師襄，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問官於鄭子，即其無常師之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

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魯國的大夫。叔孫州仇也。『武』是他的諡。『語』去聲。『朝』音潮。叔孫武叔在上朝的時候，對大夫們說子貢賢於孔子也。子服景伯已見前。竄問篇注他聽了叔孫武叔的話，去告訴子貢。宮牆是房屋的圍牆。古時候自天子以至士，所居都可稱『宮』。仞是長度的名稱，或言七尺，或言八尺。論語標謂以周禮溝洫論深廣之文考之，當以八尺爲斷。兩『夫子』前指孔子，後指叔孫武叔。子貢言以房屋圍牆作譬，我的牆不過和人的肩部這般高，所以在牆外，可以看見牆裏人家房屋的美好。孔子的牆高到幾仞了。如果你找不到他的門，不能走進去，便不能見到裏面祖廟的華美，朝堂官吏的衆多。一般人不明白夫子的高深之道，好像這所房屋，能夠找到的少，裏面的情形能夠看見的也少。叔孫武叔自然也不能夠明白夫子之道，他說我賢於夫子，不是應該的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叔孫武叔謗毀仲尼，故子貢發此論。『無以爲』，猶云無用爲此毀也。他人之賢，譬如丘陵，尚可踰越；仲尼之聖，則如日月，至高至明，無人得而踰越之。『多』，祇也，適也。人雖欲自絕於日月，於日月何害？適足以見不知自度其德，自量其力而已。皇疏解『量』爲聖人之度量，言祇見汝之愚闇，不知聖人之度量而已，亦可通。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陳子禽，皇疏說不是孔子的弟子陳亢（按見前學而篇）當是另一同姓名的人。他見子貢時稱贊孔子，所以對子貢說：『是你對先生恭敬而已，孔子豈能比你好嗎？』『知』，今作『智』。子貢答陳子禽說：『君子說一句話，說得不錯，則人家以爲他智，說錯了，則人家以爲他不智。說話是不可不謹慎的。孔子之不可及，好像夫一般，是不可用階梯升上去的。孔子如果得國而爲諸侯，得家而爲大夫，其於人民，立之以禮，則入立，導之以教，令則人行，安撫之則近悅而遠來；役使之則心悅而誠服（此從皇疏）活着的時候，人人敬愛，非常榮顯；死了，人人爲他悲哀。像夫子這樣的人，怎麼能夠及得上呢？』

〔問題〕（一）子夏子張論交友之道有何不同？

(二)何謂「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

(三)何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

(四)小人，君子有過失時，有何不同？

(五)何謂「君子有三變」？

(六)何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可出入」？

(七)子游子夏論教育有何不同？

(八)子游曾子對子張之批評如何？

(九)何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十)叔孫武叔陳子禽皆謂子貢賢於仲尼，其說然否？

堯日第二十

此篇凡三章。堯日章載二帝三王之事，子張問章記子張與孔子問答，不知命章記孔子的言辭。篇幅最長，體例亦雜。古文辭章又分子張問以下別為一篇，更不倫矣。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堯因自己的兒子丹朱不肖，乃把天子之位傳於舜。此節係堯對舜所說的話也。「咨」音資，嗟歎聲也。爾，你也。「厯」今作「曆」。尙書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厯數」即「曆象」。歲月日星辰運行之法也。古代以定曆數為王者之大事，故堯禪位於舜，曰「天之厯數在爾躬」也。允者，信也，誠也。「執中」者，即中庸稱舜「執其兩端用其中」。

於民也。中者，無過不及之中道。天子玉食萬方，其祿自天子之故，曰「天祿」。朱注云：「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毛奇齡稽求篇則云：「四海困窮是儆辭，天祿永終是勸辭，蓋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也。」二說均通。

舜亦以命禹

「舜」的兒子商均亦不肖，舜把天子位傳授於夏禹，仍把堯的話告知禹也。按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疑上節為舜典佚文，東晉偽古文尚書入之大禹謨中。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履，音呂。朕，音陣。「予小子履」云云者，履，商王湯之名。予小子履，湯自稱也。禹受了天子之位，傳到桀爲天子，暴虐無道，被商王趕出在南巢的地方，湯遂自己做了天子。此湯告於天之辭也。玄牡，黑色的犧牲也。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皇皇后帝」指天上的上帝。夏尙黑，商尙白。此時商初克夏，尙未改所尙，故仍用玄牡。「帝臣」集注解謂指桀。桀爲天子，亦爲上帝之臣，故曰「帝臣」。言我對於有罪的人，不敢違天赦他。像桀的罪過，已經不能給他隱蔽了。簡，閱也。他的罪過，已經簡閱在上帝的心裏也。朕，我也。湯自稱。言我身若有罪過，與萬方的人，是無與的。至若萬方人民有罪，那是我天子做得不好，應該將這個罪責在我身上。朱注云：「言桀有罪，已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其所命。」與集解說異。又朱注以此爲湯的請命於天而

伐桀之辭。呂氏春秋順民篇墨子兼愛下，則均以爲克夏後大旱禱天之辭。東晉僞古文尚書采此節入湯誥而辭句稍異。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湯做天子以後，傳到紂王，也是個無道之君。周武王伐之，紂兵敗，自己舉火燒死，商朝又換了周朝。賚，賜也。富多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言天賜周朝許多善人也。一說周家大賜財帛於天下之善人，善人因是而富也。『周親』至親也。紂王的至親，有箕子、微子、比干等，雖然很多，但不能用，不如周家有許多仁人，而都能用，故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也。（按此本孔穎達詩疏之語，未註亦採之。集解引孔註謂『周親』是指管叔、蔡叔。『仁人』是指箕子、微子，並以誅管、蔡封其微爲『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周』爲周代。『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二語，與上文湯『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話，同一意義。按『雖有周親』四句，亦見墨子兼愛中宋翔鳳以爲封太公之辭，僞古文尚書采入秦誓以爲誓師之辭。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以此下，皆周得天下以後之作爲也。權，稱重輕的秤也。量，量多少的斗斛也。『謹』者，整飭之，使民謹守也。成

卷鏡經義駢枝謂「法度」與「權量」相對爲文，當爲二事。「法度」卽「律度」。律，謂十二律，樂聲也；度，謂尺，量長短者也。審，謂審察之，使歸於一。此二語，卽尚書堯典之「同律度量衡」。朱注則謂禮樂制度皆是「法度」。成氏又謂修廢官者，卽修掌權量法度之官。集解及朱注不釋「舉廢官」。蓋謂凡已廢之官皆修舉之。能「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則四方的政事，都很順遂的施行了。「滅國」，謂已被滅之諸侯國。「絕世」，謂世系斷絕，祭祀已廢者。「逸民」，謂有賢德而遺逸在路之人。能「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則天下的人民，都歸心了。「所重民食，喪祭」者，卽僞古文尚書武成篇所謂「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也。食爲民命所關，故重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故又重喪與祭也。集解引孔說以民食喪祭四項並列，亦通。「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三語，與陽貨篇答子張問仁語同。「公則說」者，說「今作悅，言爲政事，事公乎，則人民都歡悅也」。按本章凡五節：一記堯禪舜時語；二記舜禪禹亦以堯語告舜；三記湯告天語；四記周武王事；第五節，皇疏以爲明二帝三王所修相同之政。漢書律歷志引「謹權量」云云，以爲是孔子語。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
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
威而不猛乎？」

子張問何如則可以從政。孔子告以『尊五美，屏四惡』。屏，去聲，除去也。子張不知何謂『五美』，故孔子列舉『惠而不費』。五語告之。子張仍不解其意，故孔子又逐句解釋之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邢疏云：『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澤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者，意思是擇擇可以使人民勞作之時而又為人民所能夠勞作的事去叫人民勞作，人民自然不生怨恨之心也。『焉』平聲，副詞，一般的『欲』總是貪財，貨，但若以仁愛待民，為己之『欲』，則只要能以仁愛待民，即得所『欲』。又那裏會有貪財貨的毛病也。常入之情，見人衆則怕，遇位高的大人則敬。君子則不然，無論衆寡，小大都不存輕視之心，怠慢之意如此，故常舒泰而又並不驕傲也。把衣冠穿戴得端端正正，又能莊以蒞之，則觀瞻所及，自能令人尊敬。人見了他的威儀儼然，自然會畏敬他，但並不以凶猛威嚇人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
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
有司。』

子張明白了五美，又問：『甚麼叫四惡呢？』孔子以下四語告之。不先以禮義教導百姓，見百姓犯了罪，便把他殺了，這叫做『虐』。叫百姓做事，不預先告誡百姓，閉着眼睛，等到事體做成以後，再去下批評，加刑罰，這就是『暴』。慢其命於先，而刻期於後，百姓不能照着期限做成，就加以刑罰，這叫做『賊』。賊，殘害也。『猶之與人也』，言這筆錢，總是要給人的，而於出納之間，妄生吝惜之意，舍不得拿出去，這可說是『有司』。『有司』，皇疏謂是庫吏之屬。言為政者於應當與人之款，若像庫吏的吝於出納，如軍旅之費，遲之則敗，微見災賑之需，延之則餓殍衆矣。故孔子以為是四惡之一。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這章的『君子』，是指有道德知識的人。言不知有命而信之，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不能成為君子也。韓詩外傳及董仲舒對策均言人受天命以生，故有仁義禮智之心，故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此說亦通。『禮』為人生日用間所不能無，故不知禮的人，不能立於社會也。按秦伯薦孔子曰：『立於禮。』季氏篇孔子告伯魚曰：『不學禮，無以立。』均與此同旨。易繫辭傳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辯，失其守者其辭屈。』故聽人言語的得失，可以知人的邪正，不知言，就不能知人。

【問題】

(一)何謂『允執其中？』

(二)何謂『謹權量審法度？』

(三)何謂『所重民食喪祭？』

(四)何謂『五美？』

(五)何謂『四惡？』

(六)何謂『知命，知禮，知言？』

